NOBEL PRIZE WINNING AUTHOR WORK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人鼠之间

〔美国〕约翰·斯坦贝克

（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董衡巽　秦似等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五辑

人鼠之间

〔美国〕约翰·斯坦贝克

（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董衡巽　秦似等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高　峻
　　苏　旅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人鼠之间

〔美国〕斯坦贝克　著
董衡巽　秦似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3　字数　295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ISBN 7-5407-0412-8/I·316

定价：平4.95元
　　精6.95元



〔美国〕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

（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斯坦贝克和他的中篇小说

董衡巽

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是一个题材和风格极其多样的小说家。他写过反法西斯的、具有社会抗议性质的小说，也写过轻松幽默的喜剧；写过富于浓厚乡土气息的作品，也作过探索人生奥妙的尝试；写过富于浪漫情调的传奇，也严肃地思考过社会道德面貌的变化。他的语言风格也有发展，早期运用西部纯粹的口语，后来使用标准化的英语。他许多小说具有戏剧成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用小说的形式写剧本”①。

斯坦贝克最优秀的作品发表在三十年代，他那些以经济大恐慌为背景的小说是用血和泪写成的，《胜负未决》、《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中农田季节工人的命运真是催人泪下。二次大战结束前后，他迁往东部，离开了为他提供创作素材的基地——加利福尼亚的萨利纳斯谷地。他似乎觉得以前的作品写

① 关于斯坦贝克生平和创作情况，请参阅本书所附斯坦贝克年表。

得太凄惨了，便致力于轻松喜剧的创作。正是这段时间他的创作开始衰蜕。这并不是说，一个美国作家一写喜剧就一定会走下坡路，非要揭露社会阴暗面不可。问题在于作家感情的虚饰，他所发掘出来的喜剧因素止于表层。这不是从生活深层发出来的笑。

但是，斯坦贝克毕竟是有才能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并没有因此结束。经过一、二十年的徘徊，他又开始严肃思考社会道德面貌问题，《烦恼的冬天》就是他后期的代表作。

斯坦贝克创作虽然题材广泛，变化颇大，可是有两个特点从来没有消失过。

首先，他的作品始终着眼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害者，他对他们的爱是强烈的，深切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和穷得没有一寸土地的白人，尤其是那些珀萨诺斯(Paisanos，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儿)，以前有多少作家理睬过？但他们都是斯坦贝克的主人公。这些农民在美国土地被大公司兼并、实行机械化的过程中，是受害很深的阶层，他们流落他乡，成了农田季节工人。《人鼠之间》，尤其是《愤怒的葡萄》极其动人地描写了这些丧失了一切的人。

斯坦贝克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把他们写成消极的受害者，而是赞扬他们在极端贫苦中所表现出来的单纯和质朴，在他们身上发掘出善良、欢乐和互助互爱的品德。那些互不相识的人们，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的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也自觉有责任帮助别人。《愤怒的葡萄》中有一个人物说得多好："你如果遇到灾难，碰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和苦难中求欢乐的幽默感，就是作

者较为薄弱的作品中也没有消失过。这就构成斯坦贝克与众不同之点：作者决不是怜悯他人的旁观者，而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正是斯坦贝克具备了这一条件，他的作品才真切动人。所以，瑞典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表彰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

斯坦贝克的优秀作品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诗意美。他热爱美国的每一棵树木、每一寸土地，留恋山区的一切，让自己眷恋大自然的情趣流动在字里行间。他是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去写大自然的，因此亲切、清新，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

我想这不只是一个欣赏自然景色的问题。联系到他广泛、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反映了作者对美的追求，对一种境界的向往。斯坦贝克所憧憬的是一个有着高山流水、人人互助友爱、过着快乐日子的温暖宜人的世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用他的长篇代表作《愤怒的葡萄》而是介绍了他四个中篇小说，这不仅是因为《愤怒的葡萄》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而且是因为斯坦贝克创作的中篇富于特色。我们选择的《小红马》、《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和《珍珠》都各有自己的特点。

《小红马》由四个短篇组成：《礼物》、《大山》、《许诺》和《人们的首领》，以儿童主人公乔迪串连起来。斯坦贝克说，他用乔迪的眼睛看事物，“重点在事件而不在家庭”。所谓事件，他指的是马的生老病死，各种劳动、西迁的过程和老人们暮年的命运。这一些都在乔迪幼小的心灵上打下印记，或喜悦，或忧虑，或渴望，或悲恸。作品散发出乡野的泥土气息，和儿童心态的

细致变化交织在一起，达到清新可喜的效果。

乔迪的经历含有斯坦贝克幼时的面影。斯坦贝克幼年时，他父亲给过他一匹马驹，并吩咐他照料。乔迪流连忘返的“木桶旁边绿色的草地”也是斯坦贝克小时常去的地方。斯坦贝克在1936年一封信中说，“我要创造一个儿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仙子，没有巨人，它的色彩在孩子眼里看得比成人清楚，体会比成人强烈，孩子们刹那间的悲伤心情也显得更加独特。”① 这自然是斯坦贝克本人难忘的童年心理。小说中，乔迪常常陷于忧虑和迷惘，这不只是由于马驹的病，母马的死，吉达诺老人和老马的被遗弃，外祖父的业绩无人赏识等这些孤立的事件，而是这些事件所构成的陌生世界：它等待着乔迪去认识、去熟悉、去把握。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孩子的困惑、迷惘和神秘感使作品具有象征的意味。

少年儿童的探索、锻炼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是美国文学一个优秀的传统。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都写过这一类题材。在这类作品中，常常有一位懂技术的劳动者作为孩子的伴侣，帮助他们培养技能和熟悉世界。《小红马》中的贝利·勃克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他懂马，懂马生老死亡的一切过程，而且富于同情心。贝利·勃克的作用远远超过乔迪的父亲；对于乔迪来说，勃克才是这个陌生世界的领路人。

《人鼠之间》这个书名来自英国诗人彭斯的诗句“鼠与人的最好打算常常落空”，寓意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小说描写的两个季节工佐治和李奈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朋友。李奈力大无比，但智力不全，饮食起居、待人接物全仗佐治的照顾。这一对朋友

① 彼得·李斯卡：《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美国新泽西州路格斯大学出版社，1958年。

一直梦想他们能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一间小屋，两亩地，还有一头母牛”，“一大块菜地，一只兔笼，还有好些小鸡”。作者在一封信中说，象李奈这样地渴望土地，“根本不是神经失常，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的模糊而强烈的愿望”。具体地说，这是毕生劳动而不敷温饱的农田季节工人的起码要求。但是，“鼠与人的最好打算常常落空”，在那个社会环境里，这样低微的要求也不过是一场梦。

做这样白日梦的仅仅是李奈吗？不是，残废人甘德不也想入伙吗？他在农场上落的残疾，“他们不久要把我撵走了。只要我扫不了工棚，他们马上会把我赶进孤老院去”，因此他愿意拿出自己一点点积蓄入伙，虽然他只能“干点洗碗碟，照管小鸡这类事情，但是“我到底是蹲在自己的土地上啦，到底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儿啦。”实际情况正如黑人库鲁克斯所说，“我见过成百成千人流荡在路上”，“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小块土地。可是呢，从来没见哪一个人得到过。正象天堂那样”，“没有谁到天堂去过”。“自己的土地”，“一小块土地”，对于无家可归的季节工来说是多么吸引人！甚至看透一切的库鲁克斯一度也为之动心！但是他们的梦想都消失在李奈的悲剧之中。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佐治亲手打死李奈，也就是亲手撕毁了他多次绘制的“美国梦”的蓝图。

小说中，作者以流浪工人的单纯与无辜来对照有产者的猥亵和蛮横。在斯坦贝克看来，即使是白痴似的低能儿，也比有产者来得高尚和纯洁。作者突出佐治与李奈之间的友谊：对于佐治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李奈应当说是一大累赘，佐治虽然嘴上常唠叨李奈妨碍他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内心非常关心他，不忍弃他于不顾。最后他宁可含着眼泪亲手打死李奈，也

不让他惨死在压迫者的枪下。劳动者之间真挚的友谊使作品散发出淳朴的诗意。他们梦寐以求的“一间小屋”、“兔子”以及“自己的一小片土地”，富于悲剧性的象征意味，简洁有力，凄婉动人。“纽约戏剧评论社”对《人鼠之间》的褒奖词写得中肯：

> “纽约戏剧评论社”将奖授予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是由于作者在处理一个真正扎根于美国生活的主题时直接有力，感觉敏锐；由于作者扣紧题材的实质；由于作者表现这一悲剧性的孤独和挫败主题时，既不浮于表层又不乞求表面的激情；最后是由于作品单纯而又深邃的、持久不衰的舞台效果。①

《月亮下去了》是斯坦贝克争议最多的一部小说。作品描写在德国占领时期北欧某国（暗指挪威）某小市镇的反法西斯斗争。斯坦贝克动笔写《月亮下去了》是在1941年夏天，那时候他还没有去欧洲报道欧战。好象老舍写《四世同堂》一样，他没有在敌占区生活过，而是从敌占区逃走来的人口中得到灵感的。美国战时情报局的一个上校向斯坦贝克介绍从德国占领区逃出来的人，斯坦贝克从他们嘴里了解到占领区的人民怎样“艰苦奋斗”，“建立地下组织”。他说，“我佩服那些组织，它们不承认失败，尽管德国人在他们街上巡逻”。这些地下组织通过种种渠道，从盟国方面得到“材料和武器”，“把当时看来简直是毫无希望的斗争进行下去”。于是，斯坦贝克“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他们”，并考虑，“如果我能把这些占领国的经验写出来……那么可以成为一份设计图，提出可以期待些什么，可以想些什么办法。”②

---

① 见《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

② 杰·丁·班逊：《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真实历险记》，伦敦，海涅曼公司出版，1984年。

从这番意图看来，《月亮下去了》本来是一部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作品。对于这部作品的争议不在以奥顿市长为首的反法西斯人民一方，奥顿市长、温德大夫、莫顿夫妇乃至厨师安妮都是反法西斯的爱国者。他们不是高大的英雄人物，但他们热爱自由，不能忍受占领军的侵略从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都是令人敬佩的。这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反法西斯倾向。关于这一点，评论界是一致肯定的。

争议集中在斯坦贝克对于德国占领军的描写。在斯坦贝克笔下，这些侵略者是软弱的，富于人性的：有的想入非非，有的专心搞技术，尤其是兰塞上校，象一个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战争十分厌恶："他知道战争就是欺诈与仇恨，无能的将领混战一场，加上酷刑、残杀、疾病和疲惫，等战争结束之后，什么情况都改变不了，到头来还是新的疲惫，新的仇恨。"尽管他"每天有五十次提醒自己，这次战争与从前的战争完全不一样"，但这个"有记忆的人"常常束手无策：对付不了厨子的挑战，凡事下不了决心，在逮捕奥顿市长之前甚至帮他回忆那段用来影射法西斯主义的苏格拉底的名言。

这样的失败主义者怎么可能当市镇占领军的最高长官呢？有一位从波兰逃出来的读者说，斯坦贝克对德国占领区无知到了犯罪的程度，因此怀疑斯坦贝克本人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当然，也有不少读者认为《月亮下去了》写得真实，表现了反法西斯人民的英勇斗争。

把德国侵略者写成人性未泯的人，斯坦贝克是有意识的。他在1953年一篇文章中说，"我把德国人写成人而不是超人，在当时被认为是态度软弱。我不明白其中有多大道理，现在显

得荒谬了吧，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人也是人，因此会失误，会打败仗。”从作品可以看出，斯坦贝克把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看成民主自由与盲目服从之间的冲突。他写这部作品时，身处美国的和平环境，对于法西斯铁蹄下的生活缺乏切身体会，也不可能有强烈的感受。他是从信念出发，认为民主制度必胜，法西斯主义必败，所以他驱使奥顿市长说：“盲从的人赢得战役，自由的人赢得战争。”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他尽量表现反面人物的两面性：法西斯主义的一面和普通人的一面。究竟可不可以这样写，应该怎样评价这部作品的功过，涉及到如何写好反面人物这个问题，我认为至今还没有失去继续探讨的意义。

这部作品的主要弱点，我认为是在艺术描写方面，在人物性格的概念化。这些人物，无论属于我方还是敌方，好象都是依据什么模型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作者生活经验的结晶，甚至街道、房子和陈设都有点道具化。老舍没有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生活过，却能够把《四世同堂》中某些人物写活，那是由于他在北平有着长期的生活积累，对北平的市民和他们的心态有着深刻的了解。斯坦贝克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他对北欧的了解止于浮光掠影，他是凭着一股反法西斯主义的热情进行创作的。这是产生艺术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我们对于文学作品不能只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月亮下去了》因其及时性受到欧洲读者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在敌占区流传，鼓舞人民的斗志。有些场景，如敌军内部的争吵，奥顿市长与温德大夫之间的默契，莫莱的复仇等，都写得精彩，它们不是公式化的图解，而是蕴藏着人物的同情和恐惧，表现出微妙细致的心态。所以《月亮下去了》又超越了应时性，不失为优秀之作，至少赢得了许多

欧洲的读者。斯坦贝克后来得诺贝尔奖时美国评论界颇有意见，认为斯坦贝克的作品讨好了欧洲人，尤其是北欧人。我想，这倒不是斯坦贝克创作《月亮下去了》的原意。

《珍珠》的故事原是一件实事。斯坦贝克在《柯特兹海》(1941)一书中记载过："有一个印第安男孩无意中捡到过一颗特大的珍珠，大得难以令人相信。他知道它很值钱，他不需要再干活了"。他想去卖给商人，但商人们一个个都杀价，说它不值钱。他知道他们都在骗他，于是"他把珍珠藏在海滩一块石头底下，可是那天晚上他被人打晕过去，有人掏摸他的衣兜。第二天晚上，他睡在一个朋友家里，结果这位朋友和他两人都被人打伤，捆绑起来，他的衣服被搜查。于是他逃往内地，想摆脱追捕他的人，但半路上又被劫，吃尽苦头。""他非常生气"，夜里摸回海滩上，"在石头底下找出珍珠"，"把珍珠扔回海湾"。

斯坦贝克酝酿了四年，根据这个原坯，写成了《珍珠》。他认为"原来的故事是真实的，但非常之象寓言，几乎不象真事"，于是"我试图采取民间故事的形式"，并赋予寓意："其中只有好的和坏的东西、黑的和白的东西、善良的和邪恶的东西……"。①

斯坦贝克没有花多少笔墨去描写这颗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如何光彩夺人。他突出描写主人公吉诺在这颗珍珠身上看到了什么。吉诺看到的是"红肿正从孩子的肩头消失，毒也正从他的身体中消散"，他的妻子"胡安娜披着一条新得发硬的披巾，穿着一条新裙子"，他自己"穿着新的白衣服，手里拿着一顶新帽子"，他的儿子小狗子"身着一套美国货的蓝水手服，戴着一顶游艇帽"……。他看到"一根新的铁鱼叉"，"一支来福枪"，

① R.M.戴维斯编《斯坦贝克评论集》(1972)，美国新泽西州普伦提斯—霍尔公司。

“一支温彻斯特式卡宾枪”，看到“小狗子在念一本大书”。总之，在这个没有文化的墨西哥渔民眼里，这颗珍珠意味着他的一切利益，“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

结果，这颗“象月亮一样完美”的珍珠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物质利益，而且连他原来一点微薄的财物都赔光，甚至儿子也死在追捕者的枪下。这时，吉诺才明白过来，“珍珠是丑陋的；它是灰黯的，象一个毒瘤”。

斯坦贝克的寓意是明白的，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不但不能带来自由，而且丧失了自由。这个悲剧发生在剥削制度的背景下，使梦想的幻灭富于社会意义。正如吉诺的哥哥胡安·托马斯指出的：“你反抗的不是那些收买珍珠的人，而是整个制度，整个生活方式”。小说充分运用视觉、感觉、触觉和幻觉等直觉手法，使主人公抛却财富、但求纯真与安宁的主题更具感人的诗意。这是最后一幕：吉诺和妻子站在海边，吉诺手里拿着珍珠，胡安娜“仍旧把裹着尸体的小包扛在肩上”，只见

> 奇诺把胳臂往后一甩，使尽力气把珍珠扔了出去。奇诺和胡安娜望着它飞走，在落日下闪闪发光。他们看到远处有一点水溅起，他们并肩望着，对那个地方望了很久。
>
> ……
>
> 于是珍珠的音乐越来越低，逐渐消失了。

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具有戏剧成分，兼有可读性和可演性。例如，《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和《烈焰》作为正剧演出过；《煎饼坪》、《罐头厂街》和《甜蜜的星期四》改编成喜剧；《小红马》和《珍珠》改编成电影上演。作为小说家的斯坦贝克在戏剧界也享有地位。

我们注意到，在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里，景色描写不多，背景虽然没有淡化到海明威那样的程度，却也十分干净利索；开场时写人物象剧中人介绍；人物之间对话多，但不作长篇议论；故事发生的时间限制很严，因而主题鲜明，结构紧凑；人物的内心变化与视觉画面相配合；结局往往就是高潮，从不画蛇添足等等。

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之中，人物的动作性是主要的，没有动作就没有戏。这包括外形动作与内心动作，在斯坦贝克小说中，这两方面的动作相成相辅，息息相关。《小红马》中的乔迪，《人鼠之间》中的佐治，《月亮下去了》中的奥顿市长和兰塞上校，《珍珠》中的奇诺，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外形动作从不是单纯的、毫无内涵的行动，他们的内心动作也从不以长篇演说或者内心独白为渠道，而总是借助外形动作表现出来。

斯坦贝克采取这样的形式是十分有意识的。他称之为“剧本小说”的有三部：《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和《烈焰》。他认为“剧本小说”这个形式对于剧本来说有三点好处：第一，“增加剧本的可读性”，这是指文气贯通，“中间不为舞台指示所打断”；第二，“小说可以细致地描绘场景和人物，这不但给读者提供视觉画面，而且对导演、对舞台设计、对演员都有好处”；第三，“这种方法可以使剧作家更有力地确定他的基调”，也就是说，“小说形式可以把基调和戏剧溶成一体。”反过来说，“剧本小说”对小说创作也有好处，主要是：“小说可以写得短些”，作家心里装着戏剧冲突，他就不会“东拉西扯，说东道西，发表议论”，他必须“扣紧主题，抓住观众”。①

① 《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第八章。

这里，斯坦贝克是在说明自己为什么采取“剧本小说”的体裁，并不是主张小说必须这样写。小说当然可以发表议论，也可以东拉西扯，更不用说大段大段的景色描写和细致入微的内心描写。只要符合主题思想需要，小说写法是容许多种多样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文学体裁的分类常常是为了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方便，创作家——尤其是想象力丰富的创作家不会，也不应该受分类的限制。斯坦贝克抓住小说与剧本的契合点，既利用小说的长处填补剧本的不足，又发挥剧本的优势使小说写得更加结实。他的中篇小说经久不衰，深受读者欢迎，大概是这个原因。

1987年十12于北京

目　　录

• 译本前言 •

斯坦贝克和他的中篇小说……董衡巽

小红马 ……石　枚译(1)

人鼠之间 ……秦　似译(87)

月亮下去了 ……董衡巽译(193)

珍珠 ……巫宁坤译(301)

• 附　　录 •

授奖辞……安德斯·奥斯特林(379)

受奖演说……约翰·斯坦贝克(383)

约翰·斯坦贝克谈创作……黄宝生译(386)

生平年表……董衡巽辑(403)

小红马

石 枚 译

一 礼物
二 大山
三 许诺
四 人们的首领

一　礼　物

天亮的时候，贝利·勃克从简易棚出来，在门廊上站了一会儿，抬头看看天色。他是一个小个子，宽肩膀，两条腿向外弯曲，长长的胡子，两只手很宽厚，手掌肌肉发达。他的眼睛是浅灰色的，象在沉思，头戴斯特逊帽①，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银灰色的头发，硬得跟钉子似的。贝利一边站在门廊上，一边还在往他蓝裤子里塞衬衣。他松了松裤带，再把它系紧。从皮带每一个孔旁边磨得发亮的地方看来，贝利这几年来腰肚渐渐粗大了。他观察过天气之后，用食指轮番地揿着一只鼻孔，使劲地擤另一只鼻孔。然后他搓搓手，走到牲口棚里去。他梳一梳两只备鞍的马身上的毛，刷它们的身子，还一直轻轻地同它们说着话；他刚刚梳刷完毕，牧场房子里的三角铁就响了。贝利把刷子和马梳搭在一起，放在栏杆上，过去吃早饭。他的动作不紧不慢，又不耽误时间，他走到房子前面的时候，蒂弗林太太还在敲打三角铁。她朝他点了点她那灰头发的头，回到厨房。贝利·勃克坐在台阶上，他是养马的雇工，不适合头一个进餐室。他听见蒂弗林先生在房子里面，正登着脚穿靴子。

---

① 美国西部牛仔戴的宽边毡帽，斯特逊是帽子制造商的名字。

三角铁发出刺耳的声响，乔迪这个孩子就行动起来了。他才十岁，是一个小男孩，头发是土黄色的，灰色的眼睛腼腆斯文，想起心思来嘴巴一动一动的。三角铁一响，他醒了。他没有想到不去理睬那个刺耳的声音。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知道别人也没有这么想过。他撩一撩乱糟糟的头发，不让它遮住眼睛，脱下睡衣。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一件蓝条纹布衬衫，一条工装裤。这是夏末季节，当然不用费心穿鞋的问题。在厨房里，他等他妈妈用完水槽回到炉灶前头去。接着他洗脸，用手指把湿头发往上撩。他离开水槽的时候，他妈妈突然转过身来看他。乔迪感到不好意思，眼睛望着别处。

“我马上要给你理发了，”他妈妈说。“早点放在桌上。去吧，你去了贝利才会进去。”

乔迪在长桌边上坐下，桌子上铺了一块白色的油布，油布洗得有些地方已经露出纤维来了。他们的大盘里放着一排煎鸡蛋。乔迪叉了三个鸡蛋到自己盆里，又取了三厚片煎得很脆的咸猪肉。他小心地刮掉一只蛋黄上的一点血丝。

贝利·勃克用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吃了没有，”贝利解释道，“这只是公鸡留下的一点痕迹。”

乔迪高大、严峻的父亲这时候走了进来。乔迪从地板上的声音听出来他是穿着靴子，但乔迪还望了一望桌子底下，看他是不是穿的靴子。他父亲拧掉桌子上面的油灯，因为现在窗户上透进早晨的亮光。

乔迪没有问他父亲和贝利·勃克今天骑马到哪里去，他希望他能一起去。他父亲是一个讲规矩的人。乔迪样样听从，不敢提出任何问题。这时卡尔·蒂弗林坐下来，伸手到鸡蛋盘里取鸡蛋。

“牛准备好了吗，贝利？”他问。

“在低栏里呢，”贝利说。“不如我一个人赶它们去吧。”

“你一个人当然行。可是得有个伴儿。另外，你嗓子眼也正有点发干吧。”今天早晨卡尔·蒂弗林心情愉快。

乔迪母亲从门里伸进头来。“卡尔，你看你们什么时间回来？”

“不敢说。我在萨利纳斯得去看几个人。可能得天黑吧。”

鸡蛋、咖啡和大饼很快就不见了。乔迪跟着这两人走出房子，看着他们骑上马，把六头老奶牛赶出棚栏，开始上山向萨利纳斯方向骑去。他们要把老奶牛卖给杀牛的。

当他们消失在山顶后面的时候，乔迪走上房子后面的小山上。两只狗绕过房角小步跑来，耸起肩膀，高兴得龇牙咧嘴。乔迪拍拍它们的脑袋——一只叫“双树杂种”，尾巴又大又粗，黄色的眼睛；一只叫“摔跟头”，管羊群的，它咬死过一只狼，也叫狼咬掉了一只耳朵。“摔跟头”那只好耳朵竖得比一般的牧羊狗来得高。贝利·勃克说一只耳朵的狗总是这样。两只狗表示过狂乱的欢迎之后，一本正经地低下鼻子嗅着地，往前跑去，不时回过头来看看乔迪是不是跟着来。它们穿过鸡院子，看见鹌鹑正同鸡在一起吃食。“摔跟头”追了几步鸡，这是练练腿，万一有羊群要它保护。乔迪继续向前走，穿过一大片菜地，那里绿色的庄稼长得比他的头还高。南瓜是绿色的，还小。他走到鼠尾草那一溜矮树丛，凉泉水从管子里流出来，流进一只圆木桶里。他俯下身去，挨近长绿苔的木头边喝水，那里的水味道最好。接着他转过身来，望着牧场，看看缠着红天竺的、白粉刷过的低矮的房子，看看柏树旁边一长溜简易棚，贝利·勃克一个人在里面住。乔迪看得见柏树底下那只

大黑锅。猪就在那里烫洗的。太阳现在正爬过山脊，照得房子和牲口棚的白墙闪闪发亮，潮湿的绿草闪出柔和的光。在他后面那些高高的鼠尾草丛中间，鸟儿在地上蹦跳，干燥的树叶发出很大的声音；松鼠在山坡上尖声地叫。乔迪沿着牧场的房子一眼望去。他感到空气里有一种不能确定的东西，感到有变化，有所丧失，又有新的、他不熟悉的东西。山坡上两只又大又黑的秃鹫低低地飞向地面，它们的影子又稳又快，在前面掠过。附近有什么动物死了。乔迪知道。可能是一头母牛，也可能是一只死兔子。秃鹫不会放过任何东西。一切象样的东西都讨厌它们，乔迪也讨厌它们，但是你伤害不了它们，因为它们衔着腐肉飞跑了。

过了一会儿，乔迪逛下山来。两只狗早就离开了他，钻到树丛里干它们自己的事去了。他回到菜园子，停下来用脚跟踩碎一只绿色的甜瓜，可是他心里并不快活。他做了一件坏事，他完全明白。他踢了一些土在踩坏了的瓜上面，把它掩盖起来。

他回到房子里，他妈妈低下头看看他那双粗糙的手，检查他的手指和指甲。把他弄得干干净净去上学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路上会发生很多事情。她看到他手指上黑色的裂缝叹了一口气，接着把书和中饭给他，催他上学去，从家走到学校有一英里路。她注意到，今天早晨他的嘴巴老在动。

乔迪开始上路。他一路上拣小块的白色石英石，塞在衣兜里，还不时用石头扔鸟，扔兔子，因为它们在路上晒太阳晒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过了桥，来到十字路口，遇见两个朋友，他们三个一起走，步子大得滑稽可笑，一副傻相。学校开学才两个星期。学生调皮的劲头还没有过去。

下午四点钟，乔迪又站在山顶上，往下望着牧场。他寻找备鞍的马，但马厩是空的。他父亲还没有回来。于是他慢吞吞地做他下午的家务事。他走到牧场房子前面，见他母亲正坐在走廊上补袜子。

“厨房里有你两只面饼圈，”她说道。乔迪溜进厨房，回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半只圈，那一半已经吃掉了，嘴里塞得满满的。他母亲问他那天学校里学的什么，但他一嘴面饼，含含糊糊说不清。他母亲不去听他，打断了他的话：“乔迪，今天晚上你注意把柴禾箱子装满。昨天晚上，你把柴枝放得横七竖八，半箱都没有满。今天把柴禾放平了。还有，乔迪，有几只母鸡藏着蛋呢，怕给狗吃了。你在草地里找一找，看有没有窝。”

乔迪边吃边走了出去，干他的杂事。他撒谷子的时候，看见鹌鹑跑来同鸡一块儿吃。不知什么道理，他父亲很高兴鹌鹑来吃，他从来不许在房子附近打枪，怕鹌鹑吓跑。

乔迪装满木柴箱之后，拿起他那支零点二二英寸的步枪，走到灌木丛那里的清泉旁边。他又喝了几口泉水，接着拿枪瞄准各种各样的东西，瞄准石头，瞄准树枝上的鸟儿，瞄准柏树底下那只烫猪的大黑锅，但是他没有开枪，因为里面没有子弹，到他十二岁那年才能有子弹。要是他父亲发现他在朝房子方向瞄准，他会再延迟一年发给他子弹。乔迪记起这一条，就没有再往山下瞄。子弹要等两年才发，这时间够长的了。父亲送他什么东西，几乎都有保留条件，这多少有点影响这些东西的价值。这个规矩倒是好的。

晚上等到天黑他父亲回来时才吃饭。他父亲同贝利·勃克进来的时候，乔迪嗅出他们出气有白兰地的香味。乔迪心里高

兴，因为他父亲嘴里一有白兰地的味道，有时候会同他聊天，有时候甚至说说他小时候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

吃罢晚饭，乔迪坐在炉子旁边，他那双斯文腼腆的眼睛望着墙角，等待他父亲开口讲他肚子里的东西，乔迪知道他有点什么新闻。可是他失望了。他父亲用手指严肃地指着他。

“你上床去吧，乔迪。早上我有事找你。”

那可不坏。乔迪喜欢派他做事，只要不是老一套的家务活儿。他瞅着地板，想问一个问题，嘴还没有张开就先在动了。

“早上我们干什么，杀猪？”他轻声问道。

“你不用管了。上床去吧。”

乔迪关上门以后，听见他父亲和贝利·勃克轻轻的笑声，他知道这是在说什么笑话。后来他躺在床上，想分辨清楚那间屋里喃喃的说话声。他听见他父亲分辩道：“可是，鲁丝，我没为他花多少钱。”

乔迪听见谷仓那边猫头鹰在追耗子，听见果树的枝桠轻轻地拍打房子。他睡着的时候，一头母牛在咩咩地叫。

早上三角铁敲响的时候，乔迪穿衣服比平时要快。他在厨房里洗脸、往后拢头发的当儿，他母亲不耐烦地说道：“你吃饱了早点再出去。”

他走进餐室，在铺白布的长桌子边上坐下。他从大盘里拿了一张正在冒气的烤饼，放了两个煎鸡蛋在上面，又拿一张饼盖在上面，用叉子把它们压压平。

他父亲和贝利·勃克进来。乔迪从地板的声音听出来，他们两人都穿着平底鞋，但他还是望望桌子底下，看是不是平底鞋。他父亲见天已经亮了，熄掉油灯。他表情严肃，一丝不

苟，可是贝利·勃克连看都不看乔迪一眼。孩子的眼睛里发出胆怯的疑问，贝利却不朝他看，只管在他咖啡里蘸一大片面包。

卡尔·蒂弗林不高兴地说道："你吃了早饭跟我们来。"

这时，乔迪吃不下早点了，因为他感到大难临头。贝利翘起茶托，喝光溢出在里面的咖啡，在裤子上擦了一擦手，然后他们两人从桌子边上站起来，一起走出去，来到早晨的光亮之中。乔迪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毕恭毕敬地跟在他们后面。他不去胡思乱想，尽量做到什么都不想。

他母亲喊道："卡尔！你别耽误他上学。"

他们走过柏树，一条枝干上挂着木制钩件，这是杀猪用的；他们又从黑铁锅旁边走过，可见不是杀猪的事儿。太阳照过山冈，树木、房子都投下长长的影子。他们穿过一片茬地，抄近路来到牲口棚。乔迪的父亲解开棚门的搭扣，他们走了进去。他们一路走来都是朝着太阳的方向。对照之下，棚里暗得跟黑夜似的，干草和牲口散发出一股热气。乔迪的父亲朝一间舍栏走去。"这儿来！"他吆喝道。乔迪现在才看得见东西。他朝舍栏里一望，马上退了回来。

舍栏里一只红色的马驹正瞧着他。它的耳朵紧张地向前耸着，眼睛里有一股反叛的神气。它身上的皮毛又粗又厚，象是猬狗身上的毛，它的鬃毛很长，乱七八糟的。乔迪看得喉咙梗塞，呼吸急促。

"他得好好梳一梳，"他父亲说，"我要是听说你不喂他，不把舍栏收拾干净，我马上卖掉他。"

乔迪不敢再盯着小马的眼睛看。他低下头来，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怯生生地问道："给我的吗？"没有人回答他的

话。他伸出手去摸马。马把它灰褐色的鼻子凑过来，大声地吸着气，接着缩回嘴唇，用它强健的牙齿咬乔迪的手指。小马上下摇晃着头，好象高兴得笑了起来。乔迪看了看被咬过的手指。“啊，”他得意地说道，“啊，我看咬得蛮好。”那两个男人笑了起来，觉得放心。卡尔·蒂弗林走出牲口棚，独自踏上一面山坡，因为他感到窘迫，但贝利·勃克留在棚里。跟贝利·勃克说话自在一些。乔迪又问——“是我的吗？”

贝利用行家的口气说：“当然！那就是，你得照看他，驯好他。我会教你怎么驯。他只是一只驹子。你过些时候才能骑。”

乔迪又伸出他被咬过的手，这一回小红马让他擦擦鼻子。“我该去拿一根胡萝卜，”乔迪说。“咱们在哪儿买到的，贝利？”

“在警官拍卖的地方买的，”贝利解释说。“萨利纳斯有一处演艺赔本了，欠了债。警官刚好在拍卖他们的东西。”

小马伸伸他的鼻子，甩一甩额毛，露出他野性未驯的眼睛。乔迪拍拍他的鼻子。他轻声问道：“有没有——鞍子？”

贝利·勃克笑了起来。“我忘了。跟我来。”

到了马具室，他取下一副红色的摩洛哥皮做的鞍子。“这是光为了好看用的鞍子，”贝利·勃克瞧不起地说道：“在林子里骑不实用，但价钱便宜。”

乔迪看着那副鞍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用手指头擦擦闪闪发亮的红皮革，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备在他身上可是很漂亮。”他在搜索他心目中最宏伟、最漂亮的东西。他说：“如果他还没有取名，我想管他叫加毕仑山。”

贝利·勃克知道他心里的感受。“这名字太长。干吗不就叫他加毕仑呢？这是鹰的意思。他叫这个名字不错。”贝利感到高兴。“你如果收集他尾巴上掉下来的毛，我过些时候可以给你编一条马毛绳。你可以当绁绳用。”

乔迪想回到舍栏去。“你说，我可以牵他到学校去——给同学们看看吗？”

可是贝利摇摇头。“他还没有套笼头呢。我们把他弄到这儿来费了不少工夫。差不多是拽着来的。你快准备上学去吧。”

“今天下午我带同学们到这儿来看他，”乔迪说。

那天下午，六个小朋友比平时早半个小时翻过山来，低着脑袋使劲跑，摇晃着前臂，跑得气喘吁吁的。他们跑过房子，穿越荏地，直奔牲口棚。他们忸忸怩怩，站在小马面前，然后看着乔迪，眼神里增添了一种新的羡慕和尊重的感情。昨天，乔迪还是一个孩子，穿着工装裤和蓝衬衣——比多数孩子安稳，甚至有点儿胆怯。今天，他可是不一样了。他们用千百年来古代脚夫羡慕马夫的眼光看着他。他们凭本能知道，骑在马上的人不论在体格上还是精神上都比用脚走的人强。他们知道，乔迪遇到了奇迹，不跟他们平起平坐了，地位已经在他们之上。加毕仑把脑袋伸出舍栏，用鼻子嗅他们。

“你干吗不骑他？”孩子们叫道，“你为什么不用缎带把他尾巴束起来，就象市场上的马似的？”“你什么时候骑他？”

乔迪胆子壮了起来。他也产生了马夫的优越感。“他还没有长大。这段长时间里，谁也不能骑。我要给他套上长笼头训练训练。贝利·勃克会教我怎么练的。”

“好吧，咱们不能牵他转一转吗？”

“他带不惯笼头，”乔迪说。他希望他头一次牵小马出去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看看马鞍子。”

他们瞧着那副红色的摩洛哥皮鞍子，一时愣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在林子里用处不大，”乔迪解释说。“不过佩在他身上挺漂亮。我也许让他光着背到林子里去。”

“没有鞍鼻子你怎么牵？”

“说不定我将来再弄一副平时用的鞍子。我父亲可能要我帮他赶牲口。”他让他们摸摸红马鞍，让他们瞧瞧马勒上铜链做的颈闩，瞧瞧两边鬃上笼头和眉带交叉地方的大铜钮扣。这一整套玩意儿太妙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只得走了。每个孩子都在动脑筋：他们有什么东西拿得出去同乔迪交换，到时候也能让他们骑一骑小红马。

他们走了，乔迪很高兴。他从墙上拿下刷子和梳子，取下棚栏的门闩，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小马眼睛一眯，绕到栏边，摆出踢人的架势。可是乔迪摸摸他的肩，擦擦他拱起来的脖子，就象他经常见贝利·勃克做的那样，嘴里用低沉的嗓子哼道“嗦一嗦，伙计”。小马渐渐放松下来。乔迪擦呀，梳呀，一直擦到栏里落了一地的毛，马身上泛出深红的光泽。每擦、每梳一次，他总觉得还可擦得、梳得更好些。他把小马的鬃毛梳成十几条小辫子，再去结他前额上的毛，结了辫又解开，把毛弄直。

乔迪没有听见他母亲进牲口棚来。她来的时候心里发火，可是进来之后看到小马，看到乔迪在拾掇他，她心里产生一种奇怪的骄傲的感觉。“你忘了柴禾箱了吧？”她和气地问道。“天一会儿就黑了，家里一根劈柴也没有，鸡还没有喂呢。”

乔迪急忙收起工具。“我忘了，妈妈。”

“嗯，以后你先做家务事。这样你就不会忘了。我看哪，

我要不瞧着你一点儿，你现在好多事都想不起。”

“妈妈，我可以到园子里挖点胡萝卜给他吃吗？”

她得想一想。“嗯——我看可以，不过你先挖大的、粗的。”

“马吃了胡萝卜皮毛长得好，”他说了这句话，他母亲心里又产生一阵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自从有了小马之后，乔迪不等三角铁敲响就起床。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母亲还没有醒，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套上衣服，悄悄地溜到牲口棚去看加毕仑。清早灰茫茫、静悄悄的，土地、矮树丛、房子和树木都是银灰色、黑黝黝的一片，象照像的底片，他走过沉睡中的石头，沉睡中的柏树，偷偷地向马厩走去。栖在树上的火鸡怕狼来咬，瞌睡之中发出卡塔卡塔的声音。田野闪现出灰色的霜一样的光泽，露水上看得出兔子和田鼠的足迹。两只守职的狗从小屋里走出来，四肢有点僵硬，他们不高兴地耸耸身上的毛，喉咙里嗥叫着。粗尾巴“杂种”和牧羊狗“摔跟头”嗅到了乔迪的气味，僵直的尾巴往上一翘，打了这个招呼之后，他们就懒洋洋地回到暖和的窝里去了。

对于乔迪来说，这是一段不寻常的时间，一段神秘的路程——梦境的继续。他刚有小马的头几天，总喜欢折磨自己，边走边想象加毕仑不在舍栏里了，或者更严重的是，根本没有在舍栏里呆过。他还有其它甜滋滋的、自找的小小的痛苦。他想象老鼠怎么把红皮马鞍咬成参差不齐的破洞，怎么把加毕仑的尾巴啃成疏疏朗朗的几根细毛。去牲口棚的最后一点路，他总是跑着去的。他打开门上发锈的搭扣，走了进去。不管他开门的声音多么轻，加毕仑总是头伸在舍栏上面看着他，发出低低的嘶声，跺跺它的前蹄，眼睛里发出一大团火红的闪光，象是栎

木的余火。

有的时候，如果当天要用马干活，乔迪就会遇到贝利·勃克在棚里备马、梳马。贝利同乔迪站在一起，老注意加毕仑，告诉乔迪许多关于马的知识。他解释道，马特别担心他们的腿，所以，你一定得提提他们的腿，拍拍蹄子和踝节，叫他们不要害怕。他告诉乔迪，马怎么喜欢听人同他说话。你一定得老跟小马说话，把每件事情的道理一个个告诉他。人说的每一句话，马是不是都听得懂，贝利说不上来，不过谁也说不清楚马能够听懂多少。只要他喜欢的人同他解说，马从来不会乱踢一气。贝利还可以举出例子来。有一回他听说过，有一匹马都快累死了，可是骑马的同他说快到目的地了，这匹马就昂起头来。他还听说，有一匹马已经吓瘫了，可是骑的人一说穿他怕的是什么，马就不害怕了。早晨，贝利·勃克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二、三十根麦秸切成整整齐齐的三英寸长短，然后把它们塞在帽沿里。这样，这一整天里，如果他想剔牙齿，或者只是嘴里想嚼点什么，他只消伸手抽一根就行了。

乔迪仔细地听着，因为他知道，这一带人人都知道，贝利·勃克是养马的好手。贝利自己骑的是一匹露筋的一匹野马，脑袋象一只榔头，但是他在比赛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得头奖。贝利可以套住一头小公牛，用长绳在牛角上打一个结，然后下马。这匹马就会摆布小牛，象钓鱼的玩鱼似的，它把绳子拉紧，弄得小牛不是倒在地上，便是被拖得筋疲力尽。

每天早晨，乔迪给小马刷梳完毕之后，放下栅栏门，加毕仑就从他身边擦过，跑出马厩，跑进大栅栏里，一圈又一圈地跑，有时候跳起来，用僵硬的腿站定。他站着哆嗦，僵直的耳朵向前竖着，眼睛转呀转的，转得露出了眼白，装出害怕的样子。

临了，他哼着鼻子走到饮水槽，把鼻子浸到水里，水快碰到鼻孔。这时候，乔迪心里得意，因为他知道这是判断马好坏的方法。次马只用嘴唇碰碰水，但是一匹生气勃勃的好马把整个鼻子和嘴伸进水里，只留出呼吸的地方。

这时，乔迪站在一边看着小马，见到了他在别的马身上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两侧健壮、光滑的肌肉和臀部的线条，形状弯曲象一只正在握紧中的拳头，还有太阳照在红皮毛上的光泽。乔迪出生以来见过许多马，可从来没有细细观察过他们。但是现在，他注意到马耳朵的活动反映了他脸上的表情，甚至变化。小马用耳朵说话。你从他耳朵的动向可以确切地知道他对每件事是怎么一个态度。它们有时候僵硬挺直，有时候松弛下垂。他生气或者害怕的时候，耳朵往后翘；耳朵往前，那是他着急，好奇，高兴。耳朵朝什么方向，说明他是什么情绪。

贝利·勃克说话算数。秋天一到，驯马就开始了。先是戴笼头，这最艰苦，因为这是驯马的头一件事。乔迪手拿胡萝卜，一面哄他，答应给他什么什么，一面拉着缰绳。小马感觉到绳子拉紧，象一头驴似的站着不动。但是，不久他就懂了。乔迪牵着他在农场到处溜。他一步一步放下缰绳，最后小马不用牵，乔迪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接着用长绳训练。这活儿更慢。乔迪站在一个圆圈中央，拉着长绳。他用舌头发出咯咯的声音，小马由长绳拽着，开始绕大圈走。乔迪再咯咯一声，小马小步跑，又咯咯一声，大跑步。加毕仑跑了一圈又一圈，边跑边高声叫，高兴极了。然后，乔迪喊“停”，马就止步。没有过很长时间，加毕仑熟练了。但他在许多方面是一匹调皮的小马。他咬乔迪裤腿，用力踩乔迪的脚。他常常把耳朵往后一甩，看准了往那孩子身上踢一脚。

加毕仑每干一次坏事，就安静下来，象在暗自好笑。

贝利·勃克到了晚上就坐在炉子跟前用马毛编绳子。乔迪把马尾巴上的毛收集在一个口袋里，他坐在一边，看贝利慢慢织绳，先把几根毛搓成线，又把两根线搓成粗线，再几根粗线编成绳。贝利把编好了的绳放在地板上，用脚滚来滚去，滚得它又圆又结实。

长套很快接近完成。乔迪的父亲观看了小马停步、开步、小跑与快跑，心里有点不安。

“他将来可能成为一匹捉弄人的马，”他不满地说。“我不喜欢捉弄人的马。一匹马要是要花招，就失去了他所有的——高贵品格。你看，玩把戏的马有点象演员——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个性。”他父亲又说：“我看你最好快给他装鞍子，叫他习惯习惯。”

乔迪跑到马具房。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骑在锯木架的鞍子上。他反复更改镫板的长度，可总是调整不好。有的时候，他骑在马具房里的锯木架上，身旁挂满了马轭和拖革之类的东西，他想象自己出了房子。他把枪横在马鞍的前鞒。他看见田野在他身边飞快地掠过，他听见马蹄奔驰的声音。

头一回给小马佩带鞍子是一件难对付的事情。加毕仑拱起背，往后退，还没有扎好肚带就把鞍子甩掉。于是，乔迪得一次次重新安装，直到最后小马愿意驮在背上。系肚带也麻烦。乔迪一天天勒紧肚带，直到小马根本不在乎那只鞍子，才算完事。

下面是上辔头。贝利介绍如何用一根甘草当马嚼子，使加毕仑习惯于嘴里有东西。贝利解释说：“我们当然可以事事强迫他。但是，这样做，他就成不了好马。他老会觉得有点害怕。

如果心甘情愿，他就不会害怕了。”

小马头一次上辔头的时候，把自己的头挥动来挥动去，用舌头顶嚼子，顶得嘴角渗出血来。他在马槽上擦，想把辔头擦掉。他的耳朵转来转去，眼睛因为害怕、因为大发脾气而发红。乔迪心里却很高兴，因为他知道只有下贱的马才肯乖乖地接受训练。

乔迪一想起将来头一次坐上马鞍的时候心里就害怕。小马可能把他摔下来。这倒不是丢脸的事情。丢脸的是他不能马上爬起来，再骑上去。有时候，他梦见自己躺在泥地上直哭，就因为骑不上去。做了这场梦之后，他一直到中午还感到惭愧。

加毕仑成长得很快。他的腿已经不象驹子那么细细长长的了；鬃毛更长更黑了。因为常常梳刷，他的皮毛光滑闪亮，象橘红色的油漆。乔迪给马蹄敷油，仔细收拾干净，免得它们爆裂。

马毛绳快打成了。乔迪的父亲给了他一对旧的踢马刺，把边条弯短一点，皮带割断，拴上小链子，弄得合脚些。有一天，卡尔·蒂弗林说：

“没想到小马长得这么快。我估计到感恩节① 你可以骑了。看你能骑上去不摔下来吗？”

“我不知道，”乔迪不好意思地说。离感恩节还有三个星期。他希望天不要下雨，下雨会把红鞍子弄脏。

现在加毕仑认识乔迪，喜欢乔迪了。他见乔迪从茬地上走过来就嘶叫；在牧场上，主人一吹口哨，他就跑过来。每次总有一根胡萝卜给他吃。

① 每年十一月第四个星期四。

贝利·勃克反复教给他骑马的要领。“你骑上之后，用腿夹紧就行，两只手别碰鞍子，如果摔下来，不能泄气。骑马的不管多棒，总有一匹马会把他摔下来。你没等他自以为得计的时候再骑上去。过不多久，他不会摔你了，再过一阵，他不可能摔你了。这就是骑马的方法。”

“我希望感恩节之前天不下雨，”乔迪说。

“为什么？怕摔在泥里？”

这是部分原因，他也害怕加毕仑突然尥蹶子之后自己滑倒，压在他身上，压断他的腿或者压伤了屁股。他从前看见人家出过那类事，见过他们在地上扭动，象压扁了的臭虫似的，他心里害怕。

他在锯木架上练习，左手握缰绳，右手拿一顶帽子。他手上只要有东西，万一摔下来他也不会去抓鞍头。如果他真的去抓鞍头，后果如何，他想都不愿意去想。他父亲和贝利·勃克会感到丢脸，也许永远不同他说话了。这事一传出去，他母亲也会觉得丢脸。传到校园里——乔迪不敢往下想。

加毕仑套上鞍子的时候，乔迪开始踩在一只马镫上，试试加重重量，但是他没有跨过马背去。那要到感恩节才许呢。

每天下午，他把小马备上鞍子，把它系紧。他系肚带的时候，加毕仑已经学会把肚子鼓得特别大，等收紧之后，再让肚子松下去。有时候，乔迪牵他到矮树丛去，让他在圆木桶里饮水，有时候他牵着小马穿过茬地到山顶去，站在山顶看得见萨利纳斯白色的市镇，谷地一大片几何图形似的耕地和羊群啃过的橡树。他们常常穿过树丛，来到一处灌木围成的、清爽的小天地，那些地方远离尘世，旧日的生活只剩下天空和灌木围成的圈地。加毕仑喜欢去这些地方，他头抬得很高，蛮有兴味地抖

动着鼻孔，这表示他高兴。他们两个从那些地方回来之后，身上一股从鼠尾草丛中硬挤过来的香味。

日子一天天过去，感恩节快到了，但冬天来得快。乌云从天上扫下来，挨在山顶，整天覆盖着大地，夜间风声尖叫。干燥的橡树叶成天从树上掉下来，铺了一地，但橡树没有变化。

乔迪盼望感恩节之前不要下雨，结果还是下了。棕黄的土地变黑了，树叶湿淋淋的。田地上的庄稼茬头都变得发黑；灰色的草垛经过风吹雨打，弄得邋邋遢遢的。屋顶上的苔藓一个夏天灰得象蜥蜴似的，现在成了鲜明的草绿色。在下雨的那个星期里，乔迪把小马关在舍栏里，免得他挨雨淋，只有放学以后才带他出去遛一小会儿，领他上大栏水槽里饮水。加毕仑没有淋过一次雨。

潮湿天气一直延续到新的小草长了出来。乔迪上学穿的是油布雨衣和短统胶鞋。有一天早上，明亮的太阳终于出来了。乔迪正在舍栏里干活，他对贝利说："我去上学的时候，想把加毕仑留在大栏里。"

"晒晒太阳对他有好处，"贝利肯定地说。"没有一头牲口喜欢长期关着的。你爸爸跟我去山上清一清泉水里的树叶。"贝利点点头，用一根小麦秸剔牙齿。

"万一下雨，虽然……"乔迪提出来。

"今天不大会下。已经下空了。"贝利卷起袖子，扣好手臂上的绑带。"万一下起雨来——马淋一点点雨不要紧。"

"好，如果下雨，你牵他进去，行吗，贝利？我怕他着凉，怕到时候不能骑。"

"当然罗！只要赶得回来，我会当心的。不过今天不会下雨。"

这样，乔迪上学的时候就让加毕仑在大栏里站着。

贝利·勃克对许多事情的估计是不会错的。他不可能错。可是，那天的天气，他却估计错了：中午过了不久，乌云压过山来，下起大雨来了。乔迪听见雨点打在学校房子的屋顶上。他原想举起一只指头，请老师允许他上厕所，到了外面，就赶紧往家跑，把小马牵进去。那样的话，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两头都会立刻处罚他。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贝利有把握，说马淋一点雨不要紧，乔迪放心了。好容易放了学，他冒着黑沉沉的大雨赶回家。大路两旁的坡上喷溅出小股小股的泥浆水。一阵冷风刮来，雨水时而倾斜时而打旋。乔迪小步跑着往家走去，一路上咂咂地踩在夹杂着砾石的泥浆水里。

他从山脊顶上看见加毕仑可怜巴巴地站在大栏里。红皮毛快变成黑色的了，皮毛上一绺绺尽是雨水。他低头站着，屁股挨风吹雨打。乔迪跑到畜栏，打开栏门，抓住额毛，把湿淋淋的小马牵了进去。随后他找到一只黄麻袋，用来擦马身上的毛，擦他的腿和膝盖。加毕仑耐心地站着，但是一阵一阵地哆嗦，象在刮风似的。

乔迪尽量把小马擦干，然后跑到房子里，拿点热水回到牲口棚，把粮草在里面浸一浸。加毕仑不是十分饿。他嚼了一点热的饲料，可是胃口不太好，还是不住地发抖，潮湿的背上冒出一点点水蒸气。

贝利·勃克和卡尔·蒂弗林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卡尔·蒂弗林解释道："天下雨的时候，我们正在班·海奇的地方歇着，这雨一下午没有停过。"乔迪用责备的目光看看贝利·勃克，贝利感到内疚。

"你说不会下雨，"乔迪责备他说。

贝利移开目光。“年年到了这个季节，就不好说啦。”他说道，但这个借口是站不住脚的。他不该出错，他心里明白。

“小马湿了，湿透了。”

“你给他擦干了吗？”

“我用一只麻袋擦了一擦，给他吃热饲料。”

贝利点点头，表示赞许。

“你看他会着凉吗，贝利？”

“一点点雨不要紧，”贝利向他保证。

乔迪的父亲这时插话进来，教训孩子说：“马不是什么叭儿狗。”卡尔·蒂弗林讨厌脆弱和病态，他最瞧不起束手无策的人。

乔迪的母亲端了一盘牛排进来，放在桌上，还有煮土豆，煮南瓜，弄得满屋子全是水蒸气。他们坐下来吃。卡尔·蒂弗林还嘟囔什么对牲口对人太娇惯了，他们就脆弱起来。

贝利·勃克因为错了，心里不好受。“你用毯子把他盖上了吗？”

“没有。我找不到毯子。我在他背上盖了几只麻袋。”

“那我们吃了饭去把他盖起来。”贝利这时感到好过一些。乔迪父亲进里屋去烤火，母亲洗碟子，贝利找到一盏提灯，把它点着。他和乔迪踩着泥水到了牲口棚。棚里黑洞洞、暖融融的，还有香味儿。马儿们还在吃晚上一顿饲料。贝利说：“你提灯！”他摸摸小马的腿，测测身上两边的热度。他把脸贴在小马灰色的口套上，翻起眼皮看看眼球，掀起嘴唇瞧瞧他的牙床，把手指伸进他耳朵里摸摸。“他好象不大高兴，”贝利说。“我给他擦一擦。”

贝利找了一只麻袋，死命地擦小马的腿，擦胸部，擦肩胛。加毕仑无精打采得出奇。他耐心地任贝利去擦。最后贝利从马具

房拿来一条旧棉被，往小马背上一披，用绳子系紧脖子和胸部。

“他明天早晨就会好了，”贝利说。

乔迪回到房子里，他母亲抬起头来看他。她说：“你睡晚了。”她用粗糙的手抬着他的下巴，把乱糟糟的头发从他眼睛上撩开。她说：“别担心小马。他会好的。贝利跟乡里的马医一样棒。”

乔迪没想到她看得出他的心事。他轻轻地从她手上挣脱开去，跪在火炉旁边，一直烤到胃部感到发热。他烤干以后进去睡觉，但是很难睡着。他好象睡了很长时间之后醒了过来。房子里是黑的，但是窗上灰濛濛一层，象是破晓的光线。他爬起来，找到裤子往脚上套，这时隔壁房间的时钟敲了两下。他放下衣服，回到床上去。他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这是他头一次睡过了头，没有听见三角铁响。他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一边扣钮扣一边走出门外。他母亲朝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去干她的活儿。她的目光慈祥，象在思索。她有时候张嘴一笑，但是她的目光没有改。

乔迪朝牲口棚的方向跑去。半路上，他听到他害怕的声音：马沉重粗声的咳嗽。他飞快地跑去。进了牲口棚，他发现贝利·勃克在照料小马。贝利正用他粗壮的手在擦马腿。他抬起头来，高兴地笑笑。“他就是有点感冒，”贝利说。“我们过两天就叫他好起来。”

乔迪看看小马的脸。眼睛半睁半开，眼皮又厚又干。眼角结了硬块的眼屎。加毕仑的耳朵朝两边耷拉着，头垂了下来。乔迪伸出手去，但是小马没有凑过来嗅手。他又咳嗽起来，咳得整个身子收缩起来。鼻孔里流下一串清水鼻涕。

乔迪回头看看贝利·勃克。“他病得厉害，贝利。”

“我刚才说，就是有点感冒，”贝利坚持说。“你去吃早点，完了上学去。我来照顾他。”

“可是你也许有别的事。你也许会丢下他。”

“不，我不会离开他。我决不会离开他。明天是星期六，你可以同他呆一天。”贝利又错了一次，他感到难受。他现在得治好小马、

乔迪走到房子里，无精打采地坐在桌子旁边。鸡蛋、火腿冷了，油腻腻的，可他没有注意。他吃了平时的量。他没有提出呆在家里、不去上学的要求。他母亲拿起他碟子的时候把他的头发往后撩了一撩。她叫他放心：“贝利会照应小马的。”

他在学校里闷闷不乐了一整天。他没法回答问题，读不进一句书。他甚至不能告诉任何人，说小马病了，因为这会使他更难受。终于放学了，他提心吊胆往家走。他慢慢吞吞地走，让别的孩子走在前面。他希望他老走下去，永远到不了牧场。

贝利没有食言，呆在牲口棚里，可小马病更重了。他的眼睛现在几乎闭上了，鼻子堵住，出气时发出啸啸的尖声。眼睛微微睁着的那一部分蒙上了一层薄膜。小马是不是还看得见东西，就难说了。他时常喷鼻息，清清鼻子，可这么一来好象堵得更紧。乔迪垂头丧气地看着小马的皮毛。毛发蓬乱，邋邋遢遢，好象失去了它旧日所有的光彩。贝利静静地站在舍栏旁边。乔迪讨厌再问什么，可是又想弄明白。

“贝利，他——他会好吗？”

贝利把手指伸进栏杆挡里，摸摸小马的下巴颚。“你摸这儿，”他说，把乔迪的手引到下巴颚底下一大块肿块上。“等那个肿块大一点，我开掉它，他就好受了。”

乔迪马上把目光移开，因为他听说过马生肿块的事。“这怎

么回事呢?”

贝利不想回答，但又非回答不可。他不可能连错三次。“腺疫,”他简短地说,“可是你别担心。我会叫他复元的。我见过比加毕仑病得更厉害的，也都治好了。我现在给他上蒸气。你帮我忙。”

“是,”乔迪可怜巴巴地说。他跟贝利走进饲料房，看他准备蒸气袋。这是一只长长的、挂在脖子上的帆布袋，有带子，可以套在耳朵上。贝利把口袋的三分之一装满糖，再加两把干的蛇床子。他在干饲料上面倒一点石炭酸，再倒点松子油。“我把它们掺和起来，你去屋里拿一壶开水来,”贝利说。

乔迪拿着一壶滚开水回来的时候，贝利已经扣紧套在加毕仑鼻子上的带子,把口袋紧紧地套在小马的鼻子上。接着他把开水灌进袋边的一个小洞里,浇在掺和好了的草料上。强烈的蒸气冒上来的时候,小马惊得跑开去,但这时候，起镇静作用的烟气慢慢地进入他的鼻子,进入他的肺里。强烈的蒸气清理了他的鼻道。他大声呼吸。一阵寒颤，他的腿打哆嗦，冲鼻子的烟气一上来，他闭上眼睛。贝利又倒了一点开水，蒸气保持了十五分钟。末了他放下水壶，取下套在鼻子上的布袋。小马看来好一些了。他呼吸顺畅，眼睛睁得比以前大。

“你看把他弄得多舒服,”贝利说。“现在我们再用被子把他裹起来。说不定明天早晨他就好得差不离了。”

乔迪提出来:“今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

“不，你不用在这儿。我把铺盖拿这儿来，睡在草上。你可以明天来，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熏一熏。”

他们进屋吃饭的时候天色黑将下来。乔迪根本没有想到鸡已经有人喂过了，柴禾箱已经装满了。他经过房子，来到黑黝

黝的树丛边上，从木桶里取一口水喝。泉水冷得刺痛了他的嘴，浑身透过一阵凉气。山上头的天空还是亮的。他看见一只鹰飞得很高，胸脯与太阳一般齐，阳光照得它发出闪光。两只乌鸫在天上追它，把它赶了下来，他们袭击老鹰的时候也是闪闪发亮。向西望去，乌云又在化雨了。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乔迪的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但是贝利·勃克拿了铺盖卷到牲口棚去了之后，卡尔·蒂弗林在炉子里升了火，讲起故事来。他讲那个野人光着身子在乡里满处跑，他有一条尾巴，象马一样的耳朵，讲摩洛·科乔的兔猫怎么跳到树上去逮鸟。他生动地描述有名的麦克斯威尔兄弟怎么发现一脉金矿，把它遮掩得非常巧妙，弄得后来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了。

乔迪双手托着下巴；他的嘴一动一动，他父亲渐渐发觉他不是十分专心地在听。“有趣吗？”他问道。

乔迪有礼貌地笑笑，说“有趣”。于是，他父亲生气了，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他不讲了。过了一会儿，乔迪拿了一盏灯笼，走到牲口棚去。贝利·勃克睡在草堆里，小马除了肺里出气有点粗之外，好象好多了。乔迪呆了一会儿，拿手指梳梳他粗糙的红皮毛，又拿起灯笼回到屋里。他上床以后，母亲走进他的房间。

“你盖的够吗？快到冬天了。”

“够的，妈妈。”

“好吧，今天晚上好好睡。”她出去的时候有点游移，犹豫不定地站着。“小马会好的，”她说。

乔迪累了。他马上睡着，天亮才醒。三角铁响了，乔迪还

没有走出屋子，贝利·勃克已经从牲口棚回来。

“他怎么样?”乔迪问。

贝利吃早饭总是狼吞虎咽。“挺好。我今天早晨去把那个肿块开掉。开了之后他可能会好一些。”

吃完早饭之后，贝利拿出他最快的一把刀，头是尖的。他在一块砂石上把闪闪发亮的刀刃磨了好长时间。他用他硬结的大拇指一次又一次试试刀尖与刀刃，临了又在他上嘴唇上面试了一试。

乔迪在去牲口棚的路上，注意到新草长起来了，茬地一天一天自生自长，成了一片新绿的庄稼。这是一个有太阳的、寒冷的早晨，

乔迪一见小马，知道他病更重了。他的眼睛闭着，让干眼屎给封住了。头垂得这么低，鼻子都快碰到铺在地上的草了。每呼吸一次他呻吟一声，沉重的、难熬的呻吟。

贝利抬起小马虚弱的脑袋，猛捅一刀。乔迪看见黄脓流出来。他扶着马头，贝利用温和的石炭酸油膏敷着伤口。

“现在他会好了，”贝利肯定地说。“他生病就因为这些有毒的黄脓。”

乔迪看着贝利·勃克，不大相信的样子。“他病得厉害。”

贝利想了好长时间该说什么。他几乎脱口而出，随随便便来一句宽心话，但及时克制了自己。“是的，他的病不轻，”他终于说，“我见过比他病重的也好了。只要他不得肺炎，我们就可以治好。你同他呆在这儿。要是厉害了，你来叫我。”

贝利走了之后，乔迪长时间站在小马身旁，敲敲他耳朵后面。小马不象他好的时候那样，一敲就抬起头来。他出气时呻吟的声音越来越沉重了。

“双树杂种”朝牲口棚里看了一看，大尾巴摇来摇去，象挑衅似的。乔迪见它这么健壮，心里冒火，从地上找了一块黑色硬土块，稳稳地朝它扔去。“杂种”边叫边跑开，去舐他受伤了的脚爪。

早晨过了一半，贝利·勃克回到牲口棚，又给小马做了一次蒸气治疗。乔迪看着，注意小马这一回是不是象上一回那样有所见好。他出气通畅一点，但没有抬起头来。

星期六慢慢地熬过。到了傍晚，乔迪到屋子里去，拿了铺盖卷，在草堆里安了一处睡觉的地方。他没有请求家里人同意。他从他母亲打量他的眼神判断，知道他想干什么她几乎总会同意的。那天晚上，他把灯点着，挂在舍栏上头一根铁丝上。贝利同他说过，每隔一会儿要擦一擦小马的腿。

九点钟，起风了，牲口棚四周风呼呼地叫。乔迪虽然着急，却感到困倦。他钻进被窝睡觉了，但他在梦里听得见小马出气的呻吟声。他睡着的时候听见碰撞的声音老在响，终于把他吵醒。风刮进了牲口棚。他跳起来，朝舍栏的过道望去。棚门刮开了，小马不见影踪。

他抓起灯笼，迎着大风跑到外边，只见小马一拖一沓向黑暗中走去，脚步缓慢而呆板。乔迪跑上前去，抓住他的额毛。小马听任自己让乔迪牵回去，领进舍栏。他的呻吟声更大了，而且鼻子发出强烈的啸叫。这时乔迪不再睡了。小马出气时嘶嘶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尖。

天亮时贝利·勃克一来，乔迪很高兴。贝利端详了一阵，好象从来没见过这匹小马似的。他摸摸小马的耳朵和胁腹。“乔迪，”他说，“我得干一件你不愿意看的事情。你回屋里呆一

会儿去。”

乔迪狠命地抓住他的胳膊，“你不是要打死他吧？”

贝利拍拍他的手。“不是。我想给他呼吸道上开一个孔，这样他可以呼吸。他的鼻子全堵了。等他好了，我们在洞里面放一颗小铜扣让他呼吸。”

乔迪想走也不能走。看到红皮割开是可怕的，可是知道它要割开而不去看，更加可怕。“我呆在这儿，”他痛苦地说。“你肯定得割开吗？”

“对，我肯定得割。你要是在这儿，你扶住马头。你别恶心就行。”

那把快刀又拔出来了，磨得很仔细，跟上回一样。乔迪抬起马头，拉紧马的脖子，贝利上下摸着，找准部位。白刀子一捅进脖子，乔迪哭了起来。小马软弱无力地跳开，然后站定，哆嗦得厉害。浓浓的血流了出来，流在刀上、贝利的手上和他的衬衣袖子上。贝利用他强壮的手蛮有把握地在肉里切出了一个圆孔。憋着的气突然从小孔里吐出来，同时喷出好多血。氧气一进去，小马突然有了力气。他猛踢后蹄，还想往后退，但是乔迪按住他的头，贝利用石炭酸油膏抹新伤口。手术动得干净。血止了，空气从小孔里一阵阵出来，又带着冒泡的声音均匀地从小孔里进去。

夜风吹来的雨开始打在棚顶上。这时，三角铁响了。“你起来，去吃早点，我在这儿，”贝利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孔堵住。”

乔迪慢慢走出牲口棚。他情绪太坏了，没有告诉贝利棚门是怎么吹开，小马是怎么出去的。这是一个潮湿的、灰濛濛的早晨。乔迪走到外面，溅着泥水往房子走去，一路上特意踩踏所有的水坑。他母亲给他早点吃，又给他穿上干的衣服。她什

么也没有问他。她仿佛知道他回答不出问题。可是他打算回牲口棚去的时候，她给他一锅热气腾腾的早点。“这个给他，”她说。

但是乔迪没有接锅。他说“他不想吃东西”，接着跑出屋子。在牲口棚里，贝利教他怎么把一个棉花球包在一根枝条头上，看呼吸孔粘液凝结的时候用棉花球去擦一下。

乔迪的父亲走进棚里，同他们一起站在舍栏前面。临了，他对乔迪说：“你跟我来不好吗？我要赶车过山去。”乔迪摇摇头。“你跟我来，别弄马了，”他父亲坚持要他走。

贝利生气地冲着他。“你随他去。这是他的小马，是不是？”

卡尔·蒂弗林二话不说走开了。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伤害。

整个早晨，乔迪保持小孔张开，让呼吸道畅通。正午的时候，小马疲惫地侧身躺下，伸着鼻子。

贝利回来了。他说：“你要是今天晚上守着他，现在最好去睡一会儿。”乔迪心不在焉地走出牲口棚。天色明朗了一些，呈现出阴沉的浅蓝色。小虫子爬在潮湿的地面上，鸟儿到处忙着吃虫子。

乔迪来到矮树丛，坐在长满苔的桶边上。他望着下面的房子、破旧的简易房和黑黝黝的柏树。这些地方他是熟悉的，但是奇怪，现在变了样。它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成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背景。现在从东方吹来一股寒风，说明雨一时不会再下。乔迪看到，在他的脚下，地上的新草张开它们细小的胳膊。泉水旁边的泥地上，有几千处鹌鹑的足迹。

“双树杂种”从旁路走来，穿过菜地，一副窘迫的模样，乔迪记得他向它扔过土块，伸出胳膊楼住狗的脖子，吻吻他的大黑鼻子。“双树杂种”安静地坐着，好象知道某桩严重的事情即将发生。他庄重地往地上甩他的大尾巴。乔迪从它脖子里抓

出一只吃得鼓鼓的虱子来，用指甲“别”的一声把它捏死。这叫人恶心。他在冷泉水里洗了洗手。

除了飕飕不停的风声之外，牧场非常寂静。乔迪知道如果他不进去吃饭，母亲是不会怪他的。过了一小会儿，他慢慢走回牲口棚。“杂种”爬进自己的小屋，呜呜地哀叫了好长时间。

贝利·勃克从舍栏里站起来，把敷伤口用的棉花球给乔迪。小马依旧躺着，喉咙上的刀口拉风箱似的一进一出抽动着。乔迪看到小马的皮毛干燥枯萎，他终于明白小马是没有希望了。他在狗身上、牛身上见过这种枯萎的毛，这没有问题是死亡的征兆。他忧心忡忡坐在舍栏上，放下栅栏。他长时间地把眼睛盯在上下起伏着的刀口上，最后打起瞌睡来。下午一下子就过去了。天黑以前，他母亲端来一盆炖肉，留给他吃，随后走了。乔迪吃了一点。天黑之后，他把灯放在地上马头旁边，这样他可以观察伤口，使它畅通。他又打起瞌睡来，一直到晚上的凉气把他冻醒。风刮得厉害，带来了北方的寒气。乔迪从铺在草堆里的床上拿来一条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加毕仑呼吸总算平静下来；喉咙上的小孔轻轻起伏。猫头鹰穿过顶棚，边尖叫边找耗子。乔迪放下手，扣着头睡着了。他在睡梦中感到风越刮越紧，听见风在牲口棚四周刮得砰砰响。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棚门大开着，小马不见了。他跳起来，跑到外面的晨光中。

小马的足迹很清晰，留在小草霜似的露水上。这是疲乏的足迹，中间还有拖沓过去的印痕。它们的方向是去山脊半道上的那一排矮树丛。乔迪跑了起来，跟着足迹追去。阳光照在戳出地面这儿、那儿又尖又白的石英石上面。他正沿着马蹄迹跑

去，只见前面掠过一团阴影。他抬头一看，见到高处飞着一圈黑色的秃鹫，它们慢慢地越飞越低。这些黯黑的鸟儿马上消失在山脊的那一边。这时乔迪加快步伐，心里又害怕又生气。足迹终于进入树丛，沿着高高的鼠尾草丛中一条小路绕去。

在山脊梁顶上，乔迪停下来，大声喘气。耳朵的血液噗噗地撞击着。这时，他见到了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小马躺在下面树丛间一小块空旷地上。远处望去，他看得见小马的腿缓慢地抽动着。秃鹫在他周围站成一圈，等他死去，什么时候死，他们是很清楚的。

乔迪向前一纵，奔下山去。地是湿的，走步没有声音，矮树丛又把他掩盖了起来。等他跑到，全完了。头一只秃鹫栖在马头上，它的嘴刚刚抬起来，正滴着黑眼珠子的水。乔迪象猫似地刷一下窜进鸟圈子里。黑鸟一窝蜂似地飞走了，可是马头上那只大鸟动作太慢，正想展翅飞走，乔迪抓住翅膀尖，把它拉了下来。这只鸟个头差不多同乔迪一样大。它用另一只翅膀扑乔迪的脸，象棍子打似的，但乔迪抓住不放。鸟用爪子抓他的腿，翅膀从左右两边拍打他的头。乔迪闭上眼睛，用另一手去抓它。他的手指抓到了正在挣扎中的鸟的脖子。鸟红色的眼睛盯着乔迪的脸，眼神沉着而凶狠，毫无畏惧；光秃秃的脑袋左右摇晃。这时鸟嘴张开，吐出一口腐水。乔迪屈起一条腿，压在大鸟身上。他一只手把鸟脖子按在地上，另一只手拣起一块尖尖的石英石。第一下打下去，把鸟嘴打歪，黯色的血从扭曲、坚韧的嘴角里喷出来。他再砸一下，没有砸着。无所畏惧的红眼睛还是盯着乔迪，鸟一点都不怕，无动于衷，置生死于度外。他砸了又砸，一直把它弄死，脑袋砸成一堆红色的肉浆。他还砸着死鸟的时候，贝利·勃克把他拉开，紧紧地搂

着他，让他平静下来。

卡尔·蒂弗林用一块红色印花手绢擦掉孩子脸上的血。乔迪这会儿没劲儿了，平静下来。他父亲用脚尖踢开秃鹫。“乔迪，”他解释说，“小马不是秃鹫杀死的。这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乔迪疲倦地说。

倒是贝利·勃克生了气。他已经抱起乔迪，转身回家，但又转过身来冲着卡尔·蒂弗林。“他当然明白，”贝利怒冲冲地说道，“上帝！老兄，你不知道他心里有多难过？”

二 大 山

一个盛夏的下午，热得发昏，小男孩乔迪无精打采，在牧场周围东张张西望望，想找点东西玩玩。他到牲口棚去过，往棚檐底下的燕子窝扔石头，把一个个小泥窝砸开，窝里铺的草和脏羽毛掉了下来。在牧场房子里，他在老鼠夹子里放了变了味的干奶酪，又把夹子放在那只大“双树杂种”常去嗅鼻子的地方。乔迪不是有心恶作剧；实在是因为下午这段时间又长又热，心里闷得慌。“杂种”笨拙地把鼻子伸进夹子，给砸了一下，痛苦地吠叫，鼻子流血瘸着腿走开了。它不管哪里痛，痛了总是瘸腿。它就是这个样子。它小时候掉进过捕狼的陷阱里，打那时候起它总是瘸着腿，挨了骂也瘸着走。

“杂种”叫的时候，乔迪的母亲在房子里面喊道：“乔迪！别弄那条狗，找别的东西玩去。”

乔迪当时感到挺不好意思的，向“杂种”扔了一块石头，

从廊子里拿了一只弹弓，想到树丛里去打鸟。这只弹弓很好，橡皮圈是店里买来的，可是乔迪虽说常常打鸟，却从来没有打中过一只。他从菜地穿过去，光着脚丫子踢土。路上他找到一个理想的石子，圆圆的，有一点扁，还有一定分量，在空中飞得起来。他把子弹装进弹弓的皮带里，向矮树林走去。他眯起眼睛，嘴巴帮着使劲儿；那一天下午他还是头一次这么聚精会神。小鸟儿在鼠尾草的荫地里啄食，在叶子里扒寻东西，不安地飞出几步，又扒了起来。乔迪把弹弓的橡皮往后一拉，轻手轻脚地向前走去。一只小鹌鸟停下来，看看他，往下一蹲，准备飞走。乔迪侧着身子走近去，一步一步慢慢跨着。他走到离小鸟二十英尺的地方，小心翼翼地举起弹弓瞄准。石子嗖的一声飞出去；小鸟飞起来，正好撞在石子上。鸟掉了下来，脑袋打烂了。乔迪跑过去，把它捡起来。

“好，我打中了，”他说。

那鸟一死比它活的时候小多了。乔迪觉得惭愧，胃里一阵难受，他拿出小刀，把鸟头割下来，他掏出它的内脏，扯掉它的翅膀。末了，一齐扔进小树丛里。他不在乎这只鸟，管它死活，但是他知道，大人如果看见他弄死鸟会说些什么；他想到这一点，心里觉得惭愧。他决心把这件事整个儿忘掉，忘得越快越好，永远不提这件事。

这个季节，山上干燥，野草一片金黄色，可是泉水通过管子流进木桶、又漫出桶外的那些地方，长着好一片青草，绿油油、湿漉漉的，挺惹人喜爱。乔迪在长苔的桶里喝口水，又在冷水里洗掉他手上的鸟血。他仰面躺在草地上，望着夏日一团团的云彩。他闭起一只眼睛，改变了正常的视力，使云层下降到他身边，他伸手可以摸到它们，帮助微风把它们从空中拉下来，

他好象觉得因为有他帮忙，云才走得快了。一朵胖乎乎的白云被他推到山脊那边去，被他坚定地推过山脊梁，不见了。这时候，乔迪想知道这朵云现在见到的是什么。他坐了起来，想好好看一看层层叠叠的大山，这山越往远处越昏暗、越荒凉，最后是一道锯齿形的山梁，高矗在西天。这大山真奇怪，真神秘；他在想他对于山知道点什么，

“山那边是什么？”他有一次问父亲。

“我看还是山。怎么啦？”

“再过去呢？”

“还是山。怎么？”

“一直过去都是山，山？”

“嗯，不。最后是海。”

“山里面有什么？”

“悬崖峭壁，灌木丛，大岩石，干旱地区。”

“你去过吗？”

“没有。”

“有人去过吗？”

“我看，少数人去过。那是很危险的，悬崖峭壁什么的。你看，我在书上看到，美国就数蒙特雷县的山区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过。”他的父亲对于这一点好象很得意。

“最后是海？”

“最后是海。”

“可是，”孩子追着问，“可是这中间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吗？”

“啊，我想只有少数人知道。但是，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少水。就是岩石、悬崖和蒺藜。怎么呢？”

“去去才好呢，”

“去干什么？那里什么也没有。”

乔迪知道里面是有东西的，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只是大家不知道，一定有神秘莫测的东西。他打心眼儿可以感觉得到情况准是如此。他对他母亲说：“你知道大山里面有什么？”

她看看他，回头望望险恶的山峦，说道：“我想只有那只熊。”

“什么熊？”

“就是那只跑过山去、想瞧瞧它能见到什么的那只熊。”

乔迪问牧场的雇工贝利·勃克，问他有没有可能在山里发现陷落的古城，但贝利的意见跟乔迪的父亲一样。

“不可能，”贝利说。“山上没有吃的东西，除非有一种靠吃石头过日子的人。”

乔迪所能得到的就是这些情况，他听了之后感到大山又可亲又可怕。他经常思念那连绵几英里、一重又一重的山峦，尽头就是海洋。早晨山峰披上霞光，好象在召唤乔迪过去；傍晚太阳落山，山岭泛起死气沉沉的紫色，他感到害怕；那时的山峦如此漠然，如此孤傲，这种冷漠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这时，他转过头去，看东边的加毕仑山峦，这些山看了叫人愉快，山坡间一层层尽是牧场，山顶上长着松树。人们在那里居住，曾经在山坡上同墨西哥人打过仗。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大山，对比之下不禁微觉寒颤。下面山麓小丘上正是他家的牧场，沐浴在阳光下叫人放心。牧场的房子闪发出耀眼的阳光，牲口棚是棕色的，给人暖洋洋的感觉。深红色的母牛在远处的山坡边走边吃草，缓缓朝北边走去。哪怕简易房子旁边那棵黑黝黝的柏树，也是依然故我，安然自在。小鸡用轻快的步子在院子的泥地里扒着觅食。

这时，乔迪看到一个人影在移动。有一个人从萨利纳斯那边路上走着，慢慢地翻过陡坡，朝牧场房子的方向走来。乔迪站起来，也朝房子走去，因为，如果有人来了，他要去看一看是谁。乔迪到达牧场房子的时候，那个人才走到半路上，是一个瘦子，肩膀挺得笔直。乔迪看他脚跟着地的时候一颠一簸、很费劲的样子，就知道这个人上了年纪。他走近了，乔迪见他穿着蓝斜纹裤子，外套也是斜纹的。他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鞋子，头戴一顶旧的宽平边帽。他肩上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不一会儿，他一步一拖走到近处，乔迪看清了他的脸。这张脸黑得象牛肉干。脸上的皮肤是黑色的，一蓬灰白色的胡子盖在他嘴巴上，头发一直白到脖子那个地方。他脸上的皮肤已经瘪了，紧贴在脑壳上，皮包骨头不见肉，因此鼻子和下巴显得突出而又单薄。眼睛大大的，深邃、乌黑，眼皮紧紧地耷拉在上面，瞳膜和瞳孔合二为一，乌黑乌黑的，可是眼球是棕色的。这张脸上一点儿皱纹都没有。老头儿这件蓝斜纹外套用的是铜扣，一直扣到喉咙口。不穿衬衣的人都这么装束的。露在袖口外头的手腕子瘦骨嶙嶙的，却是强壮有力，两手骨节突出，硬得象桃树的枝干。手指甲扁平厚钝，发出光泽。

老头儿走近大门，见了乔迪，把麻袋从背上卸下来。他嘴唇微微颤动，用一种漠然的嗓子轻声开口说话。

“你在这里住？”

乔迪感到窘迫。他转身看看房舍，又回头望望他父亲和贝利·勃克正在那里干活的牲口棚。这两个方向都没有来人，他只好回答：“是的。”

“我回来了，”老头儿说。“我叫吉达诺。我回来了。”

乔迪可担当不起这一切责任。他腾一下转身，跑进屋子里

请救兵，纱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他母亲在厨房里，正用一只发夹子戳滤锅上堵塞了的小孔，聚精会神咬着下嘴唇。

“有一个老头儿，”乔迪激动地喊道，“一个老派沙诺人，说他回来了。”

他母亲放下滤锅，把发夹子往水槽板后面一插。她镇静地问：“这怎么一回事？”

“外面来了一个老头儿。你出来。”

“怎么，他要干吗？”她解下围裙带，用手指把头发拢拢平。

“我不知道。他是走着来的。”

他母亲舒了一舒衣服，走出门去，乔迪跟在她后面。吉达诺没挪动过地方。

“什么事？”蒂弗林太太问道。

吉达诺脱掉他黑色的旧帽，用两只手拿在胸前。他又说了一遍：“我叫吉达诺，我回来了。”

“回来了？回哪儿？”

吉达诺整个笔直的身子微微向前冲着。右手指着小山、坡田和大山，绕了一圈，再缩回来拿着帽子。“回到牧场。我是这里出生的，我父亲也是这里出生的。”

“这里？”她问道。“这里不是老牧场。”

“不是，是在那里，”他边说边指向西边的山脊。“在那一头，房子已经不见了。”

她终于明白过来。“你是指，差不离让水冲掉的那间老房子？”

“是的，太太。牧场垮台之后，他们没有往房子上加石灰，后来房子让雨水给冲垮了。”

乔迪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奇怪，她心里也起了乡思，但

是这会儿她不去想它。“那么你现在想在这儿干什么呢，吉达诺？”

“我要在这儿住下来，”他镇静地说，“一直住到死。”

“可是我们这儿不想再添人啦。”

“我干不了重活儿了，太太。我可以挤牛奶，喂鸡，劈一点柴禾；别的干不了了。我要在这儿住下。”他指指地下他身边的麻袋包。“这是我的东西。”

她对乔迪说：“到牲口棚叫你爸来。”

乔迪一下子窜了出去，回来的时候卡尔·蒂弗林和贝利·勃克跟在他后边。老头儿还是象原先那样站着，但现在他是在休息。他整个身子陷了下来，象是长眠的状态。

“什么事？”卡尔·蒂弗林问道：“乔迪这么激动干什么？”

蒂弗林太太指指老头儿。“他要在这儿呆下来。他想干点活儿，呆在这儿。”

“嗯，我们不能要他。我们不需要人啦。他太老了。我们的事，贝利都干了。”

他们这样谈论着他，好象他不在场似的，突然两夫妻迟疑起来，看看吉达诺，觉得不好意思。

老头儿清了一清嗓子：“我老了，干不动了。我这是回到我出生的地方。”

“你不是生在这里的，”卡尔尖利地说。

“不是。在山那边的房子里。你们没有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大牧场。”

“就是已经塌光的那所土房子？”

“是的。我和我父亲都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现在要在这个

牧场住下来。”

“我跟你说了，你不能呆在这儿，”卡尔生气地说。“我不需要老头子。这不是一个大牧场。我负担不起一个老人的伙食和看医生的钱。你一定有亲戚朋友。找他们去。求不认识的人就跟要饭一样。”

“我生在这个地方，”吉达诺不慌不忙，坚定不移。

卡尔·蒂弗林不想不讲情面，但他感到非如此不可。“今天晚上你可以在这里吃饭，”他说。“你可以睡在旧棚屋的小屋子里。早晨，我们请你吃一顿早点，然后只得请你走了。找你的朋友去。不要死在陌生人的家里。”

吉达诺戴上帽子，弯下身去拿麻包。“这是我的东西，”他说。

卡尔转过身去。“走，贝利，咱们干完牲口棚里的活儿。乔迪，你领他到棚屋的小屋去。”

他和贝利转身回到牲口棚去。蒂弗林太太走进屋里，回头说了一句：“毯子我会送来的。”

吉达诺疑惑地瞧瞧乔迪。乔迪说：“我领你到那儿去。”

小屋有一张床。床上铺的是玉米壳，有一只苹果箱，箱上放着一盏锡皮做的灯，还有一把没有靠背的摇椅。吉达诺小心翼翼地把麻包放在地板上，在床边坐下。乔迪腼腆地站在屋子里，想走又不想走。临了，他问道：

“你是从大山里来的吗？”

吉达诺慢慢地摇摇头。“不是，我在萨利纳斯山谷干活来着。”

乔迪想的还是下午的事。“你到大山里面去过吗？”

那双苍老、乌黑的眼睛凝住了，它们的光芒转向内心，转向

吉达诺头脑里蕴藏着的过去的年代。“去过一次——我当时还小，跟我父亲一起去的。”

“就是那边的大山吗？”

“是的。”

“里面有什么？”乔迪叫着问道。“你碰见过人，见过房子吗？”

“没有。”

“那么，有什么呢？”

从吉达诺的眼睛看，他仍在思索。眉额上蹙起一道皱纹。

“你见到了什么？”乔迪再问一句。

“我不知道，”吉达诺说。“我想不起来了。”

“是不是很可怕，很干燥？”

“我想不起来了。”

乔迪一激动就不怕难为情。“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吉达诺张嘴想说一个字，他的嘴张着，脑子里在找字。“我想山里面很静——我想很不错。”

吉达诺的眼睛好象发现了几十年以前的东西，因为它们柔和起来，好象出现了一点微笑。

“你后来又去过吗？”乔迪追着问。

“没有。”

“你想过再去一次吗？”

但现在吉达诺脸上现出不耐烦的神情。“没有，”他的口气是在告诉乔迪：他不想再谈这个问题。孩子还是很好奇，不想离开吉达诺。他又感到不好意思。

“你想到牲口棚去看看马吗？”他问。

吉达诺站起身来，戴上帽子，准备跟乔迪去。

现在快到傍晚时分。他们站在饮水槽附近。马儿从山坡上溜达过来饮水。吉达诺把他扭扭弯弯的大手放在围栏的栏杆顶上。五匹马跑过来喝水，接着四下散开站着，不是嗅嗅地上，就是挨在围栏光滑的木头边上擦着两边的身子。它们喝完水过后好久，小山头上出现一匹老马，费力地往下走。它的牙齿又长又黄；蹄子磨得又平又尖，象一把铁锹；它肋骨和臀部的骨头鼓突出来，外面只一层皮。它一步一拐走到水槽边上，喝水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响声。

“这匹马叫老依斯特，”乔迪介绍说。“这是我父亲买的头一匹马。他三十岁了。”他抬头看看吉达诺苍老的眼睛，看他有什么反应。

“不中用了，”吉达诺说。

乔迪的父亲和贝利·勃克打牲口棚出来，往水槽这边走来。

“老了，干不动了，”吉达诺重复道。“只会吃，活不长了。”

卡尔·蒂弗林听到最后这几个字。他讨厌残忍地对待老吉达诺，却又残忍起来。

“不打死老依斯特，真对不起它，”他说。“死了他就不用受这么多苦，关节这么痛。”他偷眼瞧瞧吉达诺，看他领没领会相比的意思。但那只净是骨头的大手没有挪动，那双乌黑的眼睛也没有从马身上移开。“老家伙应当免除痛苦，”乔迪的父亲接着说。“一颗子弹，一声枪响，脑袋一下子也许很痛，可是一切都结束了。这比关节僵硬、牙齿疼痛强一些。”

贝利·勃克插嘴说：“他们干了一辈子活，有权利休息休息。也许他们只喜欢四处走动走动。”

卡尔一直注视着那匹皮包骨头的老马。“你现在真想不到依斯特当年的样子，”他柔和地说。“脖子抬得高高的，胸腔宽，体格漂亮。他一步可以跨过五条杆的大门。我十五岁那一年骑着他得过平地赛的名次。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卖它两百元。你想不到他当年有多棒。”他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因为他讨厌软绵绵的情绪。“但是现在他该挨一枪了，”他说。

“他有休息的权利，”贝利坚持他的看法。

乔迪的父亲来了一个幽默的想法。他转身朝着吉达诺。“如果火腿和鸡蛋长在山坡上，我就愿意把你也放出去溜达；”他说，“可是厨房里，我可放不起。”

他们在回到屋里去的路上，他还跟贝利·勃克笑着说：“山坡上要是能长出火腿和鸡蛋来，我们日子都好过了。”

乔迪知道他的父亲是在刺吉达诺的伤疤。他自己常被父亲刺痛。他父亲知道，在孩子身上什么地方只要说一个字便能刺痛。

“他光是这么说，”乔迪说。“他并不真的要打死依斯特。他喜欢依斯特。依斯特是归他所有的头一匹马。”

他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太阳沉落在大山后面，牧场一片寂静。到了傍晚，吉达诺好象较为自在一些。他嘴唇一动，发出一个奇怪、尖利的声音，把一只手伸过围栏去。老依斯特僵硬地向他走去，吉达诺擦擦他鬃毛下面消瘦的脖子。

“你喜欢他吗？”乔迪轻声问他。

“喜欢——可是他不中用了。”

牧场房舍响起了三角铁的敲声。“吃晚饭了，”乔迪喊道，“走，吃饭去。”

他们朝房子走去的时候，乔迪再一次注意到吉达诺的身子

挺得笔直，跟年轻人一样。只是行步颠簸、拖着脚跟，才见出他上了年纪。

火鸡沉甸甸地飞进简易房旁边柏树的低树枝上。牧场里一只胖乎乎的漂亮的猫打路上穿过，嘴里叼着一只老鼠，这老鼠个头这么大，尾巴耷拉在地上。山坡上的鹌鹑依旧发出叫饮水的响亮的声音。

乔迪和吉达诺走到后门的阶梯上，蒂弗林太太透过纱门瞧着他们。

“快来，乔迪。来吃晚饭，吉达诺。”

卡尔和贝利·勃克已经坐在铺着油布的长桌边上吃了起来。乔迪没有挪动椅子，溜进去一坐，但是吉达诺拿着帽子站在一旁，卡尔抬起头来说：“坐下，坐下。你吃饱肚子才能赶路。”卡尔生怕自己心软，允许老头儿呆下来，所以他继续提醒自己，不能把他留下来。

吉达诺把帽子放在地板上，怯生生地坐了下来。他不伸手去拿吃的。卡尔只好把吃的东西递给他。“你拿，要吃饱。”吉达诺吃得很慢，把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几小块土豆泥在自己的盘里。

卡尔·蒂弗林看到这景况放心不下来。他问道：“你在这一带没有什么亲戚吗？”

吉达诺的回答带点自尊心：“我妹夫在蒙特雷。那儿还有我一些表亲。”

“好，那你可以去找他们，同他们一起住。”

“我生在这儿，”吉达诺温和地反驳道。

乔迪的母亲从厨房里进来，端着一大碗淀粉做的布丁。

卡尔笑着对她说：“我告诉你没有，我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要是火腿和鸡蛋长在山坡上，我就把他放出去，就象放老依斯特似的。”

吉达诺一动不动，瞧着他面前的盆子。

“可惜他不能呆下来，”蒂弗林太太说。

“你别起这个头了，”卡尔生气地说。

他们吃完之后，卡尔、贝利·勃克和乔迪走进起坐室去休息一会儿，但是吉达诺既不说再见，也不道谢，穿过厨房，从后门走了出去。乔迪坐在那里，偷偷地打量父亲。他知道他父亲心里感到自己多么小气。

“这一带地方有许多这么大年纪的派沙诺。”卡尔对贝利·勃克说，

“他们可真是好人，”贝利为他们说话。“他们干活的年头可以比白人长得多。我见过一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头儿，还能骑马呢。你见过哪个象吉达诺这么老的白人还能走二、三十英里路。”

“啊，他们身体壮，那是的，”卡尔同意。“我说，你也替他说话？你听着，贝利，”他解释道，“我能把这个牧场维持下来，不添别的吃饭的人手，不给意大利的银行吃掉，已经够我受的了。这一点你明白，贝利。”

“当然，我明白，”贝利说，“你要是有钱，情况就不一样了。”

“对了，他又不是没有亲戚可找。妹夫、表亲就在蒙特雷。干吗该我替他操心呢？”

乔迪一声不响地听着，他好象听到吉达诺轻声的话语，听到他那句无法回答的“可是我生在这里”。吉达诺象大山一样神秘。极目远望，尽是山岭，但是高入云霄的最后一道山岭后

面是一个巨大的、无人知晓的世界。吉达诺是一个老人，可他那双迟钝、乌黑的眼睛，在那双眼睛背后藏有某种无人知晓的东西。他从不多说话，你猜不出他眼睛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乔迪情不自禁地想到小屋去。在他父亲说话的当儿，他从椅子上溜下来，悄没声儿地走出门去。

天色很黑，远处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山那边去县里的大路上传来伐木队马轭上的铃声。乔迪穿过漆黑的院子，看得见小屋窗子里透出来的光亮。黑夜是神秘的，所以他悄悄地走到窗子跟前，向里张望。吉达诺坐在摇椅上，背朝着窗户，他的右手在身前慢慢地来回移动。乔迪推开门，走了进去。吉达诺腾地一下坐直，抓起一块鹿皮，想把他手上的东西盖在大腿上，但鹿皮滑了下来。乔迪站在那里，看得目瞪口呆，吉达诺手上拿着的是一把漂亮、细长的剑，剑柄还有金色的篮状护手。刀刃发出一道幽光，剑柄刺孔，雕琢精细。

“这是什么？”乔迪问道。

吉达诺只是用忿恨的眼神看着乔迪，他捡起掉在地上的鹿皮，把那把漂亮的剑紧紧地包起来。

乔迪伸出手去。“我不能看看吗？”

吉达诺的眼睛发出怒火，他摇摇头。

“你在哪儿弄到的？从哪儿来的？”

这会儿吉达诺深沉地看着他，好象在思考。“我父亲给我的。”

“噢，他从哪儿弄来的？”

吉达诺低头看看他手上细长的鹿皮包裹。“我不知道。”

“他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

“你拿它干什么用?”

吉达诺微微一怔。“什么用也没有。就是留在身边。”

“我可以再看一看吗?”

老头儿慢吞吞地解开包裹，亮出那一把顺着灯光闪闪发亮的剑，接着他又把它包起来。“现在你走吧。我要上床了。”乔迪还没有关上门，他就把灯吹灭了。

乔迪回房舍的路上，心里有一件事情特别要紧。那把剑的事，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说出去可是糟糕透顶，因为真情的构造是虚弱，一说出去就给毁了。让别人知道了，这个事情说不定会垮掉。

乔迪穿过黑暗的院子的时候，遇见贝利·勃克。贝利说：“他们正说着呢，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乔迪溜进起坐室，他父亲问他：“你在哪儿?”

“我出去看看，我新做的夹子有没有逮到老鼠。”

“你该上床了，”他父亲说。

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乔迪头一个来到餐桌。接着他父亲进来，最后是贝利·勃克。蒂弗林太太从厨房里伸进头来看了一看。

“老头儿呢，贝利?”她问道。

“大概出去散步了吧，”贝利说。“我到他屋里去看过，他不在。”

“也许他一早上蒙特雷去了，”卡尔说。“路远。”

“不会，”贝利解释道。“他的麻袋在屋里。”

吃完早饭之后，乔迪向小屋走去。苍蝇在阳光下飞来飞去。今天早晨，牧场好象特别安静。乔迪见周围没有人看见

他，就走进小屋，看看吉达诺麻包里装的什么。里面有一件特大的棉毛衫，一条特长的裤子，三双旧袜子。没有别的东西。乔迪感到特别寂寞。他慢吞吞地走回去。他父亲站在门廊上跟他母亲在说话。

“我想老依斯特终于死了，”他说。“我没有看见他同别的马一起来喝水嘛。”

早晨过了一半的光景，杰斯·泰勒从山脊上的牧场骑着马下来。

“你没有卖掉你那匹快死了的老灰马吧？你卖了吗，卡尔？”

“没有，当然没有。怎么呢？”

“嗯，”杰斯说，“今天早晨我一早出来，见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看见一个老头儿骑着一匹老马，马身上没有鞍子，只拿一段绳做缰绳。他不走大路。他直接穿过林子上山去。我看他有一支枪。反正我见他手上拿着一件亮晶晶的东西。”

“那是老吉达诺，”卡尔·蒂弗林说。“我去看看我丢枪了没有。”他走进房子里，过了一会儿出来。“没有丢，都在。杰斯，他朝什么方向去的？”

“啊，有意思。他往回走，直接奔大山去的。”

卡尔笑了。“他们再老还是要偷，”他说道，“我想他只偷了老依斯特。”

“要去追吗，卡尔？”

“去他的吧，省得我花工夫埋那匹马了。我不知道他哪里弄来的枪。不明白他去大山干什么。”

乔迪穿过菜地，朝丛林方向往上走去。他仔细观察巍巍群山——山脊一道接着一道，尽头是海洋。有一会儿，他好象看

见一个黑点爬上最远的一道山脊。他想到那把剑，想到吉达诺，想到大山。他心里起了一阵如此强烈的渴望，他真想大声喊叫，把它从心口里吐出来。他躺在丛林圆木桶旁边绿色的草地上。他交叉着手臂，遮住自己的眼睛，躺了很长时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

三　许　诺

一个春天的下午，小男孩乔迪用行军的步伐沿着树丛边的大路走回牧场的家里去。他用膝盖砰砰地踢着他在学校里当餐具用的金黄色的猪油桶，这是他发明的大鼓，他的舌头嗒嗒地咂着牙齿，发出小鼓的声响，偶尔还吹出喇叭的声音。刚才那一会儿，从学校里神气活现地走出来的这支小分队的其他人，一个个拐进不同的小山谷，踏上车道，回到自己的牧场去。现在表面看来，只乔迪一个人在行军，腿抬得高高的，脚砰砰地登在地上；但是他身后有一支影子队伍，举着大旗佩着剑，默不作声却是厉害得很。①

春天的下午，草木有绿色的，又有金黄色的。橡树树枝叶荫下的草长得苍白、细长，山上的牧草却是光溜、浓密。鼠尾草丛长出亮晶晶的新叶子，橡树披上金黄嫩绿的头巾。山上的绿草散发出香味，马儿在平处疯狂奔跑，然后停下来，感到惊讶；绵羊，甚至老绵羊，也会出其不意地跳起来，然后直腿站

① 他身后的队伍，还有下面提到的枪、老虎、大熊等，都是乔迪的幻想。

住，继续吃草，笨拙的小牛互相用头抵撞着，往后退一步，接着又抵撞起来。

当乔迪率领的这支灰暗、无声的部队经过的时候，牲口不吃草、不嬉戏了，都停下来看着它走过去。

突然之间，乔迪停了下来。灰暗的部队也紧张地停了下来，不知为了什么事。乔迪跪在膝盖上。一长溜队伍不安地站着，一会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表示难过，接着化作一团灰色的迷雾，消失了。乔迪见到了一片凹凸不平的背脊，原来是一只癞蛤蟆在大路的尘土里爬着。他伸出一只脏手，抓住这只带刺的家伙，紧紧捏住它，小动物拼命挣扎。乔迪把小动物翻过身来，叫它黄白色的肚皮朝天。他用一只食指按住它的喉咙和胸腔，癞蛤蟆停止挣扎，闭上眼睛，软弱无力地睡过去了。

乔迪掀开饭桶，把他头一个猎物扔了进去。他现在向前挪动，微屈着膝盖，肩膀弓得低低的；他赤着脚，悄没声儿地踩得准着呢。他右手拿着一支暗色的枪。路边的矮树丛发生骚动，那是因为里面有一伙意想不到的、新迁来的灰色的老虎和灰色的大熊。他这次狩猎非常成功，乔迪走到路口柱子上的邮箱的时候，他又抓到了两只癞蛤蟆，四只小草蜴子，一条蓝色的蛇，十六只黄翅膀的蚱蜢，还在一块石头底下抓出一只棕色的潮湿的蝾螈。这些家伙住在一起很不舒服，一个个在铁皮饭盒里又抓又扒。

到了路口，乔迪的枪不见了，山坡上的老虎和大熊也都没影儿了。就是饭桶里那班潮湿的、不舒服的家伙也不存在了，原来邮箱上面插着金属的小红旗，这说明里面有邮件。乔迪把桶往地上一放，打开信箱。面里有一份蒙哥马利·华德公司的邮寄目录和一份《萨利纳斯周报》。他关上邮箱，提起饭桶，跑过山

冈，直奔牧场的空地。他经过牲口棚，经过草已经用完了的草堆，经过简易房和那棵柏树。他砰一下推开牧场房子前面的纱门，嘴里喊道："妈，妈，有一份东西。"

蒂弗林太太正在厨房里，用汤匙把凝结的酸牛奶灌进一只布口袋里面。她放下手上的活儿，在水笼头上洗了洗手。"我在厨房，乔迪。在这儿哪。"

他跑了进去，"克郎"一声，把饭桶往水槽里一扔。"你看，我可以打开这份东西看看吗，妈？"

蒂弗林太太又拿起汤匙，做她的干酪。"别丢了，乔迪。你爸爸要看的。"她把最后一点牛奶刮进口袋。"啊，乔迪，你爸爸叫你去找他一下再去干活。"她赶开一只正在干酪口袋上飞来飞去的苍蝇。

乔迪慌忙合上那份新来的目录。"什么？"

"为什么你老不听话？我说你爸爸找你说话。"

孩子把目录轻轻地放在水槽板上。"你说——是不是我干了什么事？"

蒂弗林太太笑了起来。"老是怕。你干什么来着？"

"没有呀，妈妈，"他不安地答道。但是他想不起什么来了，另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后来可能会变成一种罪行。

他母亲把满满一袋奶酪挂在一枚钉子上，让袋里的水滴在水槽里。"他就是叫你回了家去找他。他在牲口棚。"

乔迪转身从后门出去。他听见母亲打开饭桶，气得直喘。他想起他干这些事，心里惊慌，就跑步到牲口棚去，只做没听见他妈叫他回去的愤怒的声音。

卡尔·蒂弗林和雇工贝利·勃克靠在牧场的低围栏上。两个人都把一只脚踩着最低的一档杠，两只胳膊肘靠在最高的杠

上面。他们东拉西扯，慢慢地说着话。牧场上，有五、六匹马心满意足地嗅着可爱的青草。母马纳莉站着，背靠着门，在笨重的柱子上磨着她的屁股。

乔迪不安地侧近身去。他一只脚拖呀拖的，给人一种天真无邪、若无其事的印象。他走到这两个人身边，把一只脚踩在最低的栏杆上，胳膊肘靠在第二档杠上面，也朝牧场里张望。这两个人侧眼瞧着他。

“我要找你说话，”卡尔这种严厉的口气专门用在孩子和牲口身上。

“好的，爸爸，”乔迪说，感到心里有愧。

“贝利刚才说了，小马死以前，你照顾得很好。”

没有责备的意思。乔迪胆壮了。“是的，爸爸，我照顾了。”

“贝利说你侍候马很有耐心。”

乔迪对这个牧场工人突然感到一阵友好的温暖。

贝利插话说：“我看他训练那匹小马的样子，不比别人差。”

这时，卡尔·蒂弗林渐渐说到要点：“你要是再有一匹马，你会好好干吗？”

乔迪一阵激动：“会的，爸爸。”

“好吧，你看。贝利说你要成为一个弄马的好手，最好的办法是从驹子养起。”

“只有这个办法，”贝利插话。

“现在，你看，乔迪，”卡尔接着说。“山上牧场里的杰斯·泰勒有一匹漂亮的种马，可是得花五元钱。钱我出，可是你得干一个夏天。你愿意吗？”

乔迪感到心里激动得哆嗦起来。“我愿意，爸爸，”他轻声回答。

“不叫苦？叫你干什么，你不会忘记？”

“不会，爸爸。”

“好吧，这样，明天早晨你把纳莉牵到山冈牧场去，让她配种。你就得照顾着她，一直到生下小驹子来。”

“是的，爸爸。”

“现在去喂鸡，拣柴禾。”

乔迪溜走了。他走过贝利·勃克的身后，真想伸出手去，摸摸那两条穿着蓝色工装裤的腿。他的肩膀微微摇摆，似乎长大成人，觉得了不起似的。

他干活从来没有那么认真过。那天晚上，他没有把谷罐子往鸡堆里一扔，随它们你踩我、我踩你去争着吃。不是的，他小心地把麦子撒得远远的，有些麦粒鸡找都找不到。回到家里，他听见母亲骂孩子在饭桶里闷进什么讨厌的爬虫和小虫。他保证他以后不干这种事了。乔迪真的感到这些蠢事都是过去的事了。他长大了，不会再往饭桶里装癞蛤蟆什么的。他抱进这么多柴禾，堆得这么高，他母亲走起路来直害怕橡木柴禾堆会塌下来。他干完了这些事，拣完了已经下了几个星期的鸡蛋，他又往下走去，路过柏树，路过简易房，向牧场走去。水槽底下有一只胖乎乎的癞蛤蟆朝他看看，他才没有心思去睬它呢。

他没有见到卡尔·蒂弗林和贝利·勃克，但是从牲口棚那头铁容器的声音判断，乔迪知道贝利·勃克正开始给母牛挤奶。

别的马正往牧场上坡那一头边走边吃草，只有纳莉还挨在柱子边上紧张地擦自己的身子。乔迪慢慢地走近去，嘴里说：

“好啊，姑娘，好啊，纳莉。”母马淘气地把耳朵往后一竖，咧开嘴唇，露出黄色的牙齿。她转过头来；她的眼睛呆滞、狂烈。乔迪爬到围栏顶上，吊着两只脚，象慈祥地瞧着母马。

他坐在那里，夜色渐渐合拢来。蝙蝠和夜鹰扑动着翅膀飞来飞去。贝利·勃克朝房子方向走去，手里提着一满桶牛奶，他见到乔迪，停了下来。“要等好长时间，”他柔和地说道。“你会等得心烦的。”

“不会，我不会，贝利。等多长时间？”

“差不多一年。”

“好，我不会心烦的。”

房子那边响起了刺耳的三角铁的声音。乔迪从围栏顶上爬下来，同贝利·勃克一起去吃晚饭。他还伸出手去，抓住牛奶桶的柄，帮贝利提回去。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点后，卡尔·蒂弗林用一张报纸包了一张五元的钞票，把小包别在乔迪工装裤胸口的兜里。贝利·勃克给母马纳莉套上笼头，牵出牧场。

“加小心，”他警告说。“拉这儿，别让她咬你。她疯得跟什么似的。”

乔迪拉住皮套笼头，朝山冈上的牧场方向走去，纳莉跟在他后面，有时平稳，有时颠簸。沿途的牧草地上，野燕麦刚刚长出穗来。早晨的太阳照在乔迪的背上，暖融融的，真舒服。乔迪虽然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却不时情不自禁地并起双脚跳起来。羽毛发光的乌鸫鸟栖在围栏上，它们肩上是红色的，嘴里卡嗒卡嗒干叫着。草原上的百灵鸟唱起来象是淙淙的流水。躲在燕麦叶子堆里的野鸽子发出短促的、悲伤的声音。兔子坐在田地里晒太阳，只有两只叉状的耳朵露出草上。

乔迪不停地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路以后，拐进一条小路，这条路更陡，通向山冈上的牧场。他望得见高出橡树的牲口棚红色的棚顶，听得见房子附近有一只狗无精打采地叫着。

突然之间纳莉往后一跳，差一点儿挣脱了绳子。乔迪听到从牲口棚传来尖利的嘶叫声，树枝折裂的声音，接着是一个男人叫喊的声音。纳莉边后退边嘶叫。乔迪拽住牵笼头的绳子，她露着牙齿向他冲来。他撂下绳子，急忙躲开，钻进树丛。橡树那边又传来尖叫声，纳莉回答了一声。地上拍达拍达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种马出现了，拖着一条拽断了的缰绳冲下山来。他的眼睛发出狂热的光彩，僵硬、挺直的鼻孔红得跟火似的，光滑乌黑的皮毛闪闪发亮。种马跑得这么快，跑到纳莉跟前还止不了步。纳莉耳朵往后一竖，身子一转，他走过时她用蹄子踢他。种马转过身来，朝后一退。他用前蹄踢母马，她挨了这一下，正在摇晃不定的时候，他用牙齿咬她的脖子，把她咬出血来。

纳莉的情绪马上变了。她卖弄风情，娇柔起来。她用嘴唇去舔种马拱起来的背部。她从边上绕过去，用自己的肩膀去擦他的肩膀。乔迪半明半掩地躲在树丛里观望。他听到他身后有马蹄，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去，有一只手抓起的他的工装裤背带，把他提了起来。杰斯·泰勒把他提到马上，叫他坐在他背后。

“你会给踩死的，”他说。“森淘格有时候坏透了。他拽断了缰绳，冲出门来。”

乔迪安静地坐着，但不一会他叫道：“他会伤害她的，会咬死她的。把他赶走！”

杰斯笑了起来。“她没事。你不如下马，进屋里去呆一会

儿。去吃一块馅饼。”

但是乔迪摇摇头。“她是我的。驹子将来归我。我要把驹子养大。”

杰斯点点头。“好，这是一件好事。卡尔有时候想得不错。”

过了一会儿，危险过去了。杰斯把乔迪提下马，然后抓住种马那条断了的缰绳。他在前面牵着种马走，乔迪跟在后面，牵着纳莉。

乔迪解开别针，交了五元钱，又吃了两块馅饼之后，才走回家去。纳莉驯顺地跟着他。她这么听话，乔迪就踩在一根树桩上，骑了上去，一大半路他是骑着马回家的。

他父亲出了五元钱，乔迪可是忙了整整一个春末的季节和一个夏天。割草的时候他使耙。马拉杰克逊滑车，他使唤马；打包机来了，他赶着马转圈压包。另外，卡尔·蒂弗林教他挤牛奶，把一头母牛交给他照管，早晚又多了一件家务事。

栗色母马纳莉很快地扬扬得意起来。当她正在泛黄的山坡上遛腿或者干轻活的时候，她卷着嘴唇，老在傻笑。她的动作慢慢悠悠，安稳庄重，活象个皇后。把她套上车，她拉得四平八稳，无动于衷。乔迪天天跑上看她。他擦亮了眼睛仔细观察，可是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

一天下午，贝利·勃克把捣粪的多头叉靠在牲口棚的墙上。他松开皮带，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去，再把带系紧。他从帽沿上拿下一根小草，放进嘴角。乔迪正帮那只尽忠的大狗“杂种”挖地鼠，见贝利从牲口棚里踱步出来就直起身子来。

贝利建议：“我们上去看看纳莉。”

乔迪马上跟着走。“杂种”回过头来瞧瞧他们；接着拚命地挖，咆哮着，发出短促的尖叫声，说明地鼠快抓到了。他再回过头来看看乔迪和贝利，见他们两个都不感兴趣，他快快地从洞里爬出来，跟着他们上山。

野生的燕麦开始熟了。每棵燕麦脑袋朝下，挂着一串沉甸甸的麦粒。草很干，乔迪和贝利从草里穿过去的时候，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他们走到半山上，只见纳莉和那只阉割过的铁灰马彼得正在咬燕麦头上的麦粒。他们走近的时候，纳莉看看他们，耳朵往后一竖，倔强地上下晃动着脑袋。贝利走到她身前，把手放在她鬃毛下面，拍拍她的脖子，一直到她耳朵拿回前面来，轻轻地啃着他的衬衣。

乔迪问道：“你说她真的要生小驹子吗？”

贝利用大拇指和食指翻开母马的眼睛。他摸摸他下嘴唇，拨弄拨弄她坚韧的、黑色的奶头。“我看是要生的，”他说道。

“嗯，她一点变化都没有。已经三个月了。”

贝利用指节擦擦母马平直的前额，她高兴得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我说你会等得不耐烦的。再等五个月你才能看到一点眉目，至少要等八个月她才生驹子，那大约要到明年一月份了。”

乔迪叹了一口长气：“要等好长时间呵，是不是？”

“还要等两年的样子，你才骑得上马。”

乔迪失望地喊道：“那时候我是大人了。”

“对，你是老头儿了，”贝利说。

“你说生下来的驹子是什么颜色？”

“这个，你没法说。种马黑色，母马栗色。驹子可能是黑色或者栗色，也可能是灰的，花的，你没法说。有时候黑颜色

的母马会生下一只白驹子来。”

“那我希望是黑的，而且是雄的。”

“如果生下雄马，我们得阉割。你父亲不会叫你去养一匹种马。”

“说不定他会同意我的，”乔迪说。“我可以训练它，叫他别使坏。”

贝利噘起嘴唇，本来在嘴角里的那根小草噘到中央来了。“你没法信得过种马，”他指责说，“他们老喜欢干架，惹麻烦。有时候他们不乐意，就不干活。他们弄得母马心神不定，欺侮阉割过的马。你父亲不肯让你养种马的。”

纳莉走开去了，一边啃着快晒干了的青草。乔迪从一支麦梗里取出麦粒来，抛到空中，于是一粒粒轻软、尖头的种籽象飞镖似的飞了出去。“贝利，你说马是怎么生的。是不是跟母牛生小牛似的？”

“差不离。马比牛娇一点。有时候你得过去帮忙。还有的时候，要是出了问题，你得……”他不往下说了。

“得怎么，贝利？”

“得把驹子切碎了拿出来，否则母马就死了。”

“这回不会那样吧，会不会，贝利？”

“这回，不会。纳莉生过，生得不错。”

“我能在场吗，贝利？你准会叫我的吗？这是我的马驹。”

“我保证叫你。当然会叫你。”

“你告诉我马怎么生的。”

“好吧，你见过生小牛。生小马也差不离。母马哼哼叫，伸着身子。如果生的顺利，那么头和前腿先出来，前腿出来的时候踢一个洞，象小牛生出来的时候一样。这时马驹就开始呼

吸了。有人在场好，因为，万一脚的位置不正，驹子从胎胞里出不来，它就会憋死。”

乔迪拿一捆青草抽自己的腿。“那么，我们要在场的了，对不对？

“啊，我们会去的，没问题。”

他们转身，慢慢走下山来，到牲口棚去。有一件事在乔迪心里憋得难受，非说不可，虽然他并不愿意说。“贝利，”他可怜巴巴地开了个头，“贝利，你不会叫马驹出问题吧，会吗？”

贝利知道他在想小红马加毕仑，想它是怎么长腺疫死的。贝利知道自己过去没有犯过差错，现在却有失误的时候。他想起这一点，对自己的把握就不象从前那么大了。“我不知道，”贝利粗暴地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但不是我的错。我不是万事通。”他失去了威望，心里难受，他自卑地说道：“我知道的事情，我尽力而为，但是我不能打包票。纳莉是一匹好马。从前生过很好的马驹。这次也应该如此。”他离开乔迪，走进牲口棚旁边的马具房，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乔迪经常散步到房后的一排树丛那边去。一条生锈的铁管子里流出涓细的泉水，流进一只绿色的旧木桶里。水溢出来、渗进地面，那些地方总是长出一片青草。哪怕在夏天，山上晒得干黄干黄的，那一小片地方还是绿色的。水一年到头轻轻地流进桶里。这个去处已经成了乔迪的中心点。当他受到惩罚的时候，清凉的绿草和唱歌似的水声给他慰藉。他不痛快的时候，一走到这一溜树丛的地方，那股难受劲儿就会消失。他往草地上一坐，听那潺潺的泉水声，那不愉快的一天在他心里留下的障碍全都消除。

另一方面，简易房边上那棵黑黝黝的柏树引起他的反感，与水桶使他愉快恰好相反；因为，所有的猪或迟或早都得被拉到这棵树上宰杀。杀猪的时候，猪又叫又流血，虽然好玩，但是乔迪的心跳得厉害，非常难受。猪杀好之后，放到三脚架的大铁锅里烫洗，皮刮得白白净净的，这时，乔迪非得上水桶那边去，坐在草地上，叫心里平静下来。水桶和黑柏树是水火不相容的仇敌。

贝利生气走掉之后，乔迪朝家里走去。他边走边想纳莉，想小驹子。突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柏树底下，正好是那根吊猪的横木下面。他把他干草似的头发从前额掠开，快快往前走。他好象感到在杀猪的地方想驹子是一件倒霉的事情，尤其听了贝利那番话之后。为了抵消这件坏事的后果，他匆匆走过牧场的房子，穿过养鸡的院子、菜地，终于来到树丛跟前。

他坐在绿草地上，淙淙的流水在他耳际颤动。他下面是牧场的房子，他望着对面圆圆的山丘，山上长着谷子，一片黄色，很是富饶。他看得见纳莉在山坡上吃草。水桶这个地方象通常一样，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乔迪见到一只长腿的黑马驹挨在纳莉的两侧要奶吃。接着，他看见自己在训练一只大马驹套笼头。才过了一会儿，驹子长成一匹骏马，深深的胸膛，拱着高高的颈子，象海马的头颈似的，尾巴跟黑色火焰一样，卷卷的，发出嗖嗖的声音。人人都怕这匹马，独有乔迪不怕。校园里，男孩们要求骑一骑，乔迪笑笑表示同意。但是他们刚上去，这个黑色的恶魔一拱背，把他们摔了下来。好，就给取这个名字："黑魔鬼"！有一阵子，叮叮咚咚的流水、草地和阳光回来了，接着……

有天晚上，牧场里的人们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只听得一

阵马蹄声。他们说："这是乔迪，骑着'魔鬼'呢。他又在帮警长干事了。"接着……

萨利纳斯牧人的比赛场上，金黄的尘土飞扬。播音员宣布套索比赛开始。乔迪骑着黑马一来到起跑点，其他运动员缩了回去，打一开头就放弃比赛，因为谁都明白乔迪和"魔鬼"套、摔、勒紧一头小牛，比两个人两匹马合着干还要快得多。乔迪不再是一个男孩子了，"魔鬼"不是一匹马。他们两个合起来是一个威风凛凛的英雄。接着……

总统写信来，请他们帮忙去抓华盛顿的一名强盗。乔迪调整姿势，舒舒服服地坐在草地上。涓细的泉水轻轻地流进长苔的桶里。

这一年过得很慢。乔迪一次又一次感到灰心，以为马驹是不会生的了。纳莉毫无变化。卡尔·蒂弗林还是叫她去拉小车；草进仓的时候，她套上草耙子，拉杰克逊滑车。

夏天过去了，接着是晴朗、温暖的秋天。于是，早晨狂风席卷路面，寒气袭人，毒橡树泛红。九月的一个早晨，乔迪吃完早饭，他母亲叫他到厨房去。她正往一只桶里倒开水，桶里放的是干的麦麸，她把它们搅成热气腾腾的麦麸糊。

"有事吗，妈妈？"乔迪问道。

"你看我怎么和的。从今天起，每隔一个早晨得由你来和了。"

"好，这是什么？"

"你看，这是给纳莉吃的热饲料。她吃了身体好。"

乔迪用一个骨节擦擦前额。他小心地问道："她没事吧？"

蒂弗林太太放下水壶，用一把木桨搅和饲料。"当然没事，

不过从现在起你更得照顾她了。你把这早点拿去给她吃。”

乔迪一把拎起木桶，跑了出去。他跑过简易房，跑过牲口棚，沉重的木桶砰砰地撞在他膝盖上。他发现纳莉正在玩水，搅起水里的波纹，又把头伸到水里去，叫水溢在地上。

乔迪爬过栅栏，把那桶热气腾腾的饲料放在她身边，然后靠后一点观察她。她变了：肚子隆起，走动的时候脚步放得轻轻的。她把鼻子伸进桶里去，狼吞虎咽地吃热饲料。吃完之后，用鼻子将桶在地上挪动一下，轻轻地走到乔迪身边，用面颊往他身上蹭。

贝利·勃克从马具房走到他们这边来。“说快真快，是不是？”

“肚子突然一下子大的吗？”

“啊，不，这是你有一阵子没去注意她。”他把她的头转过来，叫她朝着乔迪。“她也会好好生的。你瞧她眼睛多好！有些母马脾气变坏，可是好的时候，她们对什么都亲。”纳莉把头伸在贝利胳膊下面，在他的胳膊和腰部中间上下蹭她的脖子。“你现在得好好侍候了，”贝利说。

“还要等多久？”乔迪气急地问道。

贝利用手指低声算计着。“大约三个月，”他大声说。“你没法说得准确。有时候整整十一个月，但可能提前两个礼拜，或者推迟一个月，都没大要紧。”

乔迪两眼紧紧地瞅着地上。“贝利，”他紧张地开口道，“贝利，快生的时候你叫我，行不行？你让我在旁边看着，好不好？”

贝利用门牙咬咬纳莉的耳朵尖。“卡尔说让你从头开始。这是唯一的学习方法。谁都没法教你。就象我老头子叫我放鞍

毯一样。他是政府雇用的装运行李的工人，当时我跟你一般大小，我帮他干点活。有一天我在鞍毯上留下了一道皱褶，害得马长了鞍疮。老头当时一句也不说我，但是，第二天早晨，他让我驮四十磅的东西。我只好牵着马，驮着那袋东西，在太阳底下翻越整整一座山。真快把我累死了。不过从此以后我没有在毯子上再留过皱褶。也不可能再留。打那以后，我从来没有在马背上铺毯子而在自己背上驮过行李。”

乔迪伸出手去，抓住纳莉的鬃毛。“你会教我什么事该怎么办，是不是？我看关于马的事，你什么都知道，对吗？”

贝利笑了起来。“你看，我自己一半是马，”他说。“我妈生了我就死了，我老头是政府派在山里运装行李的，大多数时候没有奶牛，他大半只给我吃马奶。”他认真地往下说：“这个，马知道。你知道吗，纳莉？”

母马转过头来，正眼看了他一会儿。实际上从来没有一匹马这样地看过人。贝利现在扬扬得意，信心十足。他吹嘘起来：“我包你得一头好驹子。打一开头我就把你教对。只要你听我的话，我包你这匹马将来是全县最棒的马。”

乔迪听了这番话也觉得暖洋洋的，得意起来。他得意极了，回到屋子又弯腿又摇晃着肩膀，象一个骑马的样子。他低声说道：“停，你‘黑魔鬼’，你停！站稳了，脚着地。”

冬天来得特别快，先是小风小雨，接着大雨不止。山丘改变了浅黄的颜色，让雨水淋成黑色的了。冬天的泉水乱糟糟、闹哄哄地流下山谷。蘑菇和香菌一下子长了起来。圣诞节还没有到，青草就开始长出来了。

但是，今年的圣诞节对于乔迪来说不是最要紧的日子。一

月份中某个无法断定的日子，才是好几月得围着它转的轴心。下雨以后，他把纳莉牵到舍栏里面，每天早上喂她热饲料，梳刷她的毛皮。

母马的肚子大得叫乔迪惊怕。“她会爆破肚子的，”他对贝利说。

贝利用他那只健壮厚实的手摸纳莉腹部。“你摸这儿，”他轻轻地说，“你摸得出它在动。我看要是生下两只驹子，你才希奇呢。”

“你看不会吧？”乔迪叫道。“不会是双胞胎吧，你说呢，贝利？”

“不，我看不会，不过有时候会生下两个来。”

一月份头两个星期，雨下个不停。乔迪不上学的时候，大都在舍栏里伺候纳莉。他一天总有二十次把手放在她肚子上，摸摸驹子在不在动。纳莉对他越来越亲切，越来越友好。她往他身上擦鼻子。他走进牲口棚，她就发出低微和缓的嘶声。

有一天，卡尔·蒂弗林同乔迪一起到牲口棚。他赞赏地看着母马整洁、栗色的皮毛，摸摸她肋骨和肩上坚实的肌肉。“你干得不错，”他对乔迪说。这是他所能给人的最高的赞扬。乔迪后来一连几个小时高兴得不得了。

一月十五日到了，马驹还没有生下来。到了二十日，乔迪心里觉得很害怕。“不要紧吧？”他问贝利。

“啊，当然不要紧。”

他又问：“你肯定不要紧？”

贝利拍拍母马的脖子。她不安地晃着脑袋。“乔迪，我跟你说过，生的时间说不准。你就得等着。”

月底到了，还没有生，乔迪急死了。纳莉肚子这么大，出

气很重，两只耳朵往上竖，挤在一起，象是头疼似的。乔迪睡不好觉，梦境混乱。

二月二日晚上，他哭醒了。他母亲唤他："乔迪，你做梦啦。醒一醒再睡。"

可是乔迪心里又恐惧失望。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等他母亲回去睡觉，然后他披上衣服，赤着脚溜了出来。

外头一片漆黑，下着雾似的小雨。柏树和简易房依稀可辨，接着又堕回雾里去。他打开牲口棚的门，门吱的一声，白天是从来没有这种声音的。乔迪走到架子边上，找了一盏灯和一锡盒火柴。他点亮灯芯。他走过稻草铺地的长长的通道，来到纳莉的舍栏。她正站在那里，整个身子两边晃动。乔迪叫她："好啊，纳莉，好——啊，纳莉，"但是她依旧晃动，也不朝周围看。他走进栏里，摸摸她的肩膀。他的手一碰，她哆嗦起来。舍栏顶棚上传来贝利·勃克的声音。

"乔迪，你在干吗？"

乔迪吓得往后退，可怜巴巴地望着贝利躺着的那个草窝。

"她没事吧，你说呢？"

"当然啰，我说没事。"

"你不会让她出什么事的，贝利，你担保不出事？"

贝利朝下吼道："我跟你说过：我会叫你，就一定会叫你。你现在回去睡觉，不用操心那匹马。你不操心，她就已经够呛的了。"

乔迪吓得往后缩，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贝利用这种声调说话。"我只是想来看看，"他说，"我醒了。"

这回，贝利的声音柔和了一点，"好，你睡觉去吧。我不要你来打搅她。我答应给你弄一只好马驹。你回去吧。"

乔迪慢慢走出牲口棚。他吹灭灯，把它放回到架子上。到了外头，漆黑的夜，寒冷的迷雾通过来，把他罩在里面。他但愿他能象小红马死以前一样，贝利说什么，他信什么。微弱的灯光照得他眼前一团漆黑，过了一会儿，他才分辨得出黑暗中的形体。他光脚丫子踩在潮湿的泥地上感到冰凉。栖在柏树上的火鸡发出惊慌的叫声；两只好狗在尽它们的责任，它们以为树下有狼在徘徊，冲出来吠叫，想把狼吓跑。

他悄没声儿地穿过厨房，不料绊倒了一张椅子。卡尔在卧室里叫道："谁啊？怎么啦？"

蒂弗林太太睡眼惺忪地说："卡尔，怎么啦？"

一会儿，卡尔拿着一支蜡烛从卧室里出来，乔迪还来不及爬回床上就被他父亲看见了。"你到外面去干什么？"

乔迪不好意思地转开身去。"我去看看那匹母马。"

乔迪的父亲因为被吵醒而恼火，同时又赞许乔迪的态度。末了，他说："你听着，这一带地方，没有一个人比贝利更懂得驹子。你由他去。"

乔迪冲口而出："可是那匹小红马死了……"

"这你不能怪他，"卡尔严厉地说，"如果贝利救不了一匹马，那这匹马谁也救不了。"

蒂弗林太太喊道："卡尔，给他洗洗脚，叫他上床。不然，他明天得困一整天。"

乔迪好象觉得才闭上眼想睡着，有人拚命摇他的肩膀把他弄醒。贝利·勃克站在他旁边，手里拿了一盏灯。"起来，"他说，"快。"说完，他急忙转身走出屋去。

蒂弗林太太问："什么事？贝利，是你吗？"

“是的，太太。”

“纳莉快生了吗？”

“是的，太太。”

“好，我起来烧一点水，准备你用。”

乔迪跳起来，衣服穿得这么快，他出后门的时候，贝利提着灯摇摇晃晃才走到半路上。山顶上已经出现黎明的光弧，但是牧场的高地上还没有光亮。乔迪拚命地跟着灯跑去，进牲口棚的时候追上了贝利。贝利把灯挂在栏边的钉子上，脱掉他的蓝斜纹布外套。乔迪看见他里面只穿一件没有袖子的衬衣。

纳莉僵直地站在那里。他们看她的时候，她低下头弯下腰。一阵痉挛，她浑身扭动。痉挛过去了。但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接着又过去了。

贝利紧张地嘟囔道：“出问题了。”他那只没戴手套的手伸到马腹下面。“啊呀，上帝，”他说，“出问题了。”

马又痉挛了，这回贝利紧张起来，手臂上和肩膀上肌肉绽起。他大声出气，额上冒汗。纳莉痛得直叫。贝利低声说：“不对了。我没法弄正它。胎位颠倒了。全颠倒了。”

他两眼疯狂地朝乔迪望着。接着他用手指作了仔细又仔细的诊断。他两颊绷得紧紧的，脸色发灰。他足足用了一分钟时间疑惑地看着站在舍栏墙边的乔迪。于是贝利走到沾满肥料的窗子边，用汗淋淋的右手从窗下架子上拣起一只钉马蹄的锤子。

“你出去，乔迪，”他说。

那孩子静静地站着，望着他发愣。

“跟你说，出去。不然来不及了。”

乔迪不动。

接着贝利快快走到纳莉头边。他叫道："转过脸去，该死的，转过脸去。"

这回乔迪听从了。他把头转到旁边。他听见贝利在舍栏里用嘶哑的声音轻轻说话。接着他听到骨头"咔嚓"很重的一响，纳莉一声尖叫。乔迪回过头去，恰好又见锤子举起，打在她平直的前额上。然后纳莉沉重地侧身倒下，哆嗦了一阵子。

贝利跳到隆起的肚子那儿；手上拿着折刀。他拎起一道皮肤，插进刀去。他边锯边扯粗糙的肚皮。内脏是热的，还在蠕动，空气里净是叫人恶心的腥味儿。别的马往后退去，退到拴笼头的链条边上，又尖叫又踢腿。

贝利放下刀，两只手伸进可怕的、乱糟糟的洞里面，挖出一个正在滴血的白色的大包。他用牙齿在胎胞上咬了一个孔。一个小小的黑脑袋瓜从孔里钻出来，长着一对光溜溜、湿漉漉的小耳朵。它咯的一声喘了一口大气，又喘了一大口。贝利剥掉胎囊，找到刀子，割断脐带。他把小黑驹子抱在怀里，抱了一会儿，看着它。接着他慢慢地走过来，把它放在乔迪脚边的草上。

贝利的脸上、胳膊上和胸前滴着猩红的血。他浑身哆嗦，牙齿打颤，说话都没声儿了；他哑着嗓子低低地说："这是你的驹子，我答应过你的，你拿去吧。我只好这么办——只好这么办。"他停了一会儿，回头望望舍栏里面。"去拿点热水，一块海绵，"他轻声说道。"洗洗它，把它弄干，就象它母亲伺候它那样。你得用手喂养它了。不过这是你的驹子，我答应过你。"

乔迪呆呆地望着这只潮湿的、喘着气的小驹子。它伸伸下巴，想抬起头来。它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是海军蓝的颜色。

“该死的，”贝利叫道，“你还不去拿水？你去不去？”

于是，乔迪转身跑出牲口棚。外边已经天亮了。他从喉咙到胃部都觉得难受，两腿又僵硬又沉重。他有了马驹，很想高兴一番，但是贝利·勃克那张满是血渍的脸、那双恐慌、疲惫的眼睛老在他眼前，不肯离去。

四　人们的首领

一个星期六下午，牧场工人贝利·勃克把去年剩余的干草耙在一起，一小叉一小叉地扔过铁丝围栏去，让几头多少想吃的牲口去嚼。高空中的云象是一股股炮轰出来的烟，三月的风把它们吹向东去。你听得到山脊上树丛飕飕响，但是风一点儿吹不进牧场的丘地上。

小男孩乔迪从屋子里出来，嘴里吃着一厚块黄油面包。他看见贝利在耙剩余的干草。乔迪拖着鞋走路，虽然家里告诉过他，这样拖会把鞋上好好的皮拖坏的。乔迪经过黑黑的柏树的时候，一群白鸽从树上飞起来，绕着树转了一圈，又停在树上。一只半大不大的龟板猫从简易房的廊子里跳出来，用僵硬的脚步跑过大路，转了一圈，又跑了回来。乔迪捡起一块石子，想凑凑热闹，可惜太迟了，石子还没有扔出去，猫已经钻进廊子下头。他把石子扔到柏树上，害得白鸽又在树上旋转了一圈。

乔迪来到用完了的干草堆，靠在有刺的铁丝网上。“就剩这些了，是吗？”他问道。

这个中年工人耙得仔细，这会儿他停了下来，把叉子往地

上一插。他摘掉黑帽，把头发抹抹平。“没受潮的都在这儿了，”他说。他戴上帽子，把两只干燥、皮革似的手放在一起搓了一搓。

“老鼠该挺多吧，”乔迪说。

“多着呢，”贝利说。“净是老鼠。”

“好，等你都弄完了，我叫狗来捉老鼠。”

“行，你可以叫，”贝利·勃克说。他从地面上叉起一叉湿草，往空中扬去。马上三只老鼠进出来，又拚命往草底下钻。

乔迪满意地叹了一口气。这些胖乎乎、光溜溜、神气活现的老鼠完蛋了。他们在草堆里生活、繁殖了八个月。猫逮不住，夹子夹不到，毒药用不上，乔迪也奈何不了它们。它们安全无恙，得意洋洋，生得多，吃得胖。现在该倒霉了；它们活不到第二天。

贝利抬头看看牧场周围的山顶。“你最好先问问你父亲再去叫狗来，”他建议道。

“好的，他在哪儿？我这就去问他。”

“他吃完饭骑马上山岭牧场去了。马上会回来的。”

乔迪靠着围栏柱子往下滑。“我看他无所谓。”

贝利继续去干活时警告他说：“反正你最好先问。你知道他这个人。”

乔迪当然知道。在牧场里，你不论做什么事，一定要得到他父亲卡尔·蒂弗林亲口答应，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乔迪顺着柱子再往下溜，一直到他坐在地上。他抬头看看随风飘去的朵朵小云。“会下雨吗，贝利？”

“可能会下。这风化雨，不过不大。”

“好，我希望等我杀死这些该死的老鼠再下雨。”他回头望望，看贝利是不是注意到他用了大人赌咒的话。贝利继续干他的活儿，不加评论。

乔迪转过身去，望着山的侧面，那里有一条从山外世界通过来的路。山丘沐浴在三月的淡淡的阳光之中。鼠尾草丛里开满了银色的蓟花、蓝色的豆花和一些罂粟花。乔迪看到，半山上黑狗“双树杂种”正在挖一只松鼠的洞。它先用爪子扒一会儿，然后停下，把后腿中间的土踢出来。他挖得非常认真，心里却知道从来没有一条狗在洞里挖到过松鼠。

乔迪正观看的时候，黑狗突然挺直身子，从洞里出来，望着山脊那边大路通过来的豁口。乔迪也往那边望去。卡尔·蒂弗林骑着马出现了，背衬着灰白色的天空，接着打路上跑下山来，朝房子方向骑去。他手上拿着一件白色的东西。

孩子站起身来。“他收到一封信，”乔迪叫道。他向牧场房子小步跑去，因为他父亲可能会大声念信，他想听听。他比父亲先到家，跑进屋去。他听见卡尔吱吱嘎嘎从马鞍上跳下来，在马身上打了一下，叫它到牲口棚去，贝利会卸下鞍子，再放它出来。

乔迪奔进厨房，叫道：“我们有一封信！”

他母亲正在弄豆子，抬头问道：“谁有信？”

“爸爸。我见他拿在手上！”

这时卡尔大步走进厨房，乔迪母亲问道：“卡尔，谁来的信？”

他马上皱起眉头。“你怎么知道有信？”

她朝乔迪努一努嘴：“‘了不起’乔迪说的。”

乔迪感到不自在。

他父亲瞪着他，一副蔑视的样子。“他真是‘了不起’，”卡尔说。“别人的事情他都管，就不管他自己的事。什么事他都插一脚。”

蒂弗林太太可怜他：“这，他没有事情可以忙乎。这封信从哪儿来的？”

卡尔还对乔迪皱着眉头：“他要不小心，我会让他忙乎的。”他拿出一封没有拆开的信。“大概是你父亲来的。”

蒂弗林太太从头上拿下一枚发夹子，揭开信封。她噘起嘴唇，样子很审慎。乔迪看着她眼睛来回地看信。“他说，”她转述说：“他说他星期六来这里住住。你看，今天就是星期六。这封信准是耽误了。”她看了一看邮戳。“是前天寄出的。应该昨天到。”她疑惑地看看丈夫，接着她气得脸色发黑。“你干吗摆出这副脸色？他又不是常来的。”

卡尔见她发火，就把视线转移掉。多数情况是他待她严厉，可有时候她脾气上来，他拗不过她。

“你怎么一回事？”她又问。

他解释的时候用一种道歉的口吻，就象乔迪说话似的。“他就是好说话，”卡尔无力地说道。“老说老说。”

“那，说话又怎么样？你自己也说话。”

“我自然说话。但是你父亲说来说去，就说一件事。”

“印第安人！”乔迪高兴地插嘴道。“印第安人，还有横跨平原！”

卡尔凶横地冲着他：“你出去，了不起先生！现在走吧！出去！”

乔迪可怜巴巴地从后门出去，特意悄悄地关上纱门。他走到厨房窗户那里，他那双窘迫、沮丧的眼睛看到一块形状古怪

的石头，它的样子很好玩，他蹲下身去，捡在手上翻转过来看。

厨房开着窗户，里面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乔迪说得很对，”他听见他父亲说，“就是印第安人和横跨平原。马怎么给赶跑那个故事，我听了大约有一千遍了。他就是说啊说啊，说来说去一个样，连一个字都不改。”

蒂弗林太太回答的时候，语气大改，站在窗外的乔迪不禁抬起头来，不去研究手上的石头。她的口气柔和，是解释性的。乔迪知道她脸上表情也变得跟语气一样柔和。她轻声说：“卡尔，你这么想一想，那是我父亲这一辈子的一件大事。他领着一支车队横跨平原，到达岸边，他做完这件事，他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做起来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能永远做下去。你看！”她接着说，“他好象生来是为做这件事的，这件事完成之后，他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剩下回忆这件事，谈论这件事。如果西部还有地方可去，他早就去了。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但是，终于到达了海边。他只得止步，住在海边。”

她迷住了卡尔，用她柔和的音调迷住了卡尔，把他缠了起来。

“我见过他，”他轻声地表示同意说，“他往下走去，眺望西面的海洋。”他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接着他跑进‘太平洋园林’的马蹄俱乐部里，告诉大家印第安人是怎么偷走马群的。”

她又想把他迷住：“是的。对他来说，这太重要了。你不妨对他耐心一点，装着在听他说的话。”

卡尔不耐烦地转过身去。“好吧，要是太听不下去，我总可以到简易房去，同贝利在一起，”他烦躁地说。他穿过房

子，随手“砰”地关上前门。

乔迪跑去干他的家务活儿。他把谷子抛给鸡吃，没有去追鸡。他从鸡窝里捡鸡蛋。他抱着柴禾小步跑进屋里，把它们放进柴禾箱，纵横交错，很是仔细，两抱柴禾好象就把箱子装得满出来了。

这时候他母亲已经弄完豆子。她挑一挑火，用一只火鸡翅膀刷了刷炉灶。乔迪小心翼翼地看看她，想知道她是不是还对他不满。“他今天来吗？”乔迪问道。

“信上是这么说的。”

“我最好路上迎迎他。”

蒂弗林太太“卡呛”一声关上炉盖。“这样好，”她说，“有人接他，他会高兴的。”

“我看我这就去吧。”

乔迪到了外面，对着狗尖声吹了一声口哨。“来，上山去，”他命令道。两条狗摇了摇尾巴，跑向前去。路边的鼠尾草长出了新的尖儿。乔迪摘了几片，在手上搓来搓去，搓得空气里净是刺鼻的野草味儿。两条狗蓦地从大路上跳开去，狂叫一声，钻进矮树丛里，去追一只兔子。这以后两条狗就不见了，因为它们抓不到兔子就回了家。

乔迪慢慢上山，向山脊顶走去。他来到通路的狭隘的豁口，下午的风吹来，吹起他的头发，吹得他的衬衣打褶裥。他眺望下面的小山和山脊梁，又往远看见宽阔的、绿色的萨利纳斯谷地。他看得见远方平地上白色的萨利纳斯市镇，看得见西斜的太阳把镇上的玻璃窗照得闪亮闪亮。就在他脚底下的一棵橡树上，一群乌鸦正在集会。这棵树上黑鸦鸦的一片，乌鸦聚在一起呱呱叫。

这时，乔迪的眼睛沿着山下的车道望去，这条车道消失在一座山的后面，接着又出现在山的另一边。他看见就在这条远处的道上，有一匹栗色的马拖着一辆车缓缓而来。马车消失在山的背后。乔迪坐在地上，望着马车会重新出现的地方。山顶上的风呼呼响，小团小团的云迅疾地往东飘去。

这时，马车出现了，又停了下来。一个身穿黑衣服的男人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马头跟前。虽然相隔很远，乔迪知道这个人是在解马缰上的绳扣，因为马低着头往前冲着。马往前挪动，那个人步行在马车旁边，缓缓上山。乔迪高兴得叫了起来，冲下山去迎他们。松鼠冲撞着跑开，离开了大路，一只郭公鸟摇晃着尾巴，飞快地窜过山边，象滑翔机似地飞了出去。

乔迪每走一步总想跳到他自己影子的中央。一块石子在他脚下滚过，他摔了一交。他跑着，拐过一个小弯，他老爷和马车就在前头不远的地方。孩子感到这么跑着去不好看，就停了下来，端庄地迎向前去。

马儿连走带绊爬上山，老头儿在旁边走着。夕阳西斜，他们身后摇曳着黑色的、巨大的影子。老爷子身穿一套黑色平纹布衣裳，脚穿有松紧带的羊毛半统靴，短小的衣领上系着一只黑色的领结。他手里拿着一顶边沿低垂的黑帽子，白胡子剪得齐齐的，白色的眉毛遮着眼睛，倒象是胡子。蓝眼睛神色愉快，却令人生畏。他整个儿脸上、身上有一种花岗石似的威严，似乎一举一动都是办不到的事情。一停下来，老人好象会变成石头，永远不会再动。他的步伐缓慢而自信。一步跨出去，永远不会退回来；一旦认定了方向，永远不会拐弯，速度不会增快，也不会放慢。

乔迪在弯路上出现的时候，老爷慢慢地挥舞他的帽子，表

示欢迎。他叫道："啊，乔迪！来接我的，是不是？"

乔迪侧着身子走近去，拐过弯，步子迈得跟他爷爷一个快慢，挺直身子，还拖着一点儿脚跟。"是的，老爷，"他说，"我们今天才收到你的信。"

"应该昨天到，"爷爷说。"该昨天到。家里人怎么样？"

"都好，爷爷。"他迟疑了一下，怯生生地提出来："爷爷，你明天愿意参加逮老鼠吗？"

"逮老鼠，乔迪？"爷爷笑了起来。"这一代人已经堕落到逮老鼠了？他们不强壮，新的一代人不强壮，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居然逮起老鼠来了。"

"不是的，老爷。这是玩玩的。草堆没有了。我想把老鼠赶出来给狗吃。你可以看着，或者拍打拍打草。"

那双严厉而愉快的眼睛朝下瞅着乔迪。"我明白了。那么，你们不是吃老鼠。你们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乔迪解释说："老鼠给狗吃，老爷。这跟打印第安人大概很不一样吧。"

"不，很不一样——可是到了后来，军队打印第安人的时候，又杀小孩子又烧帐篷什么的，这就跟你逮老鼠没多大区别了。"

他们爬到山顶，又下山到牧场的高地去，太阳已经晒不到他们了。"你长高了，"外祖父说，"可以说，几乎长了一英寸。"

"不止，"乔迪吹嘘说。"从他们给我在门上画的记号来看，从感恩节以来我长了一寸多。"

爷爷用浓重的嗓音说道："可能你水喝得太多，都到骨髓

和茎部里去了。等你成人了咱们再看。”

乔迪忙抬头看看老人的脸，看他的感情是不是受到伤害，但是在那双锐敏、蓝色的眼睛里没有损人或者责备的意思，也没有“你放规矩点儿”的神色。乔迪建议：“咱们可以杀猪。”

“啊，不行！我才不叫你们杀猪呢。你是在逗我吧。现在不是时候，这一点你知道。”

“老爷，你记得瑞莱这头公猪吧？”

“记得。我记得很清楚。”

“啊哟，瑞莱就在草堆里啃了一个洞，草堆坍了下来，把它闷死了。”

“猪一有机会就喜欢这么干。”外祖父说。

“瑞莱是一口种猪，是好猪，爷爷。我有时候骑在它身上，它不在乎。”

在他们脚底下，一扇门“砰”地关上，他们看见乔迪的母亲站在门廊上挥动布裙表示欢迎。他们看见卡尔·蒂弗林从牲口棚出来，到房子那里去，准备迎接老人。

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从家里烟囱冒出来的青烟一层层地悬在夕阳霞照的牧场高地上。风势渐弱，小团小团的云彩无精打采地挂在空中。

贝利·勃克从简易房里出发，泼了一脸盆肥皂水在地上。他不到周末就一直在刮胡子，因为他尊重这位老爷子，老爷子也说新的一代人中间没有变成软骨头的只是少数，贝利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贝利已经是中年人了，但是老爷子把他看成孩子。这会儿，贝利也正急急忙忙往屋子走去。

乔迪和爷爷来到的时候，这三个人正在院子门前等着他们。

卡尔说："你好。我们一直在等着你哪。"

蒂弗林太太在爷爷胡子旁边吻了一吻，静静地站在那儿，老人用他宽大的手拍拍她的肩头。贝利庄重地上去握手，他浅黄色的胡子下面咧着嘴笑。"我替您管马，"贝利说，然后把马车拉走。

爷爷看着他走开，接着转过身来对着大伙说了几句话，虽然这些话已经说过一百遍："他是个好孩子。我认识他父亲老骡尾巴勃克。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叫他骡尾巴，他只是用骡子运过货罢了。"

蒂弗林太太转过身子，领大家进屋子。"爸爸，你这儿呆多久？你信上没有提。"

"啊，我不知道。我想住两个星期的样子。想是这么想，可是我从来没有呆得象我想的那么久。"

不一会儿，他们坐在白油布铺的桌子边上吃晚饭。桌子上空挂着一盏锡罩灯。外面，大飞蛾轻声撞在餐室的窗户外边玻璃上。

外祖父把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慢慢地嚼着。"我饿了，"他说道。"赶到这儿都把我赶饿了。跟我们当时横跨平原一样。我们天天晚上都饿得这么厉害，都来不及等肉烧熟。我每天晚上可以吃五磅野牛肉。"

"老赶路是不是，"贝利说。"我父亲是给政府赶骡的。我从小就帮他赶。我们两个就能吃一条鹿腿。"

"我认识你父亲，贝利，"爷爷说。"他是一个好人。他们管他叫骡尾巴勃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叫，他只是用骡子驮货。"

"对了，"贝利同意说。"他赶骡。"

外祖父放下刀和叉，朝桌子周围的人打量了一圈。“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我们肉吃光了……”他的声音低得出奇，嗓门呆板，这是故事讲了多遍以后老一套的音调。“没有野牛，没有羚羊，连兔子都没有。打猎的连一只狼也打不到。这个时候领头的该操心了。我是领头的，两只眼睛张得大大的。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人们开始饿的时候，他们会杀车队的公牛吃。你们信吗？我听说有的队把驮货的牲口全吃光了。从中间开始吃起，往两头吃。末了吃领头的一对，然后是拉车的牲口。领头的人就得注意不要出现这类事情。”

不知怎的，一只大飞蛾飞进屋里，围着煤油吊灯打转。贝利站起来，用两只手去拍。卡尔卷起手掌，抓住飞蛾，把它弄死。他走到窗前，把它扔出去。

“我刚才说，”外祖父又开始了，但是卡尔打断了他的话。“你最好再吃点肉。我们正等着吃布丁呢。”

乔迪看见母亲眼里闪过一阵怒意。爷爷拿起刀和叉。“好吧，我很饿，”他说。“以后再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吃完晚饭以后，一家人和贝利·勃克到旁的房间，坐在火炉前面，乔迪急切地看着外祖父。他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迹象：满腮胡子的脑袋向前冲着；两只眼睛严厉的神色不见了，只管好奇地望着炉火；粗大细长的手指交叉着，放在黑裤子的膝头。“我不知道，”他开口道，“我真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那帮爱偷东西的比由忒斯人怎样赶走我们三十五匹马。”

“我记得你讲过，”卡尔打断他。“不正是你们进入达荷地区之前的事吗？”

外祖父忙回头看他女婿。“对了。我想我一定跟你讲过那个故事。”

“好多遍了，”卡尔不留情地说，他回避妻子的目光。但是，他感觉得到两只忿怒的眼睛正瞅着他，他说：“当然，我愿意再听一遍。”

外祖父回过头去望着炉火。他把手指已经放开，这会儿又插在一起。乔迪知道老爷心里感受如何，他打内里垮了，感到空了。那天下午爸爸不是管他叫“了不起”吗？他要当一当英雄，再去配一配“了不起”这个称号。“给我们讲印第安人的故事。”他轻声说。

外祖父的眼神又严峻起来：“孩子们总喜欢听印第安人的故事。这是大人的事，可是孩子们喜欢听。好吧，我想想。我说没说过我怎么叫每一辆车拉一块长铁板？”

除了乔迪，没有一个人吭声。乔迪说：“没有。你没说过。”

“好，印第安人进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车围成一个圈，我们躲在车轮中间打。我当时想，如果每一辆车带一块铁板，板上有枪孔，那么，车子围成圈的时候，人们可以把铁板挡在车轮外面，保护自己。这是救命的办法，铁板虽然加重分量，却是划得来。可是当然啰，大伙不愿意干。没有人这么干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费这个事。他们后来也懊悔了。”

乔迪看看他母亲，从她的表情看得出她根本不在听。卡尔用手指摸他大拇指上的老茧。贝利·勃克瞧着一只蜘蛛在墙上爬。

外祖父的声音又成了老一套的调子了。怎么讲，乔迪事先就知道得清清楚楚。故事单调沉闷地说下去，讲到进攻的时候速度加快一点，受伤的时候讲得难受一点，讲到大平原上举行葬礼，改成哀悼的声音。乔迪一边不声不响地坐着，一边看着

他的老爷。那双庄严的蓝眼睛不带感情。看来好象他自己对故事也不大有兴趣。

故事讲完了，大家客客气气地等了一会儿，表示对拓荒者的尊重，然后，贝利·勃克站起身来，伸伸腿，钩紧裤子。“我得睡去了，”他说。接着他对老爷子说：“我屋里有一管旧的牛角火药筒，一根雷管，一支弹丸手枪。我以前给您看过吗？”

外祖父慢慢地点点头。“看过。我记得你给我看过，贝利。这叫我想起我领着大伙向西去那个时候的一支手枪。”贝利讲礼貌，站在一边，等爷爷把那只小故事讲完之后说了一声“晚安”，然后走了出去。

这时卡尔·蒂弗林想转移话题。“从这儿到蒙特雷一路上情况怎么样？听说旱得很。”

“是旱，”爷爷说。“赛卡湖没有一滴水。不过比1887年强一些，那时候整个儿农村旱得象火药似的。我记得61年那一年所有的狼都饿死了。今年我们下了十五英寸的雨。”

“是啊，可是下得太早了。现在下才好。”卡尔目光转到乔迪身上。“你还不睡觉去？”

乔迪听话，站了起来。“我可以在草堆里打老鼠吗，爸爸？”

“老鼠？哦！当然可以，把它们都杀光。贝利说都没有什么好草了。”

乔迪暗中同外祖父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眼色。他答应：“我明天杀得它们一个不留。”

乔迪躺在床上，想到那个印第安人和野牛的世界，那个一去不复返、现在不可想象的世界。他但愿他能生活在那个英雄的

时代，但是他明白自己不是英雄的材料。现在活着的人中间，可能除了贝利·勃克之外，没有一个配得上去做那一番事业。当年活着的是一代巨人，无所畏惧的人，坚强的人；这种人今天荡然无存。乔迪想到那广阔的原野，想到那象蜈蚣似的爬过的车队。他想到他外祖父骑着高头白马，编排着大队人马。巨大的幽灵在他脑子里行进，他们走出大地，他们不见了。

这时候，他回到了牧场的现实中来。他听见万籁寂静中单调、急疾的声响。他听见外面狗窝里有一条狗在抓跳蚤，听见狗每扑一下肘子拍打地板的声音。接着，风又刮了起来，黑色的柏树吱吱嘎嘎地响，乔迪入睡了。

不到叫吃早饭的三角铁响的半个小时，他已经起床了。他经过厨房的时候，他母亲正捅炉子，叫火旺一点。“你起得早，”她说，“上哪里去？”

“出去找一根好棍儿。我们今天要去打老鼠。”

“‘我们’指谁？”

“怎么，老爷跟我啊。”

“你把他拉了进去。你老是拉别人，生怕自己挨骂。”

“我这就回来，”乔迪说。“我是想准备好棍子再吃早饭。”

他随手关上纱门。外面是清凉、蔚蓝色的清晨。鸟儿在晨曦中忙碌，牧场的猫象蛇似的从山上直窜下来。它们一直在黑暗中抓地鼠，四只猫肚子里虽然已经填满了地鼠，可是它们还围在后门口，喵喵地叫着，要吃牛奶，一副可怜相。“杂种”和“摔跟头”沿着矮树丛边走边嗅，用严肃的态度执行任务，可是乔迪一吹口哨，他们猛地抬头，摇晃着尾巴。他们冲到他身边，边扭动着身子边打呵欠。乔迪一本正经地拍拍他们的脑袋，往前走到风吹日晒的废料堆去。他捡了一把旧的扫帚柄，

一小块一英寸见方的废木头。他从兜里掏出一条鞋带，把它们两头松松地系起来，做成一条连枷。他把他这个新式武器在空中一挥，打在地上试了试，把狗吓得跳过一边，害怕地吠叫着。

乔迪转身回去，经过牧场房子，朝草堆走去，想看一看屠杀的战场。但是，耐心地坐在后门台阶上的贝利·勃克向他喊道："你不如回来吧。只有一两分钟就要吃早饭了。"

乔迪折回来，朝房子走去。他把连枷靠在台阶上。"这是赶老鼠用的，"他说。"我敢说它们都养胖了。我敢说它们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发生什么事。"

"它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贝利富于哲理地说道："我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这一想法把乔迪弄迷糊了。他知道这话是对的。他的想象即刻离开了逮老鼠这件事。这时他母亲走出来，站在后廊上敲打三角铁，于是种种想法都搅在一起。

他们坐下的时候，外祖父还没有来。贝利指指他的空位子。"他挺好吗？没生病吧？"

"他穿衣服慢着呢，"蒂弗林太太说。"捋胡子，擦鞋，刷衣服。"

卡尔在玉米粥里放上糖。"率领一支车队、横跨平原的人，穿着如何，一定得非常考究啰。"

蒂弗林太太冲着他叫道："卡尔，你别这样！请你别这样！"她的语气里威胁多于请求。正是这种威胁的口气把卡尔惹火了。

"那么，我得听多少遍铁板的故事，多少遍三十五匹马的故事？那个时代已经完结了。既然已经完结了，他为什么不把

它忘掉？”他越说火气越大，嗓门提得高高的。“他为什么非得说了又说？他穿过大平原，这没错！现在这件事结束了。谁也不想听了又听。”

进厨房的门轻轻地关上了。坐在桌子边的四个人一动不动。卡尔把舀粥的调羹放在桌上，用手指摸着自己的下巴。

这时，厨房门开了，外祖父走了进来。他嘴边挂着不自然的笑容，斜瞟着眼睛。“早上好，”他说着，坐了下来，看着他的那盆粥。

卡尔不肯收场。“您……您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爷爷猛点了一下头。

“我不知道我心里怎么一回事，爸爸。我是无意的。我刚才说着玩呢。”

乔迪亏心地看看他的母亲，他看到她正瞧着卡尔，气都没敢出。他说的话真糟糕。他这样子说，是把自己撕成碎片。对于他来说，收回一个字就够怕人的了，厚着脸皮往回缩更是可怕的事情。

爷爷眼睛望着别处。“我想办法叫自己正常一点，”他轻声说。“我不生气。我不在乎你说的话，你说的可能对，我注意这一点。”

“不对，”卡尔说。“我今天早晨感到不舒服。对不起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别觉得抱歉，卡尔。人老了，有时候看事情不清楚。可能你是对的。横跨平原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既然已经结束，也许该把它忘掉。”

卡尔站起身来。“我吃饱了。我干活去。你慢慢吃，贝利！”他急忙走出餐室。贝利大口把他剩下的东西吃掉，立刻跟了出

去。但是乔迪不能离开他的椅子。

“您不愿意再讲故事了吗？”乔迪问道。

“怎么，我当然愿意讲，不过只能在——我知道人家想听的时候。”

“我想听，爷爷。”

“啊哟！当然你想听，可你是一个小孩子。这是大人的事，可只有小孩子愿意听。”

乔迪从他座位上站起来。“我在外面等你，老爷。我做了一根打老鼠的好棍。”

乔迪在大门口等着，等老爷子出来到门廊上。“咱们这就走，打老鼠去，”乔迪叫道。

“我想我就晒晒太阳吧，乔迪，你打去。”

“你喜欢使棍就把这棍给你。”

“不，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

乔迪快快地走掉了，朝旧草堆那个方向走去。他尽量去想那些胖乎乎、肉滋滋的老鼠，提高自己的兴致。他用连枷敲着地。狗在他周围又起哄又吠叫，但是他不能去。他回到家里，见老爷坐在廊子上，样子又瘦又小，黑黝黝的。

乔迪不去打老鼠了，走到台阶，坐在外祖父的脚边。

“已经回来了？你打死老鼠了吗？”

“没有，老爷。我过两天去打。”

早晨的苍蝇嗡嗡地贴近地面飞着，蚂蚁在台阶前面穿来穿去。鼠尾草浓郁的味道传下山来。门廊上的木板让太阳晒得暖暖的。

外祖父说话的时候乔迪没有意识到。“照我现在的心情，我不该在这儿呆着。”他端详了一阵自己那双强壮而又衰老的

手。“我好象感觉到当年横跨平原没有什么意思似的。”他的眼睛从山坡上望去，停在死树枝上一只一动不动的老鹰上。“我讲那些古老的故事，可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不是故事本身。我只知道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有所感受。

“印第安人，冒险的经历，甚至横跨到这里来，这些事都没有什么要紧。这是整个一大群人变成一头巨大的爬行动物。我是首领。往西走，往西走。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但这一头巨大的动物所要求的就是往西走。我是领头的，如果我没有去，会有别的人领头。事情总得有一个头。

“大白天，矮树丛下面，影子是黑的。我们终于见到了山，我们叫了起来——都叫了起来。但是要紧的不是到这儿来，要紧的是前进，往西去。

“我们把生活带到这里来，象那些蚂蚁推蛋似地把生活固定了下来。我是领头的。往西走这件事象上帝一样伟大，慢慢的一步步走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一直把陆地走完。

“于是，我们到了大海，这就完了。”他停了下来，擦擦眼睛，擦得眼圈发红。“我要讲的是这一点，不是故事。”

这时，乔迪说话了，外祖父吃了一惊，看着他。“说不定哪天我会领着人们往西去，”乔迪说。

老人笑了。“现在没有地方可去了。那头是海，过不去。海边住着一长溜老头儿，痛恨大海，因为大海挡了他们的去路。”

“我可以坐船，爷爷。”

“没有地方好去，乔迪。处处都被占领了。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不，不是最糟糕的。人们已经没有往西去的精神了。不再渴望往西去了。已经完了。你父亲说得对。这已经完了。”他在膝盖上交抱着手指，望着它们。

乔迪觉得非常难过。“你要一杯柠檬水吧，我去给你调去。”

外祖父正想说不要，这时他见到乔迪的脸色。“好的，”他说。“好，喝一杯柠檬水好。”

乔迪跑进厨房，他母亲正在洗早餐的最后一只盆子。“我可以拿一只柠檬给爷爷调一杯柠檬水吗？”

他母亲学他的腔调——“再要一只给你自己调一杯。”

“不，妈妈。我不要。”

“乔迪！你病啦！”这时，她突然停住了。“去到冷藏箱里拿一只，”她温和地说道。“我给你把榨果器拿下来。”

人鼠之间

秉似译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 一 章

梭利戴德往南不几里，萨利纳斯河靠着山边的崖岸流进潭里，水深而绿。水还是暖的，因为它流过被阳光晒得热辣的黄沙，才到达这狭窄的潭。河的一边，金色的山坡一起一伏地伸向那巍峨而峻嵴的加毕仑群山，可是在洼谷的这一边，水树相接——杨柳每年春天都长得又鲜妍又苍翠，它们低层的簇叶却挂着冬潮冲来时留下的败叶；合抱的槭树，长着斑驳的、白色的低斜枝桠，弯拱过这水潭。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嗄嗄的大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丛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穿过许多柳树，在槭林中，有一条小路，这小路被那些从附近各个农场跑到这深潭来游水的孩子们踩得很熟，除此之外，把它踩熟了的，还有那些黄昏时分从公路上很疲惫地走下来，靠水边胡乱睡一夜的流浪汉。大槭树一腿贴地的横枝前面，有一堆多次烧火积成的灰堆；这一腿树枝，被人们坐得已是滑溜溜的了。

一个热天的傍晚，微风在林叶间拂荡着。暮色爬到了山

腰，向山顶爬上去。兔子坐在沙滩上，那样宁静，好象几座银灰色的小石雕。不一会，公路那边传来了脚步踩在干脆的槭树叶上的声响。兔子悄悄地躲了起来。一只长脚鹭呼的一声飞到空中，又嘭的一声冲下河去。这地方死寂了好一会，两个人才从小路上出现，向碧潭旁的空地走过来。他们一前一后地在小路上走着，到了潭边的空地停下来时，还是一个紧跟在另一个的后头。两个都穿的斜纹棉布裤子，上衣也是斜纹布的，黄铜扣钮。两个都戴着黑色的、没有样子了的帽儿，肩头各挂着一个绑得紧紧的毛毡包捆。前头的那个人短小精干，黧黑脸庞，带着焦虑不安的双眼和一副尖削而坚实的长相。他的每一部分都是清晰的：细小而有力的双手，细长的手臂，薄薄的、出骨的鼻子。跟在他后面的那个人刚好同他相反，大个子，粗糙脸孔，一双大而浮白的眼睛，肩膊宽阔而向下倾斜；他走路很吃力，慢慢地用力举步，就象一头熊抬起它的脚掌来似的。他走路时双臂并没有左右摆动，而是随便地垂着，只是由于沉重的双手象钟摆般自然摇动着，才把手臂牵动了。

前头的那个人在空地上突然停下步来，后头的那一个差点儿把他撞倒。他把帽子除下，用食指揩了揩帽子里边皮带上的汗滴，又把汗水嗒的弹了去。他那大个子伙伴把毛毡包捆卸下来，便猛然地弯下腰去喝碧潭面上的水，大口大口地往肚里灌，象一匹马饮水时那样，鼻孔在水里发出咕冬咕冬的响声。小个子着急地走到他身边。

“李奈！”他尖声说。“天啊，你别喝这么多吧。”李奈仍在潭里咕冬咕冬地喝着。小个子抢上去摇了摇他的肩头。“李奈，你会象昨天晚上那样病倒的。”

李奈把整个脑袋泡到水里去，连帽子也泡进去了，好一会

才起来坐到滩岸上，水簌簌地从帽檐滴下来，滴在蓝布衫上面，一直流到了背脊。“好得很哪，”他说。“你也喝一点吧，佐治。你也来喝个痛快。”他开心地笑了。

佐治取下他的包捆，轻轻地放在滩岸上。“我不相信这水是好的，看去象混浊得很呢。”

李奈把他那厚大的手掌嘭的插进水里，五指伸开在水里搅动着，把水拨得发出小小的哗啦响声；一个个圈子大开去大开去，涌过这潭，碰到岸边，又涌了回来。李奈瞧着水圈子，说，“瞧，佐治，你瞧我弄的。”

佐治到潭边跪了下来。迅速地用手捧起一捧水喝了。“味道还行，”他赞同地说，“还不象真的活水。你千万别喝死水呀，李奈，”他失望地说。“你渴得厉害的时候，连阴沟里的水也敢喝。”他舀了一捧水淋在自己的脸上，用手揩着，从颏到颈背都抹了一阵。然后，把帽子戴上，从河边抽身回来，屈起两只膝髁，用手搂抱着坐在那儿。李奈紧紧地盯了一会，一点不差地学佐治的样子。他也抽回身子来，屈起双膝，用双手搂抱着它们，一面看着佐治，瞧是不是恰好这么个样子。他把帽檐拉低些，盖过眼睛，佐治的帽正是这么戴的。

佐治阴沉地凝视着潭水。他的眼缘被夕阳照得发红。他气愤地说，“我们眼看可以赶到农场的，要是那杂种巴士司机明白他讲的是怎样的昏话。‘打公路下去一点点便是了’，他说。‘下去一点点’，妈的将近四英里路呢，就这么回事！不用在农场门口停车的呀，就这么样。妈的他懒得停车。他在梭利戴德停车时，就分明不怀好意的了。妈的把我们赶下来，说，‘打公路下去一点点便是了。’我敢打赌四英里还不止。妈的这么个大热天。”

李奈胆怯地望了他一眼。“佐治？”

“嗯，你要什么？”

“我们到哪里去呀，佐治？”

小个子把他的帽缘扯低了些，皱紧眉头，瞅了李奈一眼。“你又全都忘了，是不是？我得再给你讲一遍啦，是不是？唉唉，老天爷，你真是个白痴！”

“我忘了，”李奈柔声说。“我拚命不让它忘掉的。对天发誓，我真的想记住，佐治。”

“好——好吧。我来再给你讲一遍。我反正闲着没事哩。好些事情给你讲过了，不久你又忘掉了，我又得再讲。我就这么打发日子。”

“拚命又拚命去记，”李奈说，“但总记不牢。我记得兔子，佐治。”

“他妈的发瘟兔子。你什么也记不得，只记得兔子。好，听着吧，这一次你可得记住，别让我们老是缠不清。你记得我们到霍华特大街的贫民区里去登记，望着黑板吗？”

李奈的脸忽地露出了一丝快活的微笑。“喂，对了，佐治。我记得那……可是，后来我们怎么啦？我记得好几个姑娘走近来，你说……你说……”

“我说个鬼，你记得我们走进莫莱吕岱公司，他们把上工证和汽车票发给我们吗？”

“哦，是是，佐治。我现在记起来了。”他的手很快捷地伸到衫袋里。他慢吞吞地说：“佐治……我的找不着啦。我准是把它丢了。”他很沮丧地朝地上发愣。

“你不会有的，你这白痴。两张上工证都在我这儿。你想想，我会把你那张交给你自己带吗？”

李奈感到放了心，咧着嘴笑。“我……我记得是放在衣兜里的。”他的手又插到袋里去。

佐治倏地望了他一眼。“你从那衣兜里拿了什么出来？”

“我衣兜里什么也没有。”李奈乖觉地说。

“我知道口袋里没有。你拿在手上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要藏起来？”

“我什么也没拿，佐治。我可以发誓。”

“过来，给我。”

李奈把他那捏紧的手躲开，不让佐治看。

“只是一只老鼠，佐治。”

“老鼠？一只活老鼠？”

“呃——呃，一只——只是一只死老鼠，佐治。不是我弄死的，我敢发誓！我找来的。我找来就是死的了。”

“给我！”佐治说。

“嗯，让我有这么一只吧，佐治。”

“给我！”

李奈那捏紧的手，终于迫不得已慢慢松开。佐治抓起老鼠，一把掷过潭去，落在对岸的丛树林中。“你干吗要只死老鼠？”

“我们一路走的时候，我用大拇指摸它玩儿。”李奈说。

“嘘，你同我一道走路，可别玩老鼠。你记起了吧，我们现在上哪儿去的？”

李奈似乎吃了一惊，不一会，又显得很难过，低下头来，让双膝把脸遮住。“我又忘了。”

“老天爷，”佐治无可奈何地说。“好——瞧吧，我们就要到一个农场去干活儿了，就象我们在北边干过活的那个农场一样。”

“北边？”

“在韦地。”

“哦，是是，我记得啦。在韦地。”

“我们要去的那农场，打这里下去，只剩小半英里路光景了。我们到了，先要见主人。哪，瞧——我把这上工证交给他，你可别说一句话。你只是站在一旁，什么话都不说。要是让他瞧破了你是个白痴，我们就得不着活儿干了。但要是他先瞧见你扛活，再听你讲话，我们就不愁啦。记得吗？”

“是，佐治。我一定记住。”

“好啦。那么我们去到农场看见主人时，你怎么样？”

“我……我，”李奈想了想。他的脸因为用心想，绷得紧紧的。“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站在那儿。”

“好伙计。真是顶瓜瓜。你把这再说两遍、三遍，那你就不会忘掉了。”

李奈柔声地对自己逐个字喃着：“我什么话不讲……我什么话不讲……我什么话不讲。”

“成啦，”佐治说。“可是还有，象你在韦地干过的坏事，千万别干。”

李奈看上去困惑得很似的：“象我在韦地干过的？”

“噢，你连这也忘了咧，是不是？好，我索性不提醒你了，免得你再闯出这样的乱子。”

李奈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线理解的闪光。他得意洋洋地嚷道：“在韦地是他们赶我们出来的。”

“赶我们出来？发昏，”佐治不耐烦地说。“我们逃掉的。他们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把我们抓到。”

李奈高兴地笑出声来。“这个我倒没忘记，你放心好了。”

佐治向后一躺，睡在沙上，双手交叉枕在头下面。李奈学他的样，躺下去后又抬起头来，看学得象不象。“天啊，你真惹麻烦，”佐治说。“要是没有你这条拖在我后头的尾巴，我会把日子过得多舒服，多快活。我会活得很惬意，说不定还找到个姑娘。”

李奈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忽然充满希望地说：“我们就要在农场干活儿了，佐治。”

“对呀。你有得干的。可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睡在这儿，因为我有一个道理。”

现在，白昼迅速地过去了。只是加毕仑群山的峰峦还闪烁着已经离开峡谷的太阳的余辉。一条水蛇从潭面游过。它的头昂起来，象一个小小的潜望镜。芦苇在水流里轻轻摆动着。朝公路那边的远处，有人喝了一声什么，另一个人也回喝了一句。一阵瞬息即逝的疾风吹过，槭树枝桠嗖嗖地摇响起来。

“佐治——为什么我们不赶到农场去，找一顿晚餐吃？农场里有晚饭吃的呀。”

佐治翻了翻身。“对你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说的。我喜欢这儿。我们明天就要上工去了。一路上我看见许多打麦机。这是说我们就得背麦袋了，拚死力去背。今晚我要躺在这儿，望望四近。我喜欢这样。”

李奈两膝着地支住身子站起来，朝下望着佐治：“我们没有晚饭吃吗？”

“我们当然有，只要你肯去拾些枯柳枝回来。我包捆里有三个豆子罐头。你生个火。把柴弄来了我给你一根火柴。我们把豆子煮热，就吃晚饭。”

李奈说，“我喜欢茄酱拌豆子。”

“嗯，我们没有茄酱。你拾柴去吧。别呆头呆脑地贪玩。天快黑啦。”

李奈笨拙地站起来，走进了丛林。佐治还躺在原先那儿，自个儿柔和地吹起口哨来。河的那边，李奈去的方向，传来河水啵啦的响声。佐治停住口哨，仔细听了听。“可怜的杂种”，他柔声细气说，接着又吹起口哨来。

一会儿，李奈窸窣窸窣地穿过树林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根小杨柳枝。佐治坐了起来。“喂，”他气虎虎地说，“把那只老鼠给我！”

李奈装出一副莫明其妙的神情。“什么老鼠，佐治？我没有老鼠！”

佐治伸出手来。“过来。把老鼠给我。你瞒不住我的。”

李奈犹豫了，向后退了几步，野气十足地望着那一排丛树林，象是打算脱逃似的。佐治冷冷地说，“你把那老鼠给我，还是要我来揍你？”

“给你什么呀，佐治？”

“你他妈清楚得很给什么。我要那只老鼠。”

李奈很不情愿地把手伸到口袋里。他的声音有点发颤。“我真不懂，为什么我不能要它。它又不是谁的老鼠。我不是偷的。我从路边拾来的。”

佐治的手仍然不由分说地伸着。李奈于是象一匹不肯把球带给主人的猎犬，慢腾腾地走近来，又退了回去，又再走近来。佐治用手指打出清脆的响声，李奈跟着把老鼠塞到他巴掌里去。

“我没有拿它干什么坏事，佐治。我只是摸它玩儿。”

佐治站起身来，竭尽腕力，把老鼠掷到正在昏暗下来的丛林里了，然后，他走到潭边，洗了洗手。“你这蠢家伙。你以

为我没看见你的脚是湿的吗，走过河去找老鼠？”他听见李奈吁吁呜呜地哭了起来，又转过脸说，“象个小孩似的嗷嗷哭？天哪！这么一条大汉。”李奈嘴唇翕动着，眼眶里涌着泪水。“唉，李奈！”佐治把手放在李奈肩头上。“我不是欺负你，把老鼠丢了去。那只老鼠死了，李奈；你把它玩得皮也裂开来了。等到你找得一只活的，我会让你留着玩的。”

李奈在地上坐下来，败兴地低垂着头。“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老鼠。我记得有位太太常常把老鼠给我——她抓到一只就给我一只。但那位太太不在这儿。”

佐治揶揄地说，“太太？呃？连那位太太是谁你也忘记啦。那是你自己的卡莉拉姑母。她再也不给你了。你总把它们弄死。”

李奈伤心地望着佐治。“它们那么小，”他辩解说。“我摸着它们玩，不一会它们便咬我的手指头，我轻轻捏一下它们的头，它们便死了——这只好怪它们那么小。”

“我巴望我们很快就有兔子，佐治。兔子不这么小。”

“他妈的发瘟兔子。你养一只活老鼠，大家都信不过你。你卡莉拉姑母给了你一只橡皮老鼠，可你摸也不摸它一下。”

“橡皮老鼠没什么摸头，”李奈说。

落日的斜辉从山峦散逝了，朦胧的夜色笼罩着山谷，槭树林和柳林上面都铺上了一层灰黯。一尾大鲤鱼浮到潭面来，又沧秘地沉到漆黑的水里去，在潭面留下了好些愈涌愈大的水圈。高处的树叶又拂荡起来，一小团一小团的柳絮飘落到潭面上。

“你还去拾柴禾吗？”佐治问。“那株槭树背后就有许多柴好拾。是些水冲下来的树枝。去拾吧。”

李奈走到树后面，揽了一把枯枝和干树叶回来。他把柴禾抛在一个烧过多次火的旧灰堆上，叠成一小堆，又来回走了几趟，拾了更多的回来，堆上去。是就要入夜的时候了，一只斑鸠的双翅嗖的掠过水面。佐治走到旧灰堆旁，把干树叶点燃。火焰在柴枝中噼哩啪啦地爆响并升了起来。佐治解开他的包捆，取出三个豆子罐头。他把罐头贴近火立着，跟火焰靠得很近，又不十分碰到火舌。

“这是够四个人吃的豆子，”佐治说。

李奈隔着火堆守着佐治。他忍住口水说，“我爱吃拌上茄酱的。”

“嗯，我们没有这东西，”佐治发作起来。“我们没有的，你就偏要。天，要是我一个人，我活得多舒服。我总能有个活儿干，又不会出乱子。什么岔子都准不会出，一到月底，拿到我的五十块钱，就进城去，爱什么买什么。哼，我可以呆在猫屋①里过夜。我爱到什么地方吃便到什么地方吃，在酒馆或别的地方，只要我想得上来的东西，就开个菜单叫了来。每个月都妈的这么干个痛快。喝它一大盅的威士忌，坐在赌场里，玩几手牌，或者赌上几盘。”李奈跪着，隔着火堆看着生气的佐治。他的脸吓得发青了。“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佐治狂乱地讲下去。“我得到的是你！你什么活儿都干不长，还拖累了我也得把我的活儿丢掉。搞得我只好一年四季，到处奔波。这还不算最糟的。你会出乱子。你干了坏事，我又非得把你救出来不可。”他的嗓音高到近于吆喝。“你这狗养的白痴，一年四季叫我活受罪。”佐治忽然变得态度忸怩起来，象小女孩们彼此学对

① 猫屋，即下等妓馆。

方的样子时似的，“只想去摸一下那个姑娘的衣服——就象那老鼠，你只想摸它玩儿……嗬，妈的她怎么知道你只是想摸一下她的衣服？她突然回过身来，你便一把抓住，象抓一只老鼠那样。她喊起来，我们只好躲到一条水渠里，躲了一整天，那些家伙搜得紧，没有法，我们只好到天黑才偷偷溜出来，离开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闹这样的乱子——一年四季都出事。我真想能够把你关在一只笼子里头，放着上百万只老鼠，让你玩个痛快。”他的怒气突然消失了。他隔着火堆望了望李奈惨苦的脸孔，然后又愧疚地望着火焰。

现在，天已全黑了，可是火光照亮着树木的躯干和头顶蜷曲的枝桠。李奈提心吊胆地、慢慢地从火堆的对面把身体移过来，直到跟佐治靠得很近，他才蹲了下去。佐治把豆子罐头转了一下，使另一面向火。他装作不知道李奈紧靠在他身边。

“佐治，”声音十分柔和。没有回答。“佐治！”

“什么呀？”

“我不过说着玩的，佐治。我不要茄酱。就算这儿，摆着茄酱在跟前，我也不吃。”

“要是这儿摆着有，你可以吃一点的。”

“可是我一点也不会去吃，佐治。我把它统统留给你。让你在你的豆子上把酱铺得满满的，我连沾也不沾它。”

佐治还是愠怒地瞪着火堆。“我一想起要是没有你，我的日子会过得多利索，我就冒火。我从来得不到一天平安。”

李奈还是蹲在那儿。他瞧着河那边的暗处。“佐治，你要我走开，让你自个儿过活吗？”

“你他妈能上哪儿去？”

“呃，我能。我能走到那边的山里去，我总会在什么地方

找到个山洞。”

“唷？你怎么会有吃的。你连找东西吃的能耐也没有。”

“我能找，佐治。我不一定要吃拌有茄酱的好料。我露天躺在那儿，谁也不会来伤害我。要是我找得个老鼠，便是我的了，没有谁要了我的去。”

佐治迅速地、搜索似地望了他一眼。“我亏待你，是不是？”

“要是你不要我了，我可以走到山里去，找个洞。我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走。”

“不不——你瞧！我不过开玩笑罢了，李奈。我需要你留下，和我在一起。为着老鼠，我们常常闹别扭，那是因为你总是把它们弄死。”他停了停。“告诉你我准备怎样吧，李奈。只要一有机会，我便给你一匹小狗。也许你不会把它弄死。那比老鼠好得多哩。你把它摸得重一些也没关系。”

李奈并不受诱，他察觉到这时正是对他有利的时机。“如果你不要我，只消对我说一声，我就走开，走到那边山里——我自个儿在这些山上过活。这样一来，再也没有谁把我的老鼠偷了去。”

佐治说：“我要你留着，和我在一起，李奈。天哪，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里，有人会当做一匹野狼把你射死的。不，你留在我身边。你那卡莉拉姑母就是死在九泉，也不高兴你独个儿跑开去的。”

李奈很惯熟地说道：“给我讲呀——象你过去那样讲。”

“给你讲什么？”

“讲兔子。”

佐治气恼地说：“你可别来摆布我。”

李奈恳求道：“讲吧，佐治。给我讲吧。我请求你，佐治，

象你过去那样给我讲吧。”

“你觉得这个很有味道哩，是不是。好吧。我给你讲，讲完了好吃晚饭……”

佐治的声调更其深沉了。他很有节奏地复诵着那些字句，一听便知道，那是他过去说过多少遍了的。“象我们这样在农场干活的雇工，是世界上最孤零的人。他们没有家。没有乡土。他们到一家农场干活，聚下一小注钱。便走进城去，花得一干二净，后来呢，你知道，他们马上又在另一家农场拚死拚活地干起来了。他们从来没有什么指望。”

李奈兴奋起来了。“就是这——就是这。喂，讲我们是怎样的吧。”

佐治继续讲下去。“我们可不象那样。我们有奔头。我们有人可以谈话，有相互的关怀。我们不会因为没处可去，便坐在酒吧间里乱花掉我们的钱。要是别的人们被关进牢里，他们就只能眼巴巴地等着腐烂掉。因为谁也不去关心他们。但我们却不一样。”

李奈插嘴说。“但我们却不这样！为什么？因为……因为我有你关顾，你有我关顾，就是因为这个。”他得意地笑了。“再讲下去吧，佐治。”

“你已经记牢了。你自己也会讲了。”

“不。你讲。我总是忘掉一些东西。讲吧，下面怎么样。”

“好，有朝一日——我们把钱聚起来，便可以弄到一间小屋，两亩地，还有一头母牛，几只猪，还有——”

“还有住在自己的土地上，”李奈高声叫起来。“兔子也有了。讲下去吧，佐治！讲我们园子里有些什么，讲笼里的兔子，讲冬天下雨和火炉吧，讲搁在牛奶上的奶油有多厚，你割

也不容易割得开。讲这些吧，佐治。”

“为什么你不自己讲呢？你都知道了呀。”

“不……你讲。我讲起来就走样了。讲下去吧……佐治。讲我怎么看管兔子。”

“唔，”佐治说。“我们将来有一大块菜地，有一只兔笼，还有好些小鸡。冬天下起雨来的时候，我们便说，他妈的别去做工了，我们在炉子上生起火来，围着炉子坐着，听雨点打在屋顶上淅沥淅沥的响声——妈的！”他从口袋掏出小刀来。“我没空讲了。”他用小刀在一个豆子罐头顶上戳进去，把盖子打开，递给李奈，接着打开第二罐，又从口袋里拿出两只汤匙来，递一只给李奈。

他们坐在火旁，塞得满嘴的豆，使劲地嚼起来。几粒豆子从李奈嘴角边溜了出来。佐治用汤匙做了个手势。“明天农场主问你话，你说些什么呢？”

李奈放停不嚼了，吞咽下去。他的脸显得很为紧张。“我……我不说……一句话。”

“好伙计！这就对了，李奈！说不定你还要更光彩哩。我们那两亩地一到手，我就立即让你管兔子。要是你象现在这样，记得住这一点，那就行了。”

李奈自豪得呛哽起来。“我记得住。”他说。

佐治再次用他的汤匙做手势。

“瞧，李奈。我要你瞧这四近。你记得住这个地方吧，行不行？打那条路沿着河边走，只有小半英里路就是农场。”

“肯定啦，”李奈说。“我会记得住这。我不是记得一句话也不讲吗？”

“你当然记得。喂，你瞧。李奈——要是你又出了事，闹

出你往日闹的乱子，我要你立即跑到这里来，躲在丛树林里。”

“躲在丛树林里，”李奈逐个字说。

“躲在丛树林里，等我来找你。记住了吧？”

“记住了，佐治。躲在丛树林里，等你来找我。”

“但你可不要闹事了，要是再闹事，我便不让你管兔子。”他把吃空了的豆罐抛进丛树林去。

“我不会闹事，佐治。我一句话不讲。”

“好，拿你的包捆过来，靠近火堆。在这儿睡个觉好极了，瞧着上面，好多树叶子。不再添柴，让火慢慢儿灭了吧。”

他们在沙上铺好床，火舌从火堆下坠的当儿，光圈渐渐缩小下去；蜷曲的枝桠隐没了，只剩下微弱的光，照出树身的轮廓。李奈在黑暗中喊道：“佐治，你睡着了吗？”

“没有。你要说什么？”

“各种颜色的兔子都有才好哪，佐治。”

“我们肯定有的，”佐治耐住瞌睡说。“红的蓝的青的兔子，全都有，李奈。好几百万只呢。”

“一只只都长毛，佐治。象我在萨克拉门托集市上看到的一样。”

“对，都长毛。”

“我也可以走开的，佐治，找个山洞住。”

“你也可以走到阎罗王那儿去，”佐治说。“现在，别响吧。”

赭红的光在灰堆上黯淡下来了。一只狼在河边的山坡上嗥叫，对岸一只狗也应声吠了起来。槭树叶拂荡在轻微的夜风中，飒飒作响。

第 二 章

工人寝室是一间长长的、矩形的屋子。里边的墙壁是刷白了的，地板没有上油漆。三面墙上都开了个小小的方形的窗户，第四面有一道结实的门，门上有木的门闩。靠着墙边，摆着八个铺位，五个是铺上了毡子的，剩下的三个看去只是麻布裹上麦秆的垫子。每个铺位上头，都有一只苹果箱钉牢在壁上，开口的那一面向外，这就成了两层，让睡这个铺位的人放他的私人的东西。这些格子里经常摆满了洗衣皂、爽身粉、剃刀之类的零星物件，还有农场庄稼人爱读的、既瞧不上又私下信仰的那些西部杂志。格子里还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小药水瓶，梳子；苹果箱侧的铁钉上，挂着几条领带。靠近一扇墙旁，有一座生铁火炉，它那烟囱直穿过天花板。屋子正中摆着一张大方桌，桌面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扑克牌，桌子四周有用苹果箱叠成的凳子，那是专供玩牌的人们坐的。

约莫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太阳透过一扇窗，投进来一道充满了尘埃的光柱。一队队的苍蝇，象流星般穿进这光柱来，又穿出去。

木门闩拉开了。门呀的打开，一个高个子、肩膀斜倾的老头子走了进来。他穿一身蓝斜纹布衣服，左手拿着一个很大的抹地拖把。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佐治，佐治后面是李奈。

“老板昨天晚上等着你们哩，”老头子说。“你们没有来，今早上不了工，他可真不乐呢。”他伸出右臂指着靠近火

炉那两个铺位说，“你们可以睡这两个铺。”这时，他的袖口掀了起来，在右臂下露出一截木头般的腕骨，却没有手。

佐治走过去，把他的包捆抛在那枯麦秆垫褥上面。他看了看上头的箱格子，从里面捡出一个黄色小罐来。“哦，瞧，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晓得。”老头子说。

“这上头写着：‘灭虱特效药，蟑螂及一切疥虫，嗅之无不立毙。’你把什么样的鸟床位分给我们？嘿！我们不想招一身虱子。”

老打杂工把拖把紧紧夹在右边的腋窝下，这才把左手腾了出来去拿那小罐子。他细心端详了那上面的仿单。“告诉你吧，”他终于说了，“最后一个离开这铺位的是个铁工——一个真好的角儿，挺爱干净。包管你见到会喜欢他。即使是吃过东西也总要洗手的。”

“那么他怎么长的虱子？”佐治有点生气了，问。李奈把他的包捆搁在相邻的铺位上，坐了下来。他张开口，瞧着佐治。

“告诉你怎么回事吧，”老打杂工说。“这个铁工——名叫威泰——是这样的一种角色，哪怕没有半只虱子，他也把药粉撒遍——那是为了保险，懂吗？告诉你他的脾性是怎样的吧……每餐坐上桌子，总要把热呼呼的山芋去了皮，剥得光净，要是找出一个小斑点来，不管什么样的，非抠了去是不吃的。蛋上有个红点，也必定抹了去。终归还是因为不满意伙食跑掉了。他是这么一种角儿——干净。到星期天，即使什么地方不去，也打扮起来，连领带也扎得好好的，蹲在寝室里头。”

“我不大相信，”佐治表示怀疑说。“你说他为什么跑

掉的呀？”

老头子把黄药罐塞进衣袋里，然后用指节骨捋了捋他的粗硬的白胡须。“呃……他……跑掉，那不过象每个人一样，总得跑掉的。说是因为伙食。总之要走就是了。没讲别的理由，就是讲伙食。有一个晚上说，‘把工钱算给我吧’，就这么走了。”

佐治揭起他床上的褥套，看那下面。他弯下腰来，过细地把褥套检查了一遍。李奈蓦然站起来，学着佐治的样，查看他自己的铺。终于，佐治看来是放心了。他打开他的包捆，把东西放到箱格里去，剃刀呀，肥皂呀，梳子呀，还有各种药丸的瓶子，治风湿用的擦剂，皮护腕。不一会，他铺上毯子，把他的床铺搞得很舒齐。那老头子说：“我想老板不出一分钟就要来的了。你们今早还没到，他可真急得发火。我们吃着早饭他冲了进来，说：‘新来的两个人在哪儿？’他还给了那喂马的一顿臭骂呢。”

佐治拨平他床上的一条皱纹，坐了下去。“给喂马的一顿臭骂？”他问。

“那还用说。你知道，这马房长工是个黑鬼①。”

“黑人，呃？”

“是的。人可很好。被马踢过，成了个驼子。老板一发火总拿他出气。骂的可粗哩。但马房长工从来不做声。他看很多书。他屋里有不少书呢。”

“老板是怎样一种人？”佐治问。

“哦，他是个蛮好的人。有时好生气，但人蛮好。告诉你

① 黑鬼，对黑人的蔑称。

吧——你知道圣诞节那天他怎样做的吗？带了一加仑威士忌到这儿来，说道，‘小子们呀，开怀地喝吧！一年只逢得着一次圣诞节啊。’”

“他妈的可真行。足一加仑吗？”

“足的，先生。主啊，我们可真乐。这一晚，他们让那黑鬼进这寝室来。名字叫斯米特的小个儿车把式跟黑鬼斗拳。打得蛮好的。大家不许斯米特用脚，黑鬼才赢了他。要是许可用脚，斯米特说他准能把黑鬼打死。众人说看黑鬼是个驼子，斯米特不能用脚。”他停了下来，浸沉在往事回忆之中。“玩完这个，大伙儿便上梭利戴德去，在那儿耍个痛快。我没有去。我没那份精力了。”

李奈这时才铺好他的床。木门闩又拉起来，门给打开了。一个身材矮小，却长得很胖的人站在门口。他穿的是蓝斜纹衣袄，法兰绒的衬衣，一件黑色的、打开钮扣的背心，还有一件黑外套。他的两只拇指插入皮带内，在方形铜扣的两旁。头上是一顶染满灰尘的褐色的斯脱逊帽，脚穿一双带马刺的高跟皮鞋，可见他不是个做工的人。

老打杂工倏然地瞥了他一眼，就瑟缩地退到门口，边走边用手指节骨捋着他的胡须。“他们两个刚到哩，”说着，他从老板身边闪过，出门去了。

老板踱进屋里来，那是一个胖子，迈着急促的短步。“我给莫莱吕岱公司写信，说我今天早晨要两个人。你们有上工卡吗？”佐治伸手到衣袋里，把两张上工证掏了出来交给经理。

“这不是莫莱吕岱公司的错。卡片上写明限你们今天一早到。”

佐治眼睛低下来瞧着自己的脚。“可是司机跟我们捣蛋，”他说。“我们走了十英里路。他说是到了，怎知不是那么回事。

今天早上我们又搭不上车。”

老板两眼眯了一下，说：“好吧，我早晨派出去的割麦队少了两个背麦袋的。现在不忙着去，吃过中饭再说。”他从口袋里掏出工时簿来，照着插在里头那枝铅笔隔成的裂缝把工时簿打开。佐治故意向李奈皱了皱眉头，李奈点点头，表示他领会。老板舔了舔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佐治·米尔东。”

“你呢？”

佐治说：“他叫李奈·史莫尔。”

名字被记在本子上了。“我们得讲好，今天是二十号，二十号中午。”他把笔记本合起来。“你们两个在哪儿干过活？”

“韦地一带都干过的，”佐治说。

“你也是吗？”对李奈。

“是，他也是，”佐治说。

老板很俏皮地指着李奈。“他不大会说话的吧，是不是？”

“是的，不大会，可他真他妈的是个顶呱呱的雇工。象公牛一般结实。”

李奈自个儿笑了起来。“象公牛一般结实，”他重复了一句。

佐治瞅了他一眼，李奈把头低了下来，很难为情，他竟忘了呀。

老板突然说道：“喂，李奈！”李奈抬起头来。“你能干些什么？”

李奈着了慌，呆看着佐治求救。“你叫他干什么，他都能干得了。”佐治说。“他是个很好的马车工。他能背麦袋，会

开垦土机。什么都能干。只要你让他去干。”

老板转过脸来向着佐治。“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回答？你想搞什么鬼把戏？”

佐治大声地嚷了起来。“啊！我没有说他是个伶俐的人。他不是。我只说他是个顶呱呱的雇工。四百磅的大包他也能扛起来。”

老板从容地把笔记本放进口袋里。他两只拇指扣在皮带上，一只眼睛眯得几乎闭上了。“嗯，你在耍什么花招？”

“呃？”

“我说，你从这个人身上揩到些什么油水？你把他的工钱拿去的吧？”

“不。我当然不会那样。你怎么会想到我是耍花招？”

“唔，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肯替别人担这么多麻烦的。我想知道你究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佐治说：“他是我的……表弟。我答应过他母亲说我照管他。他孩童时被马在头壳上踢过一脚。他人好，只是不伶俐。但你叫他干什么，他都能。”

老板扭转身想走了。“好吧，反正背麦袋用不着他什么脑子的。可是米尔东，你别想捣蛋。我盯牢你的。你们为什么离开韦地的？”

“包下来的工做完了，”佐治不假思索，随口回答说。

“包的什么工？”

“我们……呃，我们挖一个粪坑。”

“唔，好。可是你别想捣蛋，你总不能空着两手走掉的。再聪明的人，我都见过。吃过中饭同刈麦队出去吧。他们正忙着要给打麦机送麦捆呢。你们跟施琳的一班出去。”

“施琳？”

“是。个子高大的马车工。吃中饭时你会见到他的。”经理猝然转身向门口走去，但到得门边又转回来，在他们两个身上盯了好一会。

听不到经理的脚步声后，佐治转过脸来对李奈说：“你该一句话不说。该闭上你那块厚嘴唇，让我跟他谈。妈的差点儿我们的活就干不成了。”

李奈不知所措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我忘了，佐治。”

“是呀，你忘了。你总是忘了的，我非得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念叨着不行。”佐治气鼓鼓地坐到自己的床铺上。

“现在他盯牢我们啦。从现在，我们必须处处留心着，不给他找出岔子。以后你可得把你那块厚嘴唇闭起来了。”他进入了深沉的缄默。

“佐治。”

“你又在嚷什么？”

“我没有给马在头壳上踢过一脚，不是吗，佐治？”

“要真有可就好了，”佐治狠心地说。“叫人省去许多麻烦。”

“你说我是你的表弟哩，佐治。”

“呔，那是一个谎。我他妈的高兴这是一个谎。我要是你的亲戚，我早就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了。”他突然停下来，走到门口，探头向外面瞧了瞧。“喂，他妈的，你在偷听些什么？”

老头子慢步走进房子里来。他手上拿着扫帚。跟在他后面的是一匹拖曳着脚步的守羊狗，灰白色的口鼻，一双黯淡而瞎掉了的眼睛。这匹狗吃力地一步一蹩地走到房间的边上，躺了

下来，轻轻哼了两声，就伸出舌头舐它那花白的、生虱的毛皮。老打杂工望着他的狗，直到这狗安顿下来了，才说，“我没有偷听。我只在阴凉地里站了一会儿，给我的狗搔痒。我刚打扫完洗衣间呢。”

“你竖起你那大块耳朵探听我们的事，”佐治说。“我顶不高兴有人管闲事。”

老头子很忐忑不安地瞧了瞧佐治和李奈，退下去了。“我来这里罢了，”他说。“我没偷听你们两个的话。你们谈什么和我都不相干。一个在农场干活的人，从来不偷听别人的话，也不问长问短。”

“要是他想活儿干得长，就该不，”佐治的怒气稍稍平息了。老打杂工的辩解也使他放了心。“进来坐一会儿吧，”他说。“这真是匹够老了的狗。”

“是呀。它还是一匹小狗儿的时候，我就养着的了。它年轻的时候，是一匹很好的守羊狗呢。”他把扫帚傍在墙边，用腕骨摸了摸满长着硬髭的灰白色的腮颊。“你看老板可好吗？”

“蛮好的。看来准不坏。”

“是个好脚色，”打杂工赞同地说。“你也得好好对待他。”

正在这当儿，一个青年人走进寝室来了；一个瘦个儿，茶褐色脸孔，茶褐色眼睛，一头紧贴之至的鬈发。他左手带一只劳动手套，象老板般穿着高跟皮鞋。“看见我老人家吗？”他问。

老打杂工说：“他刚才还在这儿呢，顾利。我想是到厨房去了吧。”

“我去寻看，”顾利说。他一眼瞥见新来的人，于是立定了不走。他冷冷地瞧了瞧佐治，又瞧了瞧李奈。他两肘慢慢弯起来，两手捏紧拳头。他样子变得冷酷，简直有点弓起身子要向人扑过来似的。他的眼光登时变成蓄谋挑衅的了。李奈被盯得机踟不安起来，不知所措地抽调着两只脚。顾利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他说，“你们就是我老人家在等着的新来人？”

“我们刚到哩，”佐治说。

“让这大个子讲话。”

李奈为难得别扭起来。

佐治说：“也许他不想讲话吧？”

顾利猛地转过身子。“什么！别人跟他讲话，他总得开口。你他妈的干吗多管闲事？”

“我们一路上同来的，”佐治冷冷地说。

“哦，原来这么回事。”

佐治脸色绷紧了，毫不动容。“嗯，就这么回事。”

李奈无可奈何地瞧着佐治，等他的吩咐。

“你不能让这大个子说话，是不？”

“他有话要对你说，他自然就会说的。”他对李奈轻轻点了点头。

“我们刚到哩，”李奈柔声地说。

顾利瞪着他。“唔，下次有人跟你讲话，你可得回答。”他转过身，向门口走出去了，两肘还有点弯着。

佐治看得他去远，转过脸来对老打杂工说：“喂，妈的他要什么威风？李奈并没犯着他。”

老头子朝门口仔细看了看，见没人在偷听，这才不动声色地说，“他是老板的儿子，人蛮精灵的。就是在赛拳场上，也

来得两下子呢。他是轻量级，可灵巧呢。”

“唔，让他灵巧去好了，”佐治说。“他犯不着来找上李奈。李奈没犯上他什么。他干吗要跟李奈对头？”

老打杂工沉思了一会儿：“是了——告诉你吧。顾利跟许多生得矮小的脚色一样，恨大个子，无时无刻不跟大个子闹别扭。因为自己不是大个子，所以一见到他们就冒火。你见过这种矮小脚色吧，有没有常常是寻事闹的？”

“嗯，”佐治说。“我见过一些霸道得很的矮小脚色。可是这个顾利最好不要跟李奈找麻烦。李奈不精灵，可是要跟他闹翻了脸，顾利这废物准得吃苦头。”

“唔，顾利是蛮灵巧的，”打杂工对佐治的话有所怀疑地说。“我总觉得不对头。要是顾利和一个大个子打架打赢了，人们都说顾利是个多了得的拳师。可要是顾利输了呢，人们都说大个子应找个头和他一样的人交手，人们甚至会聚集起来，把大个子揍一顿。我总觉得不对头。看来顾利总不给人便宜似的。”

佐治望着门。他预示恶兆地说：“唔，他最好不来惹李奈。李奈不是什么拳师，但他有力，手快，而且李奈是不懂什么赛拳规则的。”他走到方桌边，坐在一个苹果箱上，抓一把扑克牌叠齐，把牌洗了一过。

老头子在另一只苹果箱上坐下。“别告诉顾利我讲了这些话。他会把我揍死的。揍死了我他也不放在心上，当个鸟毛。他不会被撵走，因为他父亲是老板呀。”

佐治倒了倒牌，便一张张翻过来，每张端详一会儿，然后把它们丢开去，积成了一堆。他说：“顾利这家伙讲起话来，依我看，简直象个婊子养的。我不喜欢下流的矮小家伙。”

“依我看来，他近来才变得更坏了，”老打杂工说。“他两个星期前才结了婚。老婆就住在老板的房子里。结婚之后，顾利似乎比一向更加横霸了。”

佐治粗声说：“也许是夸耀自己，给老婆瞧吧。”

打杂工越说越起劲了。“你看见他左手戴的手套吗？”

“唔，我看见了。”

“那只手套里头涂满了凡士林。”

“凡士林？涂来干什么？”

“哈，告诉你吧，顾利说他必须润着他的手，让它光滑些，给老婆玩哪。”

佐治出神地在察看纸牌。“嗬，这真是讲出来也嫌肮脏呢。”他说。

老头放心了，他已经引出佐治的一句坏话。他现在觉得安全了，更其放胆地讲起来。“等着吧，你们总要见到顾利老婆的。”

佐治又倒了倒牌，慢慢地从容地玩起牌来。“漂亮吗？”他不在意地问道。

“嗯。漂亮……可是……”

佐治看牌。“可是什么？”

“呃——她吊膀子。”

“是吗？结婚才两星期就吊膀子？难怪顾利那么猴急。”

“我看见他跟施琳吊膀子。施琳是个把式。大好人。施琳不穿高跟靴子上打麦队去。我看见她吊施琳的膀子。顾利没看见。我还看见她跟贾尔纯吊膀子呢。”

佐治装作不感兴趣似的。“瞧吧，我们会有热闹看的。”

老打杂工从他的座位站起身来。“你说我怎么想的？”佐

治没有答腔。“唔，我想顾利娶的是个……烂货。”

“他不是第一个，”佐治说。“这种事许多人都干过呢。”

老头子向门口移动脚步了，他那老得稀奇的狗，抬起头来，向四周望了望，于是痛苦地拉动四条腿，跟在后面。“我要给那些人预备洗脸盆去了。收割队就要回来。你们两个是背麦袋的？”

“是。”

“你不会把我的话告诉顾利吧？”

“自然不会。”

“哼，你打量她吧，先生。你瞧她是个烂货不是。”他踱出房门，进入耀目的阳光里去。

佐治沉思似地放下他手上的牌，分作三堆。他摆了四张梅花在尖子上。现在，日影照到了地板上，苍蝇穿过日影，象火花一般飞舞着。外面响起马匹挽具的丁当声，重载的车轴发出的噶咯噶咯的响声。远处传来一句很清楚的呼唤：“马厩工——哟，马——厩——工——哟！”跟着是：“他妈的，那发瘟黑鬼到什么地方去了？”

佐治盯着他那摆了出来的“苏里泰”①，接着，他把纸牌收拢，叠好，转过脸来瞧着李奈。李奈躺在床铺上，瞧着他。

“瞧吧，李奈！这儿又要站不稳脚了。我实在怕。你迟早要跟顾利那家伙闹出事来的。以前我见过这种人。他刚才是摸摸你的底。他估量着你是怕他的，一有机会，他就要揍你一顿。”

李奈两只眼睛被吓得怔住了。“我不想闹事，”他凄声

① Solitaire，一个人独自玩的一种扑克玩法。现在通称“耐性”（Patience）。

说，“别让他揍我，佐治。”

佐治站起身来，来到李奈的铺位前，坐了下去。“我恨这种家伙，”他说，“这些杂种我见得多了。那老头子说得对，顾利横行霸道。他每打必赢。”他想了一下。“要是他跟你纠缠起来，李奈，我们就准会给开除出去。这是明摆着的。他是老板的儿子。记住，李奈。你要避开他，懂吗？千万不要同他说话。要是他到这里来，你就干脆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去。你能做到吗，李奈？”

“我不想闹事，”李奈凄凉得要哭起来说。“我不惹他。”

“呃，假使顾利要显拳师的威风，你一定遭殃的，只有千万别惹他，他记得吗？”

“一定，佐治。我一句话也不讲。”

渐来渐近的收割队的声音越发响亮了，大块马蹄敲在硬地上的得得声，机动车的制动声，还有挽链的丁当声。人群里发出来回的呼喊。佐治坐在床上，靠着李奈身边，皱起眉头想心事。李奈畏缩地问道：“你不是冒火吧，佐治？”

“我不是冒你的火，我冒顾利这个狗杂种的火。我原想我们总有一小注钱聚起来——也许是一百元。”他的声调越发果决了。“你避开顾利，李奈。”

“我一定那样，佐治。我一句话不讲。”

“别让他缠上你——呃，可是——要是这狗杂种揍你——让他去好了。”

“让他去什么，佐治？”

“不要紧，不要紧的。到时我会告诉你。我恨这种家伙。喂，李奈，要是你闹了无论什么事，你记得我叫你怎么做的吗？”

李奈用肘支起身子来。他想得脸孔也歪向一边了。然后，他惨淡的目光移到了佐治的脸上。“要是我闹了什么事，你就不让我管兔子。”

“我不是讲的这个。你记得昨天晚上我们睡在什么地方吗？在河那边？”

“唔，我记得。哦，我当然记得啦！我回到那里去，在丛树林里躲起来。”

“等我来找你。别让人家看见。躲在河边的丛树林里。再说一遍。”

“躲在河边的丛树林里，河边的丛树林。”

“要是你闹出事来。”

“要是我闹出事来。”

一架机动车在外边刹住了。一个声音传来：“马厩——工——啊，马——厩——工。”

佐治说：“自个儿再念一遍吧，李奈，这么一来你不会忘掉。”

两个人都抬起眼瞧，因为门口那长方形的太阳光柱被遮断了。一个女人站在那儿往里瞧。她有着丰满的涂上胭脂的口唇，一双彼此距离很宽的眼睛，眼圈画得黑黑的。她的指甲染成红色，头发分成许多旋卷的小簇垂下来，象一束束香肠似的。她穿棉布便装，红拖鞋，鞋面缀有好些鸵鸟毛编就的小朵花球。“我找顾利，”她说。她的声音带点鼻音，音质很脆。

佐治一瞥见她就移开了视线，然后又才瞧了瞧她。“一分钟前他在这里的，现在出去了。”

“哦！”她双手扳到背后，斜倚着门框，这么一来，身体就靠前了。“你们就是那两个新来人，是不是？”

“是的。”

李奈由上往下瞧着她。她虽不象是在瞧李奈，却昂起一点儿头来。她瞧着自己的指甲。“顾利常常来这里的。”她解释说。

佐治粗鲁地说：“嗯，但他现在不在。”

“他不在，我想我还是到别处找找看吧。”她嬉皮笑脸地说。

李奈瞧着她，魂也给迷住了。佐治说：“要是我看见他，我告诉他一声，说是你找他好了。”

她妖冶地笑了起来，一面扭动着身体。“谁也不能怪别人找人的，”她说。在她后头扬起一阵脚步声，越响越近。她回过头去。“啊，施琳。”她说。

施琳的声音从门口透进来。“嗨，好漂亮。”

“我想找顾利呢，施琳。”

“嗯，你用不着这般费力气。我看见他走进你的屋子里去啦。”

她突然狼狈起来。“再见，小伙子们，”她向寝室里头叫了声，就匆匆地走了。

佐治盯着李奈。“天啊，怎么一个歪路货，”他说：“顾利讨的老婆原来是这么个货色。”

“她漂亮，”李奈辩护似地说。

“唔，她准是瞒了过去。顾利有得忙咧。我敢说她会溜出去捞二十块钱的生意去。”

李奈还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刚才站过的门口。“哎呀，她真漂亮。”他赞赏地微笑着。佐治倏地瞥了他一眼，就抓着他一只耳朵，用力耸了耸他。

“听着，你这白痴，”他冒火了说：“你连望也不许望一眼

那狗养的。我不管她说些什么，打扮得多漂亮。我从前见过许多害人精了，可还没见过比她更坏的了。你不许近她。”

李奈想挣脱他被抓住的耳朵。“我什么事也没干啊，佐治。”

“是的，你没干。但当她站在门口露出两条大腿来，你却是眼珠动也不动地死盯着呢。”

“我没有打坏主意，佐治。对天说，我没有。”

“嗯，你得避开她，我从没见过象她这样的一个捕鼠器、陷阱。让顾利上这烂货的当。他自己走进去的。手套涂满了凡士林，”佐治鄙夷地说。“我敢打赌，他准是吃生蛋，还写信到药物专利局去呢。”①

李奈突然地喊了起来：“我不喜欢这个鬼地方，佐治。这儿不是个好地方。我要离开这儿。”

“我们还得呆到有了一笔钱。我们没有旁的法子，李奈。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走，我并不比你喜欢这个鬼地方。”他踱回到桌子边，翻出一手牌来。“不，我不喜欢它，”他说。“只要有了两个钱，我就开溜了。要是我们能拿到几块钱，我们就即刻动身，去亚美利坚河淘金去。在那里我们也许做得两块钱一天，那我们就能积起一笔钱来了。”

李奈热情地向他挨过来。“我们去吧，佐治。我们离开这儿吧。这儿是个下流地方。”

“我们还得呆住，”佐治匆匆地说。“现在闭起嘴来吧。那些人要进来了。”

从附近盥洗间传来水的泼响声和脸盆的嚓喇声。佐治审着他的那手扑克牌。“也许我们该洗一洗的，”他说。“但我们没做

---

① 这两句的意思是指顾利自以为懂得用一些办法，讨老婆的欢心。

过什么，身不脏。”

一个高个子的人站在门口。他的一顶压皱了的斯特逊软帽，夹稳在腋下，另一只手把长而黑的洗湿了的头发往后梳。象别人一样，他穿着蓝布裤子，一件棉布短上衣。他把头发梳好后，跨进屋里来，那步态之尊严，只有贵族或熟练的技工才能做到。他是头把手马车工，是农场里的王爷、猛人，能够赶十匹、十六匹、以至二十匹的骡子仍叫它们走成一条单线，一点不乱。他有这样的本领：用鞭梢子打死钉在辕马屁股上的一只苍蝇，却一点不伤着牲口。他的仪态中有着一种庄严和异常的沉静，他一开口，全场就都鸦雀无声了。他的权威如此之高，因此在任何话题上，他的意见都被接受，不管谈政治还是谈恋爱。这就是施琳，那位头等的车把式。他那尖削的脸孔看不出多大年龄，可能三十五也可能五十。他的耳朵听到的东西比别人向他讲的多，他那缓慢的谈吐含有寓意，这倒并非发自思想，而是发自思想以外的识力。他的双手粗大而嶙峋，动作起来却好象那神庙里的舞者一般灵活。

他把皱了的帽子拨平，在中间捺出一条凹痕来，然后戴上。他和蔼地瞧着寝室里的两个人。“外面的阳光真猛的厉害，”他态度安详地说。“进到屋里什么也看不清。你们是新来的人吧？”

“刚到的，”佐治说。

“背麦袋的？”

“老板这么说。”

施琳在一只苹果箱上坐下来，隔着桌子对正佐治。他端详着明面朝上的那手牌。“希望你们上我的队，”他声音十分和善地说。“有着两段呆木头待在我的队里，连麦袋和蓝皮球也分不清。你们背过麦袋的吧？”

“噢，那自然，”佐治说。“我没有什么可吹的，可是这大个子背起麦袋来，管保比两个人还强呢。”

李奈，他的眼睛望来望去的，盯紧这场谈话，听到这一句恭维话，很满足地微笑了。施琳赞可地瞧着佐治，同意他对李奈的恭维。他倾过身搓着一张散牌的一角。“你们两个总是在一起打帮的吗？”他的语调是友好的，无须要求，就取得对方的信任。

“对啦，”佐治说。“我们互相照顾。”他用拇指指着李奈。“他不是明白人。却是个挺好的雇工，妈的，一个挺好的角儿，却不是明白人。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施琳的目光茫然地穿过佐治，望向更远的地方。“很少有人是一起打帮的，”他沉思似地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说不定在这个鸟世界里，人们都是彼此戒备的吧。”

“和一个你自己相识的人打帮同路，真好得多了，”佐治说。

一个威武的，凸肚子的人走进寝室来了。他那洗了肥皂的浸湿了的头，还簌簌地滴着水。“嘿，施琳，”他说，接着就停下步来，盯着佐治和李奈。

“这两个人是刚来的，”施琳介绍说。

“真高兴见到你们，”这大汉说。“我叫贾尔纯。”

“我叫佐治·米尔东，这位是李奈·史莫尔。”

“真高兴见到你们，”贾尔纯再说一遍，“他却不怎么史莫尔的。”① 他开了这点玩笑，自己就格格地轻声笑了起来。“到底不算史莫尔，”他再说一遍。“我正想问你，施琳——你的母狗

① 英语Small，意思是“小”。这句等于说：“他却不怎么小呢。”

怎么了？今早我没看见她在你的货车底下。”

“她昨天晚上产小狗仔呢，”施琳说。“产了九只。四只当场被我淹死了，她喂不了这许多。”

“留着五只，呃？”

“是，五只。我选大的留下来。”

“你想它们将是哪一种类的狗？”

“不知道，”施琳说，“多半是守羊狗吧，我猜。她发情的时候，我看见附近最多的是这一种狗。”

贾尔纯接着说：“哈，有五只狗仔呢。都能养得起来？”

“不知道。照料它们一些时候，他们现在能吃露露的奶。”

贾尔纯深思熟虑地说：“喂，你瞧，施琳。我早想过了。甘德那只狗老得那么个鸟样子，走也走不动，又他妈的死臭。它每次走进寝室来，过后两三天我还闻到它的气味。你为什么不叫甘德枪杀了他的老狗，把一只小狗儿给他养？隔一英里路我就嗅得出这条狗。没有牙齿，瞎得他妈的几乎看不见了，吃不得东西。甘德喂它牛奶。别的什么也嚼不动。”

佐治一直是聚精会神地望着施琳。突然，三角铁开始在外边响起来，最初缓慢地，后来愈响愈快，直到它的敲击掩没在一阵铃声中。它停住了，那突然，正象它开始时一般。

“铃响啦，”贾尔纯说。

外边，声音嘈杂，一群人走了过去。

施琳气宇轩昂，缓缓地站了起来。“你们最好趁还有吃的就去。过两分钟什么也精光了的。”

贾尔纯退了一步，让施琳走在前头，然后，他们两个走出了门口。

李奈兴奋地守候着佐治。佐治把扑克牌拨拢来，堆成乱蓬

蓬的一堆。“是的！”佐治说，“我听见他说了，李奈。我改天问他要好了。”

“要一只黄白色的，”李奈心痒痒地叫起来。

“来吧，让我们吃中饭去。我不知道他可有黄白色的没有。”

李奈赖在他的铺位不动。“你即刻问他要，佐治，这一来他好少淹死一些。”

“一定。现在可得走呀。你站起来吧。”

李奈从床上滚了下来，站起身，于是两人朝门口走去。刚到得门口，顾利闯了进来。

“你们在这儿可看见一个姑娘吗？”他气势汹汹地问。

佐治冷冷地说：“大约半点钟前象是来过的吧。”

“嗯，她到这儿来干什么鸟的？”

佐治冷静地站在那儿，盯着这个暴跳如雷的小个子。他故意捉弄地说：“她说——她来寻你咧。”

顾利好象是第一次看见佐治似的。他的目光闪电似地瞧着佐治，暗中盘算他的体高，打量着他伸手能及的范围，看了看他那舒齐的腰。“唔，她往哪边走的？”他终于发出了盘问。

“我不知道，”佐治说。“我没看着她走。”

顾利狠狠地向佐治瞅了一眼，回过身匆匆走出去了。

佐治说：“你知道，李奈，我生怕我自己会跟那杂种纠缠起来。我恨他入骨。天啊！走吧。他们会一点什么鸟毛也不留给我们吃的。”

他们走出了门口。阳光在窗下投下一道稀薄的光线。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收拾碟子的嚓嚓响声。

一会儿后，那匹老狗跛瘸地打洞开着的门口走进寝室来。他用温驯的、半瞎的眼睛凝视着四近。它嗅了嗅，于是躺下来，

把头放在两只脚掌中间。顾利又忽地里踏进门口来，朝寝室里头望了望。狗抬起它的头，但顾利匆急地走了出去之后，它那花白的头又垂到地板上来了。

第 三 章

虽然有着黄昏的亮光透进宿舍的窗子来，但室内仍是暗黑的。由洞开着的门传来玩马蹄铁戏粗钝的嗒嗒声，间或又是当当声，还不时有喝采或嘲弄的声音扬起来。

施琳和佐治一道走进了正在暗淡下来的寝室。施琳走到打牌的桌子旁，开了铁皮灯罩的电灯。霎时间桌面被照得灿亮起来。圆锥体的光柱直往下照，留下寝室的四个角落仍然是昏暗的。施琳在一只苹果箱上坐下，佐治坐在他的对面。

“没有什么，”施琳说。“我反正总要淹死一些的。这件事用不着谢我。”

佐治说：“在你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他便是了不起的了。天，我不知道我怎样拉得他回来睡觉。他会在外面畜舍跟小狗一块睡呢。要叫他不和狗儿们一起睡在仓格子里，我看准是很麻烦。”

“没有什么，”施琳重复这一句。“喂，你说他可说对了。他也许不是个伶俐人，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雇工。背起麦袋来谁也敌他不过，没有谁陪得他到底。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壮的汉子。”

佐治觉得很光彩地说：“用不着动脑子的事，只要给李奈说

声做什么，他就做好。他自己什么也不会想，可是他能听从命令。”

外面传来一阵马蹄落在铁桩上的当啷声，小小的喝采声。

施琳向后移了点，这一来灯光没有照在他脸上。“真奇怪，你怎么会和他一道打帮找活儿。”施琳安详地期待对方的信任。

“这有什么奇怪的？”佐治防御地反诘道。

“哦哦，我不懂。很少有人是打帮的。我很少见到两个人打帮走路。你猜这里的雇工是怎么的哩，他们踏脚进来，得了个床位，干上个把月，就呆不住，把工辞掉，一个儿人溜走了。从没见过谁牵累谁的。看来有点奇怪，象他这样一只布谷鸟①和你这么精明的小伙子打帮走路。”

“他不是布谷鸟，”佐治说。“他是个死哑巴，但不是个白痴。我呢，也不是那么精明，要不然我就不会为了食宿在外的五十块钱来背麦袋，这么没出息。要是我精明，要是我有半分儿伶俐，我就该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我就该收割自己的庄稼了，犯不着整天拚死拚活干，还沾不到半点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佐治进入缄默了。他需要讲话。施琳不给他打气，也不泄他的气。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很有感受地听他说下去。

“他和我打帮到处流浪，并不怎么奇怪，”佐治终于说了。“我们都是在奥班出生的。我认识他姑姑卡莉拉。他还是个小孩，她就接收了来，把他抚养大的。卡莉拉姑姑死后，李奈只好跟着我到处地找活干。不久，彼此就习惯起来了。”

“啊唵，”施琳说。

---

① 布谷鸟有白痴之意。

佐治瞟了一眼施琳，瞧见那双尊严而慈祥的眼睛正在盯着他。“有趣极了，”佐治说。“我常常跟他闹出他妈的一大堆笑话。经常拿他开玩笑，因为他呆头呆脑，照管不了自己。可是呢，他甚至呆到连别人开他的玩笑也不知道哩。我有得乐。在他身边，我象是死鬼伶俐起来了。嗯，我叫他干什么，他妈的他都干。要是我叫他向悬崖走过去，他就会真的走。不久之后，我可不拿他开那么多玩笑了。他从不在这上头生气。我打过他，只要他回手，我每根骨头能不都碎了吗，可是他从未翘起一个指头跟我对打过。”佐治的声音转为自我忏悔的口气了。“告诉你是什么使得我不再拿他逗乐。有一天一大群人站在萨克拉门多河岸上。我有点飘飘然，转过脸来对李奈说：‘跳下去吧。’他果真跳了下去。他游不了几步。要不是我们赶快把他捞起来，他差点儿就淹死了。可他还十分感激我打捞了他呢。忘得一干二净是我叫他跳下去的。哎，我后来不再干这种事了。”

“他是个好人，”施琳说。“用不着什么聪明也做得成一个好人的。就我看呢，聪明有时候反要不对路。真正精明的人难得是个好人。”

佐治把散乱的牌叠好，独自打起牌来。外面，马蹄铁依然在嗒嗒地震响。从窗口进来的夕阳，还照亮着一小块四方的地面。

“我没有什么亲人，”佐治说。“我看见农场的雇工到处都是单身的。那不好。他们没有乐趣。混久了就变得下流了。时时刻刻要殴斗。”

“对，他们变得下流，”施琳同意地说。“他们变得这样，就不想跟别人谈心了。”

“当然，李奈大多时候是死讨人厌的，”佐治说。“可是你

同一个人打帮走惯了，你就撇不开他了。”

“他不下流，”施琳说。“我看得出李奈没有半点下流的地方。”

“他确实不是下流。可是他呆成那么个鸟样子，常时要闹出乱子来。比如在韦地出的事……”他突然停口，这正是他把一张牌翻过来的当儿。他现出警戒的神情，两眼盯着施琳。“你可不要对别人说。”

“他在韦地搞出了什么事？”施琳安详地问道。

“你不告诉别人的吧？——不，你自然不会的。”

“他在韦地搞出了什么事呀？”施琳又问。

“嗯，他瞧见个穿红衣服的大姑娘。他这杂种可真呆得可怜，凡是他喜欢的东西都想去摸一下。只是想掂一掂。就这样，他便伸出手去掂那件红衣服，那姑娘哇的一声叫了起来，这一来李奈全吓得六神无主了，他紧紧地揪着红衣服不放，因为他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唉，那大姑娘哇哇的直叫个不住口。我就在附近，听见喊声，我跑了过来。这时李奈更慌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只懂得把那红衣服抓得牢牢的。我用一根篱栅敲他的脑壳，要他放手。他慌成那个样子，哪里还晓得松手。你知道，他又是死鬼有力气的。”

施琳一双眼睛显得很安详，一闪也不闪。他慢吞吞地点了点头。“后来怎么样？”

佐治用心地把他的牌摆成一排。“嘍，那大姑娘跑到法院去，说她被奸污。一大帮韦地人要抓住李奈，当场结果了他。这一来我们迫得躲在一条水沟里。那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泡在水里，只是把头露出水面上，搁在渠边的野草堆间。天黑了，才偷偷地溜了出来。”

施琳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没有弄伤那大姑娘吧，呃？”他终于问道。

“伤个鸟。他不过把她吓怕了罢了。要是他一把抓住我，我也会被吓坏的。可是他没有伤她什么。他只不过想摸一下那红衣裳，象他没有一个时辰不想摸一下那些狗儿一样。”

“他不是下流，”施琳说。“要是下流的家伙，隔一英里远我就嗅得出来。”

“他自然不是，他还什么鸟事都肯干，只要我……”

李奈穿过门口走进来。他穿的蓝斜纹布上衣罩在双肩上，活象一块披肩。他走过来时，背显得有点驼似的。

“喂，李奈，”佐治说。“你现在是多么喜欢那只小狗喽？”

李奈气也不透了，说：“它是黄白花的，我正喜欢这种呢。”

他径直走到自己的铺位，躺了下去，把脸朝向墙壁，屈起两只膝髁来。

佐治若有所思地放下他的牌。“李奈，”他厉声说道。

李奈把脖子拧过来，打自己的肩头斜望过去。

“呃？什么事呢，佐治？”

“我跟你说过的，不许你把小狗带进这儿来。”

“什么小狗呀，佐治？我没有。”

佐治抢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把他翻了过来。他伸手下去，搜出了一只很小的狗仔，李奈把它藏在紧贴肚皮的地方。

李奈倏地爬了起来。“把它给我，佐治。”

佐治说：“你赶快起来，把小狗放回它的窝里去。它要跟母狗睡在一起的。你想弄死它吗？昨天晚上才生出来的，你就拿它出窝。你快放回去，不然我就对施琳说叫他别给你。”

李奈伸出双手求情似地说："把它给我吧，佐治。我会放回去的。我不会伤害它，佐治。对天说，我不会。我只是要摸着玩一会儿。"

佐治把小狗递给他。"对啦。你赶快放它回窝里去，再也别拿它出来。你要知道，你会把它弄死的呢。"李奈无可奈何地匆匆走了出去。

施琳一直坐在那儿，动也没动。他用平静的目光把李奈送出了门口。"天啊，"他说。"他象个孩子呢，是不是？"

"他真的象个孩子。他不干坏事，跟淘气的小孩一样，只不过他是那么有力气罢了。我敢打赌，今天晚上他不会回来睡觉。他准是睡在外头狗栏旁边。也好——让他去吧。他在那儿也不会弄出什么祸事来的。"

现在，外边天几乎全黑下来了。老甘德，这个打杂工，走了进来，踱到了他的床位前，他的老狗一跛一瘸地跟在他后面。"哈罗，施琳。哈罗，佐治。你们两个都不玩马蹄铁赛吗？"

"我不爱天天晚上玩，"施琳说。

甘德接着说："你们谁有威士忌酒吗？我肚子痛。"

"我没有，"施琳说。"有我自己也喝掉了，哪怕我肚子并不痛。"

"肚子痛得好厉害，"甘德说。"那些鸟萝卜害了我的。还没吃下去我就晓得会坏肚子的了。"

个子魁梧的贾尔纯从外面正黑下来的天井走进来。他走到寝室的另一头，把第二盏盖着灯罩的电灯扭亮。"这儿他妈的黑得够呛哩，"他说。"天啊，那个黑鬼真能掷蹄啊。"

"他很行，"施琳说。

"妈的，他真行，"贾尔纯说。"他一次也不让别人赢了

去……”他停了嘴，嗅着空气，嗅了又嗅，看见那条老狗躺在下面。“我的天，这匹狗好臭。把它赶出去呀，甘德！我没见过什么东西象这老狗臭得这么难闻的。你快把它赶出去。”

甘德从床上滚了下来。他伸手过去摸了摸那条老狗，一面辩解说：“我一向近着它，我可没有闻到怎么臭。”

“嘿，我不能让它蹲在这儿，”贾尔纯说。“那臭味熏过这地方，它走开了还闻得着呢。”他抬起沉重的腿，大踏步走过来盯住那匹老狗。“没有牙齿了，”他说。“又害着风湿病，全身都瘫了。它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甘德。对它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不一枪把它收拾掉，甘德？”

老头子局促不安地说。“啊——见鬼！我养它这么久啦。从一只小狗养大的。我带着它看羊的呢。”他得意地说：“看它现在这个样子，你不会相信它是我见过的最顶呱呱的守羊狗哩。”

佐治说：“我在韦地看见过一匹会看羊的阿里大耳。从别的狗那里学会看羊群。”

贾尔纯不让话头岔了开去。“喂，甘德。这匹老狗活着也整天白受罪。要是你带它到外面，对准后脑勺一枪——”他弯下身去指着，“——对准这儿，嘿，包管它不会觉着有什么东西打中了它的。”

甘德苦恼地望了望四周。“不，”他柔声说，“不，我干不出手。我养它很久了。”

“它活得没有啥兴头，”贾尔纯坚持说。“又臭得要死。对你说吧，我会替你一枪收拾掉它的。这样就不会是你干的了。”

甘德支起两条腿，从床铺前站起来。他不住烦乱地搔着腮

帮子上的白色短髭。“我跟它这么惯熟了，”他柔声说。“我从一只小狗便养起来的。”

“哎，你要是留它活着，就不算好心待它了，”贾尔纯说。“喂，施琳的母狗刚好养了一窝小狗呢。我想施琳会把一只小狗给你，让你把它养起来的。是不是呢，施琳？”

这个车把式一直在用他安详的眼光谛视着那匹老狗。“是的，”他说。“如果你要，我可以给你一只。”他似乎要让自己讲得更痛快似的。“贾尔纯是对的，甘德。这只狗活着自己也不好受。要是我老了，又是个残废，我希望有谁一枪结果了我。”

甘德孤立无援地看着施琳，因为施琳的意见就是法律。“也许会使它痛苦吧，”他提出意见说。“我照管它是不要紧的。”

贾尔纯说：“我这样给它一枪，他肯定什么也觉不着的。我把枪搁在这儿，”他用脚尖指着，“正对准后脑勺。它准是动也不动一下。”

甘德逐张脸孔都望了望，想得到支援。现在外边已经完全黑了。一个青年雇工走进屋里来。他那倾斜的双肩稍微有点前倾，用两个脚跟吃力地走路，好象还在背着看不见的麦袋似的。他走到自己的铺位前，把帽子放在自己的箱架上。然后，从箱架取出一本软皮杂志来，带到桌边的灯光下。“我把这个给你看过没有，施琳？”他问道。

“把什么给我看？”

青年人把杂志的封底翻过来，放在桌上，用手指指着说。“就在这儿，念吧。”施琳俯身过去看。“念吧，”年轻人说。“高声念出来。”

“‘亲爱的编者，’”施琳缓缓地念道。“‘我读你的杂志已

有六年了，我想它一定是市场上最好的一种杂志。我喜欢读比特·兰德写的小说。我想他一定是个顶呱呱的作家。我很少写信，只是希望多给我们登些象《黑骑士》那样的小说。我只想告诉你，花钱买你的杂志，要算是我花过的角子最值得的了。’”

施琳感到莫名其妙地抬起他的双眼。“你叫我念这个干吗呢？”

魏特说：“念下去呀，念出底下那个名字。”

施琳念道：“‘祝你成功。读者威廉·田纳。’”他仰起脸来盯着魏特。“你叫我念这干吗呢？”

魏特动人地把杂志盖上。“你还记得拜尔·田纳吗？三个月前在这儿做过工的？”

施琳想了想……“那小个子？”他问。“开垦土机的？”

“正是他，”魏特叫了起来。“正是那小子！”

“你想这个写信的就是他？”

“我知道的哩。有一天拜尔和我两个人在这屋子里。拜尔得了一本新到的杂志。他边看边说：‘我写了一封信。不知道他们这一期上登了没有。’可是呢，并没有。拜尔说，‘也许他们留着迟点发表吧。’他们真的是这样。就在这儿登了出来啦。”

“你是对的吧，”施琳说。“书上真的印着有呢。”

佐治伸出手来要杂志。“能让我们瞧瞧吗？”

魏特又寻出那位置来，但他紧紧捏着杂志，不肯松手。他用食指点着那封信给佐治看。然后回到自己的箱架边，小心地把杂志放了上去。“要是拜尔看得到就好了，”他说。“我跟拜尔同在一块豌豆地上干过活。我们两个都开垦土机。拜尔真他妈的是个死好人。”

在这一段谈话时间里，贾尔纯不让他自己卷进去。他还是

一直往下盯着那匹老狗。甘德也心神不定地注视着它。最后贾尔纯开腔了："要是你肯呢，我此刻就把这老魔鬼带出去，把它干掉。瞧，一点用都没有了。吃不得，看不见，连走路也那么吃苦的。"

甘德满有希望似地说："你可没有枪。"

"我他妈的没有?!一支鲁格①，准叫它一点儿痛也觉不着的。"

甘德说："也许明天吧。等明天再说。"

"我不懂这是什么道理，"贾尔纯说。他走到自己床前，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口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鲁格手枪。"让我们给它超生吧，"他说。"把这儿熏得这么臭，我们睡也睡不着。"他把手枪放进自己屁股头的口袋里。

甘德望着施琳好一会儿，想找个人打个圆场。但施琳没说什么。最后，甘德只得柔声地、绝望地说："好吧——带走吧。"他再也不朝下看那匹狗。他躺回到床上，双臂交叉地枕在头下，眼睛盯住天花板。

贾尔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小皮带。他猫下腰来，把皮带套在狗脖子上。除了甘德，所有的人都瞧着他动作。"来，乖乖。来呀，乖乖，"他和蔼地说。接着又道歉似地对甘德说："它会一点也觉不着的。"甘德一动不动，也不答他的话。贾尔纯把带子锁紧。"来吧，乖乖。"那匹老狗慢吞吞地僵硬地站了起来，跟在那条并不怎么用力拉的皮带后面走出去。

施琳说："贾尔纯。"

"呃？"

---

① 鲁格，美国一种手枪名。

“你会干的吧？”

“什么意思呢，施琳？”

“带一柄铲。”施琳直截了当说。

“哦，当然！我明白。”他把狗拉到外边，没入一片漆黑中去了。

佐治跟到门口，把门掩上，轻缓地带上门闩。甘德直条条地躺在铺上，盯着天花板。

施琳高声说：“我的一匹带头骡有一只蹄坏了，得上一点柏油。”他的声音扬了开去。外边却没有半点声响。贾尔纯的脚步声也已消失在远处了。沉寂进入了寝室。沉寂持续下去。

佐治格格地轻声笑了。“我敢赌李奈此刻在外边，正跟他的狗儿在一起。他此刻有了一个狗儿，再也不想回这里来了。”

施琳说：“甘德，那些狗儿随便你拣一只。”

甘德不答话。沉寂又降临到屋里来。这是来自黑夜，然后侵进屋里来的沉寂。佐治说：“有谁爱玩攸格① 吗？”

“我来跟你玩两手，”魏特说。

他们靠近桌边，在灯光底下面对面坐了下来。但佐治不洗牌。他神经质地搓拨着那副扑克牌的边缘，从而发出嗒嗒的响声，引得屋里面的人都朝着他看，这一来他就住手不再搓了。沉寂再度降临到屋里来。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甘德仍然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施琳望了他一会儿，然后就把目光移到自己的双手上面；他把一只手搁在另一只手上，把它压下去。地板底下有一阵啃啮的声音传出来，人们松了一口气，都往地板上瞧。只有甘德仍然在盯着天花板。

---

① 攸格，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听声音象是有只老鼠在那下面，”佐治说，“我们该在那儿放上一只捕鼠机。”

魏特突然嚷道：“瞧，他搞什么鸟的搞了老半天？发牌呀，干吗不发？这个样子我们还玩得出什么攸格来。”

佐治把牌紧紧地聚拢起来，一张张仔细察看着它的背面。房间里又归于沉寂。

远处一声枪响了。人们迅速地把目光投向老头子。每一颗头都转过来对着他。

他继续盯了一会天花板。然后，慢慢翻过身去，面向墙壁，一声不响躺在那儿。

佐治窸窣窸窣地洗着牌，并且把牌分了。魏特递了个记分牌给他，记上了开始的符号。魏特说：“我猜你们两位真的来这儿做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佐治问。

魏特笑道：“哈，你们在星期五来。还得干两天活才到得星期天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佐治说。

魏特又笑了起来。“要是你在这附近几个大农场干惯了活儿，你就会明白了。一个雇工要是想先打探一下农场的底细，那准是在星期六下午来。他吃过星期六的晚饭和星期天的三餐，要是不高兴呆呢，星期一吃过早餐，连手也没动过就溜之大吉了。你们可是星期五中午来的。不管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也得干一天半的活。”

佐治两眼平视地瞧着他。“我们得呆一些时候，”他说。“我和李奈得凑一笔本钱。”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马厩工把头探进来，这是一张瘦削

的、黑人的脸，饱含着痛苦，眼睛却隐忍着。“施琳先生。”

施琳的目光从老甘德那儿转过来。“呃？哦！哈罗，库鲁克斯。有什么事呢？”

“你吩咐我烘热柏油漆骡子的蹄。我烘热了哩。”

“啊，是，库鲁克斯。我就来给它漆上好了。”

“你肯要我漆呢，我也漆得好的，施琳先生。”

“不。我就来，让我自己漆吧。”他站起来。

库鲁克斯说，“施琳先生。”

“嗯。”

“新来那大个子在外边畜舍玩你的一窝狗呢。”

“唔，他不会搞坏的。我把一只给了他哩。”

“我正要告诉你，”库鲁克斯说。“他把狗儿搬出窝来玩啦。那是会坏事的。”

“他不会伤害它们的，”施琳说。“现在我同你一道去好了。”

佐治抬起眼来。“那杂种要是傻得太没头脑，你就把他踢出来好了，施琳。”

施琳跟着马厩工走出了门口。

佐治分牌，魏特把他的牌从桌面捡起来，仔细看着。“看见过那新羊羔了吗？”

“什么羊羔？”佐治问。

“嗬，顾利新讨的老婆。”

“唔，我看见了。”

“喂，你说她是个歪邪货不？”

“我才见到不几次，不大看得清楚。”佐治说。

魏特动人地放下他的牌。“嗨，等着瞧吧，你有得看呢，

她一点也不遮掩的。我从没见过有谁象她这样，随便跟一个男人吊膀子。我敢赌，连喂马的这黑鬼，她也吊他的膀子呢。我真不懂她要什么鸟的。”

佐治随口问道，“自从她来了之后出过什么事了吗？”

魏特对他的牌分明不感兴趣。他把他的牌放了下来，佐治收了过去。佐治摆出他非常惯熟的一手牌来——先是七张牌，再是六张，最后又来五张。

魏特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不，他们还没有干出什么来。顾利的裤裆里早就有了黄蜂①，但到现在还没出什么事。每一次当工人们在这儿周围，她就出来招摇一番。她总是说找顾利，要不就胡扯她在这周围丢失了什么东西，为找东西来的。看来她总离不开这一群汉子。顾利裤子里不过爬满了蚂蚁罢了，他们倒还不曾干出过什么事来。”

佐治说：“她总要出一次事的。他们总要跟她闹出一个大乱子来。她是捕鼠机里发条上挂着的一块臭肉。那个顾利有合适的事情干啦。住有一群汉子的农场，本来就不是一个女子呆的地方，特别象她这一流女人。”

魏特说：“要是你心想的话，明天晚上和我们大伙一道进城去好了。”

“嗯？干什么去？”

“这不过是平常事。我们到老苏骚那儿去。真他妈的是好地方。老苏骚是个笑料——常时爱说笑话。象上星期六晚我们刚来到前廊，苏骚出来开门，马上回过头叫道：‘姑娘们哟，快穿上衣服，警官来啦。’她从来不讲脏话，绝不讲。有五个姑

---

① Yellow—jackets，美国一种黄蜂的名称。这句话的意思是烦恼得很。

娘在那儿。”

“花你多少呢？”佐治问道。

“两块半。你可以花两角钱喝一杯酒。苏骚还有很舒适的椅子给坐呢。要是一个角儿他不爱过夜，就坐在椅子里，喝两三杯酒，呆上他妈的一天，苏骚也不来噜苏什么的。她不会因为不过夜就赶人出去。”

“也许进去见识一下是好的。”佐治说。

“那当然。来吧。真他妈的够乐的哩——她没有一个时候不讲笑话。象有一次她说：‘我认得有些人，他们铺上一张布地毯，留声机顶上摆上一盏女人像台灯①，就以为自己开设的是什么琼楼玉馆了。’她指的是克莉拉的窑子。苏骚还说：‘我懂得你们小伙子想要什么，’她说。‘我的姑娘是干净的，’她说，‘我的威士忌酒里不掺水。’她说。‘要是你们谁不怕自己烤糊，想瞧那个女人像台灯，那你们明白该上哪儿去。’她又说：‘这儿一带有好些人弯着腿走路②，那就因为他们爱去瞧那娃娃灯哩。’”

佐治问道：“克莉拉是另外一家？”

“是，”魏特说。“我们从来不上那儿去。克莉拉收三块钱住一夜，三角五分喝一杯酒。她又不会说笑。可是苏骚的地方呢，又干净，又有好椅子坐。从来不让那些疯子进去。”

“我和李奈正在聚一笔钱呢，”佐治说。“我也许进去坐坐，喝一杯酒，但我准出不到两块半钱。”

“对了，一个人有时总得找点快活的。”魏特说。

门开了，李奈和贾尔纯一道走进来。李奈闪闪缩缩地走到

---

① 指案台式的留声机，上面可摆东西。

② 这里说的“弯着腿走路”，暗指得了性病。

他的铺位前，坐了下去，想避免引人注意。贾尔纯伸手到自己床底把布袋子拿出来。他没有望那个脸仍朝着墙壁的老甘德。贾尔纯从布袋子里找出一根很细的通条和一罐子机油。他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床上，然后掏出手枪，打开枪膛，把子弹壳啪的一声从弹膛里取了出来。然后他用那根很细小的通条去擦拭枪膛。枪机发出啪啦的响声时，甘德翻过身来，双眼看望那支手枪，好一会才又回过身去脸向墙壁。

贾尔纯随口问道："顾利进来过吗？"

"没有，"魏特说。"顾利怎么啦？"

贾尔纯斜着眼睛往下瞧着枪膛。"寻他老婆呀。我看见他在外头跑来跑去的。"

魏特带着嘲讽口气说："他花一半的时间找她，剩下来的一半呢，就是她找他。"

顾利气急败坏地冲了进来。"你们谁看见我太太吗？"他诘问道。

"她不在这里，"魏特说。

顾利用威胁的眼光扫视着这寝室。"他妈的施琳上哪儿去了？"

"到畜舍外面去了，"佐治说。"他要给一只裂蹄上点柏油。"

顾利两个肩头斜下来，成了个方形。"他出去多久了？"

"五分到十分钟的样子。"

顾利冲出门口，把门砰的关上。

魏特站起身来。"我想也许我爱看这个，"他说。"顾利准是发疯了，不然他便不会去惹施琳。顾利精灵，真他妈死鬼精灵。在拳斗场上的决赛也有他份儿呢。报上登的几段，他都剪

下来了。”他心里估量着。“可这也没有什么两样，他最好不要惹施琳，谁也不知道施琳的本事会是个什么样。”

“他大概以为施琳跟他老婆勾搭上了吧，是不是？”

“看来是，”魏特说。“施琳当然不会。至少我想施琳不会。但这乱子要闹起来，我可巴望着瞧呢。来吧，我们瞧热闹去。”

佐治说。“我呆定在这儿。我不想混进什么事情里头去。我同李奈要凑一笔钱。”

贾尔纯擦好了枪，把枪放进布袋里，然后又把布袋塞到床底下。“我想我还是到外边瞧瞧她去，”他说。老甘德仍是躺着，李奈坐在床上小心翼翼地望着佐治。

魏特和贾尔纯走出了门口，门又关上了。佐治转过脸来对着李奈。“你心里记挂着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佐治。施琳说我最好不要一下子把小狗们玩得太狠。施琳说摸多了会叫它们不好受的；这样我就回来了。我听话哩，佐治。”

“我正要叫你当心呢，”佐治说。

“嗯，我一只也没有伤着它们。我只是把我自己那一只放在衣兜里摸着玩儿。”

佐治问：“你可看见施琳在外边畜舍吗？”

“当然见到，他叫我最好不要把小狗玩得太狠啊。”

“你看见那大姑娘吗？”

“你是说顾利的大姑娘？”

“是的。她到畜舍来没有？”

“没有。我连见也没见到她。”

“你没看见施琳跟她讲话吧？”

“嗯——嗯。她不在畜舍里嘛。”

“O.K，”佐治说。“我猜他们准看不见打架。要是打起架来，李奈，你千万要避开。”

“我不要打架，”李奈说。他从床前站了起来。到桌边跟佐治打对面坐下。佐治几乎是下意识地洗着牌，把一手牌抽了出来摆在桌上。他的动作是那样慢条斯理，看去既从容又带着深思。

李奈拿起面上那张牌，仔细看着，然后又倒过头来看了又看。“两头都一样的，”他说。“佐治，这牌为什么两头都一样的？”

“我不知道，”佐治说。“这不过是他们这么做出来的罢了。当你见到施琳时，他在畜舍里干什么？”

“施琳？”

“是呀。你在畜舍里看见他，他还叫你少摸点那些狗儿哩。”

“哦，是了。他拿着罐柏油，还有一支漆帚。我不知道那是要来干什么的。”

“你记得那大姑娘确实没有到畜舍去过，象她今天到这儿来一样？”

“没有哪。她没有去畜舍。”

佐治叹了一口气。“唉，你还不如给我上一个好窑子，”他说。“你可以跑到窑子里去，喝几杯酒，要干什么立即就干个痛快，不会惹麻烦。他知道这该花他多少钱。这儿的臭肉呢，只是放在发条上面的牢笼。”

李奈钦佩地听着，并且稍微翕动着嘴唇拚命去理解。佐治继续讲下去道：“你记得安德·库式曼吗，李奈？那个进过高

等小学的？”

“就是那个，他老娘时常做热烘烘的饼给孩子们吃的？”

“是呀，就是那一个。只要有得吃，什么事儿你也记得。”

佐治仔细地望着他那手“耐性”牌。他放一张“Ace”在他的记分板上，又把方块的二、三、四叠了上去。“安德现在就关在圣昆田监狱，为了一个骚货，”佐治说。

李奈用手指敲响着桌子。“佐治？”

“呃？”

“佐治，还要多久我们才有那小块地，在自己土地上过活——和那兔子？”

“我不知道，”佐治说。“我们总得一起积上一大笔钱。我知道有一小块地可以便宜买到手，但他们不会拿它白送人。”

老甘德慢慢地翻过身来。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心翼翼地在守候着佐治。

李奈说：“讲讲那块地吧，佐治。”

“我刚给你讲过，昨天晚上刚讲过呢。”

“讲吧——再讲一遍，佐治。”

“也好。那是十亩地。”佐治说。“有一架小风车，一间小木屋，一所鸡埘。有厨房，果园，樱桃树，苹果树，桃树，硬壳果，还有一点子酱果。有一块地留给种紫花苜蓿，而且不愁没水浇。有一只猪栏……”

“还有兔子，佐治。”

“照现在是没有地方给兔子住的，但我不难搭几只兔笼子，你可以给那些兔子喂紫花苜蓿。”

“正是呀，我会喂，”李奈说。“你他妈的讲得真对，我会。”

佐治两只手停止玩牌。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温和起来了。“我们还会有几条猪。我会盖一间熏藏室，象我祖父盖过的一样。当我们宰了一条猪，我们就熏腌肉、火腿，做腊肠，和别的象这一类的东西。马哈鱼一上河，我们就捉它百把条，腌起来或者熏起来。我们拿它下早饭。再没有什么比得上熏马哈鱼好味道的了。果子熟透，我们会把它装罐头——番茄是最好装不过的。每逢星期日我们都杀一只子鸡，或者是宰一只兔。说不定我们会有一条牛或山羊，干酪真他妈的厚得要命，你要用刀去割它，还得用汤匙挖起来。”

李奈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守定佐治，老甘德也一样望着他。李奈柔声说，“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

“那自然，”佐治说。“园子里什么蔬菜都齐全，要是我们想喝点儿威士忌呢，我们可以卖几只鸡蛋或别的什么，或许卖些牛乳。我们就住在那儿。在那儿扎根。再也犯不着往村乡四处跑，吃这口日本厨子煮的饭。不呀，先生，我们有了自己的地方，自己扎根的地方，再不会睡在工棚里头了。”

“讲讲那房子吧，佐治。”李奈恳求说。

“自然啦，我们有一所小房子，一人一间卧室。小小的竖铁炉，冬天我们便在炉子里生起个火来。地不多，我们的活儿也不会太苦。大概一天干那么六、七个小时。我们再也用不着一天背十一个小时的麦袋啦。临到收获呢，嘿，我们就在那儿收获起来。我们总算知道自己种出些什么来了。”

“还有兔子，”李奈满怀热望地说，“我照管兔子呢。讲我怎样管兔子吧，佐治。”

“对啦，你到紫花苜蓿地上去，带着一口布袋子。装得满满的一袋，就拿回来放进兔笼。”

“它们就咬呀，咬呀，”李奈说，“它们总是那样的。我看见过哩。”

“每隔六个星期左右，”佐治说下去，“它们就要生一窝兔儿，这一来我们就有很多兔肉吃，也不愁没得卖了。我们还养几只鸽子，叫它们绕着风车飞呀飞的，象我做孩子时看见过的一样。”他的眼光出神地越过李奈的头，望着墙壁。“而且那是我们自己的呀，谁也不能赶走我们了。要是我们不喜欢谁，我们可以说，‘滚你妈的蛋’，天啊，他就乖乖地滚开了。要是一个朋友来了呢，我们正有着一张空床，我们说声‘干吗不住一夜呢’，天啊，他准会住下来。我们还有一头猎犬，一对花猫，可是你得看牢这两只猫，不让它们抓那些小兔仔。”

李奈猛地透了一口气。“你叫它们试抓兔子看，他妈妈的，我连它们的颈骨也要扭断。我要……我要用棍子把它们打个粉碎。”他沉住了气，自个儿喃喃着，威吓胆敢骚扰未来的兔子的那两只未来的猫。

佐治坐在那儿，沉醉于他的那幅构图之中。

当甘德讲话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吓了一跳，象做了什么亏心事被人发现似的。甘德说：“你知道哪里有这样一个地方吧？”

佐治立刻戒备了起来。“即使我知道，”他说。“这与你什么相干？”

“你不想对我说这样一个地方在哪里。也许是乱扯的吧。”

“当然，”佐治说。“一点不错。你一百年也找不到这么个地方。”

甘德激动地问下去：“那么，他们要多少钱才肯卖这样一块地呢？”

佐治怀疑地瞧着他。“唔——我可以用六百块钱买下来。有着这块地的那个老头子没有钱，老太婆又等着要动手术。哦——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甘德说，“我只剩下一只手，没多大用处了。我这只手就是在这个农场断掉的。因为这样，他们才叫我干打杂。为了我断了一只手，他们给了我二百五十块钱。我自己凑上五十块，存在银行里，现在还存着呢。一共是三百，到得月底，还多五十块。对你们说吧……”他热切地把身体倾前。“假如我跟你们两个合伙，那我的股子是三百五十块钱。我没多大用处了，但我还能做饭，看鸡，锄锄菜园里的草。你们看怎样？”

佐治半闭上眼睛。“我得想想看。我们一直都打算着自己来干的。”

甘德打断他的话，“我立一张遗嘱，要是我绝了气，股子就统统归你们两个，因为我没有亲属，任何亲属也没有。你们有点钱吗？也许我们马上就可以干起来？”

佐治嫌恶地往地板上吐了口唾沫。“我们两人共着有十块钱。”他想了想，又接着说：“唔，要是我和李奈干上一个月的活，又不花钱，我们将要有一百块。合起来是四百五。我敢说定，有了这笔钱，我们准可以先把地买下来。那你和李奈就可以先去干个开头，我仍找个零工做，积够那个欠数。你们可以卖点鸡蛋呀什么的。”

他们进入了沉默。彼此望着，大家都惊讶起来。他们从来不敢真的相信的这件事，却真的要成为现实了。佐治很有信心地说：“老天！我敢说定我们准把地买下来。”他的双眼充满了惊异。“我敢说定我们准能把地买下来。”他又柔声地重复了一遍。

甘德坐在他自己的铺位上边。他神经质地抓着他那半截手腕。“我是四年前受伤的，”他说。“他们不久就要把我撵走了。只要我打扫不了工棚，他们会马上把我赶进孤老院去。要是我把钱给了你们呢，到了我没有用了那一天，也许你们还会让我理理菜园。我还可以干点洗碗碟，照管小鸡这类事情。但我到底是蹲在自己的土地上啦，到底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儿啦。”他悲伤地说下去：“你们看见今天晚上他们拿我的狗怎样干掉的吗？他们说它活着白受罪，对别人也没有半点好处。到他们把我从这儿赶走的那一天，我情愿谁一枪结果了我。他们却又不这么干。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再也找不到别的活路啦。到你们预定要走的时候，我还能多拿到三十块钱呢。”

佐治站起来。“我们准定干，”他说。“我们把那小块地修整一下，便住到那儿去。”他又坐了下来。大家静坐着，都被这事情的美妙弄得神思恍惚了，每一颗心都钻进了未来，钻进了这美好事情到来的时刻去。

佐治异想天开地说：“说不定会有一个狂欢节，或者有一个马戏班到镇上来，或许是球赛，或许什么别的鸟玩意儿。”老甘德点着头，表示对这理想很为欣赏。“我们就赶去。”佐治说：“我们用不着问谁去得去不得，只说声‘我们瞧瞧去’，就去成了。只要挤过了牛乳，撒一把谷子给鸡儿，就去得了。”

“还要放点草给兔子吃，”李奈突然插嘴进来。“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喂它们。我们什么时候干起来呢，佐治？”

“一个月。就干一个月。你猜我打算怎么做？我要写封信给这块地的主人，那老头儿，说我们买定了。甘德还得寄一百块钱去做定洋。”

“那不消说。”甘德讲道。“他们那儿的炉子可好吗？”

“嗨，很好的炉子，烧煤烧柴两用的。”

“我把我的狗儿也带去，”李奈说。“啊，天，我敢打赌，它一定喜欢那儿的。”

声音从外面逐渐传近来了。佐治匆匆地说：“对谁也不要讲起这事。只有我们三个，别人谁也不沾边。他们知道了，停掉我们的工，我们就凑不到那笔钱了。要装得跟平常一个样儿，象是我们这下半辈子都只好背麦袋的了，哼，突然有那么一天，领到了工钱，我们就开路。”

李奈和甘德点头，他们高兴得抿着嘴笑。“对谁也不讲，”李奈叮嘱着自己。

甘德说：“佐治。”

“咳？”

“我应该自己打死那条狗，佐治。我真不该让别人打死我的狗。”

门开了。施琳走进来，后面跟着顾利、贾尔纯和魏特。施琳双手因沾上柏油，黑了，他紧皱着眉头。顾利紧挨着他的手肘走在后头。

顾利说：“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施琳。我不过问你一声罢了。”

施琳说：“唔，你问得我太多了。我可他妈的烦得要死啦！要是你看不牢你的鸟老婆，你巴望我给你看牢她吗？你别来纠缠。”

“我正想跟你说，我没有别的意思，”顾利说。“我不过以为你会见到她罢了。”

“你干吗不叫她呆在她那个家里头？”贾尔纯说。“你让她到工棚周围来招摇，早晚要出事，到时候你可一点办法也没有。”

顾利一个箭步抢到贾尔纯跟前。“你别来管闲事，除非你跟我较量较量。”

贾尔纯哈哈笑了起来。“他妈的你这朽木头。”他说。“你想摆个威风吓施琳，可是吓不了。施琳倒反给了个脸色你瞧哩。你的脸孔黄得象青蛙肚皮似的。我不怕你是这个地方的什么头等拳斗家，你过来，我要把你的狗头扭下来。”

甘德满心高兴地加入这场攻击。“嘿，手套里头涂满了凡士林哩，”他鄙夷地说。顾利睁大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这眼光扫到了李奈，在他身上停了下来；李奈这时还沉醉于那小块土地的幻想里，正得意地微笑着。

顾利象一匹猎狗似的冲到李奈跟前来。“他妈的，你笑什么鸟？”

李奈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哎？”

顾利已是十分冒火了。“过来，你这大个子杂种。站起来。哪一个狗养的敢笑我。我要让你们瞧瞧看，到底是谁的脸发黄。”

李奈毫无办法地瞧着佐治，然后他站了起来，准备退开去。顾利站好了马步。他抡起左拳打李奈，接着，右拳又沉重地落在李奈的鼻梁上。李奈哇的喊出了恐怖的一声。鲜血涔涔地从鼻子流出来。“佐治，”他叫道。“叫他放了我呀，佐治。”他一直退到靠墙了，顾利还是跟上来，一掌一掌地掴他的脸颊。李奈双手仍然垂着，他太害怕了，不敢招架。

佐治跷起脚跟喊道：“擒住他，李奈，不要让他打。”

李奈擎起他那两只粗大的手掌把脸挡住，恐怖得发出牛一般的哀叫声。他喊道：“要他停手呀，佐治。”顾利猛擂他的肚子，打得他气也透不过来了。

施琳跳了起来，“这臭老鼠仔，”他叫道，“让我来揍他。”

佐治伸出手一把抓住施琳。“等一等，”他喊道，一面两手竖在嘴边叫道：“擒住他呀，李奈！”

李奈双手从脸上放下来，四处找佐治，而顾利这时一拳撞在他的眼睛上。那阔大的脸颊一下子全给血盖过了。佐治再次叫道：“我叫你抓住他。”

李奈一伸手去抓，顾利的拳头就飘摇了起来，不到一会儿，顾利便象一条悬在钓索上的鱼那样东摇西晃，他那捏紧的拳头被李奈硕大的手掌包住，看不见了。佐治走了过来。“放掉他，李奈，放手。”

但李奈此刻仍在恐怖地望着那个被紧紧抓在他手里的东摇西晃的小个子。血从李奈的脸上淌下来，他一只眼睛被撞破了，只能闭着。佐治一再往李奈的脸上拍，但李奈还是死抓住顾利的拳头不放。顾利现在显得面色苍白，心里畏缩了，他的挣扎也逐渐无力下来。他边哭边站起来，他的拳头仍然埋没在李奈的手掌中。

佐治高声叫了又叫：“放开他的手呀，李奈，放开！施琳，趁这家伙还有一只手没有断，快来帮我一下。”

李奈忽然放了手。他畏缩地靠着墙壁蹲下来。“是你叫我干的，佐治。”他惨苦地说。

顾利在地板上坐下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那只被捏碎了的手。施琳和贾尔纯弯下腰去看他。跟着，施琳直起身来，带着惶恐心情看着李奈。“我们得抬他看医生去，”他说。“我看，他手上每根骨头都碎了呢。”

“我没想，”李奈叫道。“我没想打伤他的。”

施琳说："贾尔纯，你快去套好马车吧，我们送他上梭利戴德救治去。"贾尔纯匆匆地出去了。施琳转过脸来对着那正在低声哭泣的李奈。"这不是你的错，"他说。"这个朽木头自讨苦吃，肯定会挨的。可是——天啊！他差点儿一只手也没剩下来呢。"施琳匆匆地走出去，一会儿带了一杯水回来。他把水端到顾利口唇边。

佐治说："施琳，现在我们会被撵走了吧？我们要积一笔钱的啊。顾利的老子会不会立即把我们轰走？"

施琳脸上现出苦笑。他在顾利身边蹲了下来。"你此刻的知觉能听见吗？"他问。顾利点点头。"那么就听着吧，"施琳说下去。"我想把你的手说成是机器弄伤的。要是你不把真情告诉别人，那就罢了。可是你一说出去，想把这个汉子撵走，那我们便逢人都传开去，叫你被人嘲笑。"

"我不讲，"顾利说。他避开不看李奈。

车轮声在外边嘎吱嘎吱地响起来了。施琳把顾利扶了起来。"走吧。贾尔纯陪你看医生去。"他把顾利扶出到门口。车轮声渐渐去远了。不一会，施琳又回到了工棚来。他望着李奈，而李奈这时还是惊魂未定地挨墙蹲着。"让我们瞧瞧你的手，"他说。

李奈把他双手伸出来。

"天啊，我可不愿你对我冒火呢。"施琳说。

佐治抢着说："李奈只是给吓慌了罢啦，"他解释道。"他不懂得如何是好。我对你说过，谁也不该惹他打架。不，我想我是对甘德说的。"

甘德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那是你对我说的，"他说。"今天早上顾利拿你的朋友出气，你就说，'要是他识相点，

最好不来找李奈的麻烦。’你是这么对我说的。”

佐治转过脸来对着李奈。“这不是你的错，”他说。“你别再这么着慌了。你是照我的话做的。你最好到盥洗间洗洗脸。真象个鬼脸了呢。”

李奈张开他血淤的嘴微笑了。“我不要闹事，”他说。他向门口走去，还没有到，又转回来。“佐治？”

“什么事呢？”

“我还能够管兔子的吧，佐治？”

“自然能够喽。你没有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不想闯祸的，佐治。”

“是的了，快他妈的出去洗个脸吧。”

第四章

库鲁克斯，这管马的黑人，在马具房里有着一个铺位；这马具房是间小小的，斜靠着畜舍墙壁的棚屋。这小棚屋的一边，开着个四块玻璃合起来的方形窗户，另一边是一道通往畜舍的木板门。库鲁克斯的床是个塞满了麦秆的匣子，他的铺盖就摊开在那上面。靠窗口的墙上有很多的挂钉，挂着须逐一修理的马具，新的皮条；窗子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工作台，满摆着加工皮革的工具，弯刀呀，缝针呀，麻线捆呀，还有一副手按的钉皮机。挂钉上也有诸如此类的马具：马鬃毛插了出来的一只裂了的轭，一根折断了的轭上的曲棒，一条皮包裂开了的挽链。在库鲁克斯铺位的上头，也有着一只小箱子，里面摆着一

排药水瓶，预备给自己和马匹用的。有好几罐洗马鞍的肥皂水，一小罐柏油，漆帚搁在柏油罐旁边。散在地板上的是些私人的物件；因为他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因此用不着收拾，可以乱丢；又因为他是个残废的长工，比起别人来总要呆得长久，因此他积集下来的什物，已超过了他自己能背得起来的限度了。

库鲁克斯有几双鞋子，一双长统胶靴，一只大闹钟，和一支单膛鸟枪。书籍，他也有的：一本破烂的字典，一本翻得残旧了的一九〇五年度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事法规。他的铺位上头另外一个架子上，还搁着几份破损的杂志和几本染满尘垢的书。一对阔大的金边眼镜，挂在他床头墙壁的一枚挂钉上。

这房间是打扫过的，十分洁净，因为库鲁克斯是个骄傲而孤僻的人。他待人总是保持着他的距离，也要求别人保持他们的距离。他的身体由于佝偻的脊骨而向左倾斜，眼睛深陷在头壳内，由于它们陷得那么深，竟好象是强烈地在闪烁着似的。他瘦削的脸庞上显出一道道很深的黑色皱纹，而他那两片薄薄的、苦痛地绷紧着的嘴唇，倒比脸孔的颜色浅一些。

这是星期六晚上。透过洞开着的通往畜舍的门，传来马匹动作的响声，踢脚声，牙齿咬啮着麦草的咀嚼声，以及缰链的嘀嗒声。马厩工的屋子里，一个小而圆的电灯泡投出了微弱而发黄的亮光。

库鲁克斯坐在他的床铺上。他的衬衫后幅从裤头里扯了出来。他一只手握着一瓶风湿药水，另一只手擦着他的背脊。他不时倒几滴药水到淡红色的手掌心里，然后伸到衬衫下面擦起来。他的手腕要扭过来才能擦到背脊，因而肌肉在颤动着。

李奈悄悄地出现在洞开着的门边，他站在那儿往里瞧，他宽

阔的双肩几乎刚好把门口塞满。好一会库鲁克斯没看见他，但当库鲁克斯抬起头来，却一下怔住了，他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快之感。他从衬衣底下拔出手来。

李奈无助地笑了笑，表示他的友意。

库鲁克斯态度严厉地说："你没有权利进我的屋里来。这儿是我的房间，除了我，谁也没有权利进来的。"

李奈屏住气，他的笑容变得更恳切了。"我没做什么，"他说。"我不过到畜舍来看看我的小狗。我瞧见你的灯亮，"他解释道。

"唔，我有权利开一盏灯的。你赶快出去，你们不要我进你们的寝室，你们也不要到我房里来。"

"你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我是个黑人。他们在那儿玩牌，可是我不能玩，因为我是黑人。他们说我臭。呸，我对你说，依我看，你们这些人统统都是臭的哩。"

李奈无助地摆动着他那粗大的双手。"统统进城去了，"他说。"施琳和佐治他们都去了。佐治吩咐我呆在这儿，不要闹乱子。我看见你屋里灯亮。"

"唔，你想怎么样？"

"没什么——我看见你屋里灯亮。我想我可以进来坐一会。"

库鲁克斯盯着李奈，他伸手到背后把那挂着的眼镜拿下来，戴在他那赭红的两只耳朵上，又再往李奈身上仔细看着。"我不懂你进畜舍来是干什么的，"他抱怨说。"你又不是马车工。他们无论怎样也不会叫个肩工到畜舍来的。你不是马车工。你跟马匹不相干。"

“小狗，”李奈重复一遍说。“我来看我的小狗。”

“唔，那么就看你的小狗去好了，不需要你进来的地方，你可别进来。”

李奈的笑靥消失了。他向房里踏进了一步，立即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退回到门口。“我只看它们一下子。佐治吩咐我不要摸它们太狠。”

库鲁克斯说：“对啦，你时常把它们从窝里捉出来。我看那母狗要不给它们搬个地方才怪呢。”

“哦，它不介意的。它随我的便。”李奈又把脚踏进房里来。

库鲁克斯皱眉了，但李奈的憨笑消除了他的戒备。“进来坐一会吧，”库鲁克斯说。“既然你不想出去，又不想让我安静，你就坐一会吧。”他的声调稍微友好一点了。“小伙子们都到镇上去了，呃？”

“都去了，只剩下甘德。他坐在工棚里，削着铅笔，边削边计算着呢。”

库鲁克斯正了一下他的眼镜。“计算？甘德在计算什么呀？”

李奈几乎是高声叫起来：“计算着那些兔子呀。”

“你见鬼，”库鲁克斯说。“你傻得象块死木头。你讲什么兔子呀？”

“我们就要买的那些兔子，我管它们，割草喂它们，给它们喂水呀什么的。”

“真是活见鬼，”库鲁克斯说。“怪不得和你同来那个伙计不让你跟在他身边。”

李奈心平气和地说：“这不是假话。我们就要干起来了。

就要有一小块地，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

库鲁克斯使自己更舒适地在床位上坐好。“坐下来吧，”他邀请说。“在铁钉桶上坐一会儿。”

李奈弯下身去，在那小木桶上面坐了下来。

“你当这是假的，”李奈说，“这才不是假话哪。句句是真话，你可以问佐治。”

库鲁克斯用淡红色的手掌托住了他那黝黑的下巴。“你是跟佐治打帮走地方的吧，是不是？”

“嗯。我同他到什么地方都是一块儿去的。”

库鲁克斯说下去。“有时候他同你讲话，你不懂他讲的什么鸟。是不是？”他身体倾前，用那深陷下去的双眼直刺着李奈。“是不是呢？”

“嗯……有时是这样。”

“讲话是白讲，你统统不懂得什么鸟意思的吧？”

“是……有时是这样。但……并不都是这样。”

库鲁克斯把身体更向前倾到了床沿外面。“我不是南方的黑人，”他说。“我就在这儿加利福尼亚出生。我父亲有个养鸡的农场，大约十亩左右。白人孩子来我们家玩，有时我也找他们玩去。他们里头有些是蛮好的。我父亲不喜欢这。往后一直好久，我总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喜欢，但现在我知道了。”他犹豫了一下。再往下讲时声音变得柔和了。“当时周围儿英里地内是找不出第二家黑人来的。这个农场再也没有一个黑人了，在梭利戴德也只有一家。”他笑起来。“要是我说了些什么，唉，那不过是一个黑人说的罢了。”

李奈问道：“你看还要多久呢？还要多久那些小狗才经得起玩呢？”

库鲁克斯又笑起来。“天啊，人家跟你讲话，绝不怕你会泄露出去。——过两个星期那些狗儿就玩得啦。佐治知道他是怎么着的。他只是讲讲，可你什么鸟也听不懂。”他起劲地把身体倾前。“这不过是一个黑人说的话，而且是个折了脊骨的黑人。所以这都是些无所谓的话，明白吗？你不会再记起来的。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了——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谈话，要是对方听不见或者听不明白，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是说，他们谈话也好，静坐在那儿不谈话也好，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他的兴奋一直在有增无已，直到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膝头。“佐治会对你讲许多有味的东西，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白讲罢了。不过是在对着另一个人谈话罢了。就这么回事。”他停了下来。

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而有说服力了。“也许佐治不回来了。也许他从此逃掉，再也不回来了。那你怎么办？”

李奈逐渐地领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什么？”他问。

“我说，也许佐治今晚进城去，你再也听不见他的下落了。”库鲁克斯推进着某种暗自以为的胜利。“这不过是也许罢了，”他重复说。

“他不会这样，”李奈叫起来。“佐治不会这样做的。我同佐治在一起很久了。他今晚一定回来的……”可是这怀疑于他是太可怕了。“你看他会不回来的吗？”

库鲁克斯的脸由于他的恶作剧而高兴得亮堂起来。“谁也说不准一个人会怎么样，”他平静地评论道。“让我们假定他想回来，可是却回不来。假定他被人杀死了或受了伤，那么他便回不来了。”

李奈拚命地领会他的话。“佐治不会这样的，”他重复

道。“佐治小心。他不会受伤的。他永远不会受伤，因为他小心。”

“唔，假定呀，只是假定他不回来。那你怎么办？”

李奈的脸孔因为担忧而涌起了皱纹。“我不明白。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这不会是真的。佐治不会受伤的。”

库鲁克斯直瞅住他。“要我告诉你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们会捉你进疯人院，用一条铁链套在脖子上把你勒紧，象勒一条狗似的。”

李奈的眼睛突然凝住了，并且变得镇静和冒火起来。他站起身来，危险地朝库鲁克斯走过去。“谁要伤害佐治？”他诘问道。

库鲁克斯看出危险已迫在目前。他一闪退回到床上，躲了开去。“我只是假定罢了，”他说。“佐治并没有受伤。他好好的。他准会好好地回来的。”

李奈抢到他跟前。“你假定这个做什么？谁也不会去假定佐治受伤。”

库鲁克斯把眼镜取了下来，用手指揩了揩眼睛。“坐下来吧，”他说。“佐治没有受伤。”

李奈悻悻然回到铁钉桶的座位上。“谁也不许说佐治受伤，”他抱怨说。

库鲁克斯慢条斯理地说了。“也许你现在会明白了吧。你有佐治。你知道他会回来。假如你谁也没有呢？假如因为你是黑种，就不能走进工棚去跟别人一块玩牌，那你会怎么样？假如你只好坐在这外边，看点书本。是的，等到天黑下来，你也可以玩一玩马蹄铁赛，但跟着你还是只得看书。书没有多大好

处。一个人需要有个谁——接近着他。”他哀伤了起来。“一个人会蠢下去的，要是他得不着一个谁和他接近。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和你在一块儿就成。我告诉你，”他叫嚷起来，“我告诉你吧，一个人太孤独了，他会生病的啊。”

“佐治一定回来的，”李奈用了一个惊魂未定的声音来安定他自己。“也许佐治已经回来了。也许我最好看看去。”

库鲁克斯说：“我不是想要吓唬你。他会回来的。我是在讲我自己。一个人晚上独自呆在这儿，看点书或想点事情或干别的什么。有时他想了又想，但没有谁告诉他想得对还是不对。有时也许他瞧出了点什么来，但他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他不能找别人问问，是不是别人也瞧出这一点。他没有把握。我在这儿瞧出好些事。我并没喝醉。我不知道我可是睡着了。要有个谁同我在一块，他会告诉我说我睡着了，那就没事儿了。但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库鲁克斯此刻的目光是横穿过这房子，朝窗口望出去。

李奈凄恻地说：“佐治不会丢开我跑掉的。我知道佐治不会这么做的。”

马厩工做梦似地往下讲：“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在我老人家的养鸡场上的时候。我有两个兄弟。他们经常接近我，时常在一块儿。总是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同睡在一个床上——三个人在一起。有一块草莓地。有一块紫花苜蓿地。总是在有太阳光的早上，把小鸡赶到紫花苜蓿中间去，我们兄弟们就坐在一道篱栅上，看守着那些小鸡——白毛的小鸡。”

李奈对这段话渐渐地感到有兴味了。“佐治说我们就快要有紫花苜蓿喂兔子啦。”

“什么兔子？”

“我们就要有兔子，也种草莓。”

“你见鬼。”

“我们真的要有哩。你问佐治。”

“你见鬼。”库鲁克斯用着嘲笑的口吻。“我见过成百成千人流荡在路上，来到农场里，背上驮着个包捆，头脑里却都藏着这么个鬼东西。几百个这样的人。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每个人脑子里都有着一小块土地。可是呢，从来没见哪一个人得到过。正象天堂那样。每个人都想要一小块土地。我在这儿读过好些书。没有谁到天堂去过。也没有谁得到过土地。都不过藏在他们头脑里头罢了。他们无时无刻不讲着它，但那只是在他们头脑里罢了。”他停了话音，朝那洞开着的门望去，因为马匹不停地骚动起来，缰链在丁当地响着。一匹马嘶叫了起来。“我料想有谁在外边，”库鲁克斯说。“也许是施琳。施琳有时晚上要到畜舍来两三次的。他是个真正的车把式。他时刻关顾着他的牲口的。”他痛苦地直起身子来，向门口走去。“是你吧，施琳？”他叫唤道。

回答的却是甘德的声音。“施琳上镇里去了。喂，你看见李奈吗？”

“你是说那大个子吧？”

“对。看见他在哪儿吗？”

“他在这儿。”库鲁克斯简单回答道。他踱回到自己的床前，躺了下去。

甘德站在门口边，搔着他那截秃腕，茫然地往这有灯光的室内瞧。他并不准备进去。“告诉你吧，李奈。我已经把那些兔子的账计算出来了哩。”

库鲁克斯有点恼火地说：“你要进来，就进来好了。”

甘德象是很为难似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进来。自然喽，要是你想我进来，那我就进来吧。”

“进来吧。要是谁都进得来，那你也可以进来的。”库鲁克斯很难用恼怒掩盖住他的欢喜。

甘德进来了，但他还是很难为情。“你有一个很舒服的小房间在这儿呢，”他对库鲁克斯说。“象这样有一间全归你自己的房间是很适意的。”

“一点不错，”库鲁克斯说。“窗口下面还有着一个肥料堆呢。这当然是最漂亮的了。”

李奈打断他的话：“你讲那些兔子呀。”

甘德斜凭着墙，旁边是一根折了的轭，他边搔着他那半截手腕边说：“我在这儿很久了，库鲁克斯在这儿也很久了。我到他房里来，这还是头一次。”

库鲁克斯黯然地说：“人们都不怎么到一个黑人的屋里来的。除掉施琳，除掉施琳跟老板，就没有谁来了。”

甘德赶快把话题转了过去。“施琳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车把式。”

李奈向这老打杂挨过来。“讲那兔子的事情呀，”他紧追不舍。

甘德笑着。“我算出来了。要是我们干得好的话，在兔子上头可以捞到一点钱的。”

“我可是要管兔子的，”李奈插嘴说。“佐治说过叫我管兔子。他答应过我的。”

库鲁克斯煞风景地插了进来。“你们这些人不过是骗自己。你们讲得天花乱坠，可也得不着什么乌土地。你呢，一直到他们用个箱子当棺材把你抬出去，也还是个打杂工。哧，这种人

我看见过太多了。李奈呢，大概两三个星期的光景，就要溜掉，在公路上流荡了。象每个脑壳里有着土地的人一样。”

甘德生气地擦着他的腮帮子。“你别他妈的胡扯，我们可是真干得起来的。佐治说我们成。我们钱都预备好了。”

“是吗？”库鲁克斯说。“可是现在佐治上哪儿去了啊？到镇上去，在窑子里。你们的钱就在那儿花个精光了。天啊，这种事我见过太多了。我见过许多人脑袋里都有一小块土地。但他们得不着，土地永远到不了他们手上。”

甘德叫道：“他们当然都想要。任谁都想要一小块地，不想多。只想有一点他自己的东西，他可以在那上面过日子，谁也不能把他赶出去。我就没有得到过。我为了他妈的这个州的几乎每个人都种过粮食，但却没有我自己的粮食，我收割呢，一点儿也不属于我自己的收成。可是呀，这回我们真要干起来了，你可别看错啦。佐治没有带钱上城去。钱存在银行里哩。我跟李奈跟佐治，我们就要有一间房子是自己的了。我们就要养一只狗和好些兔子和小鸡。我们就要有田里的绿油油的麦子，说不定还有一头母牛或山羊了。”他停下来，沉浸在自己遐想的画幅里了。

库鲁克斯问道：“你说你们有了钱了？”

“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大半，只添一点点就够了。一个月里边全都凑够了。佐治把地也找好了的呢，唔。”

库鲁克斯伸手到脊梁上，摸了又摸，四处按探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谁真正干得起来过，”他说。“我看见人们为了土地，自个儿想得几乎要发狂了，可是，每一回总是妓馆或者赌博把什么都搞个精光。”他迟疑了一下。“……要是你们……几个肯要个不求什么，只求养活得自己一张口的帮手呢，我也

想帮个忙。要是我愿意，我不会这么瘸，我会拚命干活。”

“你们几个谁看见顾利吗？”

他们把头拧过来，朝门口一看，原来是顾利老婆正往屋里张望哩。她的脸是经过浓重地化妆了的。两块口唇稍微分开，着力地在透气，象是才跑完步似的。

“顾利不在这儿，”甘德酸溜溜地说。

她仍然站在门口边，对他们发出了微笑，用自己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揉着另一只手的一排指甲。她的目光朝逐张脸孔掠了一遍。“他们把残弱的都留在这儿了，”她终于说道。“以为我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连顾利一起。嘿，我知道他们统统到什么地方去了的。”

李奈着了迷似地盯着她，可是，甘德和库鲁克斯却避开了她的眼睛，眉头垂了下来。甘德说：“你既然知道了，干吗还来问我们顾利在哪儿？”

她很赏心似地凝睛望定他们。“好奇怪的事，”她说。“要是我碰着随便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我跟他总玩得挺开心的。但只要两个人在一块，你们就不愿讲话。没有什么的，不过在斗气。”她把手指放下来，双手搁在屁股后头。“你们都是彼此害怕，就这么回事。你们谁都怕在场的别人会搞自己。”

稍停了一会，库鲁克斯说：“也许你此刻还是赶快回你屋里去的好吧。我们不想找麻烦。”

“啊，我不给你们麻烦。你以为我不想跟个谁谈一会儿话？以为我喜欢一天到晚呆在那鬼屋子里头？”

甘德把他那一截木棒似的腕搁在膝盖上，用手轻缓地摸着它。他用谴责的口吻说：“你是有丈夫的呀。你犯不着跟别人要花枪，惹出事情来。”

这女人忽然发作起来。“是啦，我有丈夫。你们都看见过他。他是漂亮的人儿呀，是不是？整天的时间全花费在讲他要怎样对付他不喜欢的人，而他呀，没有谁是他喜欢的。以为我愿意呆在那间八平方米的屋子里，听顾利吹他怎样抡起左拳打了两下，然后又照老样子把右拳带过来？‘一，二，’他说。‘只照老样子一，二，这么两下，他就要倒地了。’”她把话煞住，脸上的愠怒消失了，变得动人起来。“喂，顾利的手是怎么回事的？”

一阵窘迫的沉默。甘德偷看了李奈一眼。接着他咳几声嗽。“哦……顾利嘛……他的手碰在一架机器上头哩，太太。他的手给碾断了。”

她默察了一会儿，然后大声笑起来。“你胡扯！你想拿什么来骗我？顾利准是惹下什么事，却又对付不了。碰在一架机器上头——只管瞎扯！嘿，自从断了手后，他再不给谁‘一，二’这么了不起的两下子了。谁打断他的？”

甘德满不高兴地重复一遍：“一架机器给碾断的。”

“好，好，”她高傲地说。“你们要瞒就瞒住吧。我怕什么？你们这些浑蛋，还当自己是这么利索呢。你们把我当做什么，当做一个小孩吗？嘿，对你们说，我可以跟歌舞班子去演出的。还不止一个班子呢。还有人跟我说过，他能介绍我拍片子……”她气得气也透不过来了。“——星期六晚上。一个个到外头耍去了。统统去了！我在干什么的？站在这儿跟一堆废物谈话——一个黑鬼，一条大傻瓜，一只满身虱子的老绵羊。我还高兴着呢，因为别的人都走光了。”

李奈目不转睛地望定她，他的嘴巴打开着一半。库鲁克斯退归于一个黑人那种可怕的、借以自卫的庄严。但甘德却来了

一个转变。他突然站起来，把当做座位的铁钉桶也撞到后面去了。“够啦够啦，”他生气地说。“我们不要你到这儿来。我们告诉你，不要你来。告诉你吧，我们这些人究竟算得什么，也不是你这鸟脑瓜子懂得的。你那个鸟脑瓜子根本不配辨别出我们并不是废物。也许你会害得我们被开除的吧。也许你会这么做。你以为我们会流浪到公路上去，再寻一个象这里一般吃不饱饿不死的活儿干吧。你不知道我们有了自己的农场可去了，还有自己的房子哩。我们不一定要呆在这儿。我们有房子，有小鸡，有果树，有比这儿好一百倍的地方。我们还有朋友，有朋友。我们以前怕被开除，现在再也不怕了。我们有自己的土地，它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去。”

顾利老婆哈哈大笑起来。“这才好笑呀，”她说。“你们这号人我见得多了。要是你们有了两个铜子的身家，你们就会拿去换两杯酒喝，连杯底都要舔光净了。我晓得你们这些脚色。”

甘德的脸气得红了又红，但在她没说完之前，他还是抑制住自己。他占主动。“我自然懂得这，”他慢条斯理地说。“也许你还是走开，去管你自己的事为好。我们不想跟你说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管不着。我看你还是快点儿溜开去的好，顾利不会高兴他的老婆浪到畜舍里来跟我们这些‘废物’搅在一块的。”

她逐张脸孔瞧了一遍，他们都避开不看她。她把李奈瞧得最久，直到李奈难堪得垂下眼睛来。她突然问道：“你脸上从哪儿来的伤？”

李奈心虚地抬起眼来。“谁——我？”

“对，你。”

李奈瞧着甘德求援，接着，他的眼睛又仍然看着自己的膝头。“他的手碰在一架机器上头哩，”他说。

顾利老婆哈哈笑起来。“O·K，机器。迟些时候，我同你谈。我喜欢机器呢。”

甘德插了进来。“你别缠上这条汉子。你可不要跟他搞什么名堂。回头我把你的话告诉佐治去。佐治不会让你跟李奈搞名堂的。”

“谁是佐治？”她问。“就是和你同来的那小个子？”

李奈快活地笑了。“就是他，”他说。“就是他，他答应让我管兔子的。”

“啊，要是你只是想要这个呢，那容易，我自己也弄得一对兔子来给你。”

库鲁克斯从他的床位站起来盯着她。“够了，”他冷冷地说。“你没有权利到一个黑人房里来。你没有权利在这儿招摇生事的。你该立即出去，赶快滚开。要不的话，我告诉老板不许你再到畜舍来。”

她转过脸来，用蔑视的态度对着库鲁克斯。“听着，黑鬼，”她说。“要是你来捣蛋，你知道我能够怎样对付你的吧？”

库鲁克斯无可奈何地盯着她，然后在自己的床上坐下来，瑟缩着。

她逼近他跟前。“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吧？”

库鲁克斯霎时间似乎变得渺小了，他把自己靠着墙壁缩成一团。“是，太太。”

“嘿，那么你就该识相些，黑鬼。我能够把你吊在一棵树上，那么便当，还算不得有趣呢。”

库鲁克斯把自己退缩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了。没有了身份，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唤起爱或憎的一切。他说："是的，太太，"他的声音是失去了腔调的。

她逼近着他站了好一会，等他一有什么动静就能再度向他示威；但库鲁克斯却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的目光是畏避的，所有可能被伤害的一切都缩了进去。她终于转过脸来对着另外两个了。

老甘德在迷惘地注视着她。"要是你真这么做呢，我们就讲开去，"他恬然地说。"我们准说你打库鲁克斯的主意。"

"随便讲去好了，顶个屁，"她叫道。"没有谁听你的，这你知道。没有谁会听你们的话的。"

甘德退缩回来了。"没有，"他同意道。"——没有谁会听我们的话。"

李奈悲声地嚎起来："佐治在这儿就好了。佐治在这儿就好了。"

甘德过去偎近他身边。"你不要担心，"他说。"我刚才听见那些人回来了。佐治现在准是在工棚里了哩，我敢打赌。"

他转过脸来向着顾利老婆。"你最好是现在回家去，"他心平气和地说。"要是你现在回去呢，我们便不告诉顾利你来过这里。"

她冷冷地估量他，说："我不相信你听见了什么。"

"还是不要贪侥幸，"他说，"即使你不相信，也是选稳当的路走的好。"

她转过来对着李奈。"我高兴你把顾利教训一下子。他自个儿招来。有时我真想自己动手来揍他呢。"她溜出房门，隐没在漆黑的畜舍里了。当她打畜舍走过的时候，缰链丁当地响

了起来，一匹马在喷鼻，一些马嗒嗒地在顿脚。

库鲁克斯似乎慢慢地从他刚才的防卫布置中解脱出来了。“你说他们回来了，是真的吗？”他问。

“是的。我听见哩。”

“唔，我一点也听不见。”

“大门砰的关上哩，”甘德说，接着又讲下去，“天啊，顾利老婆走路没一点声响，我看她是练出来的。”

库鲁克斯现在要避开这整个话题了。“也许你们还是走开的好吧，”他说。“我不想要你们再呆在这儿了。一个黑人总得有一点权利，即使是他不怎么喜欢。”

甘德说：“那母狗不该对你讲出那样的话来。”

“没什么，”库鲁克斯黯然地说。“你们两个进来坐，使我忘乎所以了。她说的话都是真的呀。”

畜舍外边，马打着喷鼻，缰链又丁当响起来，一个声音叫喊道：“李奈。啊，李奈。你在畜舍里吗？”

“是佐治哩，”李奈叫起来。于是他回答道：“在呀，佐治。我在这儿。”

一秒钟光景，佐治站在门口边了。他不高兴地四处张望了一下。“你在库鲁克斯屋里干什么。你不该到这儿来。”

库鲁克斯点了点头。“我跟他们讲过啦，但他们无论如何要进来。”

“唔，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踢出去？”

“我不怎么介意的，”库鲁克斯说。“李奈是个好人。”

甘德现在又来劲了。“哦，佐治！我刚才算了又算。我算了出来啦，就是在兔子上头我们也有办法弄到一点钱。”

佐治皱了皱眉头。“我想我是嘱咐过你的，这事情不要跟

别人说。”

甘德象个泄了气的皮球。“除了库鲁克斯，没有别人知道。”

佐治说：“好了，你们两个出去吧。天啊，看来我一刻也离开不得的。”

甘德和李奈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库鲁克斯叫道：“甘德！”

“呃？”

“记得我说过锄草和干杂活的话吗？”

“嗯，”甘德说。“记得的。”

“喂，忘记掉好了，”库鲁克斯说。“我没有意思的，随便开开玩笑罢了。我不想去那么个地方。”

“嗯，好吧，要是你这么想，那就这么办吧。晚安。”

三人走出门口。他们通过畜舍时，马匹又打起喷鼻，缰链又丁当地响起来。

库鲁克斯坐在他的床上，朝着门口瞧了好一会，然后伸手去拿风湿药水瓶子。他把衬衫的后幅拔出来，倒了些药水在他那淡红色的手掌里，又伸到背脊上慢慢地擦起来了。

第 五 章

宽阔的畜舍的一端，新的麦秆堆得高高的，麦秆堆上吊着一个四叉抓草器，悬在它的吊车上面。麦秆象山坡似的向畜舍另一端倾斜下来，那儿还剩下不曾堆满新收获物的一块平地。畜舍的四边，可以看见喂草的木槽，打一条条栅栏间望去，可

以看出马匹的头来。

星期日下午。憩息的马在嚼着一小捆一小捆吃剩的干麦秆，嗒嗒地顿着它们的蹄，咬啮着木槽，并且当啷当啷地摇响着缰链。下午的阳光透过畜舍的空隙，一薄片一薄片地投射进来，在干草上面铺上了一道道光线。空中有着一群群苍蝇的嗡营，呈现出一种午后怠惰的扰攘。

打外边传来马蹄铁碰在拴销上的当啷声，和人们的各种呼喊：好玩的，怂恿的，或是嘲弄的。但畜舍里却是安静，嗡营，闲旷和温暖。

只有李奈一个人在畜舍里，他坐在没有堆满麦秆那一端的一只马槽底下，一副驮箱旁边的干草上。李奈在草堆里坐着，瞧着他面前躺着的一只死了的小狗。他瞧了好一会，然后伸出他硕大的双手去抚摩它，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轻轻抚摩着。

李奈柔声地对狗儿说："你干吗要死掉呀？你又不象一只老鼠那么小。我又没有狠捏你。"他把小狗的头扭过来，盯着它的脸，对它说："现在也许佐治不让我管兔子了吧，要是他发觉你是被我弄死的。"

他在草堆上挖了个小窟窿，把小狗放了进去，用干草盖过，看不见了；但他还在朝着自己做成的小堆发愣。他说："这还不是我非得躲到丛树林去不可的坏事吧，哦，不！这不是的。我会对佐治说，它死了我才发现的。"

他把狗儿挖了出来，细看着它，从耳根一直到尾巴轻轻地摸了一遍。他的声音是充满了忧虑了："可是他会知道的，佐治是瞒不住的。他会说：'你干的好事，别想瞒得过我。'他还会说呢：'就为的这件事，你别想管兔子了！'"

他突然冒起火来。"他妈的，你这鬼家伙，"他叫起来道。

“干吗你一定要死呢？你又不象一只老鼠那么小。”他抓起小狗来，猛可地掷了开去，并且拧过身来背对着它。他弯着腰坐在那儿，垂头丧气地说：“这回我肯定不得管兔子了，这回他不许我管了。”他在忧愁之中来回摇晃着身体。

外面传来马蹄铁掷在铁桩上丁当的响声，跟着是一阵异口同声的叫嚷。李奈站起来，把小狗又放回到干草上，才坐了下去。他又在小狗身上轻轻抚摩起来。“你还不够大，”他说。“他们跟我说了又说，你还太小。我不懂得你会这么容易就死掉。”他伸出一排手指搁在狗儿一只软绵绵的耳朵上。“也许佐治不会计较，”他说。“这么一只鸟狗崽，佐治不当回什么事吧。”

顾利老婆打畜舍最后头的栏架那边走过来了。她悄悄地走过来，因而李奈没瞧见她。她穿的是耀眼的棉布衫，脚上是缀有红驼鸟毛的拖鞋。她的脸上是化妆了的，一小束一小束的腊肠一般的鬈发，吊在那儿，舒齐得很。她走近李奈身边，李奈这才抬起头来看见她。

在慌乱中，他用手抓起一把麦秆来盖住小狗。他心情沮丧地望着她。

她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小伙子？”

李奈瞪了她一眼。“佐治说我不得跟你搞什么的——跟你讲话还是别的什么。”

她笑了起来。“佐治样样事情都给你下命令的吗？”

李奈垂下头来瞧着干草。“他说要是我跟你讲话或干别的，我就不得管兔子。”

她泰然自若地说：“他那是怕顾利发火罢了。哈，顾利一只手臂挂在绷带上——要是他敢发狠，你把另一只手臂也扭断他好啦。你瞒不过我，说他碰着什么机器。”

但李奈没有接受这诱惑。“不啊，太太。我不能跟你讲话什么的。”

她靠近他身边在草堆上跪了下来。“嘘，”她说。“他们那些人都在赌着马蹄铁赛呢。现在大约只是四点钟光景。他们这些家伙谁也不会离场的。干吗我不能和你谈谈呢？我得不着同谁谈过心。我真要闷死了。”

李奈说：“呃，我不打算跟你谈话或干别样什么的。”

“我真寂寞，”她说。“你能够跟别人讲话，可是我呢，除了顾利，我就不能同谁讲话了。不然他便要冒火。为什么你不爱跟别人讲话的？”

李奈说：“呃，我不打算讲。佐治怕我会弄出麻烦来。”

她换了个话题。“这儿你盖着的是什么东西？”

于是李奈的一切灾难都回到他身上来了。“只是我的狗儿。”他悲戚地说。“只是我的小狗儿。”他把干草从顶上掀了开去。

“哎呀，是死的呢，”她叫嚷起来。

“它这么小，”李奈说。“我不过跟它逗着玩儿……它做出象是要咬我的样子……我就装作要捏它一下……我真这么干了。它就死去了哪。”

她慰藉他道：“你用不着担忧。不过一只狗儿罢了。你很容易找一只回来。这乡村里到处有的是狗儿哩。”

“不单是这个，”李奈伤心地解释说。“佐治这一回可要不让我看管兔子了。”

“他为什么不让？”

“唔，他说要是我再干出什么坏事来，他就不让我管兔子。”

她把身体移得跟他更近一点，用轻柔的语调说道："你别担心跟我讲话。你听，你听那些家伙在外边叫着喊着哩。这一场他们要赌四块钱的。不完场谁也不会肯走开。"

"要是佐治瞧见我跟你讲话，他准要让我吃不消，"李奈谨慎地说。"他这样给我讲过了的。"

她的脸孔渐渐变得生气起来了。

"我着的是什么鬼？"她嚷了起来。"我就没有权利同一个人讲话吗？他们到底把我看成个什么？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同你讲话。我又不会伤害你。"

"唔，佐治说你会害我们搞出祸来的。"

"哇，真见鬼！"她说。"我害了你哪一桩？好象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我是怎么生活着的。我告诉你吧，我过不惯这样的生活。我也能够成个人物。"她黯然神伤似地说下去："说不定我将来还能。"跟着，她的话就在一种倾诉的热情中翻滚出来了，象是她的听客会被人夺了去，因此她必须赶快抢着说似的。"我就住在萨利纳斯，"她说。"当我是个小孩就到那儿来了。啊，一个歌舞班子路过啦，我遇到一位演员。他说我可以跟那个歌舞班走。但我母亲不允许。说是我只有十五岁哪。但那人说我去得的。要是我去了，我就不会过着现在这种鬼日子，你可以相信。"

李奈来回地轻轻抚摩着狗儿。"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了——还有兔子。"他倾吐出心事来了。

她不让别人插断，赶紧把她的身世讲下去。"另一次我碰到一个人，他是拍片场里的。我跟他一道到临江舞厅去。他说他要介绍我去拍片子。说我是个天才。待他回到好莱坞，他就立刻写信叫我去。"她紧紧地瞧着李奈，看她可把他打动了没

有。“我一直没有收到信，”她说。“我常疑心是我母亲把它偷去了。哧，我就不再在这样一个地方呆下去，我得不着一点儿地位，做不得一点儿事情，他们还偷你的信。我也问过她，是她偷了去不是，她说不。这么一来我就跟顾利结了婚。也是那一天晚上在临江舞厅认识他的。”她诘问道：“你听着的吧？”

“我？自然。”

“啊，我一向没有把这个对谁讲过，也许我不该讲。我不喜欢顾利。他不是个好人。”因为她已经信赖他了，她把身体移得更贴近李奈，坐在他旁边。“早该拍电影了，有漂亮的衣服穿——全都是漂亮衣服呀，象他们和她们穿的一样。我可以坐在大酒店里，就有拍片场的人来要。遇着他们有预演呢，我就参加去，在广播里讲话，不花我一个铜板，因为是我拍的片子呀。而且，象他们和她们穿的漂亮衣服，我全都有了。因为这人说我是个天生的人才呀。”她抬起眼来瞧李奈，并且用臂和手作了个有点堂皇的手势，显示她会表演。一排手指随着手腕摆动起来，那小指煞有介事地从其它几个手指中翘了开来。

李奈深沉地叹了一声气。外边传来一块马蹄铁碰在金属上的丁当声，接着是一阵喝采。“有人圈中了，”顾利老婆说。

现在太阳下坠，光线渐渐升高了，一缕缕阳光爬上了墙壁，照在饲草架上，马匹头上。

李奈说：“也许我把这狗儿拿到外面去丢掉，佐治就不会知道了。那么我就能管兔子，没有什么乱子了。”

顾利老婆气恼地说：“你什么也不在心，只是惦着兔子？”

“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了，”李奈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就要有一间屋，一个果园，还有一小块地种紫花苜蓿，那是给

兔子种的紫花苜蓿呀，我会带一条布袋，每一回都把苜蓿塞得满满的，拿回来喂兔子。”

她问道：“什么东西弄得你这么死心眼儿记挂着兔子？”

李奈在得到答案之前，仔细地想了又想。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她，直到他恰好偎着了她的身体。“我爱玩漂亮的东西。有一回，在集市上我看见过好些毛茸茸的兔子。你知道，它们可真漂亮呀。我连老鼠也玩过的，可是一有了好点儿的什么到手，就不玩它了。”

顾利老婆将身体移离了他一点点。“我看你是个傻瓜，”她说。

“不，我不是，”李奈恳切地分辩道。“佐治说我不是呀。我爱用手指摸着漂亮的东西玩儿，软绵绵的东西。”

她稍微安下心来。“啊，谁不呢？”她说。“随便谁都爱这样的。我爱摸丝绸和天鹅绒。你爱不爱摸天鹅绒？”

李奈高兴得格格地笑出声来了。“天啊，那用说，”他快活地叫道。“我还有过一点呢。一位太太给过我的，这位太太就是——我的卡莉拉姑母。她真把它给了我啦——约莫这么大的一块。我很想我现在有着那么一块天鹅绒。”一层恓郁阴影从他脸上掠过。“我丢失了，”他说。“我很久没有看见它了。”

顾利老婆讪笑他。“你是个傻瓜，”她说。“可却是个死鬼好人，就象个大娃儿，但别人会明白你的意思的。我梳头发的时候，我时常就坐在那儿，用手轻轻抚弄着它，因为它是那么柔软。”为了表明她是怎样抚弄的，她伸出一排手指往头顶上掠了一下。“有些人的头发硬得要命，”她自鸣得意地说。“就说顾利吧。他的头发好象铁丝一样。我的可是又软又细

呀。自然喽，我刷得勤。那会使它细腻起来的。这儿——就摸一下这儿看。”她捉住李奈的手搁到她头上。“就在这地方摸一下，看它是多么软绵绵的。”

李奈粗大的手指开始拨弄她的头发了。

“你可别把它搞乱了，”她说。

李奈说：“啊啊，真妙哇，”他拨得更重了一些。“啊啊，真妙哇。”

“当心，瞧，你就要把它搞乱了。”接着她生气了，叫道：“你快停手，你会把它全都弄乱了的。”她把头歪向一边，李奈的五指却抓住了她的头发不放。“放手，”她喊起来。“你放手。”

李奈慌乱了。他的脸歪着。那女人又尖声叫喊起来，李奈用另一只手去堵她的嘴巴和鼻子。“请别这样，”他求情说。“啊啊，请别这么样。佐治会冒火的哩。”

那女人在他双手底下死力挣扎。她的脚在干草堆上乱蹦乱踢，她还不住地扭曲着身子想挣脱；而从李奈的手底下，透出了一声被捂住了的号叫。李奈开始恐慌地叫起来了。“啊，请千万别这样吧，”他恳求道。“佐治会说我干了一桩坏事。他会不让我管兔子的。”他稍微把手移开一点，于是她沙哑的呼号声就冲了出来。这使李奈变得恼怒了。“别再嚷，”他说。“我不要你叫嚷呀。瞧，你就要害我搞出祸事来了，佐治一点也没说错。哼，你可别再喊。”她继续挣扎，她的一双眼睛充满了恐怖乱瞪着。李奈接着便摇撼她，他真恼火她了。“你别再喊呀，”他说，边摇撼着她；于是她的身体就象一条鱼般仆倒了下来。这之后她直条条地一动也不动，李奈已经扭断了她的颈骨了。

他往下瞧着她，小心地把原先盖在她嘴上的手移开去，而她却一动不动地躺着。“我不想伤害你，”他说。“可是你喊了起来，佐治准会冒火。”她既不回答，也不动弹，于是他弯下身来靠近着去瞧她。他抬起她的一条手臂，又放了下来。好一会，他象是被吓昏了似的。之后，他感到害怕了，低声地说：“我干了一件坏事了。我又干了一件坏事了。”

他用笨大的手去抓干草，直到半埋住了她的身体。

畜舍外边传来一阵人群的叫声，和马蹄铁碰在金属上头发出的双重的丁当声。李奈第一次意识到外边了。他在干草堆上蹲下来，倾听着。“我干了一件真正的坏事，”他说。“我不该干出来的。佐治准会冒火。哎……他说过，躺在丛树林里，等他来。他会冒火的。在丛树林里等他来，他这么说过的呢。”

李奈又走回来瞧了瞧那已经死去的女子。狗儿躺着的地方十分靠近她。李奈把小狗拾起来。“我还是把它扔掉吧，”他说。“这已经够糟的了。”他把小狗塞进怀里，让上衫裹着，轻步走到畜舍的墙边，从壁缝里往外边玩马蹄铁赛的地方张望了一下。然后，轻步走到最尽头一个马槽的末端，就毫无踪影了。

太阳的光束现在是高照在墙上了，畜舍里面的光亮变得淡薄下来。顾利老婆仰面躺在那儿，被干麦秆半埋着。

畜舍里显得十分静谧，而下午的静谧也笼罩着整个农场。连掷蹄铁发出的丁当响，连参加赛局的人们的声音，都似乎变轻了。畜舍里的空间已经先外边的白昼阴暗了下来。一只鸽子打洞开着的麦秆门飞进来，绕了个圈子又飞了出去。打最末端的畜栏走过来一匹守羊母狗，长而瘦，垂着两排沉重的乳头。还没有走到狗儿们睡的那驮箱，它就嗅到了顾利老婆的死人的气味，它脊梁上的毛立即耸了起来。母狗呜咽了几声，就瑟缩地

走到驮箱前面，跳进一窠狗儿中间去了。

顾利老婆半覆盖着黄澄澄的干草躺在那儿。所有卑贱、机谋、抑郁，和炽烈的情欲，全都从她脸上消失了。她十分秀美而自然，她的脸孔佼好，有一种青春的光泽。现在，那搽胭脂的双颊和染红的口唇，使得她看去似乎栩栩如生，非常轻舒地熟睡着。腊肠一般的鬈发束，散开在她枕着的干草堆上，而她的两片口唇微微地张了开来。

象有时遇到的那样，一刻的时间竟是生了根，徘徊、持续得那么久，远远超过了一刻。万籁俱寂，声响和运动都停止了下来，显得那么久，远远超过一刻。

接着时间又渐渐苏醒过来了，而且懒慵慵地溜过去，溜过去。马匹在饲草架对面那一边顿着蹄，缰链丁当丁当地响起来。外面，人们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响亮、愈清晰了。

打尽头一个畜栏附近传过来老甘德的声音。“李奈，”他叫唤道。“啊，李奈！你在这儿么？我又算出好一些来了。告诉你我们干得起来些什么吧，李奈。”老甘德在尽头那畜栏附近出现了。“啊，李奈！”他又呼唤起来；然后他突然停步，他的身体局促起来。他举起那截光溜溜的腕，揉着薙短了的白胡子。“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他对顾利老婆说。

当她并不答话时，他走近前去。“你不该浪出这儿来睡觉，”他带着责备口吻说；然后走到了她身边，“啊呀，天哪！”他手足无措地四下里望了望，一面揉着他的胡子。接着，他跳了起来，飞似地走出畜舍去了。

但畜舍里现在却是生气勃勃。那些马匹顿蹄，喷鼻，嚼着它们的垫草，碰响着它们勒缰上的铁链。不一会，甘德回来了，后头跟着佐治。

佐治说："你引我来看什么？"

甘德指着顾利老婆。佐治定睛一看，"她怎么啦？"他问，他走近去，然后重复了甘德的语言："啊呀，天哪！"他在她身边跪下，伸手去摸她的心窝。终于，他慢慢地僵直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脸象木头似的又硬又实，他的眼睛也凝固了。

甘德说："这是怎么搞的呢？"

佐治冷冷地瞧着他。"你一点也想不出来吗？"他问。甘德没作声。"我早该料到，"佐治绝望地说了。"我猜大概是我心里早料到了。"

甘德问道："那我们怎么办呢，佐治。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佐治慢吞吞地回答："看来……我们得告诉……他们那些人去。我看我们得逮住他，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让他跑掉。唉，这可怜的杂种会饿坏的呢。"然后他又试着安慰自己。"也许他们把他关起来，会好好待他的。"

但甘德激动地说了："我们应该让他跑掉。你不知道顾利那家伙。顾利准要拿他私自上刑的。顾利要杀死他的。"

佐治紧紧盯着甘德的口唇。"对，"他终于说了。"那是真的，顾利准会。别的人也准会。"他回过头来瞧了瞧顾利老婆。

现在甘德说出他最大的畏惧来了。"你和我那小块地还到得手吧，还成不成呢，佐治？你和我还能够到那儿去过个好日子的吧，还成不成呢，佐治？我们还成不成呢？"

佐治还没有回答，甘德俯下头来，瞧着干草。他明白了。

佐治柔声地说："——我想我是很早就知道了的。我想我早知道我们永远也干不成。他一向那么死心眼爱听我讲它，我才以为也许我们会干得成罢了。"

"那么——全都完了？"甘德懊丧地问。

佐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佐治说："我总可以做我的月工，拿到我的五十块钱，在哪一个窑子里呆上一整夜。要不，我可以坐在哪一间赌馆里头，守到人们都散回家去了。然后，我就回来，做第二个月的月工，又有五十块钱到手了。"

甘德说："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想不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佐治仍然盯着顾利老婆。"李奈决不是存心下流干出这桩事的，"他说。"他什么时候都干坏事，但从没有一桩是下流的。"他直起身子，回过头来瞧着甘德。"喂，你听着。我们总得告诉他们那些人去。他们准要逮住他，没有别的办法。也许他们不伤害他。"他正色地说了："我是不让他们伤害李奈的。喂，你听着吧。人们会疑心这上头也有我一份。我得回到工棚去。一分钟之后你便到外边将她的事对人们说，我才装作毫不知情走来看。你肯这么做吗？这一来叫人们不疑心我？"

甘德说："肯定，佐治。我肯定照这么做。"

"好的。给我两分钟时间，然后你到处去说这桩事，象是你刚发现的。现在我走了。"佐治转过身来，匆匆走出去了。

老甘德瞧得他去远，回过头来无可如何地打量着顾利老婆，而渐渐地，他的忧虑和愤怒，变成了言词了。"你这他妈的骚货，"他刻毒地咒骂道。"你干出来了，还不是吗？我猜你是高兴的吧。谁都料到你会搞出事情来的。你不是个好东西。你现在更是玩意儿，你这烂婊子！"他呜咽了起来，他的声音是抖颤的。"我本来可以锄菜园的草，帮他们两个洗碟子。"他停顿了一下，于是用唱歌似的调子讲下去，讲那惯熟了的老话道："要是有一场马戏或是棒球赛呢……我们就赶去看……只要说声'别干活啦'，就去了。决不用谁答应才去得。

而且准有一只猪，好些鸡……而且在冬天……小小的铁炉子……下起雨来了……我们就呆在那儿。”他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他转过身来，无力地走出畜舍，用他那半截光秃的手腕去捋他那粗硬的胡须。

外边赛赌的嚷嚷停息下来了。有一阵议论鼎沸的声音和急走的脚步声扬起来，跟着，人们冲进畜舍。那是施琳，贾尔纯，年轻的魏特和顾利，还有库鲁克斯，他跟在后头，远离开显眼的行列。甘德跟在众人后面，也进来了，最后到来的是佐治。佐治穿上他的蓝斜纹布上衫，扣好扣钮，把黑色的帽子拉得低低的，盖过他的眼睛。人群从尽头一个畜栏附近走过来。他们的眼睛从昏暗中发现了顾利老婆，于是停住了脚步，静静地站在那儿，瞧着。

施琳不动声色地走近去，他掂了一下她的脉搏。一只瘦长的手指按了按她的腮颊，之后，他伸手去摸她那稍微歪曲了的脖子，并用手指仔细地察勘了一下。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人群拥了上来，而这一场疑惑给打破了。

顾利骤然醒了过来。“我知道是谁干的，”他叫了起来。“是那大个子狗杂种干的呀。我知道是他干的。哼——别的人都在外边玩马蹄铁赛哪。”他进入狂怒状态：“我要逮住他。我去寻我的鸟枪来。我要亲手收拾这狗养的大个子。我要把他的肠子打出来。走，大伙们。”他气势汹汹地走出了畜舍。贾尔纯说：“我要拿我的枪，”说着也走出去了。

施琳默然地转过脸来对着佐治。“我猜这准是李奈干的，没有错，”他说。“她的颈骨给扭断了。李奈干得出来的。”

佐治没有回答，但他徐徐地点了点头。他的帽子在额头上拉得那么低，把眼睛全盖住了。

施琳往下说："也许象你说过的在韦地那一次一样的吧。"

佐治又点了点头。

施琳叹了口气。"唉，我看我们总得把他逮住。你想他能走到哪儿去呢？"

这似乎很使佐治踌躇了一回，然后才想妥了讲道："他——会是往南边的吧，我们从北边来的，因此他会是往南边走吧。"

"我看我们总得把他逮住，"施琳重复了一遍。

佐治走近来。"我们要是捉得他回来，能不能叫他们只是把他关禁起来？他是个蠢家伙呀，施琳。他决不是存心下流干出这事来的。"

施琳点头。"我们能，"他说。"要是我们控制得住顾利，我们就能做到。但顾利却是要一枪把他打死的呀。顾利还念念不忘他那只手呢，这也叫他肯定要冒火的。说不定他们把他关起来，用皮带勒紧了放进一个木笼里头，那就糟了，佐治。"

"我明白，"佐治说。"我明白了。"

贾尔纯跑着进来了。"那杂种把我的鲁格枪偷走了啦，"他高声嚷道。"不在我那袋子里头了。"顾利跟在后头，他那只好手拿着一杆鸟枪。顾利现在显得冷静了。

"好啦，大伙们，"他说。"黑鬼有支鸟枪。你去拿来吧，贾尔纯。你们见到他，千万不要给他跑掉。要射进他的肠子里去。把他拦腰打断。"

魏特兴奋地说："我没有枪。"

顾利说："你上梭利戴德找个警官来。找奥尔·韦尔特斯，他是代理警长。好，我们走吧。"他疑心重重地转过脸来

对着佐治。“你也同我们一道走，老兄。”

“是，”佐治说。“我去。可是你听着呀，顾利。这可怜的杂种是个没脑瓜的人。别开枪吧。他并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事呢。”

“不开枪？”顾利叫了起来。“他拿着贾尔纯的鲁格枪呢。我们准定要射他。”

佐治无力地说了：“也许贾尔纯的手枪是他自己丢失了的。”

“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它，”贾尔纯说。“不，它是被偷走的。”

施琳站在那儿，朝下瞧着顾利的老婆。他说：“顾利——也许你还是留在这儿陪你老婆的好。”

顾利的脸通红了。“我要去，”他说。“我要亲手给那狗养的大个子一枪，把他的肠子也射出来，哪怕我只剩了一只手。我要找他去。”

施琳转过脸来对着甘德。“那么你留在这儿看她吧，甘德。其余的人都去。”

他们迈开步出去了。佐治在甘德身边停了一会，他们两个往下瞧着那死去的女人，直至顾利叫道：“你，佐治！你要紧跟着我们，好叫我们不疑心你同这件事有牵连。”

佐治慢腾腾地跟在他们后面走了，沉重地拖着脚步。

他们走了后，甘德在干草上面蹲了下来，定睛瞧着顾利老婆的脸孔。“可怜的家伙，”他柔声细气地说了一句。

人声渐渐去远了。畜舍慢慢地暗下来，在它们的栏子里，马匹调换着脚，摔响着缰链。老甘德在麦秆上躺下来，用手臂把他的眼睛盖上。

第六章

萨利纳斯河深绿的水潭在傍晚时是寂静的。太阳已经离开洼谷，爬上加华仑群山的斜坡去了，峰峦在夕阳里染上了玫瑰般的色彩。但靠近潭边那些斑驳的槭树中间，一片怡人的暮色已经降临。

一条水蛇平滑地溜过潭面，不住地左右扭摆着它那潜望镜般的头；它游到潭边，来到一只一动不动的鹭的脚边，这只鹭是站在浅滩上的。一截不声不响的头嘴突然戳下来，朝着蛇头一嘴攫去，把它叼出水面。那嘴甲就开始吞噬那小蛇，蛇尾巴发狂地摆动着。

远处一阵疾风作响了，而进入槭林间的一股象浪花似地疾扫过那些树顶。槭树叶翻了银白的一面上来，地上那些干枯的落叶被掠起好几尺高。碧青的潭面涌起了一层层的鱼鳞浪。

一如来时那么骤急，风突然消逝了，林中空地又回复了谧静。鹭立在浅滩上，一动不动守候着。又一条小水蛇游到潭面来了，不住地左右扭动着它那潜望镜般的头。

突然，李奈从丛树林中走出来了，他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活象一头慢行的熊在移着脚步。鹭鼓起翅膀，跃离了水面就嗖的一声沿河飞了去。小蛇倏地钻进了潭边的芦苇丛里。

李奈悄悄地来到潭边。他跪下来喝水，口唇恰好触着水面。这时一只小鸟从他后面的枯叶上掠过，他疾忙地回过头来，眼睛和耳朵使劲扭向那发生声响的方向，直到他瞧见了那只鸟，

才又俯下头来喝水。

他喝完了水，在岸边坐下来，侧对着潭，好让他能够监视那条荒僻小径的进口。他搂抱着双膝，下巴垂到了膝盖上。

夕阳的光从洼谷爬向上面去，而当它移行时，所有的山峦似乎由于添加着的灿亮而越发闪射光芒了。

李奈小声地说："你相信，我并没有忘记呀，他妈的。躲在丛树林里等佐治来。"他把帽舌扯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佐治准会饶不过我，"他说。"佐治准会希望他独自过活，没有我打扰他。"他转过头来望着那些灿亮的山峦。"我能够到那边去，找个山洞，"他说。接着又转为忧郁的调子了："——再不会有茄酱的了——但我不打紧。要是佐治不要我了呢……我就走开，我就走开。"

不一会，从李奈的脑壳里走出一个小而胖的老妇人来。她戴一付厚厚的凸玻璃眼镜，身穿阔大的、缝有口袋的条子布围裙，显得笔挺而干净。她站在李奈面前，两手搁在屁股上，满不高兴地皱起眉头瞧着他。

当她讲话时，用的是李奈的声音。"我对你讲了又讲，"她说。"我对你讲过，'要听佐治的话。因为他是个这么好的人，待你又好。'可是你呢，从来就不听。你干出坏事。"

李奈回她道："我想听他的话，卡莉拉姑姑，太太。我想听，想听，我是没办法呀。"

"你从来没替佐治着想过，"她用李奈的口音讲下去。"他无时无刻不用好心肠待你。他有一块馅饼，你总得到半块，或者半块还要多。要是有一点子茄酱，就全给了你。"

"我明白，"李奈悲惨地说。"我尽心去听他的话，卡莉拉姑姑，太太。我尽心又尽心听他的话。"

她打断他的话。“要不是为了你，什么时候他都过快活日子。他拿到工钱，可以上窑子混去，要不就蹲在赌馆里玩两下弹子① 。可是呀，他非得照顾着你。”

李奈伤心地泣诉了。“我明白，卡莉拉姑姑，太太。我要走到山里去，找个山洞住下来，那我就不会再拖累佐治了。”

“你只是说说罢了，”她尖刻地说。“你常常这样说，但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决不会这样做的。你一年到头死跟着佐治，靠他的照顾过日子。”

李奈说：“我也可以走开的哪。佐治这回准是不会让我管兔子的了。”

卡莉拉姑姑消失了，从李奈的头壳又跳出一只肥大的兔子来。它两扇屁股支着地面，坐在他面前，不住地对着他摇耳朵和蹙鼻子。它也是用李奈的声音说话。

“管兔子吗，”它嘲笑道。“你这傻瓜。哈哈，连给兔子舔靴底你也不够格呢。你准会粗心大意，叫它们饿肚子。你准这样。那你想，佐治会打什么主意呢？”

“我绝不会粗心的，”李奈高声说。

“你他妈的才不会哩，”兔子说。“你比钉牢你的棺材那一枚发锈的大号铁钉还不值价。上帝知道佐治是拚了命把你从阴沟里救出来的，但一点好处也没有。要是你以为佐治会让你管兔子，那你更傻出格了。他不会。他还要拿一根棍子打得你扁，他就这么做呀。”

现在，李奈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起来。“他决不这样。佐治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情。我一向了解佐治，自从——忘记是几时了——

① Snooker：用15个红色圆球和6个各种颜色的圆球玩的一种撞球游戏。这是一般劳动群众玩的，与上层社会的打弹子是两件事。

他从来没用棍打过我。他待我可好啦。他不是这么下流的。”

“唔，他可讨厌你了呢，”兔子说。“他会把你打得死扁，然后走开，把你丢下来。”

“他不会的，”李奈发狂地叫起来。“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我了解佐治。我是同他打帮找活路的呀。”

但那兔子却柔声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他会丢你下来的啊，你这傻杂种。他会叫你一个人过日子的。他会丢了你下来的啊，你这傻杂种。”

李奈用双手把耳朵掩上了。“他不会，我跟你讲他不会。”于是他叫了起来：“哟！佐治——佐治——佐治！”

佐治悄悄地打丛树林出来了，那兔子连忙跳回李奈的脑壳里去。

佐治恬然地说：“你在喊什么？”

李奈用双膝跪着说：“你不会把我丢下来的吧，会不会呀，佐治？我知道你不会的。”

佐治僵直地走近来，在他身边坐下。“不会。”

“我知道呀，”李奈叫起来。“你不是那种人。”

佐治沉默着。

李奈说：“佐治？”

“嗯？”

“我还做了另一件坏事呢。”

“那没有什么关系，”佐治说，接着他又沉默了起来。

现在是只剩下最高的山脊还映着阳光了。山谷里的暮色蔚蓝而柔和。打远处传来人们互相呼喝的声音。佐治拧过头来仔细倾听这些呼喝。

李奈说：“佐治。”

“嗯？”

“你是不是要骂我呢？”

“骂你？”

“是呀，象你过去常常骂的那样。好比说吧：‘要是没有你，我得到五十块钱就……’”

“天啊，李奈！你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记不住，倒是我说过的每句话你都记住了。”

“唔，你是不是要讲呢？”

佐治打了个抖颤。他木然地说：“我要是自己一个人，我可以过得很写意。”他的声音是单调的，没有抑扬。“我可以找个活干，不会出乱子。”他停下来。

“讲下去吧，”李奈说。“到了月尾——”

“到了月尾，我可以拿到我那五十块钱，就去找一间……窑子……”他又停下来。

李奈恳切地望定他。“讲下去吧，佐治。你是不是不再骂我了呢？”

“不骂了，”佐治说。

“啊，我可以走开的，”李奈说。“我就走到山里找个洞住去，要是你不要我。”

佐治又抖颤了一下。“不。”他说。“我要你留着和我一块儿。”

李奈乖觉地说了：“讲给我听吧，象你以前那样讲。”

“讲什么呀？”

“讲别人怎样，我们又怎样。”

佐治说：“象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家的。他们聚得一小笔钱，随手就花干净。在这世界上，没有谁关心他们……”

“那可不是我们呀，”李奈高兴地叫道。“快讲我们吧。”

佐治静默了一会。“那可不是我们，”他说。

“因为……”

“因为我有你，并且呢……”

“并且我又有你。我们是两个。就是这，这使得我们得到关心，”李奈得意极了，叫起来。

微弱的晚风掠过空地，树叶子窸窣窸窣地响起来，风丝把碧潭吹皱了。人们的呼喝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比刚才更加来近了。

佐治脱下他的帽子。他发抖地说：“把帽子脱了吧，李奈。空气似乎很清新哩。”

李奈毕恭毕敬地把帽子除下，摆在自己跟前的地面上。山谷里的暮色更加苍茫了，黄昏很快降临。丛树林里的响动随风传到了他们耳边。

李奈说：“讲呀，讲将来是怎样的。”

佐治一直在谛听着远处的声音。他一下子就盘算停当了。“瞧着河的那边，李奈，我一面给你讲，你一面就看得见它了。”

李奈拧转头，越过这水潭远远望着正在暗淡下来的加毕仑群山的斜脊。“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了，”佐治开了头。他探手到口袋里掏出贾尔纯的鲁格枪；他啪地打开保险，手拿着枪搁在李奈背后的地面上。他瞧着李奈的后脑勺，那脊梁和脑盖接合的地方。

有个人在河的上游发出叫喊声，另一个人回答。

“讲下去，”李奈说。

佐治举起枪，他的手打抖，于是又垂到地上来了。

“讲下去，”李奈说。“讲就要怎样啦。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啦。”

“我们就要有一条母牛，”佐治说。“说不定我们还有一头猪和好些小鸡……在房屋旁边我们有一……一小块紫花苜蓿……”

“给兔子的，”李奈大声叫起来。

“给兔子的，”佐治重复一句。

“我一定要管兔子。”

“你一定要管兔子。”

李奈快活得格格地笑了。“还有哩，靠自己的土地过日子哩。”

“是呀。”

李奈回过头来。

“你别，李奈。瞧河的那边吧，好象你就看到那块地了。”

李奈依从他。佐治往下瞧着他的手枪。

丛树林里现在响起杂沓的脚步声了。佐治扭转身朝着那个方向看。

“讲下去吧，佐治。我们什么时候干得起来呢？”

“很快就干得起来了。”

“我和你。”

“你……和我。到了那时，谁都好好地待你啦。再也不会出乱子了。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去偷谁的东西。”

李奈说：“我以为你会生我的气呀，佐治。”

“不，”佐治说。“不呀，李奈。我不生气。我从来就不发气，现在也没有发。就是这件事，我要你明白。”

人声此刻来近了，佐治举起手枪，一面仔细听着。

李奈恳求道：“让我们立刻就干起来吧，让我们立刻把那块地弄到手吧。”

“当然喽，立刻干。我准干。我们准干。”

这时佐治举起枪，并且把枪稳住了，枪口不偏不倚地贴近着李奈的后脑勺。手抖得十分厉害，但他沉着脸，稳住了手。他扣扳机。子弹的爆发声滚上山头，然后又再滚了下来。李奈歪倒了，徐徐地向沙滩倒下去，一动也没动。

佐治瞧着手里的枪，全身发抖。他把枪扔了去，落在离岸边不远，靠近那旧灰堆的地方。

丛树林里似乎充满着叫喊声和奔跑的脚步声。施琳的声音在喝道：“佐治，你在哪儿？佐治！”

但佐治木然坐在沙滩上，瞧着他那把枪扔了开去的右手。人群冲到空地上来；顾利一马当先。他看见李奈躺在沙上。“逮住他，妈的。”他走过去瞧了瞧李奈，然后转过脸来对着佐治。“正好打在后脑勺上嘛，”他柔声说。

施琳径直向佐治走来，在他身边坐下，跟他靠得十分近。“你想开些，”施琳说：“一个人有时不免这样做。”

但贾尔纯却站到佐治跟前来了。“你怎么干的呀？”他问。

“就这么干了的，”佐治没精打采地回答。

“他拿着我的枪吧？”

“唔，他拿着你的枪。”

“那么你是从他手上夺了过来，就拿这枪打死他的？”

“唔。就是这样啦。”佐治的声音小得几乎象耳语一般。他凝神地望着握过枪的自己那只右手。

施琳一把拉住佐治的肘。“来吧，佐治，我和你喝杯酒去吧。”

佐治趁这一拉，把双脚站了起来。“对，喝杯酒去。”

施琳说：“你得喝一点，佐治。我说你得喝一点。同我一道

来吧。”他领着佐治走出那荒僻小径的路口，朝公路那边去了。

顾利和贾尔纯瞧着他们的背影。贾尔纯说：“喂，你看他们两个家伙到底怎么一回事？”

月亮下去了

董衡巽　译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 一 章

到了十点四十五分，一切已告结束。市镇被占领，守军被击溃，战事结束了。侵略者周密策划这次战役，如同对付大的战役一般。就在这个星期天早晨，邮差和警察乘坐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的船外出钓鱼。这是一条整洁的帆船，柯瑞尔先生借用他们一天。邮差和警察看见那艘暗色的运输舰装满了士兵，从他们旁边悄悄驶过，这时他们已经出海好几英里。他们两人是市镇的公职人员，这事无疑有关他们的职责，于是掉转船头返航。但是，等他们到达港口的时候，敌军当然已经占领了市镇，警察和邮差进不了市镇大厅里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们据理力争，结果当了俘虏，关进市镇的监狱。

总共才十二名的当地守军也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出去了：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捐赠了午餐、靶子、弹药和奖品，请他们举行一次射击比赛，地点设在山背后六英里路外他那片可爱的草地上。当地守军都是一些松垮的大个子青年，他们听到飞机的声音，看到远处的降落伞，就加快步伐赶回市镇。他们到达的时候，侵略军已经在公路两旁架好机枪。这些松垮的士兵既没有打仗的经验，更没有打败仗的经验，竟用步枪开火，结果六名士兵被打得浑身穿孔，三名半死不活，余下三名拿枪逃进山里。

十点三十分，侵略者的军乐队在市镇广场奏着动人而哀伤的音乐，市民们个个目惊口呆，站在四周听着乐曲，望着那些肩跨手提轻机枪、头戴灰色钢盔的人。

到了十点三十八分，那六名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士兵下葬，降落伞折叠起来，敌军驻进码头附近柯瑞尔先生的仓库，仓库里的架子上早已备好为这支军队需用的毯子和帆布床。

十点四十五分，老市长奥顿已经接到侵略军的兰塞上校发出的正式通知，要求十一点正在市长五间房子的官邸接见。

官邸的客厅舒适宜人。烫金椅子，上铺用旧了的织锦缎，直挺挺地排着，象一班多得无事可做的佣人。一座拱形的大理石壁炉里烧着无焰的小红火，炉旁放了一只漆了色的煤斗。壁炉架上一边一只大花瓶，中间放着一座有波纹的瓷钟，还吊着一群会旋转的小天使。客厅的墙纸是暗红色的，金色图案，木器是白色的，又漂亮又整洁。墙上的油画大都描绘英勇的大狗奋力拯救遇险的儿童。只要有这样一条大狗在旁，不管水灾、火灾还是地震，都伤不着一个孩子。

火炉边坐着温德老大夫。他留着胡子，单纯而慈祥。他是这个市镇的历史学家又是医生。他惊愕地望着，两枚拇指不断地在膝盖上转动。温德大夫这个人非常单纯，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看得出他的深刻。他抬头望了一望市长的仆人约瑟夫，看约瑟夫有没有注意到他转动拇指的本领。

“十一点？”温德大夫问。

约瑟夫心不在焉地回答：“是的，先生。通知上说是十一点。”

“你看过通知？”

“没有，先生。是市长念给我听的。”

约瑟夫正忙着检查每张烫金的椅是不是放在原位。约瑟夫老是冲着家具愁眉苦脸，不是嫌它们唐突无礼，淘气，就是怕它们着了灰尘。在奥顿市长当人们领袖这个世界里，约瑟夫就是家具、银器和碟子的领袖。约瑟夫上了年纪，长得瘦削，态度认真，他的生活如此复杂，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看得出他的单纯。他看不出温德大夫转动拇指有什么妙处；实际上他还有点心烦。他疑心现在正发生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外国兵进了市镇啦，当地守军被杀被拘禁啦，等等。迟早约瑟夫会对这些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不喜欢轻举妄动，不需要摆弄拇指，也不愿意家具惹事。温德大夫从原来的地方把椅子挪动了几英寸，约瑟夫不大耐烦，等他将椅子挪回原地。

温德大夫又说："十一点，他们到时候就来了。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约瑟夫。"

约瑟夫没有听进去，只是回答："是的，先生。"

"时间与机器。"

"是的，先生。"

"他们匆匆忙忙追赶命运，好象不能等待。他们用肩膀推着滚滚向前的世界往前赶。"

约瑟夫回答："对了，先生，"这只是因为他懒得说"是的，先生"这几个字。

约瑟夫不热衷于这样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不能帮助他对任何事情得出任何看法。如果约瑟夫当天去同厨子说"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安妮"，那就毫无意义。厨子安妮会问"谁？"又会问"为什么？"末了会说"胡扯，约瑟夫。"约瑟夫从前试过，他把温德大夫的话传到楼下去，结果总是一样：安妮总说这些话是胡扯。

温德太夫的目光离开他的拇指，看着约瑟夫排椅子。“市长在干什么？”

“正换衣服，准备接见上校，先生。”

“你不帮他换？他自己穿不好。”

“夫人在帮他换。夫人要他穿得整整齐齐。她”——约瑟夫有点脸红——“夫人在修剪他的耳毛，先生。痒痒。他不让我剪。”

“当然痒痒，”温德大夫说。

“夫人一定要他剪，”约瑟夫说。

温德大夫突然笑了起来。他站了起来，伸出手来在炉火上烤，约瑟夫熟练地窜到他身后，把椅子放回原地。

“我们真妙，”大夫说。“我们的国家在灭亡，我们的市镇被占领，市长准备接见征服者，而夫人呢，正按住市长的脖子，叫他不要动，替他剪耳毛。”

“他毛发长得多，”约瑟夫说。“眉毛也长。市长对于拔眉毛比剪耳毛更恼火。他说痛。我怕连他的夫人都做不好这件事。”

温德大夫说，“她会尽力而为。”

“她要他穿得整整齐齐。”

从门口的玻璃窗上，一张头戴钢盔的脸向里张望，门上有敲门的声音。这好象温暖的光亮从屋子里消失，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灰暗。

温德大夫抬头看钟，说道：“他们提前了。让他们进来，约瑟夫。”

约瑟夫走到门前，把门打开。一名士兵走进来，身穿长大衣。他戴着钢盔，胳膊上端了一挺轻机枪。他向四周快快地扫了

一眼，然后站到一旁。他后面有一名军官站在门口。军官的制服很普通，只有肩章说明他的军衔。

那军官进得门来，看着温德大夫。这军官有点象漫画中的英国绅士：头戴垂边帽，脸是红的，鼻子长却不讨人喜欢；身穿那套制服，与多数英国军官一样，显得很不自在。他站在门口看着温德大夫，说道："你是奥顿市长吗，先生？"

温德大夫微笑着回答："不，不，我不是。"

"那么，你是官员吗？"

"不是，我是这个镇上的医生，是市长的朋友。"

军官问："奥顿市长在什么地方？"

"正在换衣服准备接见你们。你是上校？"

"不是，我不是上校，我是彭蒂克上尉。"他鞠了一个躬，温德大夫微微还礼。彭蒂克上尉继续往下说，但说的时候似乎对他不得不说的话有点为难："我军规定，先生，在司令官进屋之前，必须对屋里有没有武器进行搜查。我们不是不尊重你们，先生。"他回过头叫："上士！"

上士很快跑到约瑟夫跟前，用手在他口袋上下一摸，报告说："没有什么，先生。"

彭蒂克上尉对温德大夫说："请原谅。"上士走到温德大夫面前，拍拍他的口袋。他的手摸到外衣内兜时停住了。他很快伸进去，拿出一只扁平的黑皮盒子，交给彭蒂克上尉。彭蒂克上尉打开盒子，见里面只有一些简易的外科器械：两把手术用小刀，几个针头，几只钳子，一枚皮下注射的针头。他关上盒子，交还给温德大夫。

温德大夫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在乡下行医的大夫。有一回，我只好用切菜刀做了一个阑尾炎手术。从此以后，我总是

随身携带这些用具。”

彭蒂克上尉说：“我想这里有几件武器吧？”他打开一本他放在衣兜里的小皮本。

温德大夫说：“你这么清楚？”

“是的，我们派在这里的人已经活动了好久了。”

温德大夫说：“我想你不妨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吗？”

彭蒂克说：“他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我想，告诉你也没大关系。他名叫柯瑞尔。”

温德大夫惊讶地说：“乔治·柯瑞尔？啊呀，这简直不可能！他为这个市镇作出不少贡献。你看，今天早晨他还给射击比赛发了奖品。”他边说眼睛边转，开始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嘴巴慢慢合起来，说道，“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举行射击比赛。对了，我明白了。可是乔治·柯瑞尔——简直不能叫人相信！”

左边的门开了，奥顿市长走了进来；他正用小手指挖着右耳。他身穿晨礼服，颈间挂着市长的职务链。他脸上一大撮白胡子，两只眼睛上面各有一小撮白毛。他花白的头发刚刚梳过，现在又不服，争着要竖起来。他当市长的时间很久了，成了这个市镇的模范市长。即便成年人吧，一见“市长”这两个字，不论是印着的，还是写着的，脑子里就出现奥顿市长。他同他的官职融为一体。官职赋于他尊严，他给这官职的是令人温暖之感。

从他身后出现的是市长夫人，小个子，满脸皱纹，模样凶狠。她以为市长这个人是靠她用整个儿服饰创造出来的，是她设计出来的，她相信如果重新开始，她可以把他塑造得更好些。她一生中只有一两次才了解他的全部，但就她所了解的部分来说，她了如指掌。他有什么小嗜好，什么痛苦，什么无聊的事

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但是他思考什么，梦想什么，渴望什么，她从不了解。一生中有好几次她弄得头晕眼花。

她绕到市长身边，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指从他受害的耳朵拉出来，把它放回他身边，好象把婴儿的拇指从他嘴里拉出来一样。

“我就不相信象你说的那么痛，”她说，又朝着温德大夫：“他不让我修剪他眉毛。”

“痛，”奥顿市长说。

“好吧，你要这副模样，我就没有办法了。”她拉了一拉已经挺直了的领带。“很高兴见你也在这里，大夫，”她说。“你看会来多少人？”接着一抬头，见到彭蒂克上尉，她说，“啊！上校！”

彭蒂克上尉说：“我不是上校，夫人，我是为上校作准备的。上士！”

那上士还在翻坐垫，检查画框背后有没有东西，这时快步跑到奥顿市长前面，用手上下摸市长的口袋。

彭蒂克上尉说：“对不起，先生，这是规定。”

他又翻看他手里的小本。“市长，我想你这里有武器。据我知道，有两件吧？”

奥顿市长说：“武器？我想你是说枪支吧？是的，我有一支手枪，一支猎枪。”他不高兴地说：“你知道，我不常打猎了。我常想去打猎，可是季节一到我又不去了。不象过去那么有兴趣。”

彭蒂克上尉追问：“枪在什么地方？市长。”

市长擦擦他的脸，想了一想。“我记得——”他对夫人说：“是不是在卧室那只柜子后面，同手杖放在一起？”

夫人回答："是的，那个柜子里每件衣服的针缝里都有油味儿。我还想叫你放到别处去呢。"

彭蒂克上尉说，"上士！"上士很快进了卧室。

"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任务。我很对不起，"上尉说。

上士回来，拿了一支双铳枪，还有一支带肩带的很好的猎枪。他把它们放在门口的边上。

彭蒂克上尉说，"就是为这个，谢谢，市长。谢谢，夫人。"

他转身向温德微微鞠躬。"谢谢你，大夫。兰塞上校马上就来。再见！"

他从前门出去，后面跟着上士，一只手拿了两支枪，右胳膊跨着手提轻机枪。

夫人说，"刚才我还以为他就是上校。这年轻人长得不错。"

温德大夫讥诮说："他不是上校，他只是保卫上校。"

夫人边想边说："我不知道来多少军官？"她看了一眼约瑟夫，见他竟厚着脸皮听她说话。她朝他摇摇头，蹙了蹙眉目，他回过身去继续干他的杂活。他又重新擦拭起来。

夫人问："你看会来多少军官？"

温德大夫气愤地拉出一张椅子来坐下，说道，"我不知道。"

"嗯"——她不满地望着约瑟夫——"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该给他们泡茶呢，还是喝酒？如果是泡茶或者喝酒，我不知道他们来多少人，要是什么都不招待，那又该怎么办？"

温德大夫摇摇头，笑着说："我不知道。很久很久了，我们没有征服过别人，别人也没有征服过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合适。"

奥顿市长又用手去抠他发痒的耳朵。他说，“我看哪，什么都不该招待。我相信人民不喜欢我们招待他们。我不想同他们喝酒。我不知道为什么。”

夫人于是请教大夫：“古时候的人——我是说将领们——是不是用喝酒表示互相之间的敬意呢？”

温德大夫点点头。“是的，古时候是这样。”也许当时情况不同。国王和君主之间打仗好比英国人打猎。打死了一只狐狸，他们就聚在一起进行狩猎早餐会。但奥顿市长可能说的对：人民可能不喜欢他同侵略我们的人在一起喝酒。”

夫人说：“人民在下面听音乐呢，安妮说的。人民可以听音乐，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文明的礼节呢？”

市长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话声音尖锐。“夫人，我想请你允许我们不喝酒。人民现在不知怎么一回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生活得太久了，想不到会打仗。他们选我不是为了不知所措。镇上六个青年今天早晨被打死了。我想我们不举行狩猎早餐会。人民参加战争不是什么游戏。”

夫人微微低下头。她一生中有好多次发现她的丈夫变成了市长。这一点她明白，不要把市长和丈夫混淆起来。

奥顿市长看看表，约瑟夫进来给他一杯浓咖啡，他心不在焉地接了过来，说了一声“谢谢”，喝了一口。他表示歉意似地对温德大夫说：“我应该知道，我应该——你知道侵略军有多少人？”

“不很多，”大夫说。“我看不满二百五十人；不过全备配那种小型机枪。”

市长又喝了一口咖啡，又提一个问题：“全国其它地方怎么样？”

大夫耸了耸肩，又放下来。

“没有一个地方抵抗吗？”市长失望地问。

大夫耸了一耸肩：“我不知道。电线不是割断了，便是被控制了。听不到消息。”

“我们的人，我们的兵呢？”

“我不知道，”大夫说。

约瑟夫插了进来。“我听说——是安妮听说的——”

“听说什么，约瑟夫？”

“六个被机枪打死了，先生。安妮听说三个受伤，被抓去了。”

“可我们有十二个。”

“安妮听说三个逃走了。”

市长马上转过身来，追问“哪三个逃走了？”

“我不知道，先生。安妮没听说。”

夫人用手指检查一下桌上有没有尘土。她说：“约瑟夫，他们来了以后，你等在电铃旁边。我们可能要一些小东西。穿你另一件上衣，约瑟夫，有纽扣的那一件。”她想了一想。“还有，约瑟夫，叫你做的事情做完之后，你就出去。你站在那里听人说话，给人印象很坏。这就是小家习气。”

“是的，夫人。”

“我们不要酒了，约瑟夫，不过你要准备一点香烟，放在小银果盒里。给上校点烟的时候，不要在你鞋上划火柴。要在火柴盒上划。”

“是的，夫人。”

奥顿市长解开上衣扣子，取出表来看了一看，又放回去，扣上扣子，有一颗纽扣扣得高了。夫人过去将它重新扣好。

温德大夫说，“几点？”

“差五分十一点。”

“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大夫说。“他们会准时到这里。你要我走开吗？”

奥顿市长表示吃惊。“走开？不——不，留在这儿。”他轻声笑道。“我有点怕，”他表示歉意。“嗯，不是怕，是紧张。”他失望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被人征服过，这么长时间了——”他停下来听。远处传来军乐声，是一支进行曲。他们全转到军乐声的方向听着。

夫人说，“他们来了。我希望来的人不要太多，一下子把这里挤得满满的。这间房子不大。”

温德大夫讥笑说，“夫人想要凡尔赛宫里那个百镜厅吧？”

她抿住嘴唇，朝四周一望，心里已经在盘算那些征服者来了之后的情况。她说，“这间房子很小。”

军乐响了一阵，又慢慢低了下去。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这会儿谁敲门？约瑟夫，要是别的人，请他晚些来。我们正忙着呢。”

继续敲门。约瑟夫走到门前，先打开一条缝，再开大一点。一个灰色的人影出现了，戴着钢盔和粗大的手套。

“兰塞上校向你们致意！”那个人说，“兰塞上校前来会见市长。”

约瑟夫把门开大。戴钢盔的传令兵跨进门，向房里四周快快地扫了一眼，接着站在一边，喊道：“兰塞上校到！”

又一名戴钢盔的人进门来，他的职位只在肩章上表明。随后进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身穿一套西装。这上校是个中

年人，阴沉坚毅，面带倦容。他肩膀宽阔，象个军人，但没有一般兵士那种漠然的神色。他身旁还有一个秃头的小个儿，脸色红润，两只乌黑的小眼珠，外加一张肉感的嘴巴。

兰塞上校脱下钢盔，朝市长很快地鞠了一躬："市长"，又向市长夫人一鞠躬"夫人！"他说："请把门关上，下士。"约瑟夫很快地关上门，颇为得意地看着那个兵士。

兰塞疑惑地瞧着大夫，奥顿市长说，"这位是温德大夫。"

"是官员吗？"上校问。

"是医生，先生，也可以说是本地一位历史学家。"

兰塞微微鞠了一躬。他说："温德大夫，恕我无礼，但在你的历史书上会有一页，也许——"

温德大夫笑着说："也许许多页。"

兰塞上校稍微侧身，向着他的同伴。"我想你认识柯瑞尔先生吧，"他说。

市长说，"乔治·柯瑞尔？当然认识。你好，乔治？"

温德大夫马上插话，怪有礼貌地说："市长，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乔治·柯瑞尔。为侵占我们这个市镇出谋划策的乔治·柯瑞尔。把我们的士兵调进山里去的、我们的赞助人乔治·柯瑞尔。我们餐桌上的客人乔治·柯瑞尔。把我们镇上每件武器列了清单的乔治·柯瑞尔。我们的朋友乔治·柯瑞尔！"

柯瑞尔生气地说："我为我的信仰效劳！那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奥顿的嘴微微张着。他不知怎么回事。他孤立无援，先看着温德，再看看柯瑞尔。"这不对吧，"他说。"乔治，这不对！你是我的座上客，同我一起喝葡萄酒。还有，你帮我一起筹建医院。这不对呀！"

他定神牢牢地瞧着柯瑞尔，柯瑞尔也狠狠地回看着他。他们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市长的脸慢慢地收紧，变得十分严肃，他整个儿身子也挺直起来。他对兰塞上校说："我不愿意同这位先生在一起谈话。"

柯瑞尔说："我有权利留在这里！我象他们一样，也是一名战士。我只不过没有穿制服罢了。"

市长重申："我不愿意同这位先生在一起谈话。"

兰塞上校说，"是不是请你现在离开，柯瑞尔先生？"

柯瑞尔说，"我有权利留在这里！"

兰塞上校尖声说，"是不是请你现在离开，柯瑞尔先生？你地位还能比我高？"

"不，先生。"

"那请走吧，柯瑞尔先生，"兰塞上校说。

柯瑞尔生气地瞪了市长一眼，转过身去，很快走出门去。温德大夫咯咯一笑，说道："在我的历史书里，这够我好好写一段了。"兰塞上校锐利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作声。

这时，右边的门开了，浅黄头发、红眼睛的安妮一脸虎气走进门来。"后面走廊上有许多兵，夫人，"她说。"就在那里站着。"

"他们不会进来的，"兰塞上校说。"这只不过是军事程序。"

夫人冷冷地说："安妮，你有什么事情，叫约瑟夫传个话。"

"我不知道，可是他们想进来，"安妮说。"他们闻咖啡香味儿。"

"安妮！"

"是，夫人，"她退了下去。

上校说，“我可以坐下吗？”他解释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睡觉了。”

市长自己也象刚睡醒似的。“可以，”他说，“当然可以，坐下。”

上校看看夫人，她坐了下来，他疲惫地坐进一张椅子。奥顿市长似醒非醒站在那里。

上校开口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好好合作。你看，先生，这好象冒风险做生意，而不是别的。我们需要这里的煤矿，需要捕渔业。我们尽可能好好相处，磨擦越少越好。”

市长说，“我听不到消息。全国其它地方怎么样？”

“全占领了，”上校说。“事先计划周密。”

“没有一个地方抵抗吗？”

上校同情地看着他。“没有抵抗就好了。有的，有些地方抵抗，但这只能造成流血。我们计划得非常周密。”

奥顿抓住这点不放。“但还是有抵抗。”

“是的，不过抵抗是愚蠢的。就象这里，一下子就摧毁。抵抗既可悲又愚蠢。”

温德大夫明白市长急于知道这一点的心理。他说：“是愚蠢，但他们毕竟抵抗了。”

兰塞上校说：“只有少数人抵抗，已经平息了。整个儿说，人民是平静的。”

温德大夫说，“人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正在明白，”兰塞说。“他们不会再愚蠢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变得轻快些：“现在，先生，我谈正事。我确是非常累，但是我必须作好安排才能去休息。”他往前坐了一坐。“我尤其说是一个军人，不如说是一个工程师。这整个工

作就象一项工程，而不是征服。煤必须从地下挖出来，并且从海上运走。我们有技术人员，但当地人必须继续在煤矿挖煤。这一点清楚吗？我们不想采取严厉手段。”

奥顿说：“这一点很清楚。但如果人民不愿意挖煤呢？”

上校说：“我希望他们挖，因为他们一定得挖。我必须要煤。”

“但是，如果他们不挖呢？”

“他们一定得挖。他们是听话的人民。他们不想遇到麻烦。”他等市长回答，可市长没有回答。“是不是这样，先生？”上校问。

奥顿市长扭了一下链条。“我不知道，先生。在我们政府领导下，他们是听话的。你们领导下他们怎么样，我不敢说。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建立政府以来，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上校很快回答：“我们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想维持你们的政府。你还是当你的市长，由你发布命令，奖惩也由你作主。这样，他们就不会惹事了。”

奥顿市长看着温德大夫。“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不知道，”温德大夫说。“这倒很有意思。我看会出事。老百姓心里可能怀恨。”

奥顿市长说，“我也不知道。”他对上校说，“先生，我是人民的一份子，可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也许你知道，他们可能同你或者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有的人民接受指定下来的领袖，并且听从他们。但我是我的人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也可以罢免我。如果他们认为我倒向你们一边，他们可能把我罢免。我真不知道。”

上校说，“你让他们守秩序，你就为他们尽了义务。”

“义务？”

“是的，义务。保证他们不受伤害是你们的责任。他们要是反抗，他们就有危险。我们必须弄到煤。你明白。我们的领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弄到煤；他们只是命令我们去弄。你得保护你的人民。你必须叫他们干活，从而保证他们的安全。”

奥顿市长问：“但是，假使他们不顾安不安全呢？”

“那你必须为他们着想了。”

奥顿颇为自豪地说，“我的人民不喜欢别人替他们思考。可能与你们的百姓不同。我虽然糊涂，但这一点我有把握。”

这时约瑟夫快快走进来，向前站着，急着要说话。夫人说，“什么事，约瑟夫？拿银烟盒来。”

“对不起，夫人，”约瑟夫说。“对不起，市长。”

“你要什么？”市长问。

“是安妮，”他说。“安妮在发火，先生。”

“怎么啦？”夫人问。

“安妮不愿意那些士兵站在后廊上。”

上校问，“他们惹事吗？”

“他们在门外看安妮，”约瑟夫说。“安妮不愿意。”

上校说，“他们在执行命令。他们不碍事。”

“可是，安妮不愿意他们这么看她，”约瑟夫说。

夫人说，“约瑟夫，告诉安妮小心点。”

“是，夫人，”约瑟夫走了出去。

上校疲倦得眼睛下垂。“还有一件事，市长，”他说。“我跟我的人可不可住在这里？”

奥顿市长想了一想说，“这个地方小。还有更大、更舒适

的地方。”

约瑟夫回来，手里拿银烟盒。他打开烟盒，递到上校面前。上校取了一支，约瑟夫得意洋洋给他点上。上校深深喷了一口烟。

“不是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发现，如果团部设在当地政府机关里，就会更加安宁一些。”

“你是不是说，”奥顿问道，“使人民感到其中含有合作的意思？”

“是的，我想是这个意思。”

奥顿市长无可奈何地看着温德大夫，温德只报以苦笑。奥顿轻声说，“我可不可以谢绝这番美意呢？”

“很抱歉，”上校说。“不行。这是我领袖的命令。”

“人民不会喜欢这么做，”奥顿说。

“老是人民！人民已经解除武装。人民没有说话的份儿。”

奥顿市长摇摇头。“你不了解，先生。”

门口传来一个女人发脾气的声音，砰的一声，接着一个男人的叫喊。约瑟夫急匆匆走进门来。“她在泼开水，”约瑟夫说。“她大发火。”

门外传来发命令声，笨重的脚步声。兰塞上校吃力地站起来问道，“你管不住你的佣人吗，先生？”

奥顿市长笑了一笑。“管不住，”他说。“她高兴起来是一名很好的厨师。有人伤了吗？”他问约瑟夫。

“水是开的，先生。”

兰塞上校说，“我们只想完成任务。这是一项工程。你得训练好你的厨师。”

“我做不到，”奥顿说。“她会辞职不干。”

“现在是非常时期。她不能辞职。”

“那她会泼开水，”温德大夫说。

门开了，一名士兵站在门口。“要不要逮捕这个女人，长官？”

“伤了人了吗？”兰塞问。

“伤了，长官，烫的，有一人被她咬了。我们已经把她抓住了，长官。”

兰塞好象拿不出办法，便说，“放了她，你们撤出走廊，到外边去。”

“是，长官。”那士兵随手把门带上。

兰塞说，“我完全可以枪毙她；也可以把她关起来。”

“那就没有人为我们、做饭了，”奥顿说。

“你看，”上校说。“上级命令我们与你们人民好好相处。”

夫人说，“对不起，先生，我去看看士兵们是不是伤了安妮，”她走了出去。

这时兰塞站了起来。“我说了，我很疲劳，先生。我得去睡一会儿。为大家好，请和我们合作。”奥顿市长不回答。“为大家好，”兰塞上校说。“你愿意吗？”

奥顿说，“这是个小市镇。我不知道。人民不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愿意合作吗？”

奥顿摇摇头。“我不知道。等全镇上下决定怎么办，我也可能怎么办。”

“可你是领导。”

奥顿笑着说，“你可能不相信，但事实如此：我们的领导在全镇。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这说明我们行动起来不象你们这么快，但一旦确定方向，

我们一致行动。我现在不知怎么办。还不知道。”

兰塞疲乏地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方便一些。我希望我们可以信任你。我不希望考虑采取军事手段来维持秩序。”

奥顿市长默不作声。

“我希望我们可以信任你，”兰塞再说一遍。

奥顿把手指塞进耳朵，转动他的手。“我不知道，”他说。

这时夫人走进门来。“安妮火极了，”她说。“她在隔壁房间，正跟克里丝汀说着话。克里丝汀也在生气。”

“比起安妮来，克里丝汀是一名更好的厨师。”市长说。

第 二 章

在市长小官邸的楼上，兰塞上校设立了他的团部。除上校之外，还有五个军官。亨特少校是一个小个子，让数字迷了心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可靠的整数，因此，别人在他眼里，要么也是独立可靠的整数，要么就不配活下去。亨特少校是一个工程师，要不是打仗，谁也想不到会叫他去指挥别人。亨特少校把他手下人当成数字排列起来，对他们加减乘除。他是个算术家，不是数学家。高等数学中的幽默、音乐或者奥妙都进不了他的脑袋。人可以按身高、体重或者肤色加以区分，例如6不同于8，但其它方面就没有什区别。他结婚多次，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妻子们在同他离婚之前都弄得那么神经紧张。

彭蒂克上尉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他爱狗，爱脸色红润的小孩，爱过圣诞节。作为上尉，他年纪过大，但奇怪的是他毫无雄心，以致始终停留在那个军衔。战前他万分羡慕英国乡绅，爱穿英国人衣服，养英国狗，抽英国烟斗，他那种特殊的混合板烟丝是从伦敦寄来的。他还订阅乡间杂志，那上面刊登有关园艺的文章，还不断争论英格兰种和戈登种猎狗的优劣。彭蒂克上尉度假都在萨西克斯，在布达佩斯或巴黎被误认为英国人，心里很高兴。战争一来，表面上这套生活方式全改了，但烟斗抽的时间太长，手杖用得太久，一时改不了。五年前，他给《时报》写一封信，反映英格兰中部地区牧草正在枯萎，署名“艾德蒙·吐切尔先生”①；《时报》居然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如果说彭蒂克当上尉年令嫌大，那么洛夫脱当上尉年令又嫌小。你心目中的上尉该具备的条件，他统统具备。他在上尉这个头衔里生活和呼吸。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是个军人。他野心勃勃，步步高升。他的晋升好比奶油浮到牛奶的面上。他行军礼时脚跟“克塔”一声，干净利落，象舞蹈家的动作。他熟悉各种军礼，而且坚持施行，连将军们也怕他，因为他熟悉军人的举止胜过那些将军，洛夫脱上尉深信军人是动物生活的最高发展阶段。如果他想到世界上还存在上帝，那么，在他心目里，上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双鬓灰白，已经退伍，天天思念以往的战役，一年有好几次来到他部下的坟上献放花圈。洛夫脱上尉认为，所有的妇女都爱军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按正常情况推算，他到了四十五岁，便能升到准将级，到时候画报会刊登他的照片，两边站着苍白而又雄赳赳的高大妇

① 原文Edmund Twitchell, Esq.，将Esq.或Esquire放在姓名后边是英国写法，含古风，尤用于士绅。

女，她们头上戴着上有羽毛、下有缎带的阔边帽。

帕拉克尔中尉和汤陀中尉都是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这些中尉们都是在当时政治气候中成长起来的，深信伟大的新制度，因为这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发明的，用不着他们操心去检验这制度的后果如何。这两个年轻人好动感情，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发火。帕拉克尔中尉藏着一绺头发在表的背后，用一小块蓝缎子保着，可是头发常常蓬松起来，卡住表的摆轮，于是他戴了一只手表看时间。帕拉克尔喜欢跳舞，这年轻人虽然活泼，却能象“领袖”那样皱眉不悦，也能象“领袖”那样沉思。他痛恨堕落的艺术，还亲身撕毁过好几幅油画。在歌舞场上，他有时给他的同伴们作的铅笔素描非常之好。他们常同他说他应当去做艺术家。帕拉克尔有几个漂亮的姐妹，他颇为得意，当时他以为她们受人欺侮，就出头闹出事来，而她们却心里不安，害怕什么人果真欺侮她们，这不难做到。帕拉克尔中尉不在当班的时候，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做白日梦，动脑筋如何勾引汤陀中尉漂亮的妹子，这姑娘长得健美，可情愿同年龄较大的男人勾搭，他们不会象帕拉克尔中尉那样弄乱她的头发。

汤陀中尉是一个诗人，一个哀怨的诗人，怀着高尚的青年对穷姑娘的完美的理想爱情。汤陀是一个悲观的浪漫主义者，视野之宽度犹如他的经历。他常常对着幻想中忧伤的女子哼几句无韵诗。他渴望战死在疆场，双亲站在后面哭泣，“领袖”站在这位将死的青年面前显得又英武又悲切。他常常想象他死时的情景：落日的余辉映照着破碎的军器，他的同伴默默地站在他周围低着头，空中一大片云彩上奔驰着凡尔基里女神①，她

① Valkyries，北欧神话中主神欧丁的使女，专将阵亡将士送往到欧丁为他们安置的庙堂。

们个个乳房高耸，融母亲与情妇于一体，她们背后又响彻着华格纳乐曲式的雷声。连临终前说些什么话，他也已经想好。

这些人就是团部的成员，个个把战争看成儿戏。亨特少校把战争当做算术题，演算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烤火；洛夫脱上尉认为正常情况下成长的青年应该把打仗当做正常的生涯；帕拉克尔中尉和汤陀中尉是在梦中看战争，眼里看到的事全非现实。到目前为止，他们参加的战役好比游戏——用精良的武器、周密的策划去打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敌人。他们没有打过败仗，伤亡甚少。他们如同凡人，遇到阻力，可能胆怯，也可能英勇。他们之中，只有兰塞上校明白，从根本上看，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兰塞从前在比利时和法国呆了二十年，他不愿意多想，因为他知道战争就是欺诈与仇恨，无能的将领混战一场，加上酷刑、残杀、疾病和疲惫，等战争结束之后，什么情况都改变不了，到头来还是新的疲惫，新的仇恨。兰塞告诫自己，他是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上级不需要他提出问题，也不需要他思考，只要他执行命令。他尽量不去回忆过去战争的令人厌恶之处，也明白这次战争同以往的战争无异。可他每天有五十次提醒自己，这次战争不同以往；这次战争与从前的战争完全不一样。

不论行军，镇压暴动，踢足球还是打仗，一切都摸糊了。现实的事情成了非现实，心头一片迷雾。紧张、激动、疲乏和行动——一切都化成一个记不清的大梦。事过之后，记不清你当时是怎样杀的人，或者怎样下令杀的人。当时不在场的人告诉你当时怎么一回事，这时你只能模模糊糊地回答："是啊，我想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这班人马占了市长官邸楼上三间房子。他们在卧室里放了帆布床、毯子和行装，隔壁的房间算是他们的俱乐部，楼下正好是市长那间小客厅。这个俱乐部不那么舒适：只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他们写信、看信都在那间屋子，谈话、喝咖啡、作计划和休息也在那间屋子。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油画，画上有母牛、湖泊和小农舍，他们从窗户可以看到市镇，看到海边的码头，船舶都系在那里，拉煤的船也在那里停靠，装上煤之后驶出海去。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市镇绕过广场到达水边，看到船帆高卷的渔船舶在海湾里。他们从窗口还闻到海滩上晒着的鱼腥味。

房子中间有一间大桌子，亨特少校坐在桌边。他把制图板放在膝上，靠着桌子，用丁字尺和三角板设计一条新的铁路支线。制图板不稳，少校越来越生气。他回过头来叫“帕拉克尔！”又叫一声“帕拉克尔中尉！”

卧室的门开了，中尉走出来，脸上还有一半刮胡子的肥皂沫，手里拿着刷子。“什么事？”他说。

亨特少校摇摇他的制图板。“支板的三角架还没从行李里找出来吗？”

“我不知道，长官，”帕拉克尔说。“没去找。”

“那现在找去，行不行？这种光线绘制不行。我还得重画一次才能用钢笔描。”

帕拉克尔说：“我刮完胡子马上去找。”

亨特不高兴地说，“这条线路比你的脸重要。看看那堆东西下面有没有象高尔夫球袋那种样子的帆布袋。”

帕拉克尔回到卧室去。右手的门开了，洛夫脱进来。他戴着钢盔、一副望远镜，一支手枪别在身边，身上还挂了各种各样

的小皮袋。他一进门就卸下他那些装备。

“你看，那个彭蒂克真是神经病，”他说。“他戴着便帽去值勤，就在下面大街上。”

洛夫特把望远镜放在桌子，脱掉钢盔，取下防毒面具袋。桌上堆起一小堆装备。

亨特说，“不要放在这儿。我还得工作呢。他为什么不能戴便帽？又没有出过事。我讨厌这些铁器。又笨重又看不清东西。”

洛夫脱一本正经地说，“不戴钢盔不好。对这里人印象也坏。我们一定要维持军队的标准，要随时注意，不能随便。我们不这么做就会出乱子。”

“你怎么会这么想？”亨特问。

洛夫脱挺了一下身子，嘴唇抿紧，很有把握的样子。迟早总有人因为他凡事坚定而揍他鼻子的。他说，“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我只是说明《手册》第二十四次第十二条关于占领区军人举止的规定，那上面规定得十分清楚。”他开始说，“你——”又改成“人人应当仔细读一读那一条。”

亨特说，“我不知道写这条规定的人到没到过占领区。这里的人够善良的了，好象很听话。”

帕拉克尔走进门来，脸上还留着一半肥皂沫。他拿着一只棕色的管状的帆布袋，汤陀中尉跟在他后面。“是这个吗？”帕拉克尔问。

“是的。你打开，支起来。”

帕拉克尔和汤陀把三脚架打开，试了一试，放在亨特旁边。少校把他的板旋在上面，向左右歪了一歪，最后固定在后面。

洛夫脱中尉说，“中尉，你知道你脸上还有肥皂沫吗？”

“知道，长官，”帕拉克尔说。“少校叫我取三脚架的时候我

正刮着胡子。”

“你最好把它擦了，”洛夫脱说。“上校可能看见。”

“啊，他不会在乎。他不在乎这类事情。”

汤陀站在亨特背后看他画。

洛夫脱说，“他也许不在乎，但这样子不好。”

帕拉克尔拿出一条手绢，擦掉脸上的肥皂沫。汤陀指着画板角上一小幅画说，“这座桥不错，少校。可我们上哪儿去造这么一座桥啊？”

亨特低头看画，接着回过头来对汤陀说，“哈！我们不造什么桥。铁路设计画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要画一座桥呢？”

亨特好象有点难为情。“你知道，我在我家后院做了一条铁路线的模型。我一直想在一条小溪上面搭一座桥。铁路线沿伸到小溪，可是桥一直没有搭起来。我想在这儿把它设计好。”

帕拉克尔中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印刷纸，把它打开，举起来看看。这是一张姑娘的照片，长长的腿，漂亮的衣服，长睫毛，穿着网眼的黑丝袜，胸襟开得很低，这个金发女郎身材健美，正躲在一把花边扇子后面朝外窥视。帕拉克尔中尉举起照片说，“她还不错吧？”汤陀中尉用批评的眼光看了照片，说“我不喜欢。”

“你什么地方不喜欢？”

“我就是不喜欢，”汤陀说。“你要她照片干什么？”

帕拉克尔说，“因为我喜欢，我敢说你也喜欢。”

“我不喜欢，”汤陀说。

“你是说，要是有机会你也不想带她出去？”帕拉克尔问。

汤陀说，“我不想。”

“你啊，真是神经病，”帕拉克尔走到一张窗帘前面。他说，“我就是要把她别在上面，让你好好想想她。”他把照片别在窗帘上。

洛夫脱上尉正在收拾他的装备并往怀里抱，他说，“我看别在这里不好，中尉。你还是取下来吧。给当地人的印象也不好。”

兰塞细细地打量了他一下。“你再值一班，可以吗，上尉？”

“完全可以，长官。我是为了备案才提出来的。”

兰塞松弛下来，咯咯笑道，“你希望在报告里提上一笔，是不是？”

“这没有坏处，长官。”

“提你提够了，”兰塞继续说，“你胸前就会多挂一枚东西。”

“它们是军人生涯的里程碑，长官。”

兰塞叹了一口气。“是啊，我想是里程碑。不过不是你会记住的里程碑，上尉。”

“长官，这是——？”洛夫脱问。

“也许——你以后会明白我的意思。”

洛夫脱上尉很快地佩带完毕，说了一声“是，长官”，就走出门去，外面传来他走下木楼梯“登登”的脚步声，兰塞颇有趣地看着他出去。他轻声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亨特抬起头来，手里举着铅笔，他说，“一头天生的驴子。”

“不，”兰塞说，“他是个军人，就好象许多人会当政治家那样。他不久就会进参谋部，从上面往下面看战争，所以他会永远喜欢战争。”

帕拉克尔中尉说，“长官，你看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结束？结束？你是什么意思？”

帕拉克尔中尉说，“我们多久才能取得胜利？”

兰塞摇摇头。“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敌人。”

“可是我们会征服他们的。”

兰塞说，“会吗？”

“我们不会？”

“会；是啊，我们永远会征服敌人。”

帕拉克尔激动地说，“那么，圣诞节前后局势安定，你看我们会放几天假吗？”

“我不知道，”兰塞说，“这样的命令必须由国内发。你想回家过圣诞节？”

“是，想回家过节。”

“也许可以，”兰塞说，“也许可以。”

汤陀中尉说，“我们不会放弃这个占领区吧，长官，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会放弃这个占领区吗？”

“我不知道，”上校说。“怎么啦？”

“是这样，”汤陀说，“这个国家不错，人民也不错。我们的人——有些人——可以在这里定居。”

兰塞开玩笑说，“说不定你看中了什么地方了吧？”

“嗯，”汤陀说，“这里有些农场挺漂亮。把四、五个农场合并在一起，我想住在那儿挺不错。”

“那，你家里没田地了？”兰塞问。

“没有了，长官，没有了。通货膨胀一来，全没有了。”

兰塞懒得再同孩子们说话。他说，“啊，我们还有仗要打。我们还有煤要挖。你看我们是不是等仗打完再置办这些地产呢？这些命令都要等上级发。洛夫脱上尉会告诉你这一切的。”他的态度变了。他说，“亨特，你的钢明天到。你的铁轨这个星期可以动工。”

亨特抬起头来。“什么东西印象不好？”他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到照片，他问：“那是谁？”

帕拉克尔说，“是个演员。”

亨特仔细看了一看。“啊，你认识她吗？”

汤陀说，“她到处流浪。”

亨特说，“那么说你认识她了？”

帕拉克尔定神望着汤陀说，“我说，你怎知道她到处流浪？”

汤陀说，“她象个流浪演员。”

“你认识她？”

“不认识，我不想认识。”

帕拉克尔开口说，“那你怎么知道？”这时洛夫脱插了进来，“你还是把照片取下来吧。你喜欢你就贴在你自己床头。这间屋子是办公室。”

帕拉克尔不服，一边瞧着他一边正想开口，洛夫脱上尉说，“这是命令，中尉。”于是可怜的帕拉克尔折起照片，放回口袋。他想做出高兴的样子换一个话题，“这镇上有几个姑娘挺漂亮，”他说，“等我们安定下来，一切正常之后，我要同她们去搭搭讪。”

洛夫脱说，“你最好去读读第二十四项第十二条，其中专有一段讲男女关系的。”他拿着用具走了出去，包括望远镜和各种装备。汤陀中尉还站在亨特背后看，他说，“这个办法聪明——煤车直接从煤矿开到码头装船。”

亨特慢慢地画完，他说，“我们得加快速度；我们得把煤运出去。这是一件大事。幸好此地的人民很平静，很知趣。”

洛夫脱空着手回到屋里。他站在窗户边，望着港口和煤

矿，他说，“他们平静、知趣，是因为我们平静、知趣。这是我们的荣誉，所以，我赞成一切按程序进行。这是经过非常周密考虑的。”

门开了，兰塞上校进来，一进门脱掉大衣。大家向他行军礼——不很严格，但也够了。兰塞说，“洛夫脱上尉，你能不能下去换一换彭蒂克？他不舒服，说头晕。”

“是，长官，”洛夫脱说。“长官，我可不可以提一下，我刚值完勤？”

有人敲门，一个卫兵伸进头来。他说，“柯瑞尔先生求见，长官。”

“让他进来，”上校说，又对其他人：“这里准备工作就是这个人做的。我们可能同他有些麻烦。”

“工作做得好吗？”汤陀问。

“做得好，不过他同这里的人民不会相处好。我不知道同我们能不能相处好。”

“他该记上一功，”汤陀说。

“对，”兰塞说，“你别以为他不会提出这一点。”

柯瑞尔进来，一边搓着手，向大家表示诚意和亲善。他还是穿着他那套黑西装，但头上有一块白纱布，十字形的橡皮膏贴在头发上。他走到屋子中央说，“上校，早晨好，昨天楼下出事之后早该来拜访，但考虑你非常忙。”

上校说，“早晨好，”接着用手绕了一圈说，“这些都是我团部的，柯瑞尔先生。”

“好青年，”柯瑞尔说。“他们干得不错。我已经尽力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亨特看着他的制图板，取出一支吸水笔，蘸了一下墨水，

开始在画上着色。

兰塞说，“你准备得很好。不过，不杀死那六个人就好了。他们这些兵不回来就好了。”

柯瑞尔伸开双手，心安理得地说，“这么大的市镇，还有煤矿，死六个人是小意思。”

兰塞严肃地说，“只要能解决问题，我不反对杀人。不过，有时候不杀最好。”

柯瑞尔一直在打量这些军官们。他斜眼看着中尉们说，“我们——也许——可以单独谈谈吧，上校？”

“可以，随你啊。帕拉克尔中尉，汤陀中尉，请你们回自己屋去，行吗？”上校对柯瑞尔说，“亨特少校正在工作。他工作的时候听不见我们说什么话的。”亨特抬起头来，默默一笑，又低头工作。年轻的中尉们离开屋子，他们走了之后，兰塞说，“好，可以谈了。你请坐吧？”

“谢谢你，长官，”柯瑞尔在桌子后面坐下。

兰塞瞧着柯瑞尔头上的纱布。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想杀死你了吗？”

柯瑞尔用手指摸了摸纱布块。“你说这个？哦，这是今天早上山壁上一块东西掉下来砸的。”

“你肯定不是别人有意扔的？”

“这是什么意思？”柯瑞尔问。“这里的人不凶。他们一百年来没有打过仗。他们早把打仗的事忘光了。”

“你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上校说。“你应当明白。”他走近柯瑞尔身边。“不过，你要是太平无事，这里的人民就跟世界上别的人民不一样了。我从前占领过别的国家。二十年前我在比利时，还有法国。”他摇了摇头，好象叫头脑清醒似的，

他粗声粗气地说，“你干得不错。我们应当感谢你。我在报告里提到了你的工作。”

“谢谢你，长官，”柯瑞尔说。“我尽力而为。”

兰塞用疲乏的音调问道，“那么，先生，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你愿意回首都去吗？你要是想急着去，我们可以用装煤的船送你去，要是不着急，可以等驱逐舰一起走。”

柯瑞尔说，“但是我不想回去。我要呆在这里。”

兰塞考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们人不多。我抽不出多少人保卫你。”

“可我不需要保卫啊。我说了，这里的人民不凶。”

兰塞注视了一会他头上的纱布。亨特抬起头来说，“你最好戴一顶钢盔。”接着低头做他的工作。

这时，柯瑞尔将椅子靠前挪了一点。“上校，我特别想同你谈的是这个，我当初以为我可以在政府工作方面帮帮忙。”

兰塞转身走到窗前，向外眺望，又转过身来，轻声说，“你是怎么想的？”

“是这样，你们必须要有一个你们信得过的政府。我以为奥顿市长也许现在会下台——如果我接管他的工作，那么内政和军事两方面会配合得非常好。”

兰塞的眼睛好象变大了，变亮了。他走到柯瑞尔身边，尖声说，“你在报告里提到这一点了吗？”

柯瑞尔说，“提啦，当然提啦，我分析了这一点。”

兰塞打断他的话，“我们来了之后，你同镇的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跟外面的人说过市长的事没有？”

“没有。你知道，这里的人惊惶未定。他们没想到这一点。”他笑出声来。“没有，长官，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一点。”

但是兰塞抓住不放。“那么说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怎么，他们吃惊，”柯瑞尔说。“他们——他们象是在做梦。”

“你不知道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兰塞问。

“我这儿有许多朋友。我每个人都认识。”

“今天早晨有人到你店里买东西吗？”

“这个，当然啰，生意清淡，”柯瑞尔回答。“现在谁也不买东西。”

兰塞一下子放松下来。他走向一张椅子，坐下来，跷起腿。他心平气和地说，“你这部分工作艰苦、勇敢，为我们效了劳。应该大大报答。”

“谢谢你，长官。”

“到时候他们会恨你，”上校说。

“我顶得住，长官。他们是敌人。”

这时兰塞犹豫了好长时间才开口，话说得很轻：“你甚至得不到我们的尊重。”

柯瑞尔激动地跳起来。“这不符合领袖的话！”他说。“领袖说了，一切部门的工作都是同样光荣。”

兰塞十分平静地往下说，“我希望领袖了解情况。我希望他能了解军人心里想什么。”接着几乎用怜悯的口吻说，“你应该大大受到报答。”他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又振作起来说，“我们现在必须准确无误。我掌管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把煤挖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持秩序和纪律，为了维持秩序和纪律，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必须事先知道反抗行为。你明白吗？”

“是，你想知道的事情，我能查出，长官。我当了这里的市长，工作效率会非常之高，”柯瑞尔说。

兰塞摇摇头。“我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必须自己作出判断。我认为你永远也不可能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认为没有人会同你说话；没有人愿意接近你，除了那些贪图钱财的人，靠钱能生活下去的人。我认为你没有卫兵保护，就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希望你回首都去，到那里去领取你为我们效了劳的报酬。”

“可是我的地方是这儿啊，长官，”柯瑞尔说。“这都是我挣来的。我在报告里都写了。”

兰塞好象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奥顿市长不仅仅是一个市长，”他说。“他等于他的人民。他知道人民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不必去打听就知道，因为他想的事情就是人民想的事情。我观察了他，便能知道他们。他必须留任。这就是我的判断。”

柯瑞尔说，“长官，我做了这么多工作，反倒把我送走。”

“是，你做了这么多工作，”兰塞慢悠悠地说。“但是，从大局来看，我认为你现在在这里只有害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遭人恨，那么你将来会遭人恨。要是发生什么反叛行为，第一个被杀的就是你。我建议你回首都去。”

柯瑞尔不屈地说，“你当然允许我等到打到首都去的报告有了答复之后再说？”

“当然允许。但是我还是劝你回去，这是为你自身的安全。柯瑞尔先生，坦率地说，你在这儿已经没有价值了。不过——我们一定还有别的计划，别的国家。也许你可以派到某个新的国家某个新的市镇去。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取得新的信任。可以给你一个大镇，甚至一个城市，担负更重要的责

任。你在这里工作得好，我会竭力推荐你的。”

柯瑞尔感激得两眼发亮。“谢谢你，长官，”他说。“我卖力工作。也许你做得对。不过，请一定允许我等首都的答复。”

兰塞的语气紧张，两眼眯了起来，严厉地说，“戴一顶钢盔；在家里呆着，晚上不要出去，尤其是不要喝酒。不要相信女人，也不要相信男人。你明白吗？”

柯瑞尔可怜地看着上校。“我想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况。我有一幢小房子。有一个可爱的乡下姑娘伺候我。我看她真有点喜欢我。他们是单纯、和平的人民。我了解他们。”

兰塞说，“没有什么和平的人民。你什么时候才明白这一点呢？没有什么友好的人民。你不懂这个道理？我们侵占了这个国家——你为我们作了准备，用他们的话说，是叛国。”他涨红了脸，声音也高了。“难道你还不懂我们是同这些人在打仗吗？”

柯瑞尔颇为得意地说，“我们已经把他们打败了。”

上校站起来，无可奈何地挥动他两条胳臂，亨特抬起头来，伸出手去保护他的制图板，生怕被上校碰了。亨特说，“小心，上校。我正用墨水描呢。我不想从头来起。”

兰塞低头看了一看，说声“对不起”，然后继续往下讲，象是给学生讲课似的。他说，“失败是暂时的。一次失败不是永远失败。我们被人打败过，而现在我们在进攻。失败说明不了问题。你不懂这一点吗？你们知道他们背着我们在议论什么呢？”

柯瑞尔问，“你知道？”

“不知道，但是我有怀疑。”

这时柯瑞尔迂回地说，“上校，你是不是害怕了？占领区

的司令官应该害怕吗？”

兰塞沉重地坐了下来说，“也许是这样。”他憎恨地说，“我讨厌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又全懂的那些人。”他用手扶着下巴说，“我记得当年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小老婆子——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一头白发，只有四英尺十一英寸高，一双手很纤细，你看得见她皮肤上的血管几乎发黑了。她戴着黑纱巾，一头灰白头发。她常常用颤抖的甜嗓子给我们唱我们的国歌。她总知道哪儿有烟，哪儿有姑娘。”他把手从下巴上缩回来，象从梦中醒来似的。“我们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被枪决，”他说。“她用一枚又长又黑的帽子上的别针杀了我们十二个人，最后我们把她枪毙了。这枚针，我还留在国内。针上有一个珐琅做的扣子，上面还有一只鸟，用红蓝两色拼起来的。”

柯瑞尔说，“可你们还是把她枪毙了？”

“当然枪毙了。”

“谋杀士兵的事件制止了？”柯瑞尔问。

“没有，没有制止。我们最后撤退的时候，人民切断拉在后面的士兵，有的被他们烧死，有的被抠掉眼睛，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

柯瑞尔大声说，“这些事不该说，上校。”

“这些事不该忘记，”兰塞说。

柯瑞尔说，“如果你害怕就不该当指挥。”

兰塞轻声说，“我懂得如何打仗，你明白。如果懂得如何打仗，你至少不会犯愚蠢的错误。”

“你是这样对年轻军官说的吗？”

兰塞摇摇头。“没有，他们不会相信。”

“那你为什么对我说呢？”

“因为，柯瑞尔先生，你的工作已经完成。我记得有一次——”他正说到这里，只听得楼梯上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门突然被撞开，一个卫兵探头望了一望，接着洛夫脱上尉闪了进来。洛夫脱严峻冷静，一副军人派头；他说，“出乱子了，长官。”

“乱子？”

“报告长官，彭蒂克上尉被人杀死了。”

兰塞说，“啊呀——彭蒂克！”

楼梯上又有不少脚步声，两个人抬了一副担架进来，担架上躺着一个用毯子裹着的人。

兰塞说，“你肯定他死了吗？”

“肯定死了，”洛夫脱严肃地说。

中尉们从卧室进来，微张着嘴，显出害怕的神情。兰塞说，“放在那儿，”指着窗户下面的墙边。抬担架的走了之后，兰塞跪下，掀起毯子一角，又急忙放下。他仍跪在地上，望着洛夫脱说，“谁杀的？”

“一个矿工，”洛夫脱说。

“为什么？”

“我在场，长官。”

“那你报告经过！报告事情经过，该死的！”

洛夫脱挺起胸，正式报告说，“我按上校的命令去替彭蒂克上尉值班。彭蒂克上尉正准备回来的时候，我同一个不服从命令的矿工发生冲突。他撂下活儿不干，还高喊什么自由人不自由人的。我命令他干活，他拿着尖头锄向我冲过来。彭蒂克上尉想去挡住他。”他朝尸体方向做一个小小的手势。

兰塞仍跪着，慢慢点了一点头。“彭蒂克是一个奇怪的

人，”他说。“他喜欢英国人。英国人的东西，他都喜欢。我觉得他不十分想打仗……你抓住那个人了吗？”

“抓住了，长官。”洛夫脱说。

兰塞慢慢站起来，仿佛在自言自语。“又开始了。我们杀了这个人，又多了二十个敌人。我们只明白这一点，只明白这一点。”

帕拉克尔说，“你说什么，长官？”

兰塞回答，“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我正在想。”他转身对洛夫脱说，“请给我向市长致意，并且提出我马上要见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亨特少校抬起来，仔细擦干蘸水笔，放在一只丝绒镶边的盒子里。

第三章

在市镇的大街上，行走的人们脸色阴沉。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惊愕的神色，但愤怒的光芒也还没有出现。煤矿上，推煤车的工人也是阴沉沉的。小商人站在柜台后面做生意，却没有人同他们说话。人们相互间的对话也是一两个字，人人都在想战争，想自己，想过去，想时局怎么一下子改变的。

奥顿市长官邸的客厅里燃着一团小小的炉火，灯都点上了，因为外面天阴又有霜冻。屋子里面正在搬动，织锦靠背椅子推在一边，小桌子挪了地方，右手的门洞里约瑟夫和安妮正往里搬一张大方餐桌。他们把桌子侧了过来，约瑟夫在屋里面，

安妮涨红了脸站在门外。约瑟夫正把桌子腿往里侧，一边喊“别推！安妮！来！”

“我正在‘来啊’，”红鼻子、红眼睛的安妮生气地说。安妮老爱生气，这些兵占领这个地方之后，她的脾气并没有改好。实际上，多年来大家以为只是坏脾气突然化为爱国情绪。安妮因为把热水倒在士兵身上出了名，成了自由事业的代表。谁要弄乱她的走廊，她会把热水倒在谁的身上，但这一回倒成了女英雄；既然她的胜利是由发火引起的，于是安妮继续走向新的胜利，办法是经常发火，而且火气越来越大。

“不要拖着地，”约瑟夫说。桌子卡在门口。“抬平了！”约瑟夫告诫说。

“我是抬平了。”安妮说。

约瑟夫站远一点，研究这张桌子，安妮交叉着胳膊瞪着他。他先试一条腿。“别推，”他说。“别推得这么重。”他终于靠自己把桌子拖进来，安妮交叉着胳膊跟在后面。“来，抬起来，”约瑟夫说，最后安妮帮他把桌子四条腿放平，抬到屋子中间。安妮说，“要不是市长叫我抬，我才不抬呢。他们有什么权利叫人把桌子搬来搬去？”

“有什么权利进来？”约瑟夫说。

“没有权利，”安妮说。

“没有权利，”约瑟夫又说一遍。“我看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他们还是来了，又是机关枪又是降落伞的。他们还是来了，安妮。”

“他们没权利，”安妮说。“他们干什么要搬一张桌子到这儿来？这儿又不是餐厅。”

约瑟夫搬一张椅子到桌子跟前，又小心地离桌子一点距

离，把它放好。“他们要审判，”他说。“他们要审判亚历山大·莫顿。”

“莫莱·莫顿的丈夫？”

“莫莱·莫顿的丈夫。”

“就因为锄头打了那个家伙？”

“对了，”约瑟夫说。

“他可是一个好人，”安妮说。“他们没有权利审判他。莫莱过生日，他还给莫莱买了一身红衣服。他们有什么权利审判亚历克斯？”

约瑟夫解释说，“他把那家伙打死了。”

“打死了，那是因为那家伙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我听说了。亚历克斯不愿意被人指挥。亚历克斯一直是市镇参议员，他爸爸那时候也是。莫莱·莫顿雪糕做得好，”安妮可怜地说。“就是糖霜太硬了一点。他们想把亚历克斯怎么样？”

“枪毙他，”约瑟夫忧郁地说。

“他们不能这么做。”

“椅子拿来，安妮。他们能这么做。他们就会枪毙他。”

安妮伸出一只手指，指着他的脸严厉地说，“你记住我的话，”她生气地说，“他们要是伤害亚历克斯，人民不会答应。人民喜欢亚历克斯。他过去伤害过谁？你说！”

“没有，”约瑟夫说。

“好，你看！他们要害了亚历克斯，大家都要疯了，我也要疯了。我受不了！”

“你打算怎样办？”约瑟夫问她。

“怎么，我也杀他们几个，”安妮说。

“那，他们也会枪毙你，”约瑟夫说。

“由他们去！我跟你说，约瑟夫，局势会越来越坏——整夜巡逻，开枪。”

约瑟夫在桌子座头放正了一张椅子。奇怪，他也成了密谋者，轻声说，“安妮。”

她停下来，领会到他的声调之后走近一些。他说，“你能保密吗？”

她钦佩地看着他，因为他从前没有什么秘密。“能啊，什么事？”

“威廉·迪尔和沃尔特·多琪昨天晚上逃走了。”

“逃走了？逃到哪儿？”

“逃到英国去了，坐船。”

安妮高兴地感叹了一声，似乎有了期望。“人人知道吗？”

“不是人人知道，”约瑟夫说，“人人除了——”他很快地指指天花板。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没有听说？”

“你太忙了。”约瑟夫的声音和神色都变得冷峻起来。“你知道那个柯瑞尔？”

“知道。”

约瑟夫走到她身旁。“我看他活不长了。”

“这什么意思？”安妮问。

“大家都在说。”

安妮紧张地感叹了一声。“啊！”

约瑟夫终于得出自己的结论。“大家都站到一起来了，”他说。“他们不愿意被人家征服。就要出事的。你把眼睛擦亮一点，安妮。将来还有你的事做。”

安妮问，“市长怎么样？他打算怎么办？他站在哪一边？”

“没有人知道，”约瑟夫说。“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不会反对我们的，”安妮说。

“他没有说。”

左边的门柄转了一下，奥顿市长缓步走进来。他看来疲倦，见老了。温德大夫走在他后面。奥顿说，“这样子不错，约瑟夫。谢谢你，安妮。这样很好。”

他们走了出去，约瑟夫临关门之前回头看了一看。奥顿市长走到火炉前，转身烤他的背。温德大夫拉出桌头的椅子坐下。“我不知道我这个位子还能保持多久？”奥顿说，“人民不十分信任我，敌人也不信任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好是坏。”

“我不知道，”温德说。“你相信你自己，对不对？这一点你思想上没有疑问吧？”

“疑问？没有。我是市长。许多事情我不懂。”他指着桌子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审判。他们要给亚历克斯·莫顿杀人判罪。你记得亚历克斯吗？他的妻子个儿小小的，很漂亮，叫莫莱。”

“我记得，”温德说。“她教过小学。是的，我记起来了，她很漂亮，她该戴眼镜可是就是不愿意戴。我想亚历克斯大概杀了一名军官，不会错。这件事没有疑问。”

奥顿市长痛苦地说，“没有疑问。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审他呢？他们为什么不杀了算了？这不是有疑问没有疑问、正义非正义的问题。这里不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审判他——而且在我这个地方？”

温德说，“我看这是做样子给人看。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如果你按程序办事，你就在理，而人民有时候也因为按程序办事感到满意。我们有过一支军队——不过是带枪的兵士——算不

了什么军队，你知道。这些侵略者要进行审判，是想告诉人民其中存在正义问题。亚历克斯确是杀了一名军官，你知道。”

“是的，我明白了，”奥顿说。

温德继续说，“这审判在你官邸举行，而你的官邸正是人民期待正义的地方——”

他还没有说完，右边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年轻的妇女。她三十岁上下，很漂亮，手里掌着一副眼镜。她穿着简朴大方，十分激动，说话很快：“安妮叫我直接进来的，先生。”

“当然直接进来，”市长说。“你是莫莱·莫顿。”

“是的，先生，我是莫莱·莫顿。大家说要审判亚历克斯，要把他枪毙。”

奥顿低头望了一会儿地板。莫莱接着说，“大家说由你审判。由你发布命令把他拉出去枪毙。”

奥顿抬起头来，很吃惊。“怎么回事？谁说的？”

“镇上的人都这么说，”她挺直身子，用半乞求半要求的语气问道，“你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市长？”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别人怎么知道？”他说。

温德大夫说，“这是一大奥妙，”温德大夫说。“这个奥妙使全世界的统治者感到头疼，这就是——别人怎么知道。我听说，现在侵略者也为此头疼，消息是怎么逃过审查机构传出去的，事情的真相怎么摆脱控制。这是一大奥妙。”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那女人抬头望了一望，好象有些怕。“这是云，”她说。“听说快下雪了，今年下得早。”温德大夫走到窗前，侧头看看天空说道，“是；有一大片云；也许会飘过去的。”

奥顿市长拧开一盏灯，但这盏灯只投下一小圈光亮。他又关上，说道，“白天点一盏灯显得孤零零的。”

这时莫莱又走近他。“亚历克斯不是杀人犯，”她说。“他性子急，但从没有犯过法。他受人尊重。”

奥顿把手放在她肩头，说道，“我打亚历克斯小时候起就了解他。我认识他父亲和他祖父。他祖父当年是猎熊的。你以前知道吗？”

莫莱没接这个岔。“你会判亚历克斯的刑吗？”

“不会，”他说。“我怎么能判他的刑？”

“人们说你为了维持秩序会判他的刑。”

奥顿市长站在一张椅子后面，用手抓住椅子背。“人民需要维持秩序吗，莫莱？”

“我不知道，”她说。“他们需要自由。”

“那么，他们知不知道怎样去争取自由？他们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对付武装的敌人？”

“不，”莫莱说，“我想他们不知道。”

“莫莱，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知道吗？”

“不知道，市长，不过我想人们感到如果他们顺从听话，他们是被打败了。他们要向这些士兵表明他们没有被打败。”

“他们没有打仗的机会，”温德大夫说。“在机关枪面前无仗可打。”

奥顿说，“你知道他们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你愿意告诉我吗，莫莱？”

她怀疑地看看他。“好吧——”莫莱说。

“你是想说‘不’。你不相信我。”

“可亚历克斯怎么办呢？”她问。

“我不会判他刑。他没有对我们的人民犯罪，”市长说。

这时莫莱犹豫了。她说，“他们会——他们会杀掉亚历克斯吗？”

奥顿瞧着她说，“亲爱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

她挺直了身子。“谢谢你。”

奥顿走到她身边，她无力地说，“你别碰我。请你别碰我。请你别碰我。”他放下手来。她站停下来，过了一会儿她骤然转身走出门去。

她刚关上门，约瑟夫进来。“对不起，市长，上校要见你。我说你正忙着。我知道她在这儿。夫人也要见你。”

奥顿说，“叫夫人进来。”

约瑟夫走出去，夫人即刻进门。

“我不知道这房子怎么弄法，”她开口说；“人多得装不下。安妮一天到晚生气。”

“嘘！”奥顿说。

夫人惊异地看着他。“我不知道——”

“嘘！”他说。“莎拉，我要你上亚历克斯·莫顿家里去。你明白吗？你去陪莫莱·莫顿，她需要你。你不用说话，陪着她就行。”

夫人说，“我有这么多——”

“莎拉，我叫你去陪莫莱·莫顿。别叫她一个人呆着。你去吧。”

她慢慢地理解过来。“好，”她说。“好，我去。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他说。“到时候我会派安妮来叫你的。”

她轻轻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走了出去。奥顿走到门前，叫道，“约瑟夫，现在我接见上校。”

兰塞进来。他身穿一套新烫过的制服，腰带上别了一把装

饰用的短剑。他说，“早安，市长。我想同你随便谈谈。”他瞟了一眼温德大夫。“想同你个别谈一谈。”

温德缓步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前时奥顿说，“大夫！”

温德转身问，“怎么？”

“今天晚上你回来吗？”

“有事叫我办吗？”大夫问。

“不——没有。我就是不喜欢一个人呆着。”

“我会来的，”大夫说。

“大夫，你看莫莱的样子没事吧？”

“噢，我看没事。神经有点紧张，我看。不过她出身世家。出身世家，健壮。你知道，她是肯特来家族的人。”

“我忘了，”奥顿说。“对了，她是肯特来家族的人，对不对？”

温德大夫走出去，轻轻地把门带上。

兰塞很有礼貌地等着。他看着大夫把门关上。他看看桌子和桌子周围的椅子，“市长，对这件事，我不知道怎样表示我是多么遗憾。要是没有发生这件事就好了。”

奥顿长市向他欠了一欠身，兰塞又说，“我喜欢你，市长，也尊重你，但我负有责任。你肯定明白这一点。”

奥顿没有回答。他直望着兰塞的眼睛。

“我们不能独立行动，也不是一切由我们作出判断。”

兰塞说这些话之间等着答话，但市长没有回答。

“我们要遵守规定，首都发布下来的规定。这个人杀了一名军官。”

奥顿终于回答：“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打死他呢？那不正是时候？”

兰塞摇摇头。“如果我同意你的办法，那就没有意义了。你

我都明白，惩罚的目的在于消除潜在的罪犯。既然惩罚的意义不在被惩罚者而在他人，那么为何惩罚必须公之于众，甚至必须带点戏剧性。”他伸出一只手指轻轻弹了一下别在腰间的短剑。

奥顿转身看着窗外昏暗的天空。他说，“今天晚上要下雪了。”

“奥顿市长，你知道我们的命令是不允许改变的。我们要煤。如果你的人民不守秩序，我们只能用武力来维持秩序。”他的口气严厉。“我们必要时就得枪毙人。你想挽救你的人民，不叫他们受损害，你必须协助我们维持秩序。现在，我们政府认为由当地政权来颁布惩罚令是明智的办法。这样做可以使局势稳定。”

奥顿轻声说，“所以大家知道了。这真是一个奥妙。”接着他大声说，“你是想叫我在这里审判，判处亚历山大·莫顿的死刑？”

“对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将来可以避免更多的流血事件。”

奥顿走到桌边，拉出座头一张大椅子坐下。他忽然之间成了法官，兰塞成了罪犯。他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道：“你和你们的政府都不理解。在全世界，只有你们的政府和人民几百年来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而每次失败都是因为你们不理解人民。”他停了一下又说：“你这条原则用不上。第一我是市长。我没有权利判处谁死刑。在这个市镇，谁也没有权利判处谁死刑。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象你一样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兰塞问。

“你们进占的时候杀了六个人。根据我们的法律，你们所

有的人都犯了罪。何必讲法律不法律这些废话呢，上校？你们和我们之间不存在法律问题。这是打仗。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必要时会把我们都打死，或者是我们到时候会把你们都打死？这一点难道你不知道？”

兰塞说，“我可以坐下吗？”

“这何必问呢？这又是一句谎言。只要你高兴，你可以叫我站起来。”

兰塞说，“不，不管你信与不信，从我个人来讲，我确是尊重你和你的职司”——他用手摸了一会前额——“你看，市长，我是这样想的，我作为一个上了岁数、有一定记忆的人，是无足轻重的。我可以同意你的意见，但这不能改变现实状况。我在其中工作的那种军事、政治机构有一定的意向和行动，这是不能改变的。”

奥顿说，“有史以来这种意向和行动没有一次不被证明是错误的。”

兰塞苦笑道，“我个人，一个有某些记忆的人，可以同意你的意见，我甚至还可以补充：在这种军事思想和机构的意向之中，有一条是没有记取教训的能力，没有能力看到除杀人这件工作之外的东西。但我这个人不是全凭记忆办事的人。所以那个矿工必须公开枪决，因为这样一来，其他人就会收敛，不再杀我们的人。”

奥顿说，“那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了。”

“不，我们必须谈。我们需要你协助。”

奥顿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说，“我告诉你，我怎么打算。你们用机枪打死我们士兵的有多少人？”

“我看不到二十个人，”兰塞说。

“很好。如果你把他们都枪毙了，我就给莫顿判刑。”

“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上校说。

“我是认真的。”

“这不可能。你也知道。”

“我知道，”奥顿说。“所以，你的要求也不可能做到。”

兰塞说，“我想我是明白了。柯瑞尔非得当市长不可了。”他很快抬起头。“审判的时候你在场吗？”

“行，我在场。这样亚历克斯不会感到孤独。”

兰塞看着他，伤感地一笑。“我们都承担了一项工作，是不是？”

“是，”市长说，“一项世界上不可能做到的工作，唯一办不到的事情。”

“那是什么？”

“去永远摧残人的精神。”

奥顿头低向桌子，说话时也没有抬头，“下雪了。都等不到晚上。我喜欢白雪那种甜甜的清凉味道。”

第 四 章

十一点钟的时候下雪了，又大又软的雪片飘了下来。人们在纷飞的雪片中匆忙来去，雪堆积在各家门口，堆积在广场的钢像上，堆积在从煤矿到港口的路轨上。雪堆了起来，小运货车边刹着边滑行。市镇上空一片昏暗，比雪还厚；市镇上空阴沉沉的，是一股越来越增涨的仇恨。人们不在街上久呆，而是

进屋关门，但是帘子后面好象有许多眼睛在向外张望，一有穿军装的在街上走过，或者小分队在大街上巡逻，这些冷峻和阴沉的眼睛就盯着他们。商店里人们买点粮菜，要了东西付了钱就走，同卖货的之间也没有一句寒暄的话。

小官邸的客厅里，灯都开着，灯光映照着窗外纷飘的白雪，法庭审判正在进行。兰塞坐在主位，亨特在他右首，下一个是汤陀，下首是洛夫脱上尉，前面放了一小堆文件。对面，奥顿市长坐在上校左首，帕拉克尔坐在市长旁边——帕拉克尔正在一本簿子上写着。桌旁站着两名上刺刀、戴钢盔的卫兵，象两具小木偶。亚历克斯·莫顿站在他们中间，这个年轻人身材高大，前额低阔，眼眶深陷，鼻子长而尖。他的下颌长得结实，嘴巴厚实，宽肩膀，臀部狭小，手上戴着手铐，双手握了又放，放了又握。他身穿黑裤子，蓝衬衣，领子敞开着，外头套了一件穿久得发亮了的黑上衣。

洛夫脱上尉正念着他面前的文件："'该犯违令，拒不返回工作，再次命令他返回时，竟用随身携带的尖头锄向洛夫脱上尉击去。彭蒂克上尉挺身干涉——'"

奥顿市长咳嗽了一下，洛夫脱略停时市长说，"坐下，亚历克斯。你们哪个卫兵给他拿一把椅子。"卫兵转身，不加疑问地拖出一把椅子。

洛夫脱说，"罪犯应当站着受审。"

"让他坐下，"奥顿说。"只有我们知道。你可以在报告里写他是站着的。"

洛夫脱说，"我们不应当伪造报告。"

奥顿又说一遍，"坐下，亚历克斯。"

这个高大的年轻人坐下，他那双手戴着手铐，放在膝上不

知如何是好。

洛夫脱说，“这违反所有的——”

上校说，“让他坐吧。”

洛夫脱清了清嗓子继续念：“‘彭蒂克上尉挺身干涉时头部被击中，脑壳顿时破裂。附有法医报告一份。这要我念吗?”

“不必念了，”兰塞说。“你越简短越好。”

“‘以上事实为我军数名兵士所目睹，见目击者证词。本法庭认为该犯犯有杀人罪，当判处死刑。’还要我念兵士的证词吗?”

兰塞叹息了一声说“不用”，又转向亚历克斯，“你不否认你杀了上尉，否不否认？”

亚历克斯凄然笑道，“我打了他，可不知道把他打死了。”

奥顿说，“打得好，亚历克斯!”两人象朋友似的互相一望。

洛夫脱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是被别人打死的?”

“我不知道，”亚历克斯说。“我只知道我打了他，接着又有人打了我。”

兰塞上校说，“你还有什么解释吗?我想你任何解释都改变不了死刑，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一听。”

洛夫脱说，“我郑重其事地提出，上校不应该问这个问题。这说明法庭不是公正的。”

奥顿干笑了一下。上校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你还有什么说的吗?”上校再问一遍。

亚历克斯举起一只手，想做什么姿势。可另一只手也跟着抬了起来。他觉得不自在，又把双手放回膝上。“我当时气极了，”他说。“我脾气很不好。他说我必须干活。我是自由的人。我气极了，上去打他。打得很重。我打错了人。”他指着洛夫脱。“我

要打的是那个人。”

兰塞说，“你想打谁这个问题不大。谁轮着结果都是一样。你犯了罪，感不感到后悔？”他侧到桌子一边说，“如果他觉想后悔，记录上就好看一点。”

“后悔？”亚历克斯问，“我不后悔。他叫我回去干活，叫我这个自由人去干活！我过去是镇上的议员。他居然命令我去干活。”

“那么，即使判处死刑，你也不后悔？”

亚历克斯低下头，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一下。“不，”他说。“你是说，我会不会再犯？”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亚历克斯边想边说，“我想我不后悔。”

兰塞说，“记录上写上罪犯万分悔恨。判死刑是必然的。你明白吗？”他对亚历克斯说，“法庭没有选择余地。法庭认为你有罪，判处你枪决，立即执行。我看不必再折磨你了。洛夫脱上尉，还有什么事情我忘了的？”

“你忘了我，”奥顿说。他站起身来，将椅子往后一推，走到亚历克斯身边。亚历克斯习惯成自然，尊敬地站起来。“亚历山大，我是大家选出来的市长。”

“我知道，先生。”

“亚历克斯，这些人是侵略者。他们用欺诈和武力手段出其不意地占领了我们的国家。”

洛夫脱上尉说，“上校，不应该允许他这么说。”

兰塞说，“嘘！还是听听好，难道你喜欢他们背地议论？”

奥顿继续说下去，好象不曾被打断似的。“他们进占的时候，人民思想混乱，我也混乱。我们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想。

你的行动是头一个明确的行动。你个人的气愤是大众气愤的发端。我知道镇上有人说我同这些人合作。我可以向全镇的人表明，但你——你将要死去。我要你知道。”

亚历克斯低下头，接着抬起来。“我知道，先生。”

兰塞说，“执行班准备好了没有？”

“在外边等着，长官。”

“谁带班？”

“汤陀中尉，长官。”

汤陀抬起头，一副坚决的样子，屏住气。

奥顿温和地说，“你害怕吗，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说，“害怕，先生。”

“我不能叫你别怕。我到时候也会害怕，这些年轻的——战神也一样害怕。”

兰塞说，“传执行班。”汤陀刷的一下站起来，走到门前。“他们在，长官。”他打开门，大家看到戴钢盔的士兵。

奥顿说，“亚历克斯，去吧，你知道这些人不得安宁，永远不得安宁，除非他们走了或者死了。你会使人民团结得象一个人。对你个人来说，这是惨痛的，是微小而又微小的补偿，但事实如此。他们永远不得安宁。”

亚历克斯紧紧地闭上眼。奥顿欠近身去，吻一吻他的脸颊。“别了，亚历克斯，”他说。

卫兵抓住他的胳膊，年轻人闭紧眼睛，他们押着他走出门去。执行班向后转，只听得他们的脚步声走出房子，进入雪地，雪淹没了他们的声音。

坐在桌子边上的人默不作声。奥顿向窗户望去，只见有人很快地在窗户玻璃上擦去积雪，擦去一个小圆圈。他望着，看

得入迷，接着很快别过头来。他对上校说，“我希望你明白你们干的什么事。”

洛夫脱上尉收起文件，兰塞问，“在广场上执行，上尉？”

“是，在广场上。必须当众执行，”洛夫脱说。

奥顿说，“我希望你明白。”

“听着，”上校说，“你不用管我们明白不明白，这件事非做不可。”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每个人等着、听着。不久，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兰塞深深叹了一口气。奥顿把手放在前额，深深吸了一口气。外边一声叫喊。窗户玻璃破了，玻璃片向里飞溅，帕拉克尔中尉转了一下身子，他用手摸着肩头，看着它。

兰塞跳了起来，喊道，“好，开始了！伤得厉害吗？中尉？”

“我的肩，”帕拉克尔说。

兰塞开始指挥。“洛夫脱上尉，雪地上还有脚印。现在，我命令你挨家挨户去搜查武器。有武器的，押起来。你，先生，”他对市长说，“从现在开始，处于我们监护下。请明白这一点；你们杀我们一个，我们杀你们五个、十个、一百个！”

奥顿平静地说道，“一个有某些记忆的人。”

兰塞中断了他的命令。他回过头来慢慢地望着市长，顷刻之间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意思，但接着兰塞挺起肩膀，尖声说道。“我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又说：“我命令把镇上的武器统统收上来。谁抗拒，关押谁。赶快行动，脚印还在。”

这帮人各自找到自己的钢盔，解下手枪，出发走了。奥顿走到窗前，凄然地说了一句：“白雪甜甜的清凉味道。”

第 五 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雪下了化，化了又下，最后冻成冰。小镇灰暗的建筑物都戴上白色的铃、白色的帽子，加上白眉毛，家家门口扫出的通道象是战壕。港口装煤的船空着进来，满着驶走，但是煤从地底下挖出来并不容易。好矿工也有失误的时候。他们举手举脚，行动迟缓。机器坏了，花了好长时间才修好。国土沦丧的人民默默地、耐心地等待复仇的机会。出卖过国家的人、帮过入侵者忙的人——其中许多人以为他们这是为了国家，为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发现他们所取得的控制是不稳定的，发现他们从前认识的人现在冷眼相对，从不同他们说话。

空中游荡着一股死气，在等待着什么。铁路时常出事，这条铁路沿山伸去，将小镇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大雪块纷纷崩在铁路上，造成路轨分裂。不先检查铁轨无法通车。为了报复，不少人被枪决，但情况并没有改变。一伙又一伙青年时常逃往英国。英国飞机轰炸煤矿，煤矿受到破坏，敌我双方也都死了人。这也没有什么效果。冷冷的仇恨随着冬天与日俱增，这是那种缄默、阴沉、等待着的仇恨。食物供应受到限制——只给顺从的，不给不顺从的——于是全体人民顺从，但这是阴冷的顺从。透过表面，看得见人民眼里深刻的仇恨。

现在被包围的倒是那些征服者本身，团部军人处身于默默的敌人中间，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万一他放松了，他就不见

了，尸体埋在雪堆里。如果谁独自一人去找女人，他就失踪，尸体埋在雪堆里。团部的人只能在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后来舞也不跳了，唱的是想家的歌。他们谈的是喜爱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他们渴望的是温暖与爱情。一个人当一天兵只能当几个小时，一年只能当几个月，其余的时间他要做一个男人，他需要女朋友，需要喝酒，需要听音乐，需要欢笑和安逸，这些东西一断绝，他们越发渴望，无法自制。

这些人老在想家。团部的人开始讨厌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对老百姓的态度很简慢，老百姓对他们也很简慢。征服者中间渐渐产生一种永远克服不了的恐惧，怕他们永远不得安宁，永远回不了家，怕他们总有一天会垮台，象兔子一样让人满山遍野追着逃跑，因为被占领的人从不消除他们的仇恨。巡逻兵见到亮光，听到笑声，为之吸引，也想去找乐子，但等他们凑近去，笑声中止了，温暖的气氛消失了，人民变得顺从而又阴冷。士兵闻到小饭馆烧菜的香味，进去叫了热菜热饭，可是发现不是太咸，便是胡椒放得太多。

士兵们读到国内的消息，其他被征服国家的消息，这些消息永远是好的，他们信了一阵子，不久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了。人人心怀恐惧："国内就是崩溃了，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等我们知道又太晚了。这里的人饶不过我们。他们会把我们都杀了。"他们想起他们的军队撤退时经过比利时和撤出俄国时的情景。有学问的人还记得撤出莫斯科时疯狂的惨状，当时每个农民的耙叉上都沾有血迹，尸体烂在雪地里。

他们知道当他们垮台、放松或者睡得太久的时候，他们也会碰到同样的遭遇，他们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心神不定。他们提出的问题，军官答不上来，因为军官不知道。军官也没有得

通知。国内发来的通报，他们也不相信。

这些征服者就这样害怕起被征服者来了，他们神经脆弱，晚上见了黑影就放枪。阴冷的缄默老是跟随着他们。一个星期疯了三个士兵，整天整晚哭哭闹闹，最后把他们送回国去。要不是送遣回国的疯士兵被处以仁慈死刑，其他的人早就疯了，因为仁慈死刑这种死法想起来就叫人害怕。恐惧爬上营房里士兵们的心头，恐惧爬上巡逻兵的心头，使他们变得残酷起来。

过了年，夜更长了。下午三点天就擦黑，要到第二天早晨九点才亮。愉快的灯光照不到雪地上，因为军令规定，为防止轰炸，窗户不得透出亮光。然而等英国飞机走了之后，煤矿附近总是亮起几盏灯。有时候哨兵开枪打提灯的人，有一次打了一个手拿电筒的姑娘。这没有效果，枪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军官的情绪是士兵情绪的反映，他们能克制因为他们训练完备，他们办法多因为他们责任重，但恐惧同样存在，只是藏得更深，种种渴望在心头锁得更紧。他们受到双重的神经压迫：被征服的人民两眼看着他们的闪失，自己人注视着他们软弱之处，所以他们的神经紧张到了破裂的边缘。征服者处于可怕的精神包围之中，不论征服别人的还是被征服的，人人心里都明白，一旦崩溃将是怎样的后果。

市长官邸的楼上房间里，舒适的气氛已经消失。窗户上紧紧地贴着黑纸，屋里四周都是一小堆一小堆宝贵的军器，这些东西不可忽视，例如望远镜、防毒面具和头盔。纪律倒是松了一些，好象军官们明白有些地方必须放松，免得机器垮台。桌上放着两盏煤油灯，发出强烈的光芒，把巨大的阴影投在墙上，它们嘘嘘的声音成了屋里的暗流。

亨特少校还在干他的工作。他的制图板现在永远支着，因

为他建造得多快，炸弹也几乎光顾得多快。他倒并不难过，对亨特少校来说，建造就是生命，而他在这里建造的任务超过他所能设计或完成的能力。他坐在制图板前，身后点了一盏灯，丁字尺上下移动，手里的笔忙个不停。

帕拉克尔中尉的胳膊还吊着绷带坐在中间桌子边一张椅子上看画报。汤陀中尉坐他对面写信。他把笔捏得很高，偶尔抬起头来望望天花板，为他的信找词儿。

帕拉克尔翻过一页画报说，“我闭着眼睛也能看得见这条街上每一家店铺。”亨特干他的工作，汤陀写了几个字。帕拉克尔继续说，“就在这后面有一家饭馆。你看这画报上有，叫勃顿斯。”

亨特没有抬头，应声说道，“我知道那个地方，海扇做得挺好。”

“做得好，”帕拉克尔说。“那家店什么都做得好。没有一样菜不好。他们的咖啡——”

汤陀抬起头来说，“现在没有咖啡了，也不做海扇了。”

“嗯，那个我不知道，”帕拉克尔说。“他们以前做得好，以后也不会坏。那儿还有一个女招待。”他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描绘她的身材。“金黄色头发。”他低头看杂志。“她的眼睛最奇怪——我是说——老是水汪汪的，好象刚刚笑完或者刚刚哭过。”他望望天花板，轻柔地说。“我同她出去玩过，很可爱。不知道我后来为什么不经常去，也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那儿。”

汤陀忧郁地说，“怕不在了吧。也许在厂里干活。”

帕拉克尔笑着说，“我希望国内对姑娘们不实行定量供应。”

“为什么不呢？”汤陀说。

帕拉克尔开玩笑说，“你不大关心的事儿，对不？不大关心，你不关心！”

汤陀说，“我只把姑娘当做姑娘来喜欢，不让她们爬进我其它的生活。”

帕拉克尔揶揄说，“我看她们好象整天爬满了你的生活。”

汤陀不想谈这个问题。他说，“我讨厌这些该死的煤油灯。少校，你什么时间才能把发电机修好？”

亨特少校慢慢地抬起头来说，“现在该修好了。我找了几个老实人在修。以后我想加双岗保卫。”

“你抓住那个破坏发电机的人了吗？”帕拉克尔问。

亨特冷酷地说，“五个人里面总有一个。我把这五个人都抓起来了。”他边想边说，“如果你懂电，破坏一台发电机可容易了。一短路，它就坏。”他说，“电灯现在该亮了。”

帕拉克尔还在看他的杂志。“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脱。什么时候能回国住一段时间，少校，你想回家休息一下吗？”

亨特停止工作，抬头一望，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情绪，“当然想罗。”他恢复了常态。“这条支线我建了四次。我不明白炸弹为什么老炸这条线。我真讨厌这段路轨了。每次都得改变线路，就是因为那些弹坑，没有时间去填。土冻得太硬了，工作量太大。”

电灯突然亮了，汤陀马上伸出手来拧掉两盏油灯。“嘘嘘”的声音从房间消失了。

汤陀说，“感谢上帝！这嘘呀嘘的，听得我难受。让人觉得好象有人在屋里说悄悄话似的。”他折起他正在写的信说，

“奇怪，来的信不多。这两个星期我只收到过一封信。”

帕拉克尔说，“也许没有人给你写信。”

“也许是吧，”汤陀说。他对着少校，“如果有什么事——我是说国内——你说他们会让我们知道吗——我是说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象死了什么人或者类似的事情？”

亨特说，“我不知道。”

“啊，”汤陀继续说，“我真想跳出这个破地方！”

帕拉克尔插话，“我原来以为，你不是战后想在这里定居吗？”他学着汤陀的腔调说，“把四、五个农庄合并在一起，真是个好地方，住家最适合。是不是这么说的？当一个山谷里的小君主，是这么说的吧？这里的人好，快快乐乐的，美丽的草坪，小鹿啊，小孩啊。你是这么说的吧，汤陀？”

帕拉克尔说的时候，汤陀的手放了下来。他双手捧住脑袋，激动地说。“安静点！别这么说话！这些人！这些可怕的人！冷冰冰的人！他们看都不看你一眼。”他打了个哆嗦。“他们从来不说话。你问他们话，他们象死人一样。这些人，你说什么他们干什么，可怕。那些姑娘象冰冻过似的！”

有人轻轻敲门，约瑟夫进来，拎了一斗煤。他悄悄地穿过，轻手轻脚放下煤斗，不出一点儿声响，接着也不向谁望一眼，转身朝门口走去。帕拉克尔大声叫“约瑟夫！”约瑟夫转过身来，既不回答也不抬头，只微微欠了一下身子。帕拉克尔仍大声说，“有没有酒或者白兰地？”约瑟夫摇摇头。

汤陀从桌边跳起来，一脸怒气，大声叫喊，“回答，你这只猪猡！你说话！”

约瑟夫没有抬头。他回答没有声调，“没有，长官；没有，长官，没有酒。”

汤陀火冒三丈，“也没有白兰地？”

约瑟夫低下头，又毫无声调地说。“没有白兰地，长官。”他一动不动地站着。

“你要干什么？”汤陀问。

“我想走，长官。”

“那就滚，他妈的。”

约瑟夫转身，悄没声儿地走出屋去，汤陀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绢擦脸。亨特抬头望着他说，“你不应该这么轻易地被他打败。”

汤陀在他椅子上坐下，双手捧着头，断断续续地说，“我要姑娘。我要回家。我要姑娘。这镇上有一位姑娘，挺漂亮。我老看见她。金黄色头发，住在一家破旧的铁匠铺子旁边。我就要那个姑娘。”

帕拉克尔说，“你注意。你注意你的神经。”

这时灯又灭了，屋里漆黑。有人在擦火柴，把油灯点亮。亨特说，“我以为我把他们都抓了。一定还漏掉一个。我可不能老跑到那里去。我那里用的是老实人啊。”

汤陀点亮第一盏灯，接着点亮另一盏。亨特严厉地对他说，“中尉，你如果要讲话，你就同我们讲。不要让敌人听见你刚才那样的说话。这些人最喜欢看到你神经脆弱。不能让敌人听到你那样的说话。”

汤陀又坐下。强烈的灯光照他脸上，屋里又发出嘘嘘的声音。他说，“就是这样！处处是敌人！男的，女的，甚至孩子，统统都是敌人！他们的脸在门口张望。白色的脸躲在帘子后头听着。我们已经把他们打败了，我们处处取得了胜利，他们等待着，服从我们，但是他们等待着。半个世界是我们的。

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吗，少校？”

亨特说，“我不知道。”

“就是这样，”汤陀说。“我们不知道。通报呢——说一切顺利。被征服的国家欢迎我们的士兵，欢迎新秩序。”他的声调变了，变得越来越轻柔。“通报是怎么说我们的？不是说我们受人欢迎，为人爱戴，鲜花铺路吗？啊，这些可怕的人在雪地里等着呢！”

亨特说，“你都说出来了，现在心里好过了一点吧？”

帕拉克尔一直用那只好手轻轻地敲着桌子，他这时说，“他不该那样说。他应该把话藏在心里。他是一个军人，对不对？军人就该象一个军人。”

门轻轻地开了，洛夫脱上校走进来，头盔上、肩上全是雪。他的鼻子尖削发红，大衣领子翻上来，盖住耳朵。他取下头盔，雪掉在地上，他又拭了拭肩头。他说，“这叫什么工作！”

“又出什么事了？”亨特问。

“出不完的事。我看他们又破坏了你的发电机。嗯，我以为我暂时把煤矿弄好了。”

“现在出什么事呢？”亨特问。

“唉，还是那些老问题——消极怠工，破坏车辆。不过，我看见了那个搞破坏的人，我打了他一枪。我想我现在有好办法了，少校，才想起来的。我要给每个矿工的挖煤定量。我不能叫他们饿肚皮，不然他们干不了活，不过我真找到答案了：如果不出煤，家属就不供应食物。我们叫工人在矿上吃饭，他们就不能分给家里了。这办法准有效。他们得干，不干孩子吃不上饭。我刚才就这么跟他们说的。”

“他们说什么了？”

洛夫脱凶狠地眯起眼睛。“说什么？他们什么时候说过话？没说什么！一声不吭！不过，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煤出得来出不来。”他脱掉外衣，抖了一抖，这时他两眼望着门口，见门开了一条缝。他轻轻走过去，很快地打开门，又关上。“我记得我进来之后把门关紧的，”他说。

“你是关紧的，”亨特说。

帕拉克尔仍在翻阅他的画报。他的声调恢复正常了：“我们在东线就用这种大炮。我从来没见过。你见过吗，上尉？”

“见过，”洛夫脱上尉说。“我见它们放过，真不错。没有什么武器挡得住它们。”

汤陀说，“上尉，你国内消息知道得多吗？”

“有一点，”洛夫脱说。

“各方面都好吗？”

“好极了！”洛夫脱说。“我军到处挺进。”

“英国人打败了没有？”

“他们打一仗败一仗。”

“可是他们还在打？”

“来点空袭，没有别的。”

“俄国人呢？”

“全完了。”

汤陀追着问，“可是他们还在打？”

“一点小仗，没有别的。”

“那么我们都快打胜了，是不是，上尉？”汤陀问。

“对了，快打胜了。”

汤陀紧紧盯着他说，“你相信吗，上尉，你信不信？”

帕拉克尔插进来，“别让他起这个头！”

洛夫脱皱着眉头望着汤陀。“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汤陀说，“我意思是：我们不用多久就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这个，重新组织要花点时间，”亨特说。“新秩序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来，你说呢？”

汤陀说，“要建我们一辈子，说不定吧？”

帕拉克尔说，“别让他再起头！”

洛夫脱走到汤陀身边说，“中尉，我不喜欢你提问题的这种腔调。我不喜欢怀疑的腔调。”

亨特抬起头来说，“别对他太严了，洛夫脱。他是累了。我们都累了。”

“我也累，”洛夫脱说，“但是我不能产生叛国情绪。”

亨特说，“跟你说，别弄他了！上校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他在打报告，请求增援，”洛夫脱说。“这里的工作量比我们原来估计的大得多。”

帕拉克尔激动地问，“他能得到——增援吗？”

“我怎么知道？”

汤陀微笑。“增援！”他轻声说。“说不定是换防。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国呆一阵子。”他笑着说，“说不定我可以在街上走走，人们见了我会说句‘你好’，他们会说，‘瞧那个军人’，他们为我高兴，他们自己也高兴。周围都是朋友，我转过身去，不同人说话，也不用害怕。”

帕拉克尔说，“别再说了！不要让他再说了！”

洛夫脱厌恶地说，“我们没有人发疯就已经够麻烦的了。”

可是汤陀继续问，“你真以为会换防吗，上尉？”

“我没有这么说。”

“可你说有可能。”

“我说我不知道。你看，中尉，我们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我们必须管治一段时间。这你明白。”

“另外那一半呢？”汤陀问。

“他们还要垂死挣扎一段时间，”洛夫脱说。

“那么我们非得全撤出去了。”

“要一段时间。”洛夫脱说。

帕拉克尔不安地说，“希望你别让他说了。你让他闭嘴。叫他闭嘴。”

汤陀掏出手绢，擤擤鼻子，说起话来象发神经病似的。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我想是一个梦。也许是一个想法。不是想法便是梦。”

帕拉克尔说，“上尉，别让他说下去！”

汤陀问，“上尉，这个地方是被征服了的吧？”

“当然是，”洛夫脱说。

汤陀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他说，“征服了，可我们却害怕；征服了，可我们却受包围。”他笑得更尖利了。“我做了一个梦——或者有一个想法——外头雪地里，门口有黑影，有几张脸在张望，帘子后面藏着冷酷的脸。我有这个想法或者是在做梦。”

帕拉克尔说，“不要让他说下去！”

汤陀说，“我梦见领袖疯了。”

洛夫脱和亨特都笑了起来，洛夫脱说，“敌人已经发现他疯成什么样子。我要写一篇文章回去。报纸会登出来的，敌人

已经知道领袖疯成什么样子。”

汤陀继续大笑。“征服了又征服，可我们反倒在糖浆里越陷越深。”他笑得喘不过气来，捂着手帕咳嗽。“领袖说不定是疯了。苍蝇征服了苍蝇拍！苍蝇夺取了两百英里新苍蝇拍。”现在他的笑声更加歇斯底里了。

帕拉克尔探过身子去，用那只好手摇汤陀的肩膀。“不许说！不许说！你没权利说！”

洛夫脱渐渐明白过来，这是歇斯底里的笑声，他走近汤陀，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中尉，不许笑！”

汤陀继续笑，洛夫脱又给了他一个耳光，说“不许笑，中尉！你听见吗？”

汤陀突然中止了笑声，屋里安安静静，只有油灯发出嘘嘘声。汤陀惊异地看着自己的手，用手摸了摸他那打肿了的脸，又看看自己的手，他的头朝桌子垂下去。他说，“我要回家。”

第六章

离市镇广场不远有一条小街，街上尖顶的小屋和小商店混杂在一起。人行道上和街上，雪都踩硬了，但在篱笆上面雪堆得高高的，屋顶上的雪却是松软。雪飘落在小房子紧闭的窗户上。通向院子的小路上，雪铲掉了。天又黑又冷，窗户不透一点光亮，怕炸弹来炸。没有人在街上走路，戒严令执行严格。雪地里的房子成了一堆堆昏暗的东西。每隔一会儿，六人一队的巡逻兵从街上走来，每人手里拿着一只长电筒，四处张望。

他们轻起轻落的脚步声在街上响着，靴子踩在积雪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们穿着厚大衣象是裹着的形体；头盔下还戴着针织帽，帽子垂到耳边，把两颊和嘴巴都遮住了。天飘着小雪，象米粒大小的小雪。

巡逻队边巡逻边说话，他们说的是他们渴望的东西——肉啦，热汤啦，厚奶油啦等等，还谈漂亮的姑娘和她们的声音笑貌。他们谈论这些东西时还抱怨现在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孤独。

在铁匠铺旁边有一所尖屋顶的小房子，形状同其它房子一样，头上也戴着白雪帽子。紧闭的窗户不透一点光亮，大门关得紧紧的。但在房子里面，小客厅点着一盏灯，通卧室的门开着，通厨房的门也开着。靠后墙边有一只铁炉子，里面正烧着一小团煤火。这间屋子虽简陋，却是温暖舒适，地上铺着旧地毯，暖黄色的墙纸，上面画的是老式的鸢尾毛金色图案。后面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画的是一盘羊齿草，上面躺着一条死鱼，另一幅是松鸡死了，躺在一根枞树的树枝上。右边墙上也有一幅画，是基督在海浪上走去，去拯救快要淹死的渔民。屋里有两把椅子，一张睡榻，铺着色彩鲜艳的床单。屋子中间一张小圆桌子上面有一盏油灯，罩着圆的花灯罩，房间的光线温暖柔和。

炉子旁边的门通向过道，过道尽头是大门。

莫莱·莫顿独自一人坐在靠桌子的一把有垫子的摇椅里。她正在拆一件旧毛衣，把毛线绕在线团上。她那只线团已经不小了。靠她手边的桌上是她正在打的毛衣，针还插在上面，还有一把大剪子。她的眼镜放在旁边，打毛衣不需要戴眼镜。她年轻、漂亮、整洁，金黄色的头发挽在头顶，用蓝丝带打了一个结。她两手飞快地绕着毛线，一边绕一边不时看一眼通往过

道的门。风在烟囱里轻声作响，但还是一个安静的夜晚，白雪掩盖了种种声息。

突然她不绕了，双手停住。她望着门静听。巡逻队的脚步声从街上传来，还有他们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声音渐渐远去。莫莱拆出一条新线绕在线团上。不久她又停下。门口有窸窣的响声，接着三下短促的敲门声。莫莱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到门口。

“谁？”她问。

她开了锁，把门打开，一个穿得厚厚实实的人走了进来。是厨师安妮，眼睛发红，身上裹了一件又一件。她很快地闪了进去，好象对闪进门户、紧接关门那一套训练有素。她站在屋里，红鼻子不断地吸气，朝四周很快地扫了一圈。

莫莱说，“晚上好，安妮。我没想到你今天晚上来。把你衣服脱了暖和暖和。外头冷。”

安妮说，“这些大兵来了，冬天也早了。我爸爸过去总是说，一打仗天气就变坏，也不知是不是天气一坏就打仗。我记不得哪个了。”

“脱掉衣服到炉子这儿来。”

“不行，”安妮很紧要地说。“他们就要来了。”

“谁就要来了？”莫莱问。

“市长，”安妮说，“医生，还有安徒斯家两个孩子。”

“到这儿来？”莫莱问。“干吗？”

安妮伸出手，手里有一个小包。“你拿着，”她说。“我从上校盘子里偷来的。是肉。”

莫莱从包里拿起一小块肉饼，放在嘴里，边嚼边问：“你吃过吗？”

安妮说，“不是我做的菜吗？我总有得吃。”

“他们什么时间来？”

安妮鼻子抽搐了一下。“安徒斯家孩子要上英国去。他们非去不可。他们现在躲在别处呢。”

“是吗？”莫莱问道。“因为什么？”

“就因为他哥哥杰克，他今天给枪毙了，破坏了那辆小车。那些大兵正在搜查他家里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

“是的，”莫莱说，“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安妮，你坐下。”

“没工夫了，”安妮说，“我得赶回去告诉市长这儿行。”

莫莱问，“有人见你来吗？”

安妮自傲地笑着。“没有人，我躲躲藏藏的本事大着呢。”

“市长怎么出得来呢？”

安妮笑着说，“约瑟夫装成市长躺在床上，怕他们进来查看，他就穿市长的睡衣，躺在夫人身边！”她又笑了起来，“约瑟夫得不声不响地躺着。”

莫莱说，“这种天气晚上偷渡够呛。”

“那也比枪毙强。”

“是啊，那当然。市长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是有话同安徒斯兄弟说吧。我得走了，我是来通知你的。”

莫莱问，“他们多久来啊？”

“可能半小时之后，也可能三刻钟，”安妮说。“我会先来的。没人会注意老厨子的。”她朝门口走去，半途又转过身来，好象刚才自己说自己的话怪莫莱似的，狠狠地说，“我还没这么老呢！”她闪出门去，随手关上门。

莫莱打了一会儿毛衣，站起来，走到炉子跟前打开炉盖。炉火照亮她的脸。她拥了一下火，加了几块煤，盖上炉盖。还没有等她走回椅子边，外头有人敲门。她穿过屋子自言自语说，“是不是她忘了什么东西。”她走上过道，问“你要什么？”

回答她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她打开门，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没有什么恶意，没有什么恶意。”

莫莱回到屋里，汤陀中尉跟着进来。莫莱问，“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你不能进来。你想干什么？”

汤陀中尉身穿灰大衣。他进屋之后脱掉头盔，请求说，“我没有恶意，请你让我进来吧。”

莫莱说，“你想干什么？”

她关上他身后的门，他说，“小姐，没有什么，我只想说说话。我听你说话，我只要求这个。”

“你这是强迫我吗？”莫莱问。

“不，小姐，就让我呆一会儿，我就走。”

“你想干什么呢？”

汤陀想说清楚：“你明不明白——你信不信？就这么一会儿，我们就不能忘掉打仗这档子事了吗？就这么一会儿。就这么一会儿，我们不能象普通人一样聊聊天，一起聊聊天吗？”

莫莱注视他好长一会儿，接着有了笑脸。“你不知道我是谁，知道吗？”

汤陀说，“我在镇上见过你。我知道你可爱，想跟你聊聊。”

莫莱还是笑着，轻声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她坐在椅子上，汤陀象个傻孩子似的站在一边。莫莱平心静气地往下说，“这么说，你觉得孤独。是这么简单吗？”

汤陀舐了舐嘴唇，急切地说。“就这么简单。你明白，我

早知道你明白，知道你一定明白。”他的话象滚出来似的：“我孤独极了，孤独得快病了。这地方没有声响，只有怨恨，我觉得寂寞。”他恳求道，“我们不能说说话吗，就说一会儿？”

莫莱拿起毛线活儿。她很快地朝前面的门扫了一眼。“你不能超过十五分钟。坐下吧，中尉。”

她又望了一下门。房子吱嘎作响。汤陀紧张起来，说，“这儿还有人？”

“没有人，屋顶雪积得太厚了。我没有男人了，扫不下来。”

汤陀温和地说，“谁干的？是不是我们干的？”

莫莱点点头，望着远处。“是的。”

他坐下说，“真对不起。”过一会儿，他说，“我希望我能帮点忙。我去把雪扫下来。”

“不要，”莫莱说，“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会以为我入了你们的伙。他们会把我清除掉的。我不想让人给清除。”

汤陀说，“是的，我明白怎么回事。你们都恨我们。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是会照顾你的。”

现在莫莱明白她有了控制权，她两眼一眯，露出一点残忍的神情说，“你何必问呢？你们是征服者。你们的人不必问。你们要什么，拿就是了。”

“我要的不是这个，”汤陀说。“我不喜欢用这种办法。”

莫莱笑了起来，残忍之意未尽。“你是要我喜欢你，是不是，中尉？”

他坦率地说，“是的。”他抬起头说。“你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惹人喜欢。你的头发这么好看。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女人脸上的温情了！”

“你看我脸上有温情吗？”她问。

他仔细地看着她。“我想看到。”

她终于垂下目光。“你是在跟我谈爱情，是不是，中尉？”

他笨拙地说，“我要你喜欢我。当然我要你喜欢我。我当然想从你眼睛里看出这一点。我在街上见过你。我看你在路上走过。我命令下面那些人不许对你无礼。没有人调戏过你吧？”

莫莱平静地说，“谢谢你；没有，没有人调戏过我。”

他继续往下说。“我还为你写了一首诗。你想看看我的诗吗？”

她嘲讽地说，“是长诗吗？你马上得走了。”

他说，“不，一首短诗。很短的一段。”他伸进上衣，摸出一张折起来的纸，递给她。她凑近灯光，戴上眼镜，默默地念道：

你的眼睛象蓝色的天空
笼罩着我，不愿离去；
我的思绪象蓝色的海洋
冲荡着我，漫我心头。

她折起纸，放在膝上。“这诗是你写的吗？中尉？”

“是我写的。”

她带点嘲弄的意味说，“写给我的？”

汤陀不安地回答，“是的。”

她定神瞧着她，笑着说，“不是你写的，中尉，不是吧？”

他也笑了，象撒谎的孩子被人揭穿似的。“不是我写的。

莫莱问他，“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汤陀说，“知道，海涅写的。这是《蓝色的眼睛》。我一直喜欢这首诗。”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莫莱跟着笑，突然两人一起哈哈大笑。突然他不笑了，眼睛里露出凄然之情。“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笑过。”他说，“他们告诉我们，人民会欢迎我们的，会钦佩我们的。可是他们没有欢迎我们，没有钦佩我们。他们只有恨我们。”他怕时间不够似的，迅速换了话题。“你这么漂亮，笑声也是这么漂亮。”

莫莱说，“你又开始同我谈爱情了，中尉。你一会儿必须走。”

汤陀说，“也许我要同你谈爱情。男人需要爱情。男人没有爱情就得死去。他的内心萎缩，胸中感到象干木屑那样的枯燥。我真孤独啊。”

莫莱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紧张地望着门口，走到炉子边，转身过来的时候表情坚毅，神色严厉，“你是想同我上床睡觉吗，中尉。”

“我没有这样说！你怎么这么说？”

莫莱冷酷地说，“说不定我叫你讨厌。我结过婚。我丈夫死了。你看，我不是处女。”她的语调锐利。

汤陀说，“我只求你喜欢我。”

莫莱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你知道两厢情愿谈爱情才更加充实，更加完美和愉快。”

汤陀说，“别那样说话！请你别那样说话！”

莫莱朝门口飞了一眼，说，“我们是被征服的人，中尉。你们把食物拿走了。我饿。如果你管我吃饱，我就更喜欢你了。”

汤陀说，“你说什么？”

“我让你讨厌了吗，中尉？也许我就是叫你讨厌。我的价钱是两条香肠。”

汤陀说，“你不能这样说话！”

“上次战争结束之后，你们自己的姑娘怎么样？一个男人只要用一只鸡蛋或者一片面包就能挑选你们的姑娘。你能白要我吗，上尉？我价钱太高了吗?!”

他说，“你骗了我。原来你也恨我们，不是吗？我以为你也许不恨我们。”

“不，我不恨你，”她说。“我肚子饿——我恨你们！”

汤陀说，“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但是——”

她打断他，“但是你希望换一个名称？不要叫妓女。你是这个意思吗？”

汤陀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说起来象非常痛恨似的。

莫莱笑了，她说，“饿起来不好受。两条香肠，两条大的好香肠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不要讲这些话，”他说。“请不要讲了！”

“为什么不讲？这是事实。”

“不是事实！这不可能是事实！”

她瞧了他一会儿便坐下，她望着自己膝头说，“不是事实。我不恨你。我也觉得寂寞。屋顶上雪积得很厚。”

汤陀站起来，走近她身边。他抬起她一只手，捏在自己两只手里，轻柔地说，“请你不要恨我。我不过是一个中尉。我不是自己要求到这里的，你也不愿意把我当敌人。我只是一个男人，不是征服者。”

莫莱的手指在他手上转了一下，她轻声说，“我知道；是的，我知道。”

汤陀说，“我们处于死亡中间，总还有一点权利。”

她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脸，说，“是的。”

“我会照顾你的，”他说，“我们在屠杀之间总还有点生活的权利。”他的手搭在她肩头。突然她僵硬起来，两眼瞪得大大的，象是见了什么幻象。他松开手问道，“怎么一回事？什么事？”她的眼睛直往前面看，他又问，“什么事？”

莫莱用中邪似的语调说话。“我给他穿衣服，象小男孩头一天上学。他害怕。我扣上他衬衣纽扣，尽量安慰他，但他还是不安。他害怕。”

汤陀说，“你在说什么？”

莫莱好象看清了当时的情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他回家。他弄糊涂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走的时候都没有同我吻别。他害怕，又非常勇敢，象小男孩头一天上学。”

汤陀站起来。“那是你丈夫。”

莫莱说，“是的，是我丈夫。我去找市长，市长无能为力。接着他就给押走了——心情不好，也走不稳——你把他拉出去，你把他枪毙了。当时我觉得奇怪而不是可怕。我当时觉得难以相信。”

汤陀说，“是你的丈夫！”

“是的。现在，在这所安静寂寞的房子里，我相信了。屋顶积了厚雪，我相信了。天亮之后独自躺在半暖不暖的床上，我相信了。”

汤陀站在她面前，一脸痛苦的表情，“晚安。”他说，“上帝保佑你。我可以再来吗？”

莫莱望着墙，追忆过去的事情。“我不知道，”她说。

“我还要来的。”

“我不知道。”

他望了望她，悄悄地走出门去，莫莱还望着墙。“上帝保佑我。”她这样子呆了一阵。门悄悄地打开，安妮走进来。莫莱没有看见她。

安妮责怪说，“刚才门开着呢。”

莫莱的目光慢慢地向她转去，两眼仍旧张得大大的。“是的。哦，安妮，是的。”

“门开着，有一个男人出去。我看见了，象是一个兵。”

莫莱说，“是的，安妮。”

“是一个兵吗？”

“是的，是一个兵。”

安妮发生了疑问，“他来这儿干什么？”

“他想来同我谈爱情。”

安妮说，“小姐，你这是干什么？你没参加他一伙吧？你不是跟他们一伙，象那个柯瑞尔似的？”

“不，我跟他们不一伙，安妮。”

安妮说，“要是市长来这儿而他又回来了，出了事可是你的罪过。那可是你的罪过了。”

“他不会回来的。我不让他来。”

但安妮还是怀疑。她说，“我现在就叫他们进来行吗？你看安不安全？”

“行，安全的。他们在哪里？”

“在外头篱笆后边，”安妮说。

“叫他们进来。”

安妮出去的时候，莫莱站起来，舒了舒头发，摇了摇头，振作起精神来。过道上有点声响。两个高大的黄头发青年走了进来。他们身穿厚呢短大衣和深色的高领毛衣，圆锥形的绒线帽顶在头上。他们皮肤粗糙，身强力壮，象一对双胞胎，一个叫威尔·安特斯，另一个叫汤姆·安特斯，都是渔民。

“晚上好，莫莱。你听说了吗？”

“安妮同我说了。这样坏的天气出海够呛。”

汤姆说，“晴朗的晚上反而不好，飞机上看得清清楚楚。市长找我们干什么，莫莱？”

“我不知道。你哥哥的事我听说了，真叫人难过。”

两人默不作声，看来很不自在。汤姆说，“这情况你最清楚。”

“是的；我知道。”

安妮又进门来，哑着嗓门轻声说。“他们来了！”奥顿市长和温德大夫进来。他们脱掉大衣、帽子，把它们放在睡榻上。奥顿走到莫莱身边，吻了一下她的前额。

“晚安，亲爱的。”

他对安妮说。“安妮，你去站在通道上。巡逻队来了，你敲一下门，走了再敲一下，有危险情况就敲两下。你可以把外头的门开一条缝，有人来你就能看见。”

安妮回答了一声“好的，市长”，便去了通道，随手带上门。

温德大夫站在炉子前烤手。“我们听说你们两位今天晚上走。”

“我们只好走，”汤姆说。

奥顿点点头。“是的，我知道。我们听说你们要把柯瑞尔

先生带走。”

汤姆苦笑了一声。“我们考虑只能这么做。我们要用他的船。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儿。街上见了他让人讨厌。”

奥顿忧郁地说，“我早希望他滚蛋。不过你们押着他，你们自己有危险。”

“街上见了他让人讨厌，”威尔重复他兄弟的话。“大家都讨厌在这个镇上看见他。”

温德问，“你们能把他劫走吗？他不是防备得很小心吗？”

“是的，他可以说是小心防备。不过，每天晚上十二点他一般走着回家。我们躲在墙后面。我想我们可以从他后面的花园把他弄到海边。他的船拴在那儿。我们今天到他船上去了，作好了准备。”

奥顿说，“我希望你们不带他。这给你们增加危险。如果他闹出声来，巡逻队会来的。”

汤姆说，“他不会出声的，让他在海上失踪更好一点。镇上的人可能把他干掉，这样又要枪毙许多人。不行，让他出海更好些。”

莫莱又拿起毛线活儿。她说，“你们把他扔进海里去？”

威尔红着脸说。“他到海里去，太太。”他对市长说。“你要见我们，先生？”

“是的，我要跟你们说几句话。温德大夫和我考虑——正义、非正义、征服这些话说得很多了。我们的人民遭到了侵略，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被征服。”

门上传来一下尖利的敲门声，屋里静了下来。莫莱手上的针不动了，市长一只手悬在半空，汤姆正在抓耳朵，手停在耳

际不抓了。屋里的人一动不动，眼睛望着门。接着传来巡逻队的脚步声，先是隐隐约约的，后来越来越响，还有他们边走边说话的声音。他们从门口走过，脚步声消失在远处。门上起了第二记响声。屋里的人松了一口气。

奥顿说，“安妮在外头一定很冷。”他从榻上拿起大衣，打开门，把大衣递出去。“安妮，你披上衣服，”他说，又关上门。

“要没有她，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她哪儿都能去，什么事都看得见听得到。”

汤姆说，“市长，我们快要走了。”

温德说，“我希望你们不要管柯瑞尔先生的事了。”

“不行。大家在街上见了他就讨厌。”他望着市长，好象在征询意见。

奥顿慢慢地说，“我简单地说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小镇。正义与非正义，都在一些小事情上。你的哥哥给枪毙了？亚历克斯·莫顿也给枪毙了。大家都要惩罚卖国贼。人民愤怒又无法反击。这些都是局部的。这是一场民族对民族的战争，而不是理想对理想的战争。”

温德说，“医生居然想到破坏，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但我想一切被侵略的人都是要反抗的。我们没有武器，精神和体力又不足。没有武装的人意志会消沉。”

威尔·安徒斯说，“你们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先生？你们要我们干什么？”

“我们要同他们打而又不能打，”奥顿说。“他们现在对人民施行饥饿政策。饥饿使人软弱。你们青年到英国去，也许没有人相信你们的话，但是告诉他们——我们小镇上的人需要武器。”

汤姆问，“要枪？”

门上又起了短促的敲门声，大家一动不动，外面有巡逻队的声音，是在跑步前进。威尔很快向门走去。跑步声音顺着屋子过去，还有轻声的发令，巡逻队过去了，门上起了第二次响声。

莫莱说，“他们一定在追捕什么人。不知道这次要抓谁。”

“我们该走了，”汤姆不安地说。“你们要枪，先生？我们提出要枪吗？”

“不，把这里情况告诉他们。我们受到监视，任何行动都会遭到报复。我们需要简易的、秘密的武器，秘密行动用的武器，爆炸品，破坏铁轨用的炸药，手榴弹，甚至毒药都行。”他生气地说。“这不是一场体面的战争。这是一场欺诈和杀戮的战争。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让英国轰炸机用大炸弹去炸大工厂，但也请他们扔给我们空投给我们一些可以使用、隐藏，可以埋在铁轨底下、坦克底下的小炸弹。这样我们就有了武装，秘密的武装。这些侵略者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之中谁有武器。请他们给我们空投简易武器，我们会明白如何使用的。”

温德插话。“他们无法知道什么地方会发生爆炸。军队、巡逻队也无法知道我们谁手里有武器。”

汤姆拭了拭前额。“如果我们偷渡了过去，我们会报告给他们的，先生，不过——反正我听说英国一些有权势的人仍然不大关心把武器交给普通老百姓这件事。”

奥顿两眼望着他。“啊！我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我们只能等着瞧了。如果是这些人仍在统治英国和美国，这世界就完蛋了。把我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听。我们必须得到援助，有了援助”——他的脸上表情很坚决——“有了援助，

我们就有办法。”

温德说，“他们提供一些可以隐藏、可以埋在地底下 备 用的炸药，那侵略者就永远不得安宁了，永远不得安宁了！我们可以炸掉他们的给养。”

屋里人都激动起来，莫莱狠狠地说。“对了，到时候他们休息，我们炸。他们睡觉，我们炸。炸毁他们的神经和信心。”

威尔轻声问，“就是这些，先生？”

“是的。”奥顿点点头。“主要是这些。”

“他们不听我们的怎么办？”

“你们只能试一试，就象今天试着渡海过去一样。”

“完了吗，先生。”

门开了，安妮悄悄地进来。奥顿继续说，“完了。你们现在要走，叫安妮去看看路上安全不安全。”他一抬头，见安妮已经进来了。安妮说，“有一个兵从路上过来了。他象是刚才来过的那个兵。”

其他人都看着莫莱。安妮说，“我把门锁上了。”

“他来干什么？”莫莱问。“他为什么回来呢？”

有人轻声敲大门。奥顿走到莫莱身边。“怎么，莫莱？你遇到麻烦了吗？”

“没有，”她说，“没有！从后门出去。你们可以从后面穿出去。赶快，快走！”

前门继续起着响声。一个男人的声音轻声喊叫。莫莱打开厨房的门。她说，“快，快！”

市长站在她前面。“你遇到麻烦了吗，莫莱？你没干什么吧？”

安妮冷冷地说，“象是那个兵。刚才有个兵来过这里。”

“是的，”莫莱对市长说。“是的，是有个兵来过。”

市长说，“他想干么？”

“他想同我谈爱情。”

“可是他没有谈吧？”奥顿说。

“没有，”她说，“他没有。快走吧，我自己会当心的。”

奥顿说，“莫莱，如果有困难，叫我们帮忙。”

“我的困难，谁也帮不了忙，”她说。“走吧，”她把他们推出门去。

安妮留在后面。她看着莫莱。“小姐，这个兵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你不会泄露机密吧？”

“不会。”莫莱惊异地重复一遍，“不会。”然后尖利地说，“不会，安妮，我决不会！”

安妮皱起眉头。“小姐，你最好什么也别告诉他！”她走了出去，随手关上门。

前门还在敲，隔了房门听得见男人的声音。

莫莱走到屋中央的灯前，心里负担很重。她取下灯来，望着桌子，一眼看见毛线活儿旁边那把大剪刀。她恍惚惊异，居然捏着刀口那头把它拿在手里。刀口顺着她手指往下溜，直到她抓到长柄，她象拿着一把刀。她神色惊慌。她望着灯，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她慢慢地拿起剪刀，把它揣在衣服里。

门上不断传来“嗒嗒”的声音。她听见叫她的声音。她靠灯站了一会儿，一下子把灯吹灭。屋里突然变黑，只剩下煤炉发出的一点红火。她打开门，用紧张而又甜蜜的声音回答：“我来了，中尉。我来了！”

第 七 章

在这清净的黑夜，半轮白色的月亮洒不下多少光亮。风是干燥的，吹过雪原，这是从北极最冷的地方吹来的风，一阵又一阵，风声不大。大地上的积雪又深又干，象沙一般，房子掩没在雪堆的空隙里。为了御寒，窗子都是黑的，紧闭着，只有缕缕黑烟从壁炉的余火中升起。

镇上的人行道冻住了，踩得很硬。大街静悄悄的，只有冷得可怜的巡逻队走过。晚上，房子里漆黑漆黑的，到早晨只留下一点点余热。煤矿出口处，哨兵们眼望着天空，先用仪器对着空中，又拉出测听器，因为晴朗的夜晚可能引来轰炸机。象这样的夜晚，带翼的钢锤飞啸而下，轰隆一声溅起无数碎片。虽然今晚月色朦胧，但从空中看来，大地还是清晰可见。

村子一头的一堆小房子中间，一条狗因为寒冷和孤独而诉苦。他抬起头，向他的上帝长篇诉说着他对世间现状的不满。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歌唱家，音域层次多，又善于控制。六名巡逻兵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来回走，听那只狗歌唱。他们裹得严严实实，其中一个说，“这只狗好象越叫越厉害。我看应该给它一枪。”

另一个回答说，“为什么？让它去叫吧。我觉得好听。我家里从前有一只狗也叫，我总是让它叫去。一只黄狗。我不在乎狗叫。他们抓狗时把我那只也抓走了，”他用呆板的语气实实在在地说。

下士说，“狗不是会把必需的口粮分吃掉吗？”

“啊，我这不是抱怨。我知道当时必须这么做。我不能象我们领袖那样按计划办事。不过，我觉得奇怪，这里有些人养狗，可是他们口粮还不如我们多。这些人，这些狗都瘦得厉害。”

“这些笨蛋，”下士说。“所以他们败得这么快。他们不象我们那样会计划。”

“不知道仗打完之后我们能不能再养狗，”那个兵说，“我想我们可以从美国或者别的地方引进，然后繁殖。你说美国有什么样的狗种？”

“我不知道，”下士说。“说不定狗象他们别的东西一样狂热。”他又说，“说不定狗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我们不如永远别养狗了，除了刑警用的狗之外。”

“也许是这样，”那个兵说。“我听说领袖不喜欢狗。听说他见了狗就痒痒，痒得打喷嚏。”

“听说的事情多啦，”下士说。“你听！”巡逻队停止前进，远处传来飞机嗡嗡的声音。

“飞机来了，”下士说。“嗯，这儿没有任何灯光啊。有两个星期了吧，上次空袭之后，是不是？”

“十二天，”兵士说。

矿上的卫兵听见飞机嗡嗡的响声，一名上士说，“他们飞得很高。”洛夫脱上尉仰起头，避开钢盔的边沿向上看。“我估计在两万英尺之上，”他说。“也许他们正在我们头上飞过。”

“不多，”上士边听边说。“我看不超过三架。要不要通知炮兵部队？”

“叫他们警戒，通知兰塞上校——不，不要通知他了。也

许飞机不是奔这儿来的。它们快过去了，还没有往下冲。”

“我听来它们象在绕圈子。我看不超过两架，”上士说。

老百姓睡在床上听见飞机的声音，他们缩进鸭绒被窝里听着。在市长的官邸里，兰塞上校被这嗡嗡的声响吵醒，他翻过身来，朝天躺着，睁大了眼瞧着黑暗的天花板，屏着气听着，但他心脏跳动，反而不如他呼吸时听得清楚了。奥顿市长睡梦中听见飞机声音，他做了个梦，翻了个身，又喃喃地进入梦乡。

两架轰炸机在高空盘旋，都是土灰色的。它们减低速度向上盘去，又从机身中部投下许多小东西，一个接着一个，有好几百个。这些东西直垂几英尺之后，张开小小的降落伞，一个个小包无声无息地缓缓飘向地面。飞机放开气门，向上飞去，又压住气门盘旋起来，于是更多的小包投了下来，接着飞机转身向来的方向飞去。

小降落伞象飞絮般在空中飘落，微风把它们吹散，象是散播蓟花的种子。它们飘得这么缓慢，落地又是这么轻，有时候这十英寸一包的炸药就直插在雪地里。落地后，小降落伞轻轻地收起来，把炸药盖住。它们映着白雪，看来是黑色的。它们降落在白色的田野上，山林间，挂在树枝上。有的落在小镇的房子顶上，也有的落在小庭院里，有一包炸药不偏不倚掉在圣·亚尔培牧师塑像白雪覆盖的帽子上。

有一只降落伞掉在巡逻队正在巡逻的街上，上士说，“小心！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比它大啊，”一个士兵说。

“反正，你别走近去。”上士打开手电筒，照着这个东西，原来这张降落伞不比手绢大，浅蓝色的，下面拴着一个

蓝纸包。

“任何人不要碰它，”上士说。“哈利，你到矿里请上尉来。我们守着这倒霉玩意儿。”

天亮了，乡间的人从屋里出来，在雪地里发现蓝色的东西。他们跑过去，打开纸包，看上面印着的字。他们明白这是什么礼品，突然个个变得鬼鬼祟祟起来，他们把管子塞进外衣，找个隐蔽的地方，把管子藏了起来。

孩子们知道这份礼品之后，便象复活节扔了命找彩蛋似的把乡间梳扫了一遍，运气好的发现了蓝包之后，马上冲过去，打开礼品的纸包，把管子藏起来，然后告诉父母亲。也有害怕的，把药管上交德军，但这种人不很多。士兵也来一个找彩蛋游戏，在镇上搜寻了一遍，不过他们的运气可没有孩子们运气好了。

在市长官邸的客厅里，餐桌和椅子没有动过，还是亚历克斯·莫顿被枪毙那天那样的布置。这间屋子已经失去当年市长在任时的那种优雅气氛了。靠墙的椅子搬走之后，显得空荡荡的。桌上散放着一些文件纸张，看来象一间办公室。壁炉台上的钟敲了九下。这一天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黎明带来了浓密的化雪云。

安妮从市长屋里出来，她俯身桌子，看桌上的文件。洛夫脱上尉进门，看到了安妮。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安妮愠怒地说，“是的，先生。”

“我问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想收拾一下，先生。”

“随它们去，你走吧。”

安妮说，“是，先生，”她等他出了门口才匆忙离去。

洛夫脱在门口回过头去说，“行了，拿进来吧。”

一个士兵跟着他走进门来，肩上用皮带挎着步枪，两手捧着许多蓝色的纸包，包的一头紧系着细绳和蓝布。

洛夫脱说，“放在桌上。”士兵小心地放下纸包。“现在你上去，向兰塞上校报告，说我来了，东西——也带来了，”兵士转过身去，离开屋子。

洛夫脱走到桌前，拿起一个纸包，一脸憎厌的表情。他提起蓝布降落伞，举过头，放手，蓝布张开，纸包飘落到地上。他捡起纸包，仔细研究。

这时，兰塞上校很快地走进屋里，后面跟着亨特少校。亨特手里拿着一张黄纸。兰塞说，“早晨好，上尉，”他走到桌子座头坐下。他瞧了一会儿这一小堆管子，捡起一个拿在手里。“坐下，亨特，”他说。“你检查过这些东西吗？”

亨特拉出一张椅子坐下。他看着自己手里那张黄纸。“没有仔细检查过，”他说。“铁路炸坏了三处，都在十英里路程之内。”

“那你先看看这些东西，再说说你的想法，”兰塞说。

亨特伸手取了一根管子，剥掉外面的纸包，里面还有一个小包，包着管子。亨特拿出小刀，切进管子。洛夫脱上尉站在他背后看着。亨特闻了闻切口的部分，又用手指捏上。他说，“真笨。这是商业上用的炸药。硝化甘油占多大比例，等我化验了才知道。”他看看底头。“这是炸药帽盖，里面有雷酸性水银和引线——引爆时间，我想是一分钟。”他把管子扔回桌上。他说，“这非常便宜，非常简单。”

上校望着洛夫脱。“你看扔下多少个？”

“我不知道，长官，”洛夫脱说。“我们捡了大约五十个，没管子的伞的大约九十个。恐怕有人拿了管子丢了伞，说不定有许多我们还没有发现。”

兰塞挥了一挥手。“问题不在这里，”他说。“他们爱扔多少就多少，我们无法制止，我们也无法用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去征服别人。”

洛夫脱凶狠地说，“我们可以把他们从地球上赶走！”

亨特从一根药管头上掀开铜帽盖子，兰塞说，“是啊——我们可以这样做。你看过包的纸没有，亨特？”

“没有，还没有来得及看。”

“这东西够坏的，”兰塞上校说。“纸包用蓝色，一眼就瞧见。打开外面这层纸，你看”——他捡起一个小包——“里面一块巧克力。人人都会去找。我敢说，我们的士兵也会偷吃巧克力。这不，小孩子更要去找，象复活节找彩蛋似的。”

一个士兵进来，将一张黄色的纸放在上校面前，然后退去。兰塞朝它看了一眼，刺耳地笑出声来。“这是你的事，亨特。你那条线路又有两处被破坏了。”

亨特放下他正在细看的铜帽，抬起头来问道，“这东西投的范围多广？到处都有吗？”

兰塞也不明白。“这事情很怪。我跟首都联系了，说投这种炸药的就是我们这一处地方。”

“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亨特问。

“这可难说。我看是把这里当试点。如果这里有效，他们处处都去投，要是不灵，他们就放弃这计划。”

“你打算怎么办？”亨特问。

“首都命令我无情地毁掉这些东西，使他们不往别处投。”

亨特伤心地说，“我怎修补铁轨五处被破坏的地方呢？我没有这么多铁轨。”

“我看你只好拆掉几条旧支线了，”兰塞说。

亨特说，“那路基就会弄得一塌糊涂。”

“反正总能修好一段路。”

亨特少校把他拆过的那根管子扔进药管堆里，洛夫脱这时说，“我们必须马上制止这些东西，长官。我们必须趁他们还来不及使用时逮捕和惩处捡这些东西的人。我们得加紧工作，别让这些人以为我们软弱无能。”

兰塞对他笑着说，“别着急，上尉。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东西，再看有什么补救办法。”

他从药管堆里又取了一个，打开纸包。他拿起那小片巧克力，尝了尝说，“这东西收得真鬼。巧克力是好的。甚至我自己也想吃。礼品在彩袋里面。”他拣起炸药。“你看这究竟是什么，亨特？”

“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很便宜，搞点小破坏又很有效，炸药头上一个小帽，一条引线，引爆时一分钟。你懂了就很好用。不懂就不会用。”

兰塞仔细读了印在包装纸后面的说明。“你看过这个吗？”

“看了一眼，”亨特说。

“我看过了，你仔细听一听，”兰塞说。他念纸上的文字：“‘致被占领国的人民：请将炸药收藏好，切勿暴露，以便来日之需。此为你友人所赠并请你转赠侵占你国土之人。此物炸力不大。’”他跳过几句。“你看，‘乡间铁轨，’还有‘晚间使用。’还有，‘阻挠其运输。”这里是‘使用方法：将炸药安放在铁轨衔接处，用带系住，盖以泥或硬雪块，使之牢固。点

燃导线后慢数六十即可爆炸。’”

他抬头看了一下亨特，亨特只说了一声“管用”。兰塞跳过几句再念：“‘用于桥梁，有破坏作用，但无炸毁力。’这儿，‘电线杆，’还有‘阴沟，卡车。’”他放下蓝色的传单说，“就是这一些。”

洛夫脱愤愤地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一定有制止的办法。总部怎么说？”

兰塞抿了抿嘴唇，一边用手指摸弄着药管。“总部会发什么样的命令，我早料到。命令说‘设置圈套并于巧克力内掺毒。’”他停了一会儿说，“亨特，我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但有时候我接到总部那些精彩的命令时，我恨不得自己当个老百姓，一个又老又残的老百姓。他们总以为他们对付的是愚蠢的人民。我说不能这样估量他们的智力，对不对？”

亨特觉得这话很有趣。“你说呢？”

兰塞小声说道，“不，不能。结果怎么样呢？一个男人掰到之后，会被我们的仿制品炸得粉碎。一个孩子吃了巧克力，中剧毒死了。结果呢？”他望着自己的手。“他们会用竿子去拨，用套索去套，然后再去动它们。他们会用猫作试验去吃巧克力。这种圈套，第二次用就不灵了。”

洛夫脱清了清嗓子。“长官，这是失败主义言论，”他说。“我一定要想办法。你说为什么他们只投在这个地方，长官。”

兰塞说，“要么是无意地投在这个镇上，要么是这个镇同外面有联系，二者必居其一。我们知道有几个年轻人已经逃了出去。”

洛夫脱只是单调地重复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长官。”

这时兰塞对他说，“洛夫脱，我想推荐你去总参谋部工作。你还没有弄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急于行动。现在这是一种新的征服。过去打仗，有可能先解除人民武装再施行愚民政策。可现在他们可以听无线电，我们无法制止。我们甚至找不到他们的无线电藏在什么地方。”

一名士兵从门外进来。“柯瑞尔先生求见，长官。”

兰塞回答，“叫他等一等。”他继续对洛夫脱说。“他们看传单，天上给他们送武器下来。这回是炸药，上尉，以后说不定是手榴弹，毒药。”

洛夫脱急切地说，“他们还没有投毒药。”

“还没有，但他们会投的。如果人们手里有那种做游戏用的掷镖，就是你扔靶子用的那种小玩意儿，尖尖的头，头上也许涂有氰化物一类的毒药，这种东西你听不见它射来，却是致命的，无声无息，戳穿你的制服，你想想，万一发生这种事，对我们的人，包括你在内，在士气上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的人知道了砷是怎么一种毒药之后，他们会怎么反应？你喝酒、用餐能安心吗？”

亨特冷冷地说，“你这是给敌人写宣传品吗？”

“不是，我只是估计这种可能性。”

洛夫脱说，“长官，我们坐在这里谈天，照理应该去搜寻炸药。如果这些人中间存在什么组织，我们必须查找出来，并且加以镇压。”

“对，”兰塞说，“我们必须镇压，而且要狠。洛夫脱，你带一个小队去。叫帕拉克尔也带一队。我们多一点下级军官就好了，汤陀被杀害，我们又少了一个人。他为什么非要缠女人呢？”

洛夫脱说，“我不喜欢帕拉克尔中尉做事的方式？”

“他在做什么？”

“他倒不在做什么，可是他一会儿激动，一会儿阴沉。”

“是的，”兰塞说，“我知道。这件事我谈过多次。你们知道，”他说，“我过去要不是话这么多，现在说不定升上少将了。我们训练年轻人，只奔胜利这一个目标，你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胜利的时候表现是光荣的，但是在失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鼓励他们，说他们比其他青年聪明、勇敢。可是令他们震惊的是，他们发现，原来他们不比其他青年聪明和勇敢。”

洛夫脱刺耳地说，“你说失败是什么意思？我们并没有失败。”

兰塞冷冷地打量了他好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洛夫脱眼神游移，叫了一声“长官”。

“算了，”兰塞说。

“你对别人不是这样的吧，长官。”

“他们没有这样的考虑，所以不算侮辱。你说了出来，这是侮辱。”

“是的，长官，”洛夫脱说。

“现在走吧，要看住帕拉克尔。你去搜查。只要不是公开反抗，不要开枪，你明白吗？”

“是，长官，”洛夫脱说，他规规矩矩敬了一个礼，走出屋去。

亨特很有趣地望着兰塞上校。“你是不是对他太严了。”

“我不得不严。他是害怕了。我了解他这种人。他害怕的时候就得严以纪律，不然他会垮的。别人靠同情，他靠纪律。

我看你还是忙你的铁轨吧。你要估计到，今天晚上才是真正发生爆炸的时间。”

亨特站起来说，“好的。我想首都的命令快来了吧？”

“是的。”

“命令是——”

“你知道命令怎么说，”兰塞打断他。“你知道他们只能如此。拘捕首领，枪毙，拘捕人质，枪毙，再捕人质，再枪毙”——他的声音说起头时很高，现在几乎降成了耳语——“于是仇恨越来越大，我们之间的创伤也越来越深。”

亨特有点犹豫。“名单上的人，他们有说要判刑的吗？”他朝市长的卧室稍稍示意。

兰塞摇摇头。“没有，还没有。到目前为止只是拘留。”

亨特平静地说，“上校，你看你要不要我去建议——也许你是太累了，上校——你明白——我要不要向上级报告你太累了？”

兰塞用手遮着眼睛，然后挺直肩膀，神色坚毅。“我不是一个老百姓，亨特。我们现在军官不够。这你知道。你工作去吧，亨特。我得见柯瑞尔了。”

亨特微微一笑。他向门走去，打开门之后听得他在外面说，“在，他在里面，”又回头对兰塞说，“帕拉克尔来了。他要见你。”

“让他进来，”兰塞说。

帕拉克尔进来，脸色阴沉之中有好战之气。“兰塞上校，长官，我想——”

“坐下，”兰塞说。“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做一个好军人，中尉。”

僵硬的态度马上从帕拉克尔身上消失。他在桌边坐下，胳膊肘往桌上一撑。“我想——”

兰塞说，“先不要说话。我知道什么事。你原来没有料到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你原以为万事如意。”

“他们恨我们，”帕拉克尔说。“他们非常之恨我们。”

兰塞笑了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好军人必须是年轻的男子，而年轻的男子又需要年轻的女子，对不对？”

“对，是这事。”

“那么，”兰塞和气地说，“她是恨你罗？”

帕拉克尔惊异地看着他。“我不知道，长官。有时候我只觉得她忧伤。”

“那你就相当痛苦罗？”

“我不喜欢呆在这儿，长官。”

“不，你当初以为这是好玩的事情，对不？汤陀中尉神经垮了之后走了出去，让人家捅了一刀。我可以送你回家去。可你知道我们这儿需要你的时候，你还要求送回国去吗？”

帕拉克尔不安地说，“不，长官，我不要求了。”

“好。现在我告诉你，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不是一个老百姓，你是一个军人。你个人舒服不舒服无关紧要，中尉，甚至你的生命也不很重要。你活着，就有你的记忆。这是唯一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但同时你必须接受命令，执行命令。许多命令不是愉快的，但那不是你的事情。我这不是对你瞎说，中尉。他们早就应该对你进行这样的教育，而不是什么满路鲜花迎你来。他们早就应该用真实情况塑造你的灵魂，而不是用谎话引你走上这条路。”他的声调坚决。“但是你已经承担了这项工作，中尉。那么你是留呢，还是去呢？我们不能顾全你的灵魂。”

帕拉克尔站起来。“谢谢长官。”

“至于那个女的，”兰塞继续说，“中尉，你可以强奸她，可以保护她，也可以娶她——这也无关紧要，只要命令一到，叫你枪毙她，你就枪毙她。”

帕拉克尔疲乏地说，“是，长官，谢谢长官。”

“我告诉你，说清楚了对你有好处。我劝你相信这一点。说清楚了有好处。你可以走了，中尉，如果柯瑞尔还等着，就叫他进来。”他望着帕拉克尔中尉走出门去。

柯瑞尔先生进来了，他完全变了样。他左胳膊夹着石膏板，不再是那个愉快、亲善、笑眯眯的柯瑞尔了。他的脸削瘦、痛苦，两只眼睛往下斜，象死猪的小眼珠子。

“我早该来了，上校，”他说，“可是你缺乏合作精神，叫我游移不定。”

兰塞说，“我记得你打了报告，是在等答复。”

“我等的可不止是答复。你不让我担任领导职务。你说我没有用处。你不知道我在镇上住的时间比你长得多。你不听我的忠告，把市长留在原来岗位上。”

兰塞说，“没有他在这儿，我们的麻烦可能比现在更多。”

“我们意见不同，”柯瑞尔说。“这个人是叛乱者的首领。”

“瞎说，”兰塞说，“他这个人就是单纯。”

柯瑞尔用他那只好手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本黑色笔记本，用手指翻开。“你忘了，上校，我有材料，我在你未来之前早就在这里。我必须向你报告，奥顿市长同这镇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关系。汤陀中尉被害的那天晚上，他去过发生谋杀案的那所房子。那个女的逃进山里，呆在她一个亲戚家里。我跟踪她

到那个地方，可惜她已经跑掉了。凡是男子逃跑的事，奥顿事先都知道，还帮他们的忙。我很怀疑，这些小降落伞的事也有他的份儿。”

兰塞急切地说，“但是你没有证据啊。”

“没有，”柯瑞尔说，“我没有证据。头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最后一件事，我只是提出怀疑。你现在也许愿意听取我的意见。”

兰塞平静地说，“你有什么建议？”

“上校，我的意见可不只是建议了。奥顿现在必须当人质，他的性命保得住保不住就看这地方上安不安宁。只要有一根引线点燃炸药，就要他的命。”

他又伸手进口袋，掏出一个小折叠本，他把它抖开，放在上校前面。“长官，这是总部对我报告的答复。你会注意，它给了我某些权力。”

兰塞看了一下小本，轻着说：“你倒真的爬到我上头去了，对不？”他抬头看看柯瑞尔，眼色坦率地表现出不满。“我听说你受了伤。怎么会的？”

柯瑞尔说，“你们那个中尉被谋害那天晚上，半路上有人劫我。巡逻队救了我。镇上有几个人那天晚上偷了我的船逃走。现在，上校，我强烈要求将奥顿市长抵当人质。”

兰塞说，“他在这里，没有逃走啊。我们还怎么把他当人质呢？”

突然，远处传来爆炸声，两人都转身往爆炸的方向望去。柯瑞尔说，“你看，上校，你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这个办法在这里有效，那么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都会出现炸药。”

兰塞轻声重复道，“依你怎么办呢？”

“就象我刚才说的，奥顿必须以担保不叛乱扣押起来。”

“如果他们叛乱。我们枪毙了奥顿之后呢？”

“下一个就轮到那个小老头大夫，他虽没担任什么职务，在镇上可是第二个权威人物。”

“但是他没有官职。”

“人民却信任他。”

“把他枪毙之后又怎么样？”

“那我们就有了权威，叛乱就会被粉碎。我们杀掉领头的，叛乱就会停止。”

兰塞戏弄道，“你真的这样想吗？”

“事情必然如此。”

兰塞慢慢地摇着头，接着叫道。“卫兵！”门开了，一个士兵站在门口。“上士，”兰塞说，“拘捕奥顿市长，拘捕温德医生。你负责看守好奥顿，并且马上带温德到这儿来。”

卫兵说，“是，长官。”

兰塞抬头望着柯瑞尔说，“你知道，我希望你明白你干的是什么事。我真的希望你明白你干的是什么事。”

第 八 章

小镇的消息传得很快。只消门口一声耳语，很快的一瞥就能会意——“市长被逮捕了”——消息就是这么传开的，全镇上下有一种小小的又是悄悄的喜悦，一种激烈而又微妙的喜悦。人们在一起轻声说话，接着又分开，人们去买食物，凑近

店员，一句话就传了过去。

人们到乡下、到林间去找炸药。在雪地里玩的孩子们现在发现炸药之后，懂得如何处理：他们打开纸包，吃掉巧克力，把炸药埋在雪地里，告诉父母亲埋在什么地方。

远郊地区的人捡起药管，看了说明之后自言自语，“不知道灵不灵。”他把药管子在雪地里竖直，点上引爆线，跑到远处数着，但他数得太快。他数到第六十八炸药才爆响。他说“灵的”，于是急忙去寻找更多的炸药管。

好象得了什么信号似的，人们进屋关门，撇下冷冷清清的街道。矿上的士兵仔细搜查每个进矿的工人，而且一再搜查。士兵精神紧张，态度粗暴，同矿工说话粗鲁。矿工们冷冷地瞧着他们，眼睛里隐藏着幸灾乐祸的欣喜。

市长官邸的客厅里，桌子收拾干净了，一个士兵在奥顿市长卧室门口站岗。安妮正跪在炉前，往火里添加小煤块。她抬头望着站在奥顿市长门口的卫兵，凶狠地问道，“哼，你们打算把他怎么样?”那个兵不回答。

外面的门开了，又一个士兵抓住温特大夫的手进来。他在大夫进屋后把门关上，站在门边。温特大夫说，“你好，安妮，市长怎么样?”

安妮指指卧室，说，“他在里边。”

“他没有生病吧?”温德大夫问。

“没有，看不出有病，”安妮说。“我看能不能去告诉他说你来了。”她走到卫兵跟前，傲慢地说，“告诉市长，说温德大夫来了，你听见吗?”

卫兵不回答，也不动，但他后面的门开了，奥顿市长站在门口。他不管卫兵站在那里，擦身而过，走进屋子里。卫兵想

把他带回去，但又一想，还是回到门边站好。奥顿说，“谢谢你，安妮。别走远了，知道吗？我也许有事。”

安妮说，“不会的，先生。夫人好吗？”

“她在做头发。你想去看看她吗，安妮？”

“想去看看，先生，”安妮说，她也侧着身子从卫兵身边过去，走进屋去，关上门。

奥顿说，“有什么事吗，大夫？”

温德讥诮地狞笑了一声，指指他身后的卫兵。“我想我是被捕了。这位朋友把我带这儿的。”

奥顿说，“我看这是必然的。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这两个人对视了好久，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奥顿接着讲，好象他一直是在说似的。“你知道，我即使想制止也没有能力制止了。”

“我知道，”温德说，“但是他们不懂。”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一个有时间观念的民族，”他说，“时间也快到了。他们以为，正因为他们只有一个领袖，一个脑袋，我们也跟他们一样。他们以为砍掉十个脑袋就能把别人消灭，可是我们是自由的民族；我们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脑袋。到时间我们中间会突然冒出许多领袖来，好比雨后春笋。”

奥顿把手搭在温德肩上说，“谢谢你。我早想到这一点，听你说出来我更好受些。小老百姓是不会失败的，对不？”他在温德脸上急切地期望答复。

温德再次表示信心，“不会，他们不会失败。事实上，没有外界帮助他们会更加壮大。”

屋里静寂下来。卫兵换了个姿势，步枪碰到纽扣发出“克里”一响。

奥顿说，“我可以同你谈谈，大夫，以后恐怕谈不了啦。我思想上有一点令我自己惭愧的想法。”他咳嗽一声，望了一下直挺挺的卫兵，不过那个兵好象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一直在想自己的死。按他们通常的做法，他们肯定杀我，然后再杀你。”温德不说话，奥顿又问，“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看是这样。”温德走向一把有织锦套子的椅子，刚要坐下，发现垫子破了，他用手指拍了拍坐垫，好象能把它补好似的。他轻轻地坐下，因为那是破的。

奥顿继续说，“你知道，我害怕，我一直想逃走，想脱身。我在想逃跑。我在想要求保全我的性命。我心里觉得惭愧。”

温德抬起头来说，“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做。”

“没有，我没有这样做。”

“你也不会这样做。”

奥顿迟疑了一下。“不，我不会这样做。但是我有过这种想法。”

温德轻声说，“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这种想法？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这样想过？”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你也逮捕了，”奥顿说，“我想他们也得杀掉你。”

“我看也是，”温德边谈边玩弄大拇指，望着它们上下转。

“你也预料到，”奥顿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你知道，大夫，我是一个小人物，这个镇也是一个小镇，但是小人物身上一定有一点火星，可以发出大火。我害怕，很怕，我想到过我可以保全我性命的种种办法，不过这个一闪就过去了。现在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喜悦，好象我比现在的我来得高大，来得完

美，你看我在想什么，大夫?”他笑了一笑，回忆道，“你记得在学校里读的《辩护词》吗？你记得苏格拉底说的‘有人会说，‘苏格拉底，你这条生活道路可能导致你夭折，你不感到惭愧吗’，对于他，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你错了：一个凡事优秀的人不应该计较生与死；他只应该考虑他做得对还是错。’”奥顿停住了，他想回忆下面的话。

这时温德大夫紧张地靠前坐：“‘是做好人的事还是坏人的事。’我想你没有全记准。你向来就不是读书人。你批评学校那一次讲话也讲错。”

奥顿咯咯地笑了，“你还记得?”

“记得，”温德切望地说，“我记得很清楚。你不是忘了一行，便是拉了一个字。那是一次毕业典礼，你激动得不得了，忘了把衬衣下摆塞进去，下摆露在外头。你当时不知道大家笑什么。”

奥顿自己也笑了，他用手偷偷地摸摸背后，看今天衬衣全塞进去了没有。“我当时是苏格拉底，”他说，“我在谴责学校董事会。我谴责得多厉害！我大声吼叫，我看他们脸都红了。”

温德说，“他们是在捂着嘴忍着，怕笑出声来。你衬衣下摆露在外头。”

奥顿市长笑了。“多久了？四十年前吧。”

“四十六年。”

站在卧室门口那个卫兵悄悄地走到外边门口卫兵身边。他们只用嘴角轻声说话，好比孩子们在课堂上说悄悄话。“你值了多长时间?”

“整整一夜，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也是。昨天船来了，有你老婆的信吗?”

“有！她问你好。她说听说你受了伤。她不大写信。”

“告诉她我没事。”

“好——我写信的时候提一下。”

市长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嗯——嗯——嗯。不知道我能不能背出来——是怎么说的？”

温德提示他：“‘现在，啊，那些——’”

奥顿轻声地背诵，“‘现在，啊，那些判我罪的人——’”

兰塞上校轻轻走进屋子；卫兵立正。上校听见市长在说话，就站住听着。

奥顿望着天花板，迷迷糊糊地在背原话。“‘现在，啊，那些判我罪的人，’”他背道，“‘我向你们预言——因为我即将死去——在死亡的时刻——人们有天赋的预见。我——向你们这些谋害我的人预言——我死后不久——”

温德站起来说，“去。”

奥顿看着他。“什么？”

温德说，“这个字是‘去’，不是‘死’。你又错了，四十六年前就错在这个地方。”

“不，是‘死’，是‘死’。”奥顿转身过来，见兰塞上校看着他。他问，“是‘死’字吗？”

兰塞上校说，“‘去’。是‘我去后不久。’”

温德大夫坚持说，“你看，两个对一个。就是‘去’字。你上次也错在这个地方。”

奥顿直往前看，两眼满是回忆，不见外界的东西。他继续背：“‘我向你们这些谋害我的人预言，我——去后不久，等待你们的，肯定是远比你们加害于我的更严厉的惩罚。’”

温德点点头，表示肯定，兰塞上校也点着头，好象他们都

在努力帮他回忆。奥顿往下说，“‘你们杀我，是为了替原告开脱，避开你们一生的行为——’”

帕拉克尔中尉激动地进来喊道，“兰塞上校！”

兰塞上校说一声“嘘”，伸出手来制止他。

奥顿柔声地往下说，“‘但结果非你们所料；远远不是。’”他的语气加重了。“‘我说，将来控告你们的人比现在还要多’”——他用手做了一个姿势，演说的姿势——“‘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阻止控告你们的人；由于他们年轻，他们更不会顾全你们，你们对他们也就会更加恼火。’”他皱皱眉头，是在记忆。

帕拉克尔中尉说，“兰塞上校，我们已经发现几个藏炸药的人。”

兰塞说，“嘘。”

奥顿继续说。“‘如果你们以为，杀人可以堵嘴，可以防止别人责难你们罪恶的一生，那你们就错了。’”他边皱眉头边想，望着天花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只记得起这一些。别的都忘了。”

温德大夫说，“四十六年之后，你记得这么多是很不错的，四十六年前你还记不了这么些。”

帕拉克尔中尉插进来说，“这些人藏炸药，兰塞上校。”

“逮捕了吗？”

“逮捕了，长官。洛夫脱中尉和——”

兰塞说，“告诉洛夫脱上尉，把他们看管起来。”他恢复常态，走到屋子中间说，“奥顿，这些事情必须制止。”

市长无能为力地朝他笑笑。“它们制止不住，先生。”

兰塞上校严厉地说，“我拘捕你当人质，叫你的人民安分

守己。这些是我的命令。”

“那也制止不住，”奥顿说得简单明了。“你不懂。即使我要制止他们，他们没有我也照样干。”

兰塞说，“老实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如果大家知道再点燃一管炸药，你就被枪毙，那么他们会怎么做？”

市长无法回答，望着温德大夫。这时卧室门开了，夫人出来，手里拿着市长的官职链条。她说，“你忘了这个。”

奥顿说，“什么？哦，这个，”他低下头，夫人帮他把链条套在他脖子上。他说“谢谢你，亲爱的。”

夫人抱怨说，“你老忘了带，总是忘。”

市长把链条末端拿在手里看着——一方刻着官印的金章。兰塞逼着问，“他们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市长说。“我想他们照样点他们的炸药。”

“如果你要求他们不要点呢？”

温德说，“上校，今天早晨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做一个雪人，三个大兵在一边看着，不许他丑化你们的领袖。他做得真象，后来他们把它堆倒了。”

兰塞不理睬大夫，再问一句：“如果你要求他们不要点呢？”

奥顿好象半睡不醒；他眼睛下垂，他是在努力思索。他说，“我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先生。我想，不管怎样，他们是会点的。”他挣扎着说话。“我希望他们点，因为如果我要他们不点，他们会不高兴的。”

夫人说，“你们这是说些什么？”

“你安静一会儿，亲爱的，”市长说。

“你认为他们还是会点的？”兰塞追问。

市长自傲地回答：“是的，他们会点的。对于我来说，是活

是死，我没有选择余地，你看，先生，但是——至于怎么做，我可以选择。我叫他们不要战斗，他们会不高兴但仍然要战斗。如果我叫他们去战斗，他们会高兴。我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却能使他们更勇敢些。”他歉然一笑。“你看，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因为对于我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兰塞说，“如果你说‘干吧’，我们会告诉他们你说‘不要干’。我们会告诉他们，说你求我们饶命。”

温德愤怒地插话道，“他们会知道的。你瞒不住。你们有一个人一天晚上失去控制，说苍蝇征服了苍蝇拍，现在全国都知道他这句话。他们把它编成了一支歌。苍蝇征服了苍蝇拍。你保不了密，上校。”

从煤矿方向传来一阵尖厉的警笛声。一阵猛风吹来，干燥的雪花扑打在窗户上。

奥顿用手指摸着他的金章，轻声说，“你看，先生，没有办法改变。你们会毁灭，会被赶出去。”他的声音非常柔和。“人民不喜欢被征服，先生，也永远征服不了。自由的人们不可能发动战争，但战争一旦打起来，他们在失败的情况下也能够打下去。盲从的人们跟着一个领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事情永远是，盲从的人赢得战役，自由的人赢得战争。你会发现结果就是如此，先生。”

兰塞站得直挺挺的。“我的命令是明确的。时间截止在十一点。我已经扣押了人质。如果再发生暴乱，人质就要判处死刑。”

温德大夫对上校说，“你知道命令不管用，你还会执行命令吗？”

兰塞的脸绷得紧紧的。“不管什么情况，我要执行我的命令，但是我相信，先生，只要你出一份公告，就可以挽救许多

人的生命。”

夫人可怜巴巴地插话，“求你告诉我，你们在胡说些什么。”

“就是胡说，亲爱的。”

“但是他们不能逮捕市长，”她解释说。

奥顿对她笑笑。“不能，”他说，“他们不能逮捕市长。市长是自由人头脑里的概念。它是逮捕不了。”

远处传来一记爆炸声，回声传到山里又从山里转回来。煤矿的警笛嘟嘟地叫着，发出尖脆刺耳的警报。奥顿站在那里，先是紧张了一阵，然后笑了。又是一记隆隆的爆炸声——这次更近，也更响了——回声又从山里返回来。奥顿看了一看表，把表和链子放在温德大夫手里。“苍蝇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他问。

“苍蝇征服了苍蝇拍，”温德说。

奥顿喊道，“安妮！”卧室门马上开了，市长说，“你在听着哪？”

“是的，先生。”安妮显得不好意思。

这时，近处听得一声爆炸，接着是木片四裂、玻璃破碎的声音，卫兵身后的门也给吹开了。奥顿说，“安妮，夫人需要你的时候，我要你陪着她。不要留下她一人，”他用手臂抱着夫人，在她前额吻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向帕拉克尔所站的门边走去。他在门口转过身来对着温德大夫。“克里托，我欠阿斯克列比斯一只鸡，”他柔声地说道。“请记住把这笔债还清了。”

温德闭上眼，过了一会儿回答，“债总是要还的，”

这时奥顿咯咯笑了。“我记得那笔债。我没有忘记那笔债。”他把手放在帕拉克尔的胳膊上，中尉却躲开了。

温德慢慢地点着头。“是的，你记住了。债总是要还的。”

珍　　珠

巫宁坤　译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在城里，人们讲着大珍珠的故事——它是怎样找到的，又是怎样失去的。人们讲到渔夫奇诺、他的妻子胡安娜和他的婴孩小狗子。因为故事被讲过那么多遍，它已经在每个人的心里生了根。和留在人们心里的一切反复讲过的故事一样，其中只有好的和坏的东西、黑的和白的东西、善良的和邪恶的东西，而不论哪里都没有中庸的东西。

“如果这个故事是个寓言，也许各人都从里面领会他自己的意义，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读它。不管怎样吧，在城里人们说……”

第 一 章

奇诺在灰暗中醒来。星星还在闪耀，白昼在东方的天边也

只画下了一抹淡淡的亮光。公鸡叫了半天，早起的猪群也已经开始不停地翻动着小树枝和碎木片，看看有没有漏过什么能吃的东西。在茅屋外面的霸王树① 丛中，一群小鸟一面嘁嘁喳喳地叫着，一面拍打着翅膀。

奇诺睁开了眼睛，他先看看那个渐渐亮起来的四方形——那是门，然后看看那吊在空中的箱子，那里面睡着小狗子。最后他转过头去看他的妻子胡安娜；她挨着他躺在席子上，她的蓝披巾盖着她的鼻子和乳房，围着她的腰。胡安娜的眼睛也睁开了。奇诺一点也想不起，他在醒来时也曾看到它们闭着过。她的黑眼睛好象一双亮晶晶的小星星。正象她平素醒来的时候那样，她这会儿也在看着他。

奇诺听到早潮轻轻拍着沙滩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好听——奇诺又闭上眼睛去听他的音乐。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也许他那个民族都那样做。他的民族曾经是伟大的作曲者，因此凡是他们看见、想到、做过或是听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歌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歌曲流传了下来；奇诺知道它们，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增加。这并不是说没有个人的歌曲。奇诺的脑子里这会儿就有一支歌，又明朗又柔和，假如他说得出的话，他会管它叫做“家庭之歌”。

他的毯子盖在他的鼻子上，防御着湿冷的空气。他的眼睛朝着身旁一阵沙沙的响声溜了过去。是胡安娜起身了，几乎没有声音。她光着粗硬的脚走到小狗子睡的吊箱面前，弯下身子轻轻哄了哄他。小狗子仰着头望了一会儿，又闭上眼睛睡着了。

---

① 仙人掌之类的植物。

胡安娜走到灶坑前面，拨出一块煤，一面把它扇着，一面把小柴枝折断加在上面。

这时奇诺起身了，用毯子裹起脑袋、鼻子和肩膀。他把脚伸进凉鞋，走到屋外，去看破晓的天色。

在门外面他蹲了下来，把毯子的两头围拢在膝盖上。他看见海湾① 上一朵朵云彩在高空中泛着红光。一只山羊走拢来嗅嗅他，睁着冷漠的黄眼睛呆呆地瞪着。在他身后，胡安娜点起的火冒出了熊熊的火焰，从茅屋的墙缝里投出一道道的火光，从门口也投出一块四方形的摇曳不定的光。一只来迟的飞蛾扑了进去觅火。“家庭之歌”现在从奇诺身后飘过来。胡安娜正在磨着玉米来做早餐吃的饼，那块磨盘的转动就是家庭之歌的节奏。

黎明很快地来到了，一抹淡彩，一道红光，一片明亮，然后爆发出一团烈火——太阳从海湾里升起了。奇诺垂下眼睛，躲避那炫目的光芒。他可以听到屋子里轻轻拍玉米饼的声音，闻到它们在平锅上发出的香味。蚂蚁在地上忙着，有浑身亮晶晶的大黑蚂蚁，也有灰溜溜的跑得很快的小蚂蚁。一只灰溜溜的蚂蚁正狂乱地想要逃出一只蚁狮给它挖下的沙子的陷阱，奇诺以上帝的超然态度在一旁观望。一只瘦嶙嶙、怯生生的狗走拢来，一听到奇诺柔和的呼唤，就蜷做一团躺下，尾巴差不多盘到了爪子上，又把下巴轻轻地搁在这个堆堆上。这是条黑狗，在应该长眉毛的地方生着金黄的斑点。这是象其它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然而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晨。

奇诺听到了绳子唧唧嘎嘎的响声。这时胡安娜正把小狗子

① 加利福尼亚海湾。

从吊箱里抱出来，擦洗干净，又把他搁在她胸口用披巾兜成的吊床里。奇诺用不着望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胡安娜柔和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歌，这支歌只有三个音符，但音程却有无穷的变化。这也是“家庭之歌”的一部分。一切都只是一个部分。有时它高上去成为一种痛切的、攫住喉头的和音，诉说着这就是安全，这就是温暖，这就是完满。

隔着篱笆墙还有其他的茅屋，从那些屋子里也有烟出来，还有做早饭的声音。可是那些是别的歌，他们的猪是别的猪，他们的妻子不是胡安娜。奇诺既年青又结实，黑红的头发覆在棕色的前额上。他的眼睛热情、凶猛而又明亮，胡子又稀又粗。他现在把毯子从鼻子上掀了下来，因为阴暗有毒的空气已经消散，而黄澄澄的阳光落在屋子上了。在篱笆墙附近，两只公鸡张开翅膀，竖起颈毛，低着头彼此伴攻。这将是一场笨拙的战斗。它们不是斗鸡。奇诺望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眼睛去看一群野鸽忽隐忽现地向内地的群山飞去。这时世界已经醒来，于是奇诺站起身，走到他的茅屋里去。

当他走进门的时候，胡安娜从火光熊熊的灶坑面前站了起来。她把小狗子放回到吊箱里。然后她梳了她乌黑的头发，打成了两条辫子，又用细绿缎带扎住辫梢。奇诺蹲在灶坑旁边，卷起一张热玉米饼，蘸一蘸作料吃了下去，又喝了一点龙舌兰汁；这就是早饭了。这是他所吃过的唯一的一种早饭，除了节日，还有诸圣节那天一顿惊人的、险些把他撑死的甜点心不算。奇诺吃完之后，胡安娜回到灶旁吃她的早饭。他们也说了几句话，可是如果谈话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谈话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奇诺满足地舒了一口气——这也就是谈话。

阳光温暖地晒着茅屋，一长道一长道地从罅隙里透进来。

有一道阳光落在小狗子躺着的吊箱上，落在那些吊箱子的绳子上。

一个微小的动作把他们的眼光吸引到吊箱上。奇诺和胡安娜呆呆地一动也不动了。顺着那条把孩子的箱子挂在屋梁底下的绳子，一只蝎子正慢慢地在往下爬。它那整人的尾巴伸在后面，又平又直，可是一转眼它就可以把它竖起来的。

奇诺的呼吸在鼻孔里嘶嘶响，于是他张开嘴来止住它。然后惊骇的神情从他脸上消失了，僵硬的感觉又从他身上消失了。他脑子里响起了一支新的歌，这是“恶之歌”，敌人的音乐，家庭的任何仇敌的音乐，一种野蛮、诡秘、危险的旋律，同时，在它的下面，“家庭之歌”悲痛地呼号着。

蝎子顺着绳子轻轻地朝着箱子爬下来。胡安娜悄悄地重复着一句古老的咒语，来抵御这祸害，另外她又咬紧牙关啃啃地念了一声圣玛利亚保佑。奇诺却行动起来了。他的身子悄悄地溜到屋子的那一边，平稳而毫无声息。他的手举在面前，手心向下，眼睛紧盯着蝎子。在蝎子下面的吊箱里，小狗子一面哈哈地笑着，一面把手朝着它伸了上去。当奇诺几乎够得着它的时候，蝎子感到了危险。它停住了，它的尾巴轻轻颤动着，竖了起来，尾梢的弯钩闪闪发光。

奇诺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他听得见胡安娜又在低声地念着那古老的咒语，他也听得见敌人的音乐。要等蝎子动了他才能动，而蝎子却在探索着那正在临近的死亡的来源。奇诺的手非常缓慢、非常平稳地向前伸出去。那带钩的尾巴笔直地竖起来了。正在这一刻，哈哈笑着的小狗子摇动了绳子，蝎子掉下来了。

奇诺的手跳起来去抓它，可是蝎子从他的手指旁边漏了下

去，掉在孩子的肩上，停住，并且螫着了。奇诺随即咆哮着抓住了它，抓在手指中间，在手心里把它搓得稀烂。他把它扔下去，用拳头把它打进泥地，而小狗子在箱子里疼痛得哇哇地哭喊起来。可是奇诺一直把敌人打得和踩得只剩下一点碎片和泥土中的一块湿印子。他的牙齿露了出来，怒火在他眼睛里燃烧，“敌人之歌”在他的耳朵里吼叫。

可是胡安娜这时已经把孩子抱在怀里了。她找到螫痕，周围已经开始发红了。她把嘴唇凑在螫痕上，使劲地嘬了又吐，吐了又嘬，这时小狗子直在哇哇地哭喊。

奇诺来回转动，他不知怎么办是好，他变得碍手碍脚了。

孩子的哭喊惊动了邻居。他们都从自己的茅屋里拥了出来——奇诺的哥哥胡安·托玛斯和他的胖老婆阿帕罗妮亚，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挤在门口，堵住了进来的路，同时，在他们后面，别人也想朝里面看，还有一个小男孩在一堆大腿中间爬过来张望。前面的人把话传给后面的人——“蝎子。宝宝给螫了。”

胡安娜停了一会儿没有嘬伤口。小孔略微变大了些，它的边缘由于嘬吸而变白了，但红肿在向周围蔓延，形成一个隆起的含淋巴的硬块。这些人全都知道蝎子的厉害。一个大人被螫之后也会病得很凶，何况一个小娃娃，很容易给毒死的。他们知道，一开头会出现红肿、发烧、喉咙会肿胀，然后腹部会痉挛起来，如果进去的毒液相当多的话，小狗子说不定还会死掉。可是螫伤的刺痛渐渐消失了。小狗子的哭喊变成了呻吟。

奇诺对于他那有耐性的、柔弱的妻子的铁一般的意志常常感到惊奇。她这个顺从、恭敬、愉快而又有耐性的女人，可以一声不吭地弓着背忍受产痛。她几乎比奇诺自己还能耐劳和挨

饿。在小船上，她象一个强壮的男人一样。现在她又做了一件最惊人的事情。

“大夫，”她说。“去请大夫。”

这话传到了那些挤得紧紧的站在围着篱笆墙的小院子里的邻居们中间。他们彼此之间反复地说，“胡安娜要请大夫。”要请大夫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件重大的事情。把他请到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夫从来不到这堆茅屋中来的。既然他照看住在城里那些石头和灰泥的房屋里的阔人们已经忙不过来，他又何必来呢？

“他不会来的，”院子里的人们说。

“他不会来的，”门口的人们说，于是这想法也到了奇诺的脑子里。

“大夫不会来的，”奇诺对胡安娜说。

她仰起头来望着他，她的眼睛冷冷的，象一只母狮的眼睛那样。这是胡安娜的头一个孩子——这几乎就是胡安娜的世界里一切的一切。奇诺看出了她的决心，于是家庭的音乐以钢一般的调子在他脑子里响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找他，”胡安娜说，她随即用一只手把深蓝色披巾披在头上，用披巾的一头做成一个吊带，吊着呻吟的孩子，用另一头在他眼睛上面做成一块遮布，给他挡住亮光。门口的人往后面的人身上挤，给她让路。奇诺跟着她。他们走出篱门，踏上布满车辙的小道，邻居们跟随着他们。

这事已经变成街坊上的一桩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迅速的、脚步轻悄的行列，向市中心进发，最前面的是胡安娜和奇诺，他们后面是胡安·托玛斯和阿帕罗妮亚，她的大肚子随着吃力的脚步微微摇晃，然后是所有的邻居，还有孩子们在两边跟着小

跑。黄澄澄的太阳把他们的黑影子投在他们面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影子上走着。

他们来到了茅屋终止的地方，石头和灰泥的城市从这里开始，城里的房屋外面有森严的围墙，里面有阴凉的花园，园子里有小喷泉在喷水，紫茉莉藤用紫色、砖红色和白色的花叶盖住了墙。他们听到来自隐秘的花园里的笼鸟的歌唱，听到凉水喷洒在热石板上的声音。这个行列通过亮得刺眼的广场，从教堂面前走过。行列现在已经扩大，外围的那些匆匆忙忙新加入的人听人们低声讲着孩子怎么给一只蝎子螫了，他的父母又怎样在带他去看大夫。

新加入的人，尤其是从教堂前面来的乞丐们——他们是擅长财务分析的大专家，迅速地看了看胡安娜的旧蓝裙子，看到她披巾上的破洞，估了估她辫子上的绿缎带，察看了奇诺的毯子的年岁以及他那洗过千百遍的衣服，然后断定他们是穷苦人，便跟着去看会有什么样的戏演出来。教堂前面的四个乞丐知道城里的一切事情。年轻女人走进去做忏悔的时候，他们研究她们的脸色；等她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又看见她们，并且判断她们罪愆的性质。他们知道每一桩细小的丑事，也知道一些重大的罪行。在教堂的阴影里，他们睡在自己的地盘上，因此没有人能够不给他们知道而溜进去寻找慰藉。他们也知道那个大夫。他们知道他的无知、他的残忍、他的贪婪、他的嗜好、他的罪愆。他们知道他那些拙劣的堕胎手术以及他难得施舍的那些褐色的小铜钱。他们看到过他的病人的尸体给抬进教堂去。这会儿，因为早弥撒已经完了，生意也很清淡，他们便跟着行列走去，这些无止无休地渴望了解他们同胞的人们，便去看那懒惰的胖大夫会怎样对待一个给蝎子螫了的贫苦孩子。

·第 一 章·

匆匆的行列终于来到大夫住宅的围墙中间那扇巨大的大门前。他们可以听到喷水泉的飞溅声，笼鸟的歌唱声，以及长扫帚在石板上扫过的声音。从大夫的住宅里，他们还能闻到煎上等咸肉的气味。

奇诺踌躇了一会儿。这个大夫跟他不是同一个民族。这个大夫是另一个种族的人，那种族近四百年来打过、饿过、抢过、鄙视过奇诺的种族，并且吓住了他们，因此土人谦卑地来到他的门前。正如他一向走近这个种族中任何人的时候那样，奇诺同时感到软弱、害怕和气愤。愤怒和恐怖掺杂在一起。要他杀死这个大夫，会比跟他谈话容易得多，因为大夫的种族中所有的人跟奇诺的种族中所有的人讲起话来，就仿佛他们都是愚鲁的牲口似的。当奇诺把右手举向大门上的铁环的时候，愤怒填满了他的胸膛，敌人的喧闹的音乐在他的耳朵里震响，他的嘴唇紧紧地贴着牙齿——可是，他却举起了左手去摘帽子。铁环在门上敲打着。奇诺脱下了帽子站着等候。小狗子在胡安娜怀里微微地哼着，于是她轻轻地去哄他。行列挤了拢来，以便看得清楚一些，听得清楚一些。

过了一会儿，大门开了几寸。奇诺从那个隙缝里可以看到园子里凉爽的绿荫和小喷泉。那个向外望着他的男人跟他是一个种族。奇诺用本族的语言跟他说话："小东西——头生的——给毒蝎子咬了，"奇诺说。"他需要医师的本领。"

大门关上了一点儿，那仆人不肯用本族的语言说话。"等一会儿，"他说。"我自己去通报，"于是他关上大门，并且插紧了插销。刺眼的太阳把这群人连在一起的影子黑沉沉地投在白墙上。

大夫坐在他卧室里的高床上。他穿着巴黎运来的红纹绸长

睡衣，要是扣上扣子的话胸口就有点儿紧了。他的膝上搁着一个银托盘，里面有一把银制的巧克力壶和一个薄磁的小杯。杯子是那样纤巧，以致当他用大手把它举起，用拇指和食指的尖儿把它举起而把其余三个指头远远地伸开免得它们碍事的时候，那副样子真是可笑。他的眼睛陷在鼓起的小肉窝里，他的嘴角由于不满而搭拉着。他越来越胖，他的嗓音，由于喉头的脂肪太多已经变得沙哑了。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面东方式的小锣和一盆纸烟。屋里的陈设又笨重又暗淡，阴森森的。挂的画儿都带有宗教意味，连他亡妻的着色大相片也是那样；如果她遗嘱里规定的并由她本人遗产中出钱做的那些弥撒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她该是在天堂里了。大夫有一个短时期，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而他整个后来的生活就是对法兰西的忆念和恋慕。他说："那才是文明的生活呢，"——他的意思就是指当年他曾经靠着一笔小小的收入养姘头和吃馆子。他倒出了第二杯巧克力，又用手指捻碎了一小块甜饼干。从大门口来的那个仆人走到敞着的门前，站在那儿等着他看见。

"什么事儿？"大夫问。

"有个小印第安人带着个娃娃。他说孩子给蝎子螫了。"

大夫先轻轻地放下杯子，然后才让怒火上升：

"难道我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只好给'小印第安人'治治虫伤吗？我是个大夫，不是兽医啊！"

"是，老爷，"仆人说。

"他有钱吗？"大夫追问。"没有，他们从来没有钱的。我，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好象应当白干活——我可腻味透了。看看他有钱没有！"

在大门口，那仆人把门开了一条缝，朝外面看了看在等候

的人们。而这一回他用本族的语言说话了。

“你有钱付治疗费吗?”

于是奇诺把手伸进毯子里一个秘密的地方。他掏出一张折叠了多少层的纸。他一层又一层地把它打开，直到最后才露出八颗畸形的小珍珠，象小烂疮似的，又丑又灰黯，压得扁扁的，几乎一文不值。仆人接过纸去，又关上大门，不过这一趟他去的时间不长。他把大门开了一条缝，刚够把那张纸递回来。

“大夫出去了，”他说。“人家请了他去看一个害重病的人。”然后，因为羞耻，他急忙关上了大门。

于是一阵羞耻的感觉传遍了整个行列。他们都散开去了。乞丐们回到教堂的台阶上去，游荡的人们走开，邻居们也离开了，免得继续看着奇诺当众受辱。

奇诺在大门前面站了好久，胡安娜呆在他旁边。慢吞吞地，他把他那求情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冷不防地，他用拳头狠狠地捶了大门一拳。他惊讶地低下头去，看到他的裂开的指关节和从他手指缝里往下流着的鲜血。

第 二 章

这个城在一个宽阔的港湾上，它那古老的刷着黄色灰泥的房屋紧贴沙滩。沙滩上排列着那些来自那亚里特① 的白蓝二色的小船，渔民用秘方做成一种坚硬的、贝壳似的、防水的胶泥，

① 墨西哥西部的一州。

这种胶泥把小船保存了好几代，这是些高高的、优美的小船，有弯曲的船头和船尾，船腰还有一个装着帆桁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竖起一根桅杆，挂上一张小三角帆。

海滩上铺荡了黄沙，但水边上却乱糟糟的，堆着贝壳和海藻。招潮蟹在沙中的洞穴里冒泡吐沫，浅滩上的小龙虾在乱堆和沙子中间的它们小窝里钻进钻出。海底布满爬行的、游泳的、生长着的东西。褐色的海藻在缓慢的水流中飘动，绿色的鳗草在摇摆，小海马紧紧把攀着它的梗子。有斑点的波鲉特——一种有毒的鱼——躺在海底的鳗草床里，色彩鲜艳的游泳蟹就在他们身上跑来跑去。

在沙滩上，城里的饿狗和饿猪无休止地寻觅着可能在涨潮时漂上来的死鱼或者死海马。

虽然天色还早，迷蒙的海市蜃楼已经升起了。那种把某些东西放大、又把另一些东西掩蔽起来的变幻无常的空气，笼罩着整个海湾，以致所有的景象都是不真实的，视觉也是不可靠的；海上和陆上，有的景象轮廓分明，有的又象梦一般的模糊。或许正因为如此，海湾的居民信赖精神上的东西和想象中的东西，而不信赖自己的眼睛所告诉他们的距离或者清晰的轮廓，或者任何光学上的精确性。从这小城遥望港湾的对面，一部分红树象用望远镜看到那样地轮廓分明，而另一丛红树却是一个朦胧的暗绿斑点。一部分远处的海岸在那看上去象水波似的微光中消失了。视觉不一定可靠，没法证明你看到的东西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于是海湾的居民以为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他们也并不觉得奇怪。一片黄铜色的雾霭笼罩在水上，炎热的朝阳射在上面，使水波荡漾得刺眼。

渔民的茅屋在小城右手边的沙滩后面，那些小船就排列在

这个区域的前面。

奇诺和胡安娜慢慢地走下海滩，来到奇诺的小船旁边，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贵重的东西。船旧极了。奇诺的祖父把它从那亚里特带来，又把它传给奇诺的父亲，同样地它又传到奇诺的手里。它既是财产又是饭碗，因为有一条船的男人能够保证他的女人有饭吃。它是防御饥饿的堡垒。奇诺年年都用那坚硬的、贝壳似的胶泥重新修整他的小船，他所用的秘密方法也是他父亲传授给他的。现在他走到小船旁边，象往常那样温柔地摸摸船头。他把他的潜水石、他的篮子和两根绳子都放在小船旁边的沙上。他又把毯子叠好，放在船头。

胡安娜把小狗子放在毯子上，又把她的披巾盖在他身上，让炎热的太阳晒不着他。他现在安静了，可是他肩上的红肿已经蔓延到脖子上和耳朵后面了，他的脸孔也膨胀着，在发烧。胡安娜走到水边，蹚进浅水。她拣起一些褐色的海草，做成一块扁平的、湿润的糊药，把它敷在孩子红肿的肩膀上，这个疗法未必不如别的疗法，而且也许比那位大夫的手术还会高明些。不过这疗法却没有他的那种权威，因为它既简单又不花钱。小狗子没有发生腹部痉挛。或许胡安娜已经及时把毒液嘬出来了，可是她并没有嘬出她为她头生的孩子感到的忧虑。她没有直接为孩子的复元祈祷——她祈祷让他们采到一颗珍珠来请大夫给孩子医治，因为人们的脑子象海湾里的海市蜃楼一样的虚幻。

现在奇诺和胡安娜把小船从沙滩上推下水去，等船头一漂起来，胡安娜就爬了进去，同时奇诺把船尾推下水，在旁边蹚着，直到船尾也轻轻地漂了起来，在细小的碎浪上摇荡着。然后奇诺和胡安娜一齐用他们的双叶桨在海里划起来，于是小船搅皱了海水，嘶嘶响着，迅速地前进。其它的采珠船早就出去

了。不久，奇诺就看到他们在烟雾中聚集在一起，停泊在养贝场的上面。

光线通过海水渗透到养贝场，在那里，带褶边的珠母牢牢贴在粗糙的海底，海底布满了破碎的、剖开的珠母的空壳。就是这个养贝场曾在过去的年代使西班牙国王一跃而为欧洲一霸，帮他支付了战费，并且为赎救他的灵魂修饰了教堂。有的珠母壳上长着裙裾似的褶边；有的珠母边上贴着一丝丝海草，身上有小螃蟹爬来爬去，壳上覆盖着蛤蜊皮。这些珠母会碰到一点意外，一粒沙子会陷在肌肉的皱褶里，刺激肌肉，直到肌肉出于自卫用一层光滑的珍珠质把沙粒裹住。这情况一旦开始，肌肉就继续包裹那外来物，直到它在浪潮的冲击中掉出来，或者直到那珠母被毁灭。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潜入水底，把珠母从养贝场采走，剖开，寻找那些被包裹起来的砂粒。许多鱼群呆在养贝场附近，为了可以靠近被采珠人扔回来的珠母，靠它过活，并且可以啮咬那些发亮的内壳。但珍珠却是偶然找到的东西，找到一颗珍珠是运气，是上帝或天神或二者一起在你背上宠爱的一拍。

奇诺有两根绳子，一根拴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根拴在篮子上。他脱下衬衣和裤子，又把帽子放在船底。水象油一样地光滑。他一手拿着石头，一手拿着篮子，然后脚先下水，从船边上溜了下去，石头便把他坠到海底。气泡在他后面冒着，直到水重又澄清，他能看见东西的时候才罢。上边，水面是一面起伏不定的、亮晶晶的镜子，他可以看到小船的底穿透水面。

奇诺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免得水让泥沙搅混。他一只脚勾住石头上的环子，手迅速地动着，把珠母一只只、一球球的揪了下来。他把它们搁在篮子里。有些地方，珠母彼此粘在一起，

因此就被成堆地揪下来。

奇诺的民族歌唱过一切发生或存在的事物。他们给鱼作过歌，给愤怒的海和平静的海作过歌，给光明和黑暗、太阳和月亮作过歌，而这些歌都在奇诺的心里，也在全体人民的心里——每一支歌曲，甚至那些已被遗忘的歌曲。当他渐渐装满篮子的时候，奇诺的心里就有了歌，这支歌的拍子，就是他的心脏从他憋住的那口气里吸收着氧气时怦怦的跳动，这支歌的旋律就是那灰绿的海水，那来去如飞的小动物，和那些一闪即逝的鱼群。可是这支歌里还有一支内心的隐秘的小歌，几乎觉察不出，但总在那儿，甜蜜、隐秘而又执著，几乎隐藏在那对位旋律里面。这就是那“可能有的珍珠之歌”，因为每一个扔在篮子里的珠母都可能含有一颗珍珠。机会很渺茫，但是运气和天神也许会成全他的。奇诺知道，在他头顶上面的小船里，胡安娜正在施展祷告的魔术，她绷紧了脸，绷硬了肌肉，来夺取运气，从天神的手里把运气夺走，因为她需要运气来医治小狗子的红肿的肩膀。又因为需要很迫切，愿望也很迫切，那隐秘的、可能有的珍珠的小旋律今天早晨也就更加有力。一个个完整的乐句明朗而柔和地在“海底之歌”里出现了。

奇诺，由于他骄傲、年青和强壮，可以毫不勉强地在水底停留两分钟以上，因此他不慌不忙地干着，挑选最大的珠母。它们受到了搅扰，贝壳都闭得紧紧的。离他右边不远，隆起一个礁岩的小丘，上面布满了还不能采的小珠母。奇诺挨着这小丘移动，然后，在他旁边，在一小块突出的礁岩下面，他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珠母单独呆在那里，背上没有附着同类。贝壳半开着，因为突出的礁岩保护着这个老珠母，在那嘴唇似的肌肉里，奇诺看到一道阴森森的闪光，接着贝壳就闭上了。他的心敲出

一个重重的节拍，那可能有的珍珠的旋律在他耳朵里尖厉地震响着。慢吞吞地，他用力把那珠母掀了下来，紧紧地抓在胸口。他的脚一踢便脱离了那石头上的环子，于是他的身体浮到了水面，他的黑头发在阳光中闪耀。他举起手来越过船边，把那个珠母放进船底。

然后胡安娜稳住船让他爬了进去。他的眼睛激动得闪闪发亮，可是为了面子，他仍旧把石头拉了上来，又把他的一篮子珠母拉上来，提到船里面。胡安娜感到了他的激动，假装往别处看。过分想要一件东西是不好的。那样做有时会把运气吓跑。你要它必须要得有分寸，而且你对上帝或者天神必须非常圆通，可是胡安娜却停止了呼吸。慢条斯理地，奇诺打开了他的锋利的短刀。他沉思地看着篮子。也许最后打开那个珠母比较好吧。他从篮子里拿起一个小珠母，割破肌肉的皱褶，搜索了一层层的肉，又把它扔在水里。然后他好象头一回看到那个大珠母似的。他蹲在船底，拣起那个珠母仔细地看着。壳上的凹槽的颜色从亮闪闪的黑色到褐色的，只有几块小蛤蜊皮附在贝壳上。现在奇诺倒不大情愿剖开它了。他刚才看到的，他知道，也许是一道反光，一片偶然漂进去的贝壳或者纯粹是一个幻影。在这个充满变幻不定的光线的海湾里，幻影是多于现实的。

可是胡安娜的眼睛紧盯着他，她不能再等了。她把手搁在小狗子盖着的头上。“剖开它，”她轻轻地说。

奇诺麻利地把刀插进贝壳的边缘。通过刀他可以感到肌肉在缩紧。他用刀身一撬，正在闭合着的肌肉和贝壳就分开了。嘴唇似的肌肉扭曲了起来，然后又平复下去。奇诺揭起了肉，下面就是那颗大珍珠，象月亮一样完美。它摄取光线，加以洗练，又反射出灿烂的银光。它和海鸥的蛋一般大。它是世界上最大

的珍珠。

胡安娜屏住气，轻轻哼了一声。那可能有的珍珠的隐秘的旋律突然对奇诺响了起来，明朗、美丽、嘹亮、热烈、可爱、兴奋、欢快又得意。在这颗大珍珠的表面上，他可以看到梦想的形体。他从正在死亡的肉中捡起珠子，放在手心里，又把它翻转过来，看到它的曲线是完美的。胡安娜走拢来凝视着他手里的珍珠，而这就是他捶打大夫家大门的那只手，指关节上碰破的肉已经被海水泡得灰白了。

胡安娜本能地走到躺在父亲毯子上的小狗子的身边。她揭起那海草做的糊药，瞧了瞧肩膀。“奇诺”，她尖声地叫喊。

他的眼光越过珍珠，看到红肿正从孩子的肩头消失，毒也正从他的身体中消散。于是奇诺的拳头紧紧握住了珍珠，他的感情控制不住了。他把头向后一仰，号叫了起来。他的眼睛往上翻转，他大喊大叫，身体挺得笔直。别的小船里的人们惊愕地抬起头来，然后他们就把桨插进海里，飞快地朝奇诺的小船划过来。

第　三　章

一个城市就好象一种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情。消息怎样在一个城市传开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消息传起来，似乎比小男孩们争先恐后跑去告诉人家那样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喊着告诉邻居那样还要快。

在奇诺、胡安娜和别的渔民还没有来到奇诺的茅屋以前，这个城的神经系统已经随着这消息在跳动和震颤了——奇诺找到了“稀世宝珠”。在气喘吁吁的小男孩们还来不及讲完之前，他们的母亲已经知道了。这消息越过那些茅屋继续向前冲去，在一阵浪花飞溅的波涛中冲进那石头与灰泥的城市。它传到正在花园里散步的神父那里，使他的眼中出现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使他想起教堂里必须进行的一些修葺。他不晓得那颗珍珠会值多少钱。他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给奇诺的孩子施过洗，或者有没有给奇诺司过婚。这消息传到开铺子的人那里，他们便看看那些销路不大好的男人衣服。

这消息传到大夫那里，他正和一个太太坐着，这女人的病就是年老，虽然她本人和大夫都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等他弄明白奇诺是谁以后，大夫就变得既严肃又懂事了。“他是我的顾客，”大夫说。“我正在给他的孩子治蝎子螫的伤。”大夫的眼睛在它们肥胖的窝里向上翻着，他想起了巴黎。在他回忆中，他在那里住过的屋子成了一个宏大奢华的地方，跟他同居过的面貌难看的女人成了一个又美丽又体贴的少女，尽管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夫的眼光越过他那年老的病人，看到自己坐在巴黎的一家餐馆里，一个侍者正在打开一瓶酒。

这消息一早就传到教堂前面的乞丐们那里，使他们高兴得吃吃地笑了一阵，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比一个突然走运的穷人更大方的施舍者了。

奇诺找到了“稀世宝珠”。在城里，在一些小铺子里，坐着那些向渔夫收买珍珠的人。他们在椅子上坐着等待珍珠送进来，然后他们就唠叨，争吵，叫嚷，威胁，直到他们达到那渔夫肯接受的最低的价钱。可是他们杀价也不敢越过一个限度，因为

曾经有一个渔夫由于绝望，把他的珍珠送给了教会。买完珍珠之后，这些收买人独自坐着，他们的手指不停地玩弄着珍珠。他们希望这些珍珠归他们所有。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许多买主——只有一个买主，而他把这些代理人安置在分开的铺子里，造成一种互相竞争的假象。消息传到这些人那里，于是他们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们的指尖也有一点发痒，同时每人都想到那大老板不能永远活着，一定得有人接替他。每人也都想到他只要有点本钱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端。

各式各样的人都对奇诺发生了兴趣——有东西要买的人以及有人情要央求的人。奇诺找到了“稀世宝珠”。珍珠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一混合，一种奇怪的黑渣滓便沉淀了下来。每人都突然跟奇诺的珍珠发生了关系，奇诺的珍珠也进入每人的梦想、思索、企图、计划、前途、希望、需要、欲念、饥渴，只有一个人妨碍着大家，而那个人就是奇诺，因此他莫明奇妙地变成了每个人的敌人。那消息搅动了城里的一种无比肮脏无比邪恶的东西；黑色的蒸馏液好象一只蝎子，或者象食物的香味所引起的食欲，或者象失恋时感到的寂寞。这个城的毒囊开始分泌毒液，城市便随着它的压力肿胀起来了。

可是奇诺和胡安娜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又快乐又兴奋，他们以为人人都分占他们的喜悦。胡安·托玛斯和阿帕罗妮亚是这样的，而他们也就是整个世界。下午，当太阳翻过半岛上的丛山沉入外海之后，奇诺蹲在他的屋子里，胡安娜呆在他旁边。茅屋里挤满了邻居。奇诺手里拿着大珍珠，珠子在他手里是温暖而又有生命的。珍珠的音乐已经和家庭的音乐汇合在一起，因此二者彼此美化着。邻居们凝视着奇诺手里的珍珠。很奇怪怎么会有人交上这么好的运气。

胡安·托玛斯是奇诺的哥哥，所以蹲在他的右手边，他问："现在你成了个有钱的人，你想做什么？"

奇诺朝他的珍珠里凝视着，胡安娜垂下了睫毛，又挪动披巾把脸盖上，使得她的激动不致被人看出来。灿烂的珠光里浮现出一些东西的图画，这些东西是奇诺以前考虑过可是因为不可能就不再想的。在珍珠里面他看到胡安娜、小狗子和他自己在大祭台前面站着和跑着，他们正在举行婚礼，因为他们现在出得起钱了。他轻声地说："我们要举行婚礼——在教堂里。"

在珍珠里面他看到他们是怎么打扮的——胡安娜披着一条新得发硬的披巾，穿着一条新裙子，从长裙子底下奇诺还可以看到她穿着鞋子呢。这就在珍珠里面——这幅图画在那里辉耀着。他自己穿着新的白衣服，手里拿着一顶新帽子——不是草的而是细黑毡的——，他也穿着鞋——不是凉鞋而是系带子的皮鞋。而小狗子呢——就是他——他身着一套美国货的蓝水手服，戴着一顶游艇帽，跟奇诺有一次在一只游艇开进港湾时所看到过的一模一样。这些东西奇诺在明亮的珍珠里全都看到了，于是他说："我们要买新衣服。"

于是珍珠的音乐象喇叭合奏一样在他的耳朵里响了起来。

接着在珍珠那可爱的灰白的表面上浮现出奇诺想要的一些小东西：一根鱼叉，顶替一年前丢失的那根，一根新的铁鱼叉，要在叉把的头上有一个环的那一种；还有——他的脑子几乎不敢往下想——一支来福枪——可是为什么不行呢，既然他这么阔了？于是奇诺在珠珍里看到了奇诺，奇诺拿着一支温彻斯特式卡宾枪。这是最荒唐的白日梦，同时也非常愉快。于是他的嘴唇犹豫地移动了——"一支来福枪，"他说。"也许一支来福枪。"

是这支来福枪破除了障碍。这本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既然他能想到要有一支来福枪，那末一切界限都被突破了，他也就可以继续向前迈进了。因为据说人是永远不知足的，你给他们一样东西，他们又要另一样东西。这样说本来是表示非难的，其实这正是人类所具备的最伟大的才能之一，正是这种才能使人比那些对自己已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的动物优越。

邻居们一声不响地挤在屋子里，听着他那些荒唐的幻想，点着头。站在后面的一个男人小声说，“一支来福枪。他想要一支来福枪。”

可是珍珠的音乐正在奇诺的心里得意地高歌着。胡安娜抬起头来，她的眼睛为了奇诺的勇气和想象而睁得大大的。电一般的力量来到他身上，因为现在界限被踢开了。在珍珠里面他看到小狗子正在一大张纸上写字。奇诺激动地盯着他的邻居们。“我儿子要上学，”他说，邻居们都不作声了。胡安娜急遽地屏住了气。当她望着他的时候，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她又急忙低下头看她怀里的小狗子，要看看这究竟可能不可能。

而这时，奇诺的脸给预言照亮了。“我儿子要识字和念书，我儿子要写字并且了解所写的东西。我儿子还要会算，而这些东西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因为他将会有知识——他会有知识，而通过他我们也就会有知识。”于是在珍珠里面奇诺又看到他自己和胡安娜蹲在茅屋的小火旁边，同时小狗子在念一本大书。

“这就是这颗珍珠将要做的事，”奇诺说。他一辈子也没有一下子说过这么多话。于是突然间他害怕起来了。他的手盖住珍珠，遮断了光线。奇诺感到害怕，正如一个说“我想要”而又没有信心的人那样。

现在邻居们知道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大奇迹。他们知道时

间从此要由奇诺的珍珠起算，并且今后许多年他们会继续谈论这个时刻。如果这些事情实现了，他们就会详细叙述奇诺是什么神情，他说过什么话，他的眼睛又怎样发亮，他们还会说，“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得到了一种力量，于是事情就那么开始了。你看他已经成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而我亲眼看到了那一刻。”

如果奇诺的计划落了空，那些邻居们就会说，“事情就是那样开始的。一阵愚蠢的疯狂突然支配了他，使得他说出了许多蠢话。天主保佑，别让我们遇到这种事情吧。对啦，天主惩罚了奇诺，因为他反抗现状。你看到他结果怎样了吧。而我就亲眼看到过他失去理性的那一刻的。”

奇诺朝下看看他那只握着的手，指关节上他捶过大门的地方已经结痂并且皱紧了。

现在黄昏快到了。于是胡安娜用披巾兜住孩子，让他吊在她的屁股旁边，然后她走到灶坑面前，从灰烬中拨出一块煤，折碎了几根树枝加在上面，再把火扇着了。小小的火焰在邻居们的脸上跳跃。他们知道他们也该去吃饭了，可是他们还舍不得离开。

天差不多已经黑了，胡安娜的火在篱笆墙上投下了人影，这时低语传了进来，又挨次传开去：“神父来了——司铎来了。”于是男的都脱下帽子，从门口往后退，女的都把披巾拢在脸上，并且垂下了眼睛。奇诺和他的哥哥胡安·托玛斯站起。神父走了进来——一个头发花白、上年纪的人，有着衰老的皮肤和年青的锐眼。他认为这些人是小孩子，也把他们当小孩子看待。

“奇诺，”他轻声地说，“你取的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而

且是一个伟大的教会之父①，”他使他的话听上去好象一次祝福。“跟你同名的那个人驯服了沙漠，又纯净了你的民族的灵魂，你知道吗？书本里有的。”

奇诺迅速地低下眼看看吊在胡安娜屁股旁边的小狗子。将来有一天，他心里想，那孩子会知道书本里有什么东西以及没有什么东西。音乐已经从奇诺的脑子里消失了，可是现在，微细地、缓慢地，早晨那个旋律，邪恶的，敌人的音乐响了起来，不过声音很微弱。于是奇诺望着他的邻居们，看看是谁把这支歌带进来的。

可是神父又开口了。“我听说你发了一笔大财，找到一颗大珍珠。”

奇诺张开手把它伸了出来，神父看到珍珠的大小和美丽，便倒抽了一口气。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记得，我的孩子，向赐给了你这个宝贝的天主谢恩，并且祈求他在将来不断给你指导。”

奇诺默默地点着头，倒是胡安娜轻声地说：“我们一定记得，神父。现在我们要举行婚礼了。奇诺刚才那么说了。”她望着邻居们，让他们证实她的话，他们便都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神父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开头的念头便是好念头。天主保佑你们，我的孩子们。”他掉转身子悄悄地离开了，于是大家让他过去。

可是奇诺的手又紧紧地握住了珍珠，他在疑心地四下张望，因为在他耳朵里，邪恶的歌和珍珠的音乐尖声地对唱着。

邻居们悄悄地走出去回家了，于是胡安娜蹲在灶火旁边，

① 奇诺（1645—1711），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在墨西哥西部长期进行传教工作。

把一沙锅的煮豆子搁在小小的火焰上面。奇诺走到门口向外面望着。象往常那样，他可以闻到许多家的炉火冒出的烟，他也可以看到朦胧的星星和感到夜晚空气的潮湿，于是他把鼻子盖了起来。那只瘦狗来到他面前，摇动着身子打招呼，好象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子，奇诺朝下望它，但却视而不见。他已经突破界限，进入了一个寒冷而寂寞的外界。他感到孤独而没有保护，那唧唧叫着的蟋蟀、尖声叫着的雨蛙和哇哇喊着的蛤蟆仿佛也都在播送那邪恶的旋律。奇诺微微嘟嚷了一下，把毯子拉得靠鼻子更紧一些。他还把珍珠拿在手里，紧紧地在手心里握着，珠子又温暖又光滑地贴在皮肤上。

在他身后，他听到胡安娜轻轻地拍着玉米饼，然后把它们放在那陶器的平锅上，奇诺感到他的家庭的温暖和安全都在他背后，“家庭之歌”象小猫轻轻哼着的声音从他背后传过来。可是现在，他凭着从嘴里说出他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而创造了未来。一个计划是一件真实的东西，已经计划好的东西也是感觉得到的，一个计划一旦做好并幂想出来之后，就和其它的现实一道成为现实了——破坏是破坏不了的，都很容易受到打击。因此奇诺的未来是真实的，但是未来一经建立，破坏它的力量也就树立起来了，而这他是知道的，因此他不得不准备抵御打击。还有一点奇诺也是知道的——神不喜爱人们的计划，神也不喜爱成功，除非那是出于偶然的。他知道，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成功，神是要向人报复的。因此奇诺害怕计划，但是，既然已经做了，他就决不能再破坏它了。而且为了抵御打击，奇诺已经在为自己预备一层坚硬的皮肤来防备世界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脑子在危险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搜索着危险。

站在门口，他看见两个男人走拢来；其中一个提着一盏手灯，灯光照亮了地面和两个人的腿。他们从奇诺的篱笆墙的入口处转进来走到他的门口。奇诺看出一个大夫，另一个是早晨开门的那个仆人。当他看出他们是谁的时候，奇诺右手上破裂的指关节发起烧来。

大夫说，“今天早晨你来的时候我不在家。可是现在，一有空，我就来看小宝宝了。”

奇诺站在门口，堵着门，憎恨在他眼睛后面愤怒地燃烧着，还有恐惧，因为几百年来的奴役深深地刻在他的心灵上。

“孩子现在差不多好了，”他简慢地说。

大夫微微一笑，但他的眼睛在布满了淋巴的小眼窝里却没有笑。

他说，“有时候，朋友，蝎子的螫伤有一种奇怪的后果。起初表面上见好，然后出其不意地——噗！”他噘起嘴发出一个轻微的爆破声来表示那会发生得多么快，他又挪了挪他那个小小的黑色的大夫用的手提皮包，让灯光落在上面，因为他知道奇诺的种族喜爱任何行业的工具并且信任它们。“有时候，”大夫用流畅的语调接着说，“有时候会使人的腿干瘪掉，眼睛瞎掉一只，或者成了驼背。哦，我知道蝎子螫伤是怎么回事，朋友，我会把它治好。”

奇诺感到愤怒和憎恨在化成恐惧。他不懂，而大夫也许是懂的。他不能冒险，拿他的肯定的无知来对抗这个人的可能有的知识。他落在陷阱里了，正如他的同胞一向那样，以及将来那样，直到，象他所说的，他们能确实知道所谓书本里的东西的确是记载在书本里的。他不能冒险——不能拿小狗子的性命或者身体的健全来冒险。他站开了，让大夫和他的仆人走进

茅屋去。

他走进去的时候，胡安娜从灶旁站起来倒退着走开；她又用披巾的穗子盖住孩子的脸。当大夫走到她面前伸出手的时候，她抱紧了孩子朝奇诺看着，奇诺站在一旁，火的影子在他脸上跳动着。

奇诺点点头，她这才让大夫把孩子抱过去。

“把灯举起来，”大夫说，仆人把手灯举高之后，大夫看了一会孩子肩上的伤。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翻开孩子的眼睑看了看眼球。小狗子在跟他挣扎，可他只是点了点头。

“正如我料到的那样，”他说。“毒已经进去了，很快就要发作。过来，你瞧！”他按住了眼睑。“瞧——它是蓝的。”奇诺焦急地瞧瞧，看到它果真有点儿蓝。他也不知道它是否一向就有点儿蓝。可是陷阱已经设好了。他不能冒险。

大夫的眼睛在它们的小眼窝里浮出了眼水。“我要给他一点药来败败毒，”他说。接着他把孩子递给奇诺。

于是他便从皮包里取出一小瓶白色的粉末和一个胶囊。他在胶囊里装满了粉末又盖了起来，然后在第一个胶囊外面又套上第二个胶囊，也盖了起来。然后他非常麻利地动作着。他把孩子抱过来，掐他的下唇，直到他张开了嘴。他的胖手指把胶囊放到孩子的舌根他吐不出来的地方，然后从地上拿起盛着龙舌兰汁的小水壶给小狗子喂了一口，这就完了。他又看看孩子的眼球，然后他噘起嘴来，好象是在思索。

他终于把孩子递回给胡安娜，然后转身向着奇诺。“我想一小时内毒就会发作，”他说。“这药也许可以使小宝宝不受伤害，不过我一小时之内还要来一次。也许我正赶上救他的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走出小屋，他的仆人提着手灯跟随着他。

现在胡安娜把孩子包在披巾里，她又焦急又害怕地盯着他看。奇诺走到她面前，揭起披巾盯着孩子看。他挪动了手想去看看眼睑下面，这才发现珍珠还在他手里。于是他走到靠墙的一个箱子前面，从里面取出了一块破布。他把珍珠包在破布里面，然后走到茅屋的角上，用手指在泥地上挖了一个小洞，把珍珠放在洞里，盖上土，又掩蔽了那个地方。然后他走到火的面前，胡安娜在那里蹲着，注视着孩子的脸。

大夫回到家里，在椅子上坐定，看了看表。他的仆人给他端来一顿简单的晚餐，有巧克力、甜点心和水果，而他不满地瞪着这些食物。

在邻居们的屋子里，人们头一次谈起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将要在所有的谈话中占首要地位的那个题目，要看一看谈起来情形怎样。邻居们伸出大拇指彼此比画那颗珍珠有多么大，他们又做出种种抚爱的小手势表示它多么可爱。今后他们要非常密切地注意奇诺和胡安娜，看财富是否会象冲昏所有人的头脑那样，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人人都明白大夫为什么来的。他伪装得不大高明，因此完全被人看穿了。

在外面的港湾里有一群密集的小点闪闪地发光，浮到水面来逃避一群闯进来吃他们的大鱼。在屋子里面人们可以听到屠杀进行时小鱼的咻咻声和大鱼跳跃的溅拍声。水蒸气从海湾中升起，结成盐水珠子落在灌木丛和仙人掌上，落在小树上。夜耗子在地面上爬来爬去，小猫头鹰一声不响地追捕着它们。

眼睛上面有火红斑点的那条瘦嶙嶙的小黑狗来到奇诺的门口，伸头朝里面张望。当奇诺抬起头来瞧它一眼的时候，它把臀部摆动得都快散开了，奇诺把头一转过去，它又平静了下来。小狗没有走进屋子，可是它带着狂热的兴趣望着奇诺从小

瓦盘里吃豆子，又望着他用一块玉米饼把盘子擦干净，吃了饼，又用龙舌兰汁把这些东西送下去。

奇诺吃完饭正在卷一支纸烟，忽然胡安娜急促地喊了出来，“奇诺。”他瞧了她一眼便站起来，赶快走到她面前，因为他从她眼睛里看到了恐怖。他站在她旁边，弯着身子朝下看，可是光线非常暗淡。他把一堆小柴枝踢进灶坑去燃起一阵烈火，这样一来，他可以看到小狗子的脸了。孩子的脸是通红的，他的喉咙在抽动，一道粘粘的唾液从他的嘴唇中间流了出来。腹部肌肉的痉挛开始了，孩子病得很厉害。

奇诺跪在妻子身旁。“原来大夫果真知道，”他说，他不单说给妻子听，也在说给自己听，因为他的心是冷峻而多疑的，他也想起了那白色的粉末。胡安娜左右摇晃着，哼出了那小小的“家庭之歌”，仿佛它能够击退危险似的，这时孩子在她怀里一面吐着，一面折腾着。现在奇诺心里产生了疑惧，邪恶的音乐便在他头脑里震响了起来，几乎驱走了胡安娜的歌。

大夫喝完了巧克力，一点点地咬着甜点心的碎片。他在餐巾上擦擦手指，看看表，站了起来，拿起了他的小手提包。

孩子得病的消息在茅屋丛中迅速地传开了，因为在穷人的仇敌中，疾病的地位仅次于饥饿。有人轻轻地说，“你瞧，幸运带来恶毒的朋友。”他们点点头，站起来到奇诺家去。邻居们盖住鼻子，在黑暗中急急地跑着，直到他们又挤进了奇诺的屋子。他们站在那里凝神看着，同时三言两语地谈论着在一个喜庆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是多么不幸；他们还说，“一切事情都操在天主的手里。”老年的妇女在胡安娜旁边蹲下，要能帮忙就给她帮点儿忙，要不能帮忙就给她点安慰。

这时大夫匆匆忙忙地进来了，后面跟着他的佣人。他把那

些老太婆象小鸡一样地赶散了。他抱起孩子，仔细看看，又摸摸他的脑袋。“毒已经发作了，”他说。“我想我能够打败它。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他要了一杯水，在水杯里放进三滴阿摩尼亚，然后他扳开孩子的嘴，把它灌了下去。孩子受着治疗，一面飞溅着唾沫一面尖声地喊叫，同时胡安娜用惊惶的眼睛望着他。大夫一面干活儿一面说点儿话。“幸而我懂得蝎子的毒，要不然——”于是他耸耸肩膀，表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奇诺很疑心，他不能把他的视线从大夫敞开的提包上，从里面的那瓶白粉末上移开。渐渐地，痉挛平息了，孩子也在大夫的手下面松弛了。然后小狗子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便睡去，因为他吐得累极了。

大夫把孩子放在胡安娜的怀里。“他现在就会好了，”他说。“这一仗我打胜了。”胡安娜满怀崇敬地望着他。

现在大夫关他的提包了。他说，“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够付这笔帐？”他的口气甚至是和蔼的。

“等我卖掉我的珍珠我就付给你，”奇诺说。

“你有一颗珍珠？一颗好珍珠吗？”大夫满怀兴趣地问。

这时邻居们异口同声地插进来说了。“他找到了稀世宝珠，”他们嚷道，同时他们把食指和拇指凑在一起来表示那颗珍珠有多么大。

“奇诺要成为阔人了，”他们叫嚷。“还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珍珠呢。”

大夫露出惊讶的样子。“我倒没有听说。你把这颗珍珠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吗？也许你乐意让我把它存在我的保险箱里吧？”

奇诺的眼睛现在眯上了，他的脸颊绷得紧紧的。“我把它

收好了，”他说。“明天我把它卖掉，然后我就付你的钱。”

大夫耸耸肩膀，他的湿漉漉的眼睛一刻都不离开奇诺的眼睛。他知道珍珠一定埋在屋子里，他又想奇诺说不定会朝着埋珍珠的地方看的。“要是还不等你卖掉就让人偷走，那就太可惜了，”大夫说，随即他看到奇诺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着茅屋侧面的柱子近旁的地面上溜过去。

当大夫已经离开，邻居们也都不大情愿地回家之后，奇诺蹲在灶坑里通红的小煤块旁边，倾听着夜晚的声音，那小浪轻轻拍岸的声音和远处的狗叫，微风掠过茅屋的屋顶的声音和村中邻居们在他们屋子里的低语，原来这些人并不整夜酣睡；他们不时地醒来，说说话，然后又睡去。过了一会儿，奇诺站了起来，走到他屋子的门口。

他闻闻风，听听有没有鬼鬼祟祟或者偷偷摸摸的不寻常的声音，他的眼睛搜索着暗处，因为邪恶的音乐在他脑子里响着，而他又激愤又害怕。在他用感官探查过夜晚以后，他走到那侧面的柱子旁边埋珍珠的地方，把珠子挖出来，拿到睡席上去，然后在睡席下面的泥地上又挖了一个小洞，埋起他的珍珠，又把它盖好。

胡安娜坐在灶坑旁边，用询问的眼光望着他，等他埋好了珍珠之后，她问，“你怕谁？”

奇诺寻求一个真实的回答，他终于说，“所有的人。”他感到一层硬壳渐渐把他包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们俩一齐在睡席上躺下，胡安娜今夜没有把孩子放在吊箱里，而是搂在自己怀里，用披巾盖住他的脸。接着最后的亮光从灶坑里的余烬中消失了。

但是奇诺的脑子还在燃烧，甚至在他睡着的时候，他也梦

见小狗子会念书了，他自己民族中的一个人能够告诉他事物的真相了。在他的梦中，小狗子念着一本跟一座房子一般大的书，上面有跟狗一般大的字母，那些字儿在书上奔驰和游戏。然后黑暗笼罩了书页，邪恶的音乐又随着黑暗来到了，于是奇诺在睡梦中翻腾着，他一翻腾，胡安娜的眼睛就在黑暗中睁开。接着奇诺醒了过来，邪恶的音乐在他心里跳动，他便竖起耳朵在黑暗中躺着。

这时从屋子的角上传来一个响声，轻得仿佛只不过是一个念头、一个偷偷摸摸的小动作、一只脚在地面上的一碰、一阵被抑制得几乎听不见的呼吸。奇诺屏息听着，他知道，屋里的那个阴暗的东西也在屏着气听。有一会儿茅屋的角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奇诺本来也许会以为那声音是他想象出来的。但是胡安娜的手悄悄地伸了过来向他警告，接着那声音又来了！——一只脚擦在干燥的土地上的沙沙声和手指在泥土中扒弄的声音。

于是奇诺胸中涌起了一种狂乱的恐惧，而象往常那样，愤怒又紧跟着恐怖一同来到。奇诺的手悄悄地伸进了胸口，在那里，他的刀吊在一根绳子上，然后他象一只怒猫似的跳了起来，一面扎着，一面怒吼着，向他知道是在屋角的那个阴暗的东西扑过去。他碰到了布，用刀扎过去没扎中，又扎了一下就觉得刀子扎穿了布，然后他的脑袋给雷劈着似的疼痛得炸开了。门口有一阵轻轻的疾走声，又有一阵奔跑的脚步声，然后是一片寂静。

奇诺可以感到温热的血从他的前额往下流着，他也可以听到胡安娜朝他喊着“奇诺！奇诺！”她的声音里带有恐怖。然后冷静象愤怒一样迅速地控制了他，于是他说，“我没什么。那

东西走掉了。”

他摸索着走回到席子上。胡安娜已经在弄火了。她从煤炭中拨出一块火炭儿，把玉米壳扯成小片加在上面，又在玉米壳里吹起一个小火焰，于是一个小小的火光在茅屋里跳跃着。然后，胡安娜从一个隐秘的地方拿来一小截供献的蜡烛，在火焰上点着之后竖在一块灶石上。她动作得很快，一边走动一边低声哼唱着。她把披巾的一端在水里浸湿，又把血从奇诺的破裂的前额上擦掉。“这不算什么，”奇诺说，但是他的眼睛和声音又严峻又冷酷，一种郁结的仇恨正在他的心里滋长。

现在，胡安娜心里早已在增长的紧张情绪涌到表面来了，她的嘴唇也变薄了。“这东西是邪恶的，”她粗声地说。“这颗珍珠就象一桩罪恶！它会把我们毁掉的，”接着她的声音变得又高又尖了。“把它扔掉，奇诺。我们用两块石头把它压碎吧。我们把它埋起来并且忘掉埋藏的地方吧。我们把它扔回到海里去吧。它带来了祸害。奇诺，我的丈夫，它会把我们毁掉的。”在火光里，她的嘴唇和她的眼睛都洋溢着恐惧。

但是奇诺的脸一动也不动，他的心和他的意志也不动摇。“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他说。“我们的儿子一定得进学校。他一定得打破这个把我们关在里面的罐子。”

“它会把我们都毁掉的，”胡安娜大声说。“甚至我们的儿子。”

“别响，”奇诺说。“别再多说啦。明天早晨我们就把珍珠卖掉，然后祸就消失了，只有福留下来。别响啦，我的妻子。”他的黑眼睛瞪着那个小火焰，这时他才发现他的刀还在手里，于是他举起刀身看看，发现钢上面有一小道血迹。有一会儿他似乎打算在他的裤子上擦擦刀身，可是随后他把刀扎进了

土地，就这样把它擦干净了。

远处的公鸡开始叫唤，空气也变了，黎明快到了。晨风吹皱了港湾里的水，也从红树丛中飒飒地吹过，小浪更急地打在有堆积物的沙滩上。奇诺掀起睡席，把珍珠挖出，搁在面前呆呆地看着。

珍珠在小蜡烛的亮光中闪烁着，以它的美丽哄骗着他的脑子。它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和，并且发出了自己的音乐——希望和欢乐的音乐，对未来、对舒适、对安全都做了保证。温暖的珠光许给了一剂抵抗疾病的糊药和一堵抵御侮辱的墙。它向饥饿关上了大门。当奇诺盯着它的时候，他的眼睛变柔和了，他的脸也轻松了，他可以看到供献用的蜡烛的小影子反映在珍珠的柔和的表面上，同时他耳朵里又听到那可爱的海底的音乐，海底绿色的四散的光芒的调子。胡安娜偷偷地瞧了他一眼，看到他在微笑。因为他们俩在某一方面说来是一个人，怀着一个目的，她也和他一道笑了。

于是他们怀着希望开始了这一天。

第 四 章

一个小城怎样不断注意着它自己以及它所有的单位的动态，那是令人惊异的。如果每一个男人和女人，每一个儿童和婴儿，都按照大家熟悉的常规行动和做人，也不冲破任何的墙，也不跟任何人意见不同，也不标新立异，也不生病，也不危害城市的心灵的安适和宁静或者生活的平稳不断的流动，那么那

个单位就可以消失而且连提也不必提起。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越出习惯的想法或者大家熟悉和信赖的常规，全城居民的神经系统便紧张地响起来，消息便沿着城市的神经线传开了。然后各个单位都跟整体通消息。

因此，在拉巴斯①，全城一清早就都知道奇诺那一天要去卖珍珠。消息传到茅屋中的邻居的中间，传到采珠人的中间；消息传到中国杂货店的老板们中间；消息传到教堂里，因为辅祭的男孩子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消息悄悄地来到修女们中间；教堂前面的乞丐们谈论着它，因为他们要在场领取一小部分幸运初结的果实。小男孩们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可是最重要的是那些收买珍珠的人。天大亮之后，在那些珍珠收买人的铺子里，各人都单独坐着，面前摆着黑天鹅绒的小托盘，各人都一面用指尖把珍珠滚来滚去，一面考虑着他自己在这幅图画里所占的地位。

大家以为那些珍珠收买人是一个个单干的人，他们竞相出价来收买渔民拿来的珍珠。有一度曾经是这样的。但这是一种浪费的方法，因为在兴奋地出价竞买一颗珍珠的时候，付给渔民的价钱往往会太大。这种方法太划不来，决不能助长。现在只有一个有许多只手的珍珠收买人，因些那些坐在铺子里等候着奇诺的人都知道他们将出什么价钱，他们出价将出到多高，以及各人将使用什么方法。尽管这些人除了薪水之外得不到别的好处，他们却都很兴奋，因为追逐当中就有刺激，并且如果一个人的本分在于压低价钱，那么他从尽量压价当中一定会得到快乐和满足。要知道，世界上人人都是努力尽自己本分的，

① 墨西哥西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南区的海港，采珠业中心。

没有一个人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论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且别说他们可能得到什么奖赏、什么赞扬、什么提升，一个珍珠收买人就是一个珍珠收买人，谁用最低的价钱买到珍珠，谁就是最好和最快乐的珍珠收买人。

那天早晨太阳是浓黄的，它从港湾和海湾里吸起水蒸气，又把它化成一条条闪亮的纱巾挂在空中，因此空气颤动着，而景象是虚幻的。一幅幻景悬在城市以北的空中——两百多里以外的一座山的幻景，这座山的高坡上长满了松树，还有一个巨大的石峰高耸在森林线之上。

这天早晨那些小船都排列在沙滩上；渔人们没有出去采珍珠，因为在奇诺去卖大珍珠的时候，将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那么多的东西可看。

在岸边的那些茅屋里，奇诺的邻居们这顿早饭吃得特别久，他们谈论如果他们找到了那颗珍珠，他们打算做什么。有一个人说他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罗马的教皇。另一个人说他要为他这一家人的灵魂献一千年的弥撒。另一个人想他或许把那笔钱拿来分散给拉巴斯的穷人；第四个人想到一个人用珍珠卖得的钱所能做的各种好事，想到一个人有了钱以后所能举办的各种慈善、救济事业，各种济良工作。所有的邻居都希望意外之财不会冲昏奇诺的头脑、不会把他变成一个大阔佬，不会把贪婪、仇恨和冷酷的肢体移接在他的身上。因为奇诺是一个大家喜爱的人，如果这颗珍珠毁了他，那未免太可惜了。他们说，“那个好媳妇胡安娜，那个美丽的孩子小狗子，还有今后要生的其他的孩子，如果这颗珍珠把他们全都给毁了，那会是多么不幸的事儿。”

对于奇诺和胡安娜来说，这是他们一生里早晨之中的早

晨，只有孩子出世的那天才能和它相比，这个日子将决定所有其它日子的排列。他们会这样说，“那是在我们卖那颗珍珠的两年以前，”或者，“那是在我们卖那颗珍珠的六个星期之后。”胡安娜这样考虑着，便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她替小狗子穿上她准备在有钱为他领洗的时候给他穿着受洗的衣服。胡安娜梳好自己的头发，打成辫子，用红缎带在辫梢上扎了两个蝴蝶结，又穿上了她结婚时穿的裙子和背心。等他们准备好，太阳已经高高的了。奇诺的褴褛的白衣服至少还干净，并且这是他衣服褴褛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明天，或者就在今天下午，他便会有新衣服了。

邻居们从他们的茅屋的缝隙里望着奇诺的门，他们也打扮好了。他们对于陪同奇诺和胡安娜去卖珍珠，并没有不自然的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要是不去才是疯了呢。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友好的表示。

胡安娜仔仔细细地围好了披巾，她把长的一头搭在右胳膊肘下面，又用右手把它拢住，这样胳膊下面便有了一个小吊床，在这个小吊床里她放下了小狗子，让他靠在披巾上，这样一来，他就什么都可以看见，而且也许还会记住呢。奇诺戴上他的大草帽，用手摸摸看是不是戴得正合适，他不要太后或是太斜，象一个轻浮的、不负责任的单身汉那样，也不要象一个年长的人那样戴得端端正正的，而是微微向前倾斜，表现出进取、严肃和强劲的精神。从一个人戴的帽子的倾斜度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奇诺把脚伸进凉鞋，把后跟上的皮带拉上来扣好了。大珍珠包在一块旧的、柔软的鹿皮里，又放在一个小皮口袋里，皮口袋又放在奇诺的衬衣口袋里。他仔仔细细地把他的毯子叠成一个细长条搭在左肩上，现在他们都准备停当了。

奇诺庄严地走出屋子，胡安娜跟着他，带着小狗子。当他们沿着那条被大水冲洗过的小路向城里进发的时候，邻居们和他们会合了。房子吐出人来，门口吐出孩子来。可是由于事情的重大，只有一个人挨着奇诺走，那就是他的哥哥胡安·托玛斯。

胡安·托玛斯在关照他的弟弟。“你一定要小心，别让他们欺骗你，”他说。

奇诺表示同意，“是得非常小心。”

“我们不知道别处出些什么价钱，”胡安·托玛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珍珠收买人把这颗珍珠拿到另一个地方卖多少钱，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公平的价钱呢？”

“这话说得不错，”奇诺说，“可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们在这儿，我们不在别处。”

他们一路向城里走去的时候，跟在他们后面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胡安·托玛斯，纯粹由于神经紧张，继续往下说。

“在你没出世之前，奇诺，”他说，“老一辈的人想出过一个把珍珠多卖点儿钱的办法。他们想，如果他们有一个代理人，这个人把大家的珍珠都带到首都去卖掉，只拿他那一份利润，那就会好多了。”

奇诺点点头。“我知道，”他说。“那是个好主意。”

“他们果真找了这样一个人，”胡安·托玛斯说，“他们把珍珠都聚在一起，打发他动身了。他一去就没有消息，珍珠也都损失了。后来他们又找了一个人，又打发他动身，他也一去就没有消息了。于是他们放弃了这个主意，还是用老办法。”

“我知道，”奇诺说。“我听爸爸讲过。那是个好主意，但是违反宗教，神父把这点说得很清楚。珍珠的损失是对那些

企图离开自己岗位的人的一种惩罚。神父讲得很清楚，每个男人和女人就好象是天主派来守卫宇宙这座城堡的某个部分的士兵。有人在城墙上，有人在城里面的黑暗深处。可是每人都必须忠于他的岗位，决不能跑来跑去，要不然这座城堡就会受到地狱的攻打陷入危险。”

“我听他讲过那篇道理，”胡安·托玛斯说。“他每年都讲一遍。”

亲兄俩向前走着的时候微微眯着眼。自从那些外国人挟着说教和威权，以及支持这二者的火药，一来到这里之后，他们，他们的祖父们以及他们的曾祖父们四百年来一直就是那样的。在这四百年中奇诺的同胞只学会了一种防卫的方法——眼睛微微一眯，嘴唇微微闭紧，还有就是退避。什么也不能推倒这堵墙，而他们在墙内可以保全自己。

那越来越大的行列是庄严的，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日子的重要，而任何儿童，只要一露出想打架、乱喊乱叫、偷帽子和揪头发的意思，就给大人嘘得不敢响了。这个日子是这样重要，连一个老头子也骑在他侄儿的壮健的肩上来看了。队伍离开那些茅屋，进入石头和灰泥的城市，这里的街道略为宽一些，房屋旁边还有狭窄的便道。象上次一样，当队伍经过教堂的时候，乞丐们参加了进来。当他们走过杂货店的时候，杂货店的老板们朝外面望着他们；那些小酒吧间失去了主顾，老板们便关上大门，也跟着一道去了。太阳晒在城里的街道上，连碎小的石块也在地面投下了影子。

队伍临近的消息跑在队伍的前面，于是在那些阴暗的小铺子里，那些珍珠收买人紧张起来了，也机警起来了。他们拿出一些票据，以便在奇诺到达时可以装出在工作，他们又把他们

的珍珠收到桌子里面去，因为让一颗寒伧的珍珠挨着一颗美丽的珍珠给人看是要不得的。而关于奇诺的珍珠有多么美丽的消息已经传来了。收买珍珠的铺子都聚集在一条狭窄的街上，窗户外面钉着横木，木条遮断光线，因此只有一种柔和的幽光进入铺子里面。

一个肥胖迟缓的男人坐在一间铺子里等待着。他的脸孔象父亲一般的慈祥，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友谊的光芒。他是一个喜欢招呼“您早”的人，一个多礼的握手家，一个知道所有的笑话却又随时流露出悲伤的人，因为在一阵笑声当中他会记起你姑母的逝世，他的眼睛便会为了你的不幸而伤心得落下泪来。这天早晨他在桌上的花瓶里插了一朵花，单独一朵鲜红的木槿花，花瓶就摆在他面前黑天鹅绒镶里的珍珠托盘旁边。他的脸刮得露出了胡子的青筋，他的手洗得干干净净，他的手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他的门对着早晨敞开着，他一面轻轻地哼唱，一面他的右手练着戏法。他把一个小钱在指关节上滚来滚去，让它忽隐忽现，让它旋转和闪亮。小钱闪现出来了，又同样迅速地不见了，而这人连看也不看自己的动作。当他的手指机械地、精确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这人一面嘴里哼唱，一面朝门外觑着。然后他听到临近的人群的脚步声，于是他右手的指头动得越来越快，直到奇诺的身躯堵在门口，小钱才闪了一闪，不见了。

“您早，朋友，”那胖子说。“有什么贵干？”

奇诺凝神朝着这小铺子的幽暗处望着，因为他的眼睛给外面的亮光炫得挤在一起，睁不开了。但是收买人的眼睛却变得象鹰眼一样又沉着又残酷，一霎也不霎，而他脸上的其它部分却迎人笑着。同时隐秘地，在他桌子后面，他的右手玩弄着小钱。

·珍　珠·

“我有一颗珍珠，”奇诺说。胡安·托玛斯站在他旁边，听到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邻居们围在门口凝神看着，一溜小男孩爬到窗外的木条上朝里面观望。好几个小男孩伏在地上，从奇诺的两条腿的旁边看着这个场面。

“你有一颗珍珠，”珍珠商说。“有时候有人拿来一打。好吧，我们瞧瞧你的珍珠。我们给它估一估，再给你一个最好的价钱。”同时他的手指飞快地滚动着小钱。

奇诺本能地知道他自己的戏剧效果。慢吞吞地，他掏出皮口袋，又慢吞吞地从里面取出那块软而脏的鹿皮，然后他让那颗大珍珠滚进黑天鹅绒的托盘，随即他的眼睛就去看收买人的脸。但是没有表情，没有动作，那张脸上没有变化，可是桌子后面那只隐秘的手却突然失去了精确性。小钱在一个指关节上碰倒了，无声地滚到珍珠商的膝上。桌子后面的手指卷成了拳头。右手从隐藏中的地方一出来，食指便去摸大珍珠，在黑天鹅绒上滚动它；拇指和食指把它捡了起来，拿到珍珠商的眼前，在空中滴溜溜地转动着。

奇诺屏着气；邻居们也屏着气，同时低语声在人群中往后面传开了：“他正在细细的看它——还没有提价钱哩——他们还没有谈妥价钱。”

现在珍珠商的手变成了一个人。这只手把大珍珠扔回到托盘里，食指戳它，又侮辱它，同时珍珠商的脸上露出凄惨而轻蔑的笑容。

“我很抱歉，朋友，”他说，同时他的肩膀微微耸起，表示这不幸并不是他的过错。

“这是一颗非常值钱的珍珠，”奇诺说。

珍珠商的手指推开了珍珠，以致它跳了起来，又从天鹅绒

托盘的边上轻轻地反跳回去。

“你听说过傻子的黄金①，吧”珍珠商说。“这颗珍珠就象傻子的黄金一样。它太大啦。有谁会买呢？这种东西是没有市场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希奇的玩意儿。我很抱歉。你以为它是一件值钱的东西，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希奇的玩意儿。”

现在奇诺的脸色又惶惑又懊恼。“这是稀世宝珠，”他大声地说。“从来还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珍珠。”

“恰恰相反，”珍珠商说，“它又大又笨。作为一件希奇玩意儿，它还有趣；一个博物馆也许会要它，把它和一套海洋贝壳收藏在一起。我可以给你，呃，就算一千比索吧。”

奇诺的脸色变得又阴沉又凶狠了。“它值百万，”他说。“你是知道的。你想要欺骗我。”

同时珍珠商听到一阵喃喃抱怨的声音在人群中传开，当他们听到他的价钱的时候。于是珍珠商感到一阵轻微的颤栗。

“别怪我，”他赶紧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估价的人。问问别的人好啦。到他们铺子里去，把你的珍珠给他们看看——或者不如让他们到这儿来吧，这样你可以看见我们并没有什么串通勾结。伙计，”他喊。他的仆人从里边的门把脑袋探进来张望，“伙计，到某人那儿去，还有某某人，再还有某某人。请他们到这儿来一下，也别告诉他们干什么。就说我乐意见见他们。”于是他的右手回到桌子后面，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钱，接着小钱便在指关节上面来来回回地滚动着。

奇诺的邻居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他们曾经担心会有这一类的事情。这颗珍珠很大，但是它有一种奇怪的色彩。他们从

① 黄铁矿，色金黄。

一开头就是怀疑它的。况且，一千比索毕竟不该白白扔掉。对于一个没有钱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那么奇诺接受一千比索得啦。就在昨天他还一个子儿也没有哩。

但是奇诺已经变得又坚定又顽强了。他感到命运的爬动，豺狼的包围，兀鹫的翱翔。他感到邪恶正在周围凝结，而他却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他耳朵里听到邪恶的音乐。而大珍珠在黑天鹅绒上闪耀着，以致珍珠商没法把视线从那上面移开。

门口的人群摇晃着让出路来，放进了三个珍珠商。人群现在沉默了，恐怕错过一句话，看漏一个手势或者一个表情。奇诺沉默地注视着。他感到背后有人轻轻拉他一下，他掉转头便碰到胡安娜的眼光，等他再把脸转过去的时候，他便有了新的力量。

珍珠商们既没有彼此看一看，也没有看一看珍珠。桌子后面的那个人说，“我给这颗珍珠估了个价。这位卖主认为不公平。我想请诸位来检验一下这个——这个玩意儿，出个价钱。请你注意，”他对奇诺说，“我可没有提到我出的价钱。”

第一个珍珠商，一个干巴巴的、瘦得露出青筋的人，似乎现在方才看到那颗珍珠。他捡起珍珠，迅速地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转动着，然后轻蔑地把它扔回到托盘里。

“别让我参加讨论，”他干巴巴地说。“我压根儿不出价。我不要它。这不是一颗珍珠——这是个怪物。”

现在第二个珍珠商，一个声音羞怯而柔和的小个子，捡起珍珠，仔细端详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放大镜，把珍珠放在下面检查。然后他轻轻地一笑。

“人造珍珠都比它强，”他说。“我知道这些玩意儿。这珠子又软又酥，几个月之内就会失去光泽，变成废物的。你瞧——”

他把镜子递给奇诺，教给他怎么用，于是奇诺——他从来没看到过一颗放大的珍珠的表面——看见那怪模怪样的表面，不由得大吃一惊。

第三个珍珠商从奇诺手里把珍珠拿过去。“我有个主顾喜欢这些玩意儿，”他说。“我愿意出五百比索，也许我能以六百卖给我的主顾。”

奇诺飞快地伸出手去，从他手里把珍珠抢走。他把它包在鹿皮里，又塞进了他的衬衣。

桌子后面那个人说，“我是个傻瓜，我知道，可是我开头出的价钱还是算数的。我还出一千。你这是干什么？”当奇诺把珍珠揣在怀里的时候，他问。

“我受骗了，”奇诺愤激地喊。“我的珍珠不在这儿卖了。我上别处去，说不定要上首都去。”

现在珍珠商们彼此迅速地看了一眼。他们知道他们搞得太狠了；他们知道他们要是买不成就会挨罚的，于是桌后面的那个人赶忙说，“我可以加到一千五。”

但是奇诺已经在从人群中往外挤了。嗡嗡的谈话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愤怒之下，血液在他耳朵里砰砰地响着，于是他挤到外面迈着大步子走开了。胡安娜急匆匆地在后面跟着。

黄昏来到的时候，茅屋里的邻居们坐着吃玉米饼和豆子，同时他们谈论着早晨的那个大题目。他们不在行，在他们看来那好象是一颗上好的珍珠，可是他们以前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珍珠，而且珍珠商们对于珍珠的价值一定比他们在行。“还要注意这点，”他们说。“那些珍珠商并没有讨论这些事情。三个人当中每人都知道那颗珍珠不值钱。”

“可是会不会他们事前安排好了呢？”

“如果是那样，那么我们大伙儿就受了一辈子的骗了。”

有人认为，也许哩，也许奇诺还是接受那一千五百比索的好。那一大笔钱，他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也许奇诺是一个梗得要命的傻瓜。果真他上首都去，而又找不到买主，他就永远也别想洗刷掉那个耻辱了。

其他一些胆小的人说，现在呢，他既然公然反抗了他们，那些收买人是根本不肯跟他打交道的了。也许奇诺会割掉自己的脑袋，把自己毁了。

另外一些人说，奇诺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凶猛的人；他做得对。他这样勇敢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这些人为奇诺感到骄傲。

奇诺蹲在他屋子里的睡席上，闷闷地沉思着。他已经把珍珠埋在他屋里的一块灶石底下，他又呆呆地看着编成睡席的那一根根芦苇，直到那交叉的图案在他的头脑里跳跃着。他失去了一个世界，却没有得到另一个。奇诺害怕了。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远离过家。他害怕陌生人和陌生的地方。他非常害怕大家叫做首都的那个陌生的怪物。它在水的那边，山的那边，千英里之外，而那每一英里陌生、可怕的路程都使他感到恐怖。可是奇诺已经失去了旧世界，他一定得爬上一个新世界。因为他对未来的梦想是真实的，决不能被打破的，而且他说过“我要去”，那些造成一件真实的事情。决心要去并且这样说就等于走了一半路了。

当他埋珍珠的时候，胡安娜望着他，当她给小狗子擦洗和喂奶的时候，她也望着他，然后胡安娜做了晚上吃的玉米饼。

胡安·托玛斯走进来，在奇诺身旁蹲下，沉默了好久，直到最后奇诺才问，“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们都是骗子。”

胡安·托玛斯严肃地点点头。他是兄长，因此奇诺向他请

教。“那是很难知道的°”他说。“我们的确知道我们从出世一直到进棺材都在受骗，连棺材他们也要敲竹杠。但是我们还是活下来了。你反抗的不是那些收买珍珠的人，而是整个制度，整个生活方式，因此我替你担心。”

“我大不了挨饿，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奇诺问。

但是胡安·托玛斯却慢慢地摇着头。“挨饿是我们大家都该害怕的。但是假定你没有弄错——假定你的珍珠是非常值钱的——那末你以为这就算是定局了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胡安·托玛斯说,“可是我替你担心。你走的是新的土地，你不认识路。”

“我要去，我很快就要去。”奇诺说。

“不错,”胡安·托玛斯表示同意。“你一定得那么做。可是我怀疑在首都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在这儿还有朋友们和我、你的哥哥。在那儿你可谁也没有。”

“教我怎么办呢?”奇诺大声说。“这是一件岂有此理的事情。我儿子一定得有个机会。那正是他们所要打击的。我的朋友们会保护我的。”

“只有在他们不因此而遭受危险或者不愉快的时候，他们才能保护你,”胡安·托玛斯说。他站起身来。“愿天主与你同在。”

奇诺也说，“愿天主与你同在。”却连头也没有抬,因为他的话里面带有一种奇怪的沮丧。

胡安·托玛斯走了很久以后，奇诺还坐在睡席上闷闷地沉思着。他已经麻木了，还感到一点灰色的绝望。他面前的每条路好象都堵塞了。在他的脑子里他只听到敌人的阴暗的音

乐。他的感官都燃烧般地活跃，可是他的心灵却回到那与万物息息相通的境界，那是他得自他的民族的一种天赋。他听到渐渐深沉的夜晚的每一个轻微的声音：宿鸟的睡意沉沉的怨诉、猫儿的求爱的痛苦声、沙滩上小浪的冲打和退落、以及远方单纯的嘶嘶声。他也可以闻到退落的潮水留下的海藻的腥味儿。柴火的摇曳的小火焰使得睡席上的图案在他出神的眼睛前面跳动。

胡安娜忧心忡忡地望着他，可是她也了解他，她也知道她一声不响守着他是对他的最好的帮助。仿佛她也可以听到《恶之歌》似的，她和它对抗，轻轻地唱着家庭的歌曲、家庭的安全、温暖和完满的歌曲。她把小狗子抱在怀里，对他唱着这支歌，来抵挡邪恶，她的声音勇敢地抵抗着那阴暗的音乐的威胁。

奇诺一动不动，也不跟她要晚饭吃。她知道等他想吃的时候他会要的。他的眼睛出着神，他可以感觉到茅屋外面那小心翼翼的、待机而动的邪恶；他可以感觉到阴暗的爬动的东西在等着他走进外面的黑夜。它是又朦胧又可怕的，可是它呼喊他，威胁他，向他挑战。他的右手伸进衬衣里面，摸到他的刀；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去。

胡安娜想要阻拦他；她举起手来阻拦他，她的嘴恐怖地张了开来。奇诺朝外面的黑暗中张望了好一会儿，然后走到外面去，胡安娜听到那短促的冲跑、那哼哼的搏斗、那殴打。有一会儿她吓呆了，然后她象只猫似的嘴唇向后缩紧，牙齿龇了出来。她把小狗子放在地上。抓起一块灶石就冲到外面去，可是那会儿已经完事了。奇诺躺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他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阴影、波浪的冲打和远处的嘶嘶声。但是邪恶到处都是，在篱笆墙后面躲着，在屋子旁边的阴暗里蹲着，

在空中翱翔着。

胡安娜丢掉了石头，她伸开胳臂抱着奇诺，把他扶起，再把他扶进屋里去。血从他的头皮上慢慢往下流着，他的脸颊上从耳朵到下巴有一条又长又深的伤口，一道深深的、流着血的刀伤。并且奇诺只是半清醒的。他左右摇动着脑袋。他的衬衣被撕破了，他的衣服一半给扯了下来。胡安娜扶着他在睡席上坐下，她用裙子把他脸上那渐渐变浓的血擦掉。她拿来一小壶龙舌兰汁，让他凑着壶嘴喝下去。而他仍旧摇动着脑袋想把黑暗赶开。

“是谁？”胡安娜问。

“我不知道，”奇诺说。“我没看见。”

现在胡安娜端来一瓦盆的水，她洗净了他脸上的伤口，而他却茫然地瞪着前面。

“奇诺，我的丈夫，”她大声说，而他的眼睛却从她的身边越过，呆呆地瞪着前面。“奇诺，你听得见我的话吗？”

“我听得见，”他木木地说。

“奇诺，这颗珍珠是邪恶的。趁它没把我们毁掉以前，我们把它毁了吧。我们用两块石头把它压碎吧。我们把它扔回到海里去吧，它本来是属于海的。奇诺，它是邪恶的，它是邪恶的！”

当她说话的时候，奇诺的眼眼里重又出现了神采，两眼炯炯地发着光，同时他的肌肉也变得坚硬，他的意志也变得坚强了。

“不，”他说。“我要跟这东西斗争。我要战胜它。我们要得到我们的机会。”他的拳头捶着睡席。“谁也不许把我们的好运气抢走，”他说。然后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他把手温柔地

搁在胡安娜的肩上。“相信我，”他说。“我是个男人。”于是他脸上露出了机灵的神气。

“明天早晨我们俩坐上小船，渡过海翻过山上首都去，你和我。我们决不让人欺骗。我是个男人。”

“奇诺，”她嗄哑地说。“我害怕。一个男人也会给人家杀死的。我们把这颗珍珠扔回海里去吧。”

“别响，”他激昂地说。“我是个男人。别响。”她便不做声了，因为他的话就是命令。“我们睡一会儿吧，”他说。“天一亮我们就动身。你不害怕跟我一道走吧？”

“不，我的丈夫。”

他的眼睛那一刻又柔和又热情地望着她，他的手摸摸她的脸。“我们睡一会儿吧，”他说。

第　五　章

下弦月在第一只公鸡叫之前升起了。奇诺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因为他感到近旁有动静，但他没有动。只有他的眼睛搜索着黑暗，于是在那从茅屋的漏洞里透进来的朦胧的月光中，奇诺看到胡安娜悄悄地从他旁边起来。他看到她向灶坑走过去。她的动作是那样小心，以致当她搬动那块灶石的时候，他只听到了极轻微的声音。然后象影子一般，她轻轻地悄悄地向门口走去。她在小狗子睡的吊箱旁边停了一会儿；然后，一刹那之间，她黑魆魆的出现在门洞里，随即不见了。

愤怒涌上了奇诺的心头。他一骨碌爬了起来，也象她离开

时那样不声不响地跟着她走，他可以听见她急促的脚步声向海岸走去。他静悄悄地追赶着她，他的脑子给怒火烧红了。她一口气冲出那矮树丛，踏着小圆石跌跌绊绊地走向水边，这时她听到他走来，便拔脚跑了起来。正当她举起胳臂要扔的时候，他扑到了她的身上，抓住她的胳臂，把珍珠从她手里夺下。他用握紧的拳头朝她脸上揍了一拳，她便跌倒在圆石块当中，他又朝她的腰踢了一脚。在朦胧的月光中，他可以看到小浪在她身上冲碎，她的裙子漂来漂去，然后，当水退下去的时候，又紧贴在她的腿上。

奇诺低头看着她，他的牙齿露在外面。他象蛇一样朝她咻咻地叫着，而胡安娜却睁大了眼睛，毫不害怕地望着他，象屠夫面前的一只羔羊一样。她知道他心里起了杀意，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她已经听天由命了，她也不打算抵抗，甚至不打算分辩。可是这时他的愤怒消退了，一股使人作呕的厌恶代替了它。他转过身，走上沙滩，穿过矮树丛。由于感情激动，他的感官变得迟钝了。

他听到有人冲上来，便拔刀向一个黑影刺过去，又觉着他的刀刺中了，接着他猛不防地被人摔得跪了下来，接着又被摔倒在地上。贪婪的手指搜检着他的衣服，狂乱的手指搜查着他，而那颗珍珠，从他的手里被打得掉了出来，在小道上一块小石头后面闪着光。它在柔和的月光中闪耀着。

胡安娜从水边的岩石上吃力地爬了起来。她的脸上隐隐发痛，她的腰也酸疼。她跪着让自己镇定了一会儿，湿裙子贴在她身上。她并不生奇诺的气。他说过，“我是个男人”，而那句话对胡安娜意味着某些东西。它意味着他是半疯狂半神圣的。它意味着奇诺会拿他的力量往山上撞，拿他的力量往海里冲。

胡安娜在她女性的心灵里知道，男人撞死的时候山还是屹然不动；男人淹死的时候海还是继续汹涌。然而正是这个东西使他成为一个男人，半疯狂半神圣的男人，而胡安娜需要一个男人；她没有男人就不能生活。尽管她可能对这些男女之间的差别感到惘惑，但是她了解这种差别，接受它们，也需要它们。她当然要跟他一道走，那是不成问题的。有时女性的特质、理智啦、谨慎啦、保全生命的意识啦，可以透进奇诺的男性的特质，挽救他们大家。她痛苦地站了起来，把凹着的手掌浸在小波浪里，用刺痛的盐水洗她那受伤的脸，然后慢吞吞地走上沙滩去跟随奇诺。

一堆青鱼似的云朵从南面来到了上空。朦胧的月光在一股股的云彩中钻进钻出，因此胡安娜一会儿在黑暗中走着，一会儿在光亮中走着。她的背疼得弯了下来，她的头低着。当她穿过矮树丛的时候，月亮给云遮住了，等它从云中穿出来之后，她便在小路上那块石头后面看到大珍珠的闪光。她无力地跪下去，把它捡了起来，随即月亮又钻进云层的黑暗中去了。胡安娜跪着不动，考虑要不要回到海边去完成她的任务，而正当她考虑着的时候，月光又来了，于是她看到她前面有两个黑影躺在小路上。她纵身向前一跳，便看到一个是奇诺，另一个是个陌生人，暗黑的、发亮的液体从他的脖子里往外流着。

奇诺缓慢地移动，胳臂和腿象一只被压碎的甲虫的腿似的蠕动着，同时含糊不清的喃喃声从他嘴里传出来。现在，一眨眼的功夫，胡安娜就知道旧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小路上的一个死人和他身旁的奇诺的刀身，晦暗的刀说服了她。胡安娜以前一直在想法挽回一点旧日的安宁，找回一点没有捞到大珍珠之前的时光。而现在那种生活已经消逝，并且无法挽回了。她

明白了这一点，便立刻舍弃了过去。除了挽救他们自己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她的疼痛现在消失了，她的迟钝也消失了。迅速地，她把死人从小路上拖到矮树丛的荫蔽处。她走到奇诺面前，用她的湿裙子弄湿他的脸。他的知觉渐渐恢复，他呻吟着。

“他们把珍珠抢走。我失去了珍珠。现在完结了，”他说。

“你的珍珠在这儿哩。我在小路上捡到的。你现在听得见我说话吗？你的珍珠在这儿哩。你明白吗？你杀死了一个人。我们一定得逃走。他们要来逮我们的，你明白吗？我们一定得在天不亮之前就走掉。”

“是人家扑上来打我的，”奇诺不安地说。“我为了救自己的命才动刀的。”

“你记得昨天的事吗？”胡安娜问。“你以为这会有什么关系吗？你记得城里的那些人吗？你以为你的解释会有用吗？”

奇诺吸了一大口气，挣扎着摆脱他的软弱。“不会的，”他说。“你说得对。”于是他的意志坚强了起来，他又是个男人了。

“到我们家去把小狗子带来，”他说，“把我们所有的玉米也带来。我去把小船拖下水，然后我们就走。”

他拿起他的刀就离开了她。他磕磕绊绊地走向沙滩，来到他的小船前面。当月亮又出来之后，他看到船底被砸了一个大洞。于是燃烧般的愤怒涌上他的心头，给了他力量。现在黑暗正在迫近他的家庭；邪恶的音乐弥漫着夜空，在红树丛上面缭绕，在波浪的节拍中尖叫。他祖父的小船，一遍又一遍地涂了胶泥的小船，却给人家砸了个破洞。这是一桩难以设想的罪

恶。杀一个人也不如杀一只船来得罪过。因为一只船没有儿子，一只船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只受伤的船也不愈合。奇诺的愤怒中带有悲伤，可是这最后一着已经使他坚强得百折不回了。他现在成了一只动物，要躲藏，要袭击，他活着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没有感到他头部的疼痛。他飞快地经过沙滩往上跑，穿过矮树丛，朝着他的茅屋跑去，他没有想到去动用一只邻居的小船。这个念头一次也没有在他脑子里出现，正如他决不可能想到破坏一只船一样。

公鸡在叫，黎明快来了。那些最先烧的火所冒出的烟从茅屋的墙缝里渗出来，最早烙的玉米饼的气味发散在空中。黎明的鸟儿已经在矮树丛中跳来跳去了。黯淡的月亮正在失去它的光亮，云在南面浓得凝结了。风强烈地吹进港湾，这是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定的风，这风带有风暴的气息，空中弥漫着变化和不安的气氛。

奇诺朝着他的屋子匆匆地走去，感到一阵涌起的兴奋。现在他不觉得惶惑了，因为只有一个办法，于是奇诺的手先去摸他衬衣里面的大珍珠，然后去摸那挂在衬衣下面的刀。

他看到他前面有一点红光，紧接着一道高高的火焰带着噼噼啪啪的响声在黑暗中跳了起来，一座高高的火焰的建筑物照亮了小路。奇诺跑了起来；那是他的茅屋，他知道。他也知道这些屋子只要一会儿工夫就可以烧光。当他跑着的时候，一个急匆匆的人影朝他跑过来——是胡安娜，怀里抱着小狗子，手里抓着奇诺的肩毯。孩子吓得哼哼唧唧地哭了起来，胡安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充满了恐怖。奇诺看得出房子是完了，他也就不再问胡安娜。他明白，可是她说，“房子被捣毁，地也给挖了——连宝宝的箱子都翻了过来，我进去看的时候，他

们在外面放起了火。”

燃烧中的房子的熊熊的火光强烈地照亮了奇诺的脸。“谁?”他问。

“我不知道，”她说。“黑魆魆的人影。”

邻居们现在慌慌忙忙地从他们的房子里跑出来，他们留心看着落下的火花，并把它们踏灭，来保全他们自己的房子。突然间奇诺害怕了，火光使他害怕，他想起了那个在小路旁边矮树丛中躺着的死人，于是他抓住胡安娜的胳臂，把她拉到一座背着火光的房子的阴影里，因为对他来说，亮光就是危险。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在阴影里慢慢地移动，直到他来到他哥哥胡安·托玛斯的家，于是他拉着胡安娜悄悄地溜进门口。在外面，他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尖声叫嚷和邻居们的呼喊，因为他的朋友们以为他也许还在燃烧着的房子里面。

胡安·托玛斯的屋子跟奇诺的屋子几乎一模一样；差不多所有的茅屋都是一样的，都能漏进光线和空气，因此胡安娜和奇诺，在哥哥屋子的角上坐着，可以透过墙看到跳跃的火焰，他们看到火焰又高又猛烈，他们看到屋顶坍下来，望着火渐渐熄灭，熄灭得跟一个用小树枝生的火堆一样快。他们听到他们的朋友们告警的喊声，和胡安·托玛斯的妻子阿帕罗妮亚的尖锐的、号啕的哭声。她，因为是最近的女亲属，为家中的死者发出了正式的哀悼。

阿帕罗妮亚发觉她戴着的披巾不是最好的那条，便跑回家去取她上好的新披巾。当她在靠墙的一个箱子里乱翻的时候，奇诺的声音悄悄地说，“阿帕罗妮亚，别声张。咱们没有受伤。”

“你们怎么来到这儿的？”她问。

“别问吧，”他说。“现在你到胡安·托玛斯那儿去，把他带到这儿来，也别跟任何人讲。这对我们很重要，阿帕罗妮亚。”

她停了一停，她的手无力地垂在面前，然后她说，“是，我的小叔。”

过了一会儿工夫，胡安·托玛斯便跟她一起回来了。他点了一支蜡烛，来到在角落里蜷作一团的这两个人的面前，又说，“阿帕罗妮亚，看着门，谁也别放进来。”胡安·托玛斯年纪大一些，他显出很威严的样子。“说吧，弟弟，”他说。

“黑暗中有人扑上来打我，”奇诺说。“然后在搏斗中我杀死了一个人。”

“谁？”胡安·托玛斯赶紧问。

“我不知道。周围黑极了，——只有黑暗和黑黑的影子。”

“是珍珠的毛病，”胡安·托玛斯说。“这颗珍珠里有个魔鬼。你当初应当卖掉它，把魔鬼送出去。也许你现在还可以卖掉它，给你自己买来安宁。”

接着奇诺说，“啊，我的哥哥，我受到了一个侮辱，它比我的生命还重大。因为我那沙滩上的小船被砸坏了，我的屋子被烧掉了，在矮树丛里还躺着一个死人。每条道路都被切断了。你一定得把我们藏起来，我的哥哥。”

奇诺密切地注视着，看到哥哥的眼里流露出深沉的忧虑，他便抢先阻止他可能表示的拒绝。“不是很久，”他赶紧说。“只等到一天过去，新的一天来到。那时候我们就走。”

“我可以隐藏你们，”胡安·托玛斯说。

“我不愿意给你招来危险，”奇诺说。“我知道我就象麻

风一样。我今天夜里就走，那你就安全了。”

“我要保护你们，”胡安·托玛斯说，他又喊道，“阿帕罗妮亚，关上门，别走漏一点儿风声说奇诺在这儿。”

他们整天不声不响地坐在屋里的黑暗中，他们听得见邻居们在谈论着他们。透过屋子的墙，他们可以望见邻居们耙着灰在找尸首。他们蜷缩在胡安·托玛斯的屋子里，听到邻居们对小船被砸破的消息所表现的震惊。胡安·托玛斯出去呆在邻居们中间，以免引起疑心，他又告诉他们他对奇诺、胡安娜以及小娃娃的下落的种种推测和看法。对这个人他说，“我想他们已经沿着海岸往南走去，逃避他们头上的灾祸去了。”对另外一个人，他又说，“奇诺决不会离开海的。也许他另找了一只船。”他又说，“阿帕罗妮亚悲伤得病倒了。”

那一天风吹了起来，在海湾上刮着，拔起了沿岸的海藻和海草，风呼号着从茅屋丛中吹过，水上没有一只船是安全的。于是胡安·托玛斯在邻居们当中说：“奇诺跑掉了。如果他是到海上去的，他现在准已经淹死了。”每到邻居们当中去了一趟之后，胡安·托玛斯总要带回一些借来的东西。他带来一小草包红豆和满满一瓢大米。他借来一杯干胡椒和一块盐，他还带来一把干活用的长刀，十八寸长而且重，可以当小斧头、工具和武器使唤。当奇诺看到这把刀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抚弄刀身，又用拇指试试刀口。

风在海湾上面呜呜地叫，把海水吹白了，红树丛象惊恐的牛群似的向前猛冲，一阵细灰沙从陆地上吹了起来，象令人窒息的云雾一样笼罩在海上。风驱散了云，廓清了天空，把乡野的沙土象雪一样吹积了起来。

在黄昏临近的时候，胡安·托玛斯跟弟弟长谈了一次。

“你打算去哪儿？”

“到北方去，”奇诺说。“我听人说过北方有城市。”

“避开海岸，”胡安·托玛斯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伙人去搜索海岸。城里那些人会来找你的。那颗珍珠还在你那里吗？”

“还在，”奇诺说。“我要留住它。我本来也许可以把它当件礼物送人的，但是现在它成了我的不幸和我的生命，我得留住它了。”他的眼神冷酷、残忍而又愤懑。

小狗子抽抽噎噎地哭了，胡安娜便喃喃地念些小咒语使他安静下来。

“有风很好，”胡安·托玛斯说。“这样就不会留下脚迹了。”

月亮没出来之前，他们在黑暗中悄悄地离开了。一家人庄重地站在胡安·托玛斯的屋子里。胡安娜背着小狗子，用披巾盖着他又兜着他，孩子睡着了，脸蛋儿歪歪的靠在她肩上。披巾盖着孩子，另一头遮住胡安娜的鼻子以防御夜晚邪恶的空气。胡安·托玛斯拥抱了他弟弟两次，又亲吻了他的双颊。

“愿天主与你同在，”他说，而这好象是死别一样。“你不肯放弃珍珠吗？”

“这颗珍珠已经成了我的灵魂，”奇诺说。“如果我放弃它，我就要失去我的灵魂。愿天主也与你同在。”

第　六　章

风狂烈地吹着，把碎树枝、砂子和小石头象雨点一般打在

他们身上。胡安娜和奇诺把身上披盖的东西拢得更紧，盖住鼻子，走向外面的世界。天空被风刷干净了，星星在黑暗的天空显得寒冷。他们俩小心翼翼地走着，避开了市中心，那儿说不定有睡在门口的人会看见他们走过。因为全城都关门闭户准备过夜了，任何在黑暗中走动的人都会引人注意的。奇诺小小心心地绕过城市的边缘向北转，看着星往北走，找到了布满车辙的砂子路，这条路穿过那矮林茂密的地区通到洛赖托①，那儿有一个能行奇迹的圣母显圣处。

奇诺可以感到沙子吹到他的脚踝上，于是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那就不会有脚迹了。淡淡的星光给他照出那条穿过矮林茂密的地区的窄路。奇诺也可以听到胡安娜的脚步声在他后面。他急急地悄悄地走着，胡安娜在后面小跑着跟上来。

一种古老的东西在奇诺胸中蠢动着。透过他对黑暗和夜间出没的魔鬼的恐惧，涌出了一股强烈的兴奋；一种野性的东西在他胸中活动着，使得他又小心又机警又凶狠，一种来自他的民族的过去的古老的东西在他胸中活跃着。风在他的背后，星星引导着他向前。风在矮林中号叫和奔驰，这一家人单调地向前走着，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们一个人也没碰到，一个人也没看见。最后，在他们的右边，下弦月升起了，等它上来之后，风就停了，大地也沉寂了。

现在他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小路，路上深深地印着吹积了沙子的车辙。风一停就会有脚印子的，可是他们离城已经很远，他们的脚迹也许不会被注意到。奇诺小心翼翼地在一条车辙里走着，胡安娜踏着他的脚迹。明天早晨进城去的一辆大车就可

① 拉巴斯西北的城市。

以完全消灭他们一路过来的痕迹。

他们整夜走着，连快慢都一直没有改变过。有一次小狗子醒了，胡安娜便把他挪到胸前，又把他哄得睡着了。夜晚的种种邪恶的东西在他们周围。山狗在矮林中嗥着、笑着，猫头鹰在他们头上哇哇地叫着。还有一次一只巨大的动物笨重地走开去，一路把乱丛棵子碰得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于是奇诺紧紧地抓着那把干活用的大刀的柄子，从中得到了一种安全感。

珍珠的音乐在奇诺的脑子里得意洋洋地震响着，在它的下面是那平静的家庭的旋律，他们又和穿着凉鞋的脚踏在尘土上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他们整夜走着，天一亮奇诺就在路边寻找一个隐伏处，准备白天躲在里面。他在路的近旁找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是鹿躺过的一小片空地，它被沿路那些又干又脆的树木密密地遮掩着。等胡安娜坐下来开始给小孩喂奶以后，奇诺便回到路上去。他折了一根树枝，把他们在离开大路的地方所留下的脚迹仔细地扫掉。然后，在曙光中，他听到一辆大车的吼嘎声，他蜷缩在路旁；看着一辆由懒洋洋的公牛拉着的双轮大车走过去。等车子走得看不见的时候，他回到路上去看看车辙，发见脚迹都不见了。于是他又扫掉他的脚迹，回到胡安娜那里去。

她把阿帕罗妮亚替他们包起来的软玉米饼给他吃，过了一会儿，她睡了一下。可是奇诺坐在地上，凝神看着他面前的土地。他看着一小队蚂蚁在他脚的旁边移动，便用脚挡住他们的去路。然后那队蚂蚁爬过他的脚背继续前进，奇诺把脚放在那儿不动，看着它们从脚背上面爬过去。

太阳炎热地升起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在海湾近旁，空气又干又热，因此矮林热得窸窣地响，发散出一股树胶的香味。胡

安娜醒来以后，太阳已经高高的了，奇诺告诉她一些她已经知道的东西。

“当心那边的那种树，”他指着说。“别摸它，因为要是你摸它之后再摸你的眼睛，它会把你弄瞎的。还要当心那种流血的树，瞧，就是那边的那棵。要是你折断它，红色的血液就会从里面流出来，那就是坏运气啊。”她点点头，对他微微笑着，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

“他们会追我们吗？”她问。“你想他们会想法找我们吗？”

“他们一定会想法的，”奇诺说。“谁找到我们谁就可以抢到珍珠。一定的，他们一定会想法的。”

胡安娜又说，“也许那些珍珠商说得对，这颗珍珠并不值钱。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幻影。”

奇诺把手伸进衣服里面去，掏出了珍珠。他让日光在它上面闪耀，直到它刺痛了他的眼睛。“不，”他说，“要是不值钱，他们就不会想法偷它了。”

“你知道是谁扑上来打你吗？是那些珍珠商吗？”

“我不知道，”他说。“我没看见他们。”

他向珍珠里面凝视着，寻找他的幻想。“等我们把它卖掉之后，我要买支来福枪，”他说，于是他向那灿烂的表面里凝视，寻找他的来福枪，可是他只看到地上躺着一个缩成一团的黑暗的尸体，发亮的血从他的喉咙往外滴着。他又急忙说，“我们要在一个大教堂里举行婚礼。”而在珍珠里他却看到脸被打伤的胡安娜在黑夜中慢吞吞地走回家去。“我们的儿子一定得念书，”他狂乱地说。而在珍珠里，小狗子的脸由于吃药而变得呆呆的，并且发着烧。

于是奇诺把珍珠塞回到他的衣服里面，珍珠的音乐也在他耳朵里变得凶险了，而且和邪恶的音乐交织在一起。

炎热的太阳晒在大地上，因此奇诺和胡安娜移到了矮林的花边状的树荫下，灰色的小鸟也在树荫下的地面上跳来跳去。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奇诺休息了，用帽子盖住眼睛，用毯子包着脸挡住苍蝇，他便这样睡着了。

可是胡安娜没有睡。她象一块石头一样静坐着，她的脸也是沉静的。她嘴上被奇诺打过的地方还肿着，大苍蝇围着她下巴上的伤口嗡嗡地飞。可是她象个哨兵一样静静地坐着，等小狗子醒来她便把他放在她面前的地上，看着他摇胳臂踢脚，他对着她微笑并且喉咙里咯咯地响着，到后来把她也逗笑了。她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来呵他痒，又从包袱里拿出水瓢来喂水给他喝。

奇诺在睡梦中翻来覆去，他用喉音大叫，他的手也象打架似的挥动着。然后他哼了一声便猛然坐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的鼻孔张开。他倾听着，只听到咝咝响的热气和远方的嘘嘘声。

“怎么啦？”胡安娜问。

“别响，”他说。

“你做梦啦。”

“也许。”但他是不安定的，她从带来的干粮中给了他一块玉米饼，他咀嚼时停下来倾听。他又不安又紧张，忽而转过头去，忽而举起大刀，摸摸刀口。当趴在地上的小狗子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的时候，奇诺说，“让他别响。”

“怎么啦？”胡安娜问。

“我不知道。”

他又倾听，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动物的光芒。这时他站了起来，一声不响；然后，腰弯得低低的，他从矮林中钻出去走向路边，可是他没有走到路上去；他爬到一棵多刺的树底下，往外偷看他走来的那条路。

然后他看到他们向前移动着。他的身体变得僵直了，他缩低了头，从一根坠下的大树枝下面往外偷看。他可以远远地看到三个人影，两个徒步一个骑着马。可是他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于是他打了一个冷颤。就在远处他也看得出那两个徒步的人走得很慢，腰弯得低低的。在一个地方其中一个人站住了看看地面，而另一个人便走到他跟前去。他们是追踪者，他们可以在石山中追踪巨角野羊。他们和猎狗一样敏感。在这里他和胡安娜尽管走出了车辙，而这些从内地来的人，这些猎户，却可以跟踪，可以辨认一根碎草或者一小堆踢翻的尘土。在他们后面，有一个黑魆魆的人骑在一匹马上，他的鼻子给毯子盖住，一支来福枪横在他的马鞍上，在太阳下闪着光。

奇诺象树枝一样僵硬地躺着。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他的眼光落在他扫去了踪迹的那个地方。连这一扫对于这些追踪者也可能是一个记号。他知道这些内地的猎户。在一个猎狗很少的地区他们居然能凭着他们打猎的本领维持生活，而此刻他们正在猎取他。他们象动物一样在地面上急急地跑着，找到一个痕迹便弯下腰来细看，同时那个骑马的人等待着。

追踪者们轻轻地哼着鼻子，象是追踪着新鲜的嗅迹的兴奋的猎狗一样。奇诺慢慢地把大刀拉到手边，作好准备。如果追踪者们发见那个扫过的地方，那他就必须扑向那个骑马的人赶快杀死他，把来福枪抢过来。那是他唯一的机会。当那三个人在路上渐渐走近的时候，奇诺用他穿着凉鞋的脚趾头挖了小

坑，使他可以冷不防地跳起来，不致滑跤。在那坠下的树枝下面，他只有很小的视野。

现在，呆在后面那隐蔽处的胡安娜听到了马蹄的声音，而小狗子喉咙里又发出了咯咯的响声。她急忙抱起他来，把他放在披巾下面，把奶子塞在他嘴里，他便安静了下来。

当追踪者们挨近的时候，奇诺从那根坠下的树枝下面只能看见他们的腿和马的腿。他看到那些人的黑黝黝的、粗硬的脚和他们的褴褛的白衣服，他听到马鞍发出的叽嘎声和马刺的叮当声。追踪者们在那扫过的地方前面站住了端详着，那个骑马的人也站住了。那马昂起头来挣一挣马嚼子，马嚼滚子在它舌头底下咔哒一响，马便喷响了鼻子。于是黑魆魆的追踪者们掉过头去，端详着马，注意着它的耳朵。

奇诺停止了呼吸，可是他的背微微弓着，他的胳臂和腿上的肌肉紧张地鼓了出来，同时他的上唇上冒出了一行汗珠。追踪者们弯下腰去朝路上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们慢慢地继续前进，端详着他们前头的地面，那骑马的人在他们后面走着。追踪者们急急地跑着，停下来看看，又匆匆地前进。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奇诺知道。他们会来回兜圈子搜索、窥探、弯腰，他们迟早总会发见他掩盖了的踪迹。

他轻轻地倒退着走，也不费心去掩盖他的脚迹了。他没法子掩盖；那儿的痕迹太多了，给他弄碎的树枝、给他的脚擦过的地方和踢开的石头太多了。奇诺现在心里感到惊恐，一种想奔逃的惊恐。追踪者们一定会找到他的踪迹的，他知道。除了奔逃再也没有别的活路。他侧着身子慢慢地从路旁走开，然后急急地静悄悄地来到胡安娜所在的隐蔽处。她询问似地抬起头来望着他。

“追踪的人，”他说。“走！”

这时一股颓丧和绝望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他的脸色变青了。他的眼神也变得悲伤了。“也许我应该让他们逮住我。”

胡安娜马上站了起来，她把手搁在他的胳臂上。“你有珍珠，”她粗声地喊，“你想他们会把你活着捉回去，让你说他们偷了珠子吗？”

他的手无力地伸到他衣服下面藏着珍珠的地方。“他们会找到的，”他软弱地说。

“走，”她说。“走！”

看到他没有回答，她又说：“你想他们会让我活着吗？你想他们会让这个小东西活着吗？”

她的刺激打击了他的脑子；他的嘴唇发出了咆哮，他的眼神变得又凶猛了。“走，”他说。“我们到山里去。也许在山里我们可以摆脱他们。”

他把那些构成他们的财产的瓢和小口袋胡乱地收起来。奇诺左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可是大刀在他右手里自由地摆动着。他为胡安娜在矮林中开路，他们匆匆地往西朝着那群高大的石山跑去。他们急匆匆地穿过缠结的乱丛棵子。这是惊惶的奔逃。奇诺没有想法掩盖他的踪迹；他急匆匆地走去，一面踢着石块，一面把走漏风声的树叶从小树上碰落下来。高高的太阳倾泻在干燥的响得叽叽嘎嘎的土地上，以致连植物都格嚓格嚓地响着，表示抗议。但是前面就是赤裸裸的花岗岩大山了，它从腐蚀的石砾中耸起，庞然屹立在天空底下。奇诺往远处跑去，象差不多所有被追赶的动物那样。

这片土地是没有水的，上面毛茸茸地布满了能蓄水的仙人

掌和根部硕大的灌木，这种满木可以深深地伸进地下去吸收一点点水分，并且靠极少的水分维持生命。脚底下不是土壤而是碎石块，它们裂成了一小块一小块，一大片一大片，但没有一块是被水磨圆的。小小的一簇簇枯草长在石块中间，只要下一次雨，这种草就冒出来，然后就结籽、落籽、死亡。有角的蟾蜍望着这一家人走过去，转动着它们旋转的小龙头。不时有一只大长耳兔从睡眠中被惊醒，一溜烟跑走，躲在最近的石头后面。嘘嘘响着的热气笼罩着这个沙漠地区，而前面的石山看上去却是又凉爽又悦人的。

于是奇诺继续逃跑。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些追踪者沿着路走不了多远就会发觉他们失去了踪迹，他们就会回来，进行搜索和判断，不久他们就会找到奇诺和胡安娜休息过的地方。从那儿起他们找起来就容易得多了——那些小石头、那些落下的树叶和碰断的树枝、那些一只脚滑跤时擦过的地方。奇诺可以在心目中想象到他们沿着踪迹急急忙忙地走着，急切地轻轻哼着鼻子，他们后面是那个黑魆魆的、不大感到兴趣的、带着来福枪骑马的人。他的工作要最后才会来到，因为他不会把他们活捉回去的。啊，邪恶的音乐如今在奇诺的脑子里高声歌唱，跟热气的嘘嘘声和响尾蛇发出的单调的响声一起歌唱着。它现在不是洪亮和压倒一切，而是又隐秘又恶毒，他的心的怦怦的跳动又给它添上了低音和节奏。

路渐渐向上高起来，石头也越来越大。但现在奇诺已经使那些追踪者和他一家人之间稍微隔得远些。现在，在第一个山冈上，他休息了。他爬上一块大石头，回顾那片闪亮的地方，可是他看不到他的敌人，连那个骑着马穿过矮林的高个儿也看不到。胡安娜蹲在石头的阴影里。她把水瓶举到小狗子的唇

边；他的干渴的小舌头贪婪地嘬着。奇诺回来以后，她抬起头来看他；她看到他在端详她的被石头和丛林割破和擦伤了的脚踝，便急忙用裙子把它们盖了起来。然后她把瓶子递给他，但他摇摇头。在她那疲倦的脸上，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奇诺用舌头舔湿他干裂的嘴唇。

“胡安娜，”他说，“我要继续往前走，你要躲藏起来。我要把他们引进山里去，等他们从旁边走过之后，你就往北到洛赖托或者到圣特·罗沙里亚去。然后，如果我能逃脱，我就来找你。这是唯一安全的办法。”

她直瞪瞪地朝他的眼睛里看了一会儿。“不，”她说。“我们跟你走。”

“我单独走可以快些，”他粗声地说。“如果你跟我走，你会让小东西冒更多的危险。”

“不成，”胡安娜说。

“你必须照办。这是聪明的办法，这也是我的愿望。”

“不成，”胡安娜说。

于是，他看到她的脸，要在那里找到软弱的表情，找到害怕或者犹豫的表情，而她脸上都没有。她的眼睛非常明亮。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但他却从她那里得到了力量。当他们继续前进的时候，那就不再是惊惶的奔逃了。

这个地区朝着山渐渐高起来的时候变化很快。现在有长长的露出的花岗岩层，中间有深深的罅隙，于是奇诺尽可能在留不下痕迹的光石头上走着，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他知道每逢那些追踪者失去他的踪迹，他们就必须兜圈子和耗费时间，然后才能重新找着。因此他不再笔直往山里走了；他曲曲折折地前进，并且有时候他回头往南跑，留下一个痕迹，然后又

在光石头上面朝山里走去。现在路陡峭地上升了，因此他一边走一边微微地喘气。

太阳朝着裸露的石牙似的大山往下移动，奇诺也选定了方向朝着山脉中一个阴暗多影的裂口走去。如果山里有一点儿水的话，一定就在那儿，因为他从远处也看得出那儿有树木的迹象。如果有任何通路穿过那光滑的石头山脉，它也一定会通过这同一个裂口。它有它的危险，因为那些追踪者也会想到它的，但是空空的水瓶不允许把那一点考虑在内了。当太阳往下落的时候，奇诺和胡安娜疲惫地沿着陡峭的山坡朝那个裂口爬去。

在那灰色的石头山的高处，在一个形状狰狞的山峰底下，一道小泉从石头的裂缝中涌出。夏天，在阴影里保存下来的积雪灌注它，有时它完全干涸了，底上便露出光石头和干水藻。但通常这儿总有水涌出来，又清凉又干净又可爱。在骤雨降落的季节，它也许会成为一道山洪，把它那股白色的水柱往山中的裂口倾泻，但是通常它是一个涓涓的小泉。水涌出贮成一个水池，然后落到一百尺以下的另一个水池里去，而这一个涨满之后又往下落，这样继续不断地往下流，直到它流入高地上的乱石堆中，完全消失在那儿。反正这时水也剩得不多了，因为它每从一块悬崖上往下落，干渴的空气便吸饮它，同时又有一些水要从水池子中溅到枯干的植物上面去。多少里之内的动物都到这些小池里来饮水，野羊和鹿、美洲豹和浣熊、以及老鼠，全都来饮水。那些在丛林地区度过白天的鸟儿也到这些象山中裂口里的台阶一样的小池子边上来过夜。在这条小溪的边上，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足够生根的土壤，就生长着一片片的植物，野葡萄啊，小棕榈啊，木槿啊，以及那穗状叶的上面竖着羽光似

的细杆子的高高的彭尼斯草。水池里生活着青蛙和行水虫，还有些水虫在池子底上爬动。凡是爱水的都到这几个浅水的池塘里来。山猫把逮住的禽鸟带到这儿来，撒下羽毛，从它们血淋淋的牙齿中间舔水喝。由于水，这些小池子是活命的地方，也由于水，这是残杀的地方。

最低的那层台阶是个石头和泥沙的小平台，在那儿溪水聚集起来，然后滚下一百尺，在乱石遍地的沙土中消失。只有一道细水流进水池，但它足够把水池经常注满，并且使悬崖突出部分下面的孔雀草得以常青，还能使野葡萄藤爬上石山，使各式各样的小植物在这里得到了舒适。山洪造成了一个小沙滩，池水就从这上面流过，潮湿的沙里生长着碧绿的水田芹。沙滩上留着那些来饮水和猎食的动物的脚爪磨擦和践踏的痕迹。

太阳越过这群石山之后，奇诺和胡安娜才吃力地爬上陡峭的、凹凸不平的山坡，终于来到了水边。从这层石阶上他们可以展望被太阳晒着的沙漠，看到远方的蔚蓝的海湾。他们精疲力竭地来到池边，于是胡安娜瘫跪下去，先洗了小狗子的脸，然后装满了水瓶，给他喂了点水。孩子又疲倦又焦躁，他轻轻地哭着，直到胡安娜给他喂奶，然后他便对着她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奇诺在水池里痛饮了很久以后，在水边躺了一会儿，松弛了全身的肌肉，望着胡安娜给小孩喂奶，然后他爬起来，走到水落下去的石阶的边上，仔细地搜索着远方。他的眼光紧钉在一个点上，他变得僵直了。在远远的山坡下面，他可以看到那两个追踪者；他们象小黑点，也象急匆匆地跑着的蚂蚁，在他们后面是一个大一点的蚂蚁。

胡安娜转过头来看他，她看到他的背僵直了。

“多远？”她平静地问。

“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到这儿，”奇诺说。他仰起头望着流下水来的那个又长又陡的直立裂口。“我们必须往西走，”他说，同时他的眼睛搜索着裂口后面的山肩。在那灰色的山肩上面三十尺的地方，他看到一连串的腐蚀的小岩洞。他脱掉凉鞋，用脚趾把牢光石头爬了上去，向那些浅浅的岩洞里面窥看。它们只是几尺深的、被风吹空的凹洞，但它们微微向下和向后倾斜。奇诺爬进最大的一个，躺了下来，便知道人家从外面不会看到他。他又迅速地回到胡安娜那里去。

“你得到那上面去。也许在那儿他们找不到我们，”他说。

毫无异议地，她把水瓶灌得满满的，然后奇诺拉着她爬到上面那个浅岩洞里去，又把一包包的食物掌上去递给她。胡安娜坐在洞口望着他。她看到他没有去擦掉他们留在沙上的足迹。相反地，他爬上水边的有矮林的悬崖，一面爬一面抓着扯着孔雀草和野葡萄。当他爬了一百尺，到了上一磴之后，他又下来。他仔细观看山洞对面的那块光滑的山肩，看清那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最后他又爬上去，爬进洞里来到胡安娜旁边。

“等他们上山，”他说，“我们就偷偷溜掉，再回到低地上去。我只担心宝宝也许会哭。你一定要当心别让他哭。”

“他不会哭的，”她说，同时她把孩子的脸举到自己的脸前，凝神朝他的眼睛里面看去，他也严肃地盯着她。

“他明白，”胡安娜说。

现在奇诺趴在洞口，他的下巴撑在交叉的胳臂上，他望见那座山的蓝影子横过下面那丛林茂密的沙漠向外移动，一直到达海湾，同时影子的长长的幽光笼罩着地面。

那些追踪者来得很慢，仿佛他们在跟随奇诺留下的踪迹时

遇到了困难。最后他们来到小水池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现在三个人都是徒步的，因为马不能爬上那最后一段陡峭的山坡。从上面往下看，他们在暮色中只是三个细瘦的身影。那两个追踪者在小沙滩上急匆匆地跑来跑去，他们饮水之前看到了奇诺向悬崖上面行进的路线。那个带着来福枪的人坐下来休息，那两个追踪者也蹲在他的近旁，他们的燃着的纸烟在暮色中忽明忽灭。然后奇诺可以看到他们在吃饭，他们絮絮的语声也传到了他耳朵里。

然后黑暗降临了，山的裂口中又深又黑。那些使用水池的动物走拢来，闻到那儿有人的气味，便又溜回黑暗中去了。

他听到身后有一声喃喃的低语。胡安娜正在悄悄地说，“小狗子。”她在哄他，让他安静下去。奇诺听到孩子抽抽噎噎地哭着，从那被压抑的声音里，他知道胡安娜用披巾盖住了他的头。

在下面的沙滩上，一根火柴亮了一下，从它的片刻的亮光中，奇诺看到有两个人在睡觉，象狗一样蹉做一团，同时第三个人在守望，在火柴光中他也看到来福枪的闪光。然后火柴熄灭了，但是它在奇诺的眼中留下了一幅图景。他看得清清楚楚每个人是什么样子，两个蹉做一团睡着，而第三个把来福枪夹在膝盖当中蹲在沙上。

奇诺无声地走回到洞里去。胡安娜的眼睛是两个火花，里面反映出一颗低空的星星。奇诺静悄悄地爬到她身边，他把嘴唇挨着她的脸颊。

“有一个办法，”他说。

“但是他们会杀死你的。”

“如果我先走到那个带来福枪的人那儿，”奇诺说，“我一

定得先走到他那儿，那末我就不要紧了。两个人在睡觉。”

她的手从她的披巾下面悄悄地伸了出来，抓住他的胳臂。“他们会在星光中看到你的白衣服的。”

“不会的，”他说。“我一定得在月亮上来以前就过去。”

他想找一句温柔的话，然后又不找了。“如果他们杀死我，”他说，“你静静地躲着。等他们走掉之后，到洛赖托去。”

她的手握着他的手腕，微微地发抖。

“没有别的法子，”他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然早晨他们就会找到我们的。”

她的声音微微地发抖。“天主保佑你，”她说。

他仔细地觑看她，可以看到她的大眼睛。他的手向外摸索，找到了孩子，他的手心在小狗子的头上搁了一会儿。然后奇诺举起手摸到胡安娜的脸上，她屏住了气。

在衬着天空的洞口，胡安娜可以看到奇诺脱下他的白衣服，因为它们虽说又脏又破，在黑夜里还是会显露的。他自己的棕色皮肤对于他是一种更好的保护。然后她看到他怎样把他挂护符的项带扣在他的大刀的牛角柄上，这样一来刀便挂在他面前，让他的双手都空着。他没有回到她那儿去。有一会儿他的身躯黑魆魆的堵在洞口，无声地蹉缩着，然后他就不见了。

胡安娜挪到洞口朝外面张望。她象一只猫头鹰一样从山洞中窥视着，孩子睡在她背上的毯子下面，他的脸歪歪的靠着她的脖子和肩膀。她可以感到他的热气吹在她的皮肤上，于是胡安娜悄悄地念着她那祷告和咒语，她的“圣玛利亚保佑”和她的古老的祝祷，来抵御那些黑暗的非人的东西。

当她往下看的时候，夜晚似乎不那么黑暗了，在东边天空，靠近月亮将要升起的地平线那儿，有一点光亮。向下面望去，

她可以看到那个守望人抽着的纸烟。

奇诺象一条迟缓的蜥蜴一样慢慢地爬下那块光滑的山肩。他掉转了他的项索，使得大刀挂在他的背上，不会碰着石头。他的张开的手指抓牢了山，他用光脚趾向前探索，这样的找到了立足之处，连他的胸部也贴着石头，这样他就不致滑跤了。因为任何声音，一块滚动的小石子或者一声喘息，肉体在岩石上的轻轻一滑，都会惊动下面的那些守望者。任何与夜晚不相干的声音都会引起他们注意。但是夜并不是静寂的；那些生活在溪流近旁的小雨蛙象鸟一样嘁嘁喳喳地叫着，蝉的高吭的金属的鸣声弥漫了山的裂口。奇诺自己的音乐在他脑子里，而敌人的音乐却在低低地颤动着，几乎睡着了。但是“家庭之歌”已经变得象一只雌美洲豹的嗥叫一样的凶猛、尖锐的狡诈。“家庭之歌”现在是活跃的，驱使着他向下面邪恶的敌人走去。粗声的蝉好象采用了它的旋律，嘁嘁喳喳的雨蛙也叫出了它的一些小乐句。

奇诺象影子一样无声地爬下光滑的岩面。一只光脚移动几寸，同时脚趾碰到石头就紧紧的攀住，另一只脚又移动几寸，然后一只手掌微微向下，然后是另一只手，这样，整个身体似乎并没有动，实际上却已经移动了。奇诺的嘴张着，这样连他的呼吸也不会有声音，因为他知道人家并不是看不见他的。如果那个守望者感觉到有动静，望望石头上那块黑魆魆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身体，他就可以看到他。奇诺必须移动得很慢，以免引起守望者的注意。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山麓，蹉缩在一棵矮小的棕榈树后面。他的心在他胸中怦怦地跳着，他的手和脸都给汗弄湿了。他蹉缩着，大口地呼吸着来镇定自己。

现在他和敌人相隔只有二十尺了，他努力记起中间的地面。有没有什么石头会在他冲过去时绊倒他？他揉揉他的腿防止抽筋，发觉他的肌肉由于长时间的紧张而在跳动着。然后他担心地看看东方。现在月亮快要上来了，而他必须在它上来之前扑到敌人身上去。他可以看到那个守望者的轮廓，但那两个睡着的人却在他的视线以下。奇诺必须抓住的，必须迅速而毫不犹豫地抓住的，便是那个守望者。不声不响地，他从肩上拉过护符的带子，从他的大刀的牛角柄上解开了活结。

他已经太晚了，因为当他从蹲缩的姿势站起来时，月亮的银边从东方的地平线上露了出来，于是奇诺又在矮树丛后面蹲了下去。

那是一个又老又破的月亮，但它把明晰的光和明晰的影子移进了山的裂口，于是奇诺现在可以看到水池旁边的小沙滩上那个守望者坐着的身影。守望者凝望着月亮，然后他又点了一支烟，火柴有一会儿照亮了他那黑魆魆的脸。现在不能再等了；等守望者一掉头，奇诺就必须跳过去。他的腿绷得象扭紧的发条一样的紧。

从上面传来了一声低微的哭声。守望者掉过头去听着，然后他站了起来，同时睡觉的人中有一个在地上动了一动，醒了过来，平静地问："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守望者说。"听上去象一声哭喊，几乎象个人——象个小娃娃。"

原先睡觉的那个人说，"不见得吧。也许是一只怀着一胎小狗的母山狗。我听到过一只小山狗象小娃娃一样的哭喊。"

汗珠从奇诺的前额滚下来，掉进他的眼睛里，把它们腌得好疼。那小小的哭声又传来了，守望者沿着山腰往上向那黑暗

的山洞看去。

“也许是山狗吧，”他说，随即奇诺便听到刺耳的咔哒声，这人把来福枪的扳机扳上了。

“如果那是只山狗，这可以让它住嘴，”守望者一面举起枪一面说。

奇诺跳在半空中的时候，枪轰隆一声响了，枪膛发出的闪光在他眼睛上留下了一幅图画。大刀摇摆着，发出空洞的嘎扎嘎扎的响声。它穿过脖子，深深地扎进胸膛，奇诺现在成了一架可怕的机器了。他一面把刀拔出来，一面就抢过了来福枪。他的气力、他的动作和他的速度都象一架机器。他身子一转，把大刀戳进那个坐着的人的脑袋，好象戳的是个西瓜。那第三个人象螃蟹一样急急忙忙地爬走，溜进了水池，于是奇诺迈着大步走到水边。在月光中他可以看见那双狂乱的、惊惶的眼睛，奇诺便对准两眼中间放了一枪。

然后奇诺犹豫不决地站着。有什么事情出了毛病，有一个信号想要进入他的脑子。雨蛙和蝉现在都沉寂了。然后奇诺的脑子从它的赤热的集中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他辨别出了那个声音——来自山腰的那个小山洞的号啕的、呜咽的、越来越高的、歇斯底里的哭声，死亡的哭声。

拉巴斯人人都记得那一家人的归来。也许有一些年纪大的人还是亲眼看到的，不过那些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听来的人们也同样记得。那是人人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

是在金黄色的迟暮时分，第一批小男孩在城里发了疯似的跑着，散布消息，说奇诺和胡安娜回来了。于是人人都跑去看他们。太阳正在向西山落下去，地面上的影子是长长的。也许

那就是在那些看到他们的人的心上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他们俩从乡下的那条印满了车辙的路进入了城市，但他们俩不是象往常那样，奇诺在前胡安娜在后鱼贯地走着的，而是并排走着的。太阳在他们背后，他们的长影子便在他们前面大踏步走着，于是他们好象随身携带了两座黑塔似的。奇诺的胳臂上挂着一支来福枪，胡安娜把她的披巾象个口袋一样扛在肩上。那里面有一小包软绵绵、沉甸甸的东西。披巾上有干了的血结成的硬痂，她一面走，包袱一面微微地摇摆。她的脸由于疲乏，由于用来克服疲乏的紧张，变得冷酷、变得又皱又粗了。她的睁得很大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内心。她象天堂一般的遥远。奇诺的嘴唇是薄薄的，他的下巴紧紧的，人们说他身边携带着恐怖，说他象酝酿中的一场风暴一样的危险。人们说他们俩仿佛远离了人类的经验；他们俩航过苦海到达了彼岸；他们身上有一种保护的魔力。那些赶来看他们的人们往后挤着，让他们过去，没有跟他们讲话。

奇诺和胡安娜从城中走过，仿佛城并不存在似的。他们的眼睛不朝上下左右瞥看，而只笔直地盯着前方。他们的腿微微痉挛地移动着，象做得很好的木偶一样，他们随身携带着黑色的恐怖的柱子。当他们穿过那石头和灰泥的城市的时候，掮客们透过钉着横木的窗户窥看他们，仆人们把一只眼凑在开了一条缝的大门上，母亲们把她们最小的孩子的脸掉过去埋在裙子里。奇诺和胡安娜并肩迈步，穿过那石头和灰泥的城市来到茅屋丛中，邻居们都往后退，让他们走过去。胡安·托玛斯举起手来想招呼他们，却没有招呼出来，犹豫不决地让手在空中停留了一会儿。

在奇诺的耳朵里，“家庭之歌”象叫喊一样的高昂。他是免

疫的、可怕的，他的歌变成了呐喊。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他们的房屋本来所在的那块烧光的方场，连看也没有看它一眼。他们绕过沙滩边上的矮林，沿着海岸向下面走向水边。他们也没有朝着奇诺的被破坏的小船看去。

当他们来到水边之后，他们停下来，向外凝望着海湾。然后奇诺放下了来福枪，他在他的衣服里掏摸，然后他手里便抓着那颗大珍珠了。他向它的表面里凝视，它是灰黯而溃烂的。邪恶的面孔从里面窥看他的眼睛，他也看到燃烧的火光。在珍珠的表面上，他也看到水池里那个人的狂乱的眼睛。在珍珠的表面上，他也看到小狗子躺在那个小山洞里，他的头顶被枪弹打掉了。珍珠是丑陋的；它是灰黯色的，象一个毒瘤。奇诺也听到珍珠的走了调的、疯狂的音乐，奇诺的手微微发抖，他慢慢地转向胡安娜，把珍珠向她递出去。她站在他旁边，仍旧把裹着尸体的小包扛在肩上。她对他手里的珍珠看了一会儿，然后她向他的眼里凝视着，柔和地说，“不，你。”

于是奇诺把胳臂往后一甩，使尽力气把珍珠扔了出去。奇诺和胡安娜望着它飞走，在落日下闪闪发光。他们看到远处有一点水溅起，他们并肩望着，对那个地方望了很久。

于是珍珠沉入可爱的绿水，向海底坠下去。海藻的摇动的枝叶向它呼唤，向它招手。它面上的光辉是绿色的、可爱的。它落到沙子的海底上的羊齿似的植物当中。在上面，水面是一面绿色的镜子。而珍珠躺在海底。一只在海底爬动的螃蟹扬起一小团沙子，等沙子沉淀下去，珍珠已经不见了。

于是珍珠的音乐越来越低，逐渐消失了。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　**安德斯·奥斯特林**

约翰·斯坦贝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利纳斯市，邻近肥沃的萨利纳斯谷地，离太平洋海岸只有几里远。这个地点成为他的许多描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作品背景。他是在中等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但他仍与这个多种经营地区里的工人家庭处于平等地位。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时，他必须经常去农场做工挣钱。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斯坦福大学，于1925年前往纽约当一名自由作家。经历了几年痛苦的奋斗，他返回加利福尼亚，在海边一幢孤独的小屋里安了家。在那里，他继续写作。

在1935年以前，他已经写了几本书，但他是以这年的《煎饼坪》一炮打响而出名的。他向读者提供一群珀萨诺斯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儿)的有趣好笑的故事。他们是些游离社会的人，在狂欢宴乐时，简直是亚瑟王圆桌骑士的漫画

化。据说，美国当时弥漫着阴郁的沮丧情绪，这部作品成了一帖受人欢迎的解毒剂。这回轮到斯坦贝克笑了。

但他无意成为一个不得罪人的安慰者和逗乐者。他选择的主题是严肃的和揭露性的，例如他在长篇小说《胜负未决》（1936）中刻画加利福尼亚果树和棉花种植园里艰苦的罢工斗争。在这些年中，他的文学风格的力量稳步增长。《人鼠之间》（1937）是一部中篇杰作，讲述李奈的故事：这位力大无比的低能儿，完全是出于柔情，却捂死一切落入他手中的生物。接着是那些无与伦比的短篇小说，汇集在《长谷》(1938)中。这一切为他的伟大作品《愤怒的葡萄》(1939)铺平了道路。这是一部史诗式的叙事作品，斯坦贝克的名声主要与它相连。这部作品讲述一群人由于失业和当局滥用权力，被迫从俄克拉何马向加利福尼亚迁徙。美国社会史上这段悲剧性插曲激发斯坦贝克的灵感。他生动地描写一个农民及其家庭为了寻找一个新家经历的漫长而伤心的流浪生活。

在这篇简短的授奖词里，不可能充分介绍斯坦贝克此后产生的每部作品。如果批评家时不时地似乎注意到某些力量减弱的迹象，某些可能表明生命力衰退的重复的迹象，斯坦贝克以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烦恼的冬天》(1961)，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在这部作品中，他达到《愤怒的葡萄》树立的同样标准。他再次坚持他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真理阐释者的立场，以一种不偏不倚的直觉，面对真正的美国，无论是好是坏。

在这部新近的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位每况愈下的家庭主人。他从战场退役后，事事遭逢挫折，最后在他先辈的新英格兰镇上当一名食品杂货店店员。他为人诚实，从不无故抱怨。他不断受到那些发财致富手段的诱惑。然而，这些手段既要求精

明头脑，又要求冷酷心肠，他无法将这些汇集一身而不丧失他的完整人格。他的敏感的良心象一块闪烁的多棱镜，生动地呈现出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全部问题。这部作品没有为此进行任何理论推断，而是运用具体的，甚至是琐屑的日常生活场面。尽管如此，这些描写令人信服，具有斯坦贝克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笔触的全部魅力。即使他注重事实，仍然有一种围绕生和死这个永恒主题进行幻想和思索的和声。

斯坦贝克最近的一部作品记叙他三个月里漫游美国四十个州的经历(《查利偕游记》,1962)。他驾驶一辆小卡车旅行。车上配有一间小房子，他在里面睡觉和存放生活必需品。他微服而行，唯一的伙伴是一头黑毛狮子狗。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观察家和说理者。他令人钦佩地对地方风貌作了系列考察，重新发现他的国家和人民。这部作品采用灵活自由的笔法，也是一部有力的社会批评著作。这位驾驶“驽骍难得”(他给他的卡车起的名字)的旅行家略微显示出颂古非今的倾向，虽然十分明显，他警惕堕入庸道。当他看到推土机铲平西雅图葱翠的森林，以便疯狂地扩建住宅区和摩天楼时，他说道：“我感到惊讶，为什么进步常常看似毁灭。”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最切合时势的思考，在美国之外也完全适用。

在已经获得这个奖金的现代美国文学大师中——从辛克莱·路易斯到欧内斯特·海明威——斯坦贝克更加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地位和成就上独立不羁。他具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他的经常是残酷的和粗野的主题。他的同情心始终赋予被压迫者，赋予不合时宜者和不幸者。他喜欢将纯朴的生活欢乐与残忍的、玩世不恭的金钱欲相对照。但是，我们也从他身上，从他对自然，对耕地、荒地、山岭和

海岸的炽烈感情，发现美国人的性格。人类世界里里外外的这一切是斯坦贝克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瑞典学院授予约翰·斯坦贝克这份奖金，以表彰“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

亲爱的斯坦贝克先生，你对瑞典公众，一如你对你本国和全世界的公众，不是陌生人。你以你的最杰出的作品，已经成为友善和博爱的导师，人类价值的卫士。这完全符合诺贝尔奖的本意。为表达瑞典学院的祝贺，我现在请你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黄宝生译

受 奖 演 说

约翰·斯坦贝克

我感谢瑞典学院发现我的工作配受这份最高荣誉。

我内心或许怀疑我比我敬重的其他文学家更配接受诺贝尔奖，但无疑我为我本人获得它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按照惯例，这份奖金的获得者应该就文学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个人的或学者式的评论。然而，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认为最好还是考虑一下作家的崇高义务和责任。

诺贝尔奖和我站立的这个地方深孚众望，迫使我不象一只谢恩致歉的小耗子那样吱吱吱吱，而是满怀对我的职业和历代从事这项职业的优秀匠师的骄傲感，象一头狮子那样发出吼声。

那些苍白无力而冷峻苛刻的教士在空虚的教堂里诵唱连祷文，文学不由他们传播。文学也不是供那些隐居修道院的上帝选民，那些缺乏热量、绝望无聊的托钵僧消遣的游戏。

文学象言语一样古老。它产生于人类对它的需要。除了变得更加需要，它别无变化。

诵唱诗人、吟游诗人和作家并不互相隔绝和排斥。从一开始，他们的功能，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都已由我们人类

作出规定。

人类一直在通过一个灰暗、荒凉的混乱时代。我的伟大的前驱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讲话时，称它为普遍恐惧的悲剧：它如此持久，以致不再存在精神的问题，唯独自我搏斗的人心才似乎值得一写。

福克纳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人的力量和人的弱点。他知道，认识和解决这种恐惧是作家存在的主要理由。

这不是新发明。古代的作家使命没有改变。作家有责任揭露我们许多沉痛的错误和失败，把我们阴暗凶险的梦打捞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于改善。

而且，作家受委托宣示和称颂人类既有的心灵和精神的伟大能力，面对失败不气馁的能力，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和竞争的光辉旗帜。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不满怀激情，相信人有可能达到完美，那他既无献身文学的精神，也无列入文学队伍的资格。

我们处在认识和操纵物质世界某些危险因素的长河中，目前的普遍恐惧产生于这一长河的先头浪潮。

确实，其他层次的理解力尚未追上这一伟大步伐，但没有理由猜测它们不能或不会迎头赶上。事实上，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正是作家的责任。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光荣历史，坚定地抵御自然的敌人，有时几乎面对不可逆转的失败和灭绝。在我们有可能取得最伟大胜利的前夕，如果放弃阵地，那是怯懦和愚蠢的行为。

可以理解，我一直在读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传记，书上说他是个孤寂的、富有思想的人。他成功地释放炸药的能量。

这些能量可以造福，可以作恶，但它们不会选择，不受良心或判断力支配。

诺贝尔看到他的发明被人滥用，造成残酷、血腥的后果。他甚至可能预见到他的研究的最终结果通向极端的暴力，通向彻底的毁灭。有些人说他变得玩世不恭，但我不相信。我认为他竭力想发明一种控制物，一种安全阀。我认为他最终在人的头脑和人的精神中找到了它。在我看来，他的想法清晰地展示在这些奖金的类目中。

它们用于不断拓展对人类及其世界的认识，用于理解和交流，而这正是文学的功能。它们还用于展示高于其他一切的和平的能力。

在他死后不足半个世纪中，自然之门已被打开，选择的重负可怕地落到我们肩上。

我们已经夺取了许多曾经归于上帝的权力。

满怀恐惧，毫无准备，我们已经僭取了全世界所有生物的生杀大权。

危险、光荣和选择最终取决于人。人是否能达到完美，考验就在眼前。

已经取得上帝般的权力，我们只能从自身中寻找以往向神祈求的责任和智慧。

人本身成了我们最大的危险和唯一的希望。

因此，在今天，使徒圣约翰的话完全可以译成这样：最终是言词，言词是人，言词与人同在。

黄宝生译

约翰·斯坦贝克谈创作①

黄宝生译

论　动　笔

通常，你为了发表而提笔写作时——当然，我指的是任何人——就会僵硬，跟别人在给你照相时一模一样。克服这种情形的最简单办法是写给某个人，象我那样。写它象写给某人的一封信。这样可以排除向一大批陌生听众致辞时的莫名畏惧；你会发现，那也将给予你一种自由感，不必局促不安。

（录自1956年4月13日致小帕斯卡尔·科维西的信）

面对四百页空白稿纸，这吓人的厚厚一叠，都得填满。让

① 选译自《〈巴黎评论〉作家访问记》第四辑，1976年版。

我向你提供我的这方面经验。我知道没有人真正想要蒙受他人经验的恩惠，这也许正是人们提供经验如此慷慨的原因。但以下几项是我为避免陷入困境而不得不采取的。

一、抛弃你总是要完成它的想法。忘掉这四百页，一天就写它一页，这样有好处。到了完成之日，你会惊讶不已的。

二、放开手写，尽快地写，把所有的东西倾泻在纸上。在没有倾泻完之前，决不要修订或改写。中途改写往往会成为不继续写下去的借口。那样也妨碍流畅和韵律，因为它们只能来自与素材的无意识联系。

三、忘掉你的泛泛的听众。首先，无名的陌生听众会吓坏你；其次，不象在剧场里，他们并不存在。在写作时，你的听众是一个读者，仅仅一个。我发觉，挑选一个人——你认识的一个人或你想象中的一个人，为他而写，有时是管用的。

四、如果一个场面或一个片断你写不好，可你还认为需要它，那就绕过它，继续写下去。等你全部写完后，你能回过头来看它。那时你或许会发现，它制造麻烦的原因是它的位置不属于那儿。

五、警惕过分偏爱某个场面。那样常常会造成比例失当。

六、如果你运用对话，那你就边写边说。只有这样，对话才能有声有色。

——录自1962年2月致罗伯特·沃尔斯坦的信

论　灵　感

我从两则有趣的小道消息得知你写作出现故障。天啊！我对这种感情深有体会。我以为它决不会再来了——可它还是来——哪天早上，它又来了。

大约一年前，鲍勃·安德森〔剧作家〕为这同样的问题求助于我。我劝他写诗——不为了卖——甚至不为了看——写了就扔。因为诗是写作的数学，音乐的近亲。它也是最佳疗法，因为有时突然出现故障。

嘿，他做了。他做了六个月。我收到他三封喜悦的来信，说那办法真的有效。正是诗——无论什么样的，只是不为读者而写。这是个了不起的、有价值的秘诀。

我只能提供给你这个，如果你的干枯状态持续太久，使你万分苦恼的话。不定哪天你就会摆脱这种状态。我有经验。文词为了争先涌出，正在互相打架。

——录自1960年2月19日致罗伯特·沃尔斯坦的信

论短篇小说

我在斯坦福听你的短篇小说写作课，哪怕这已是一千年前

的事情，我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我有着明亮的眼睛，丰富的想象，准备从你那里摄取写作优秀短篇小说，甚至伟大的短篇小说的秘诀。

你很快打消了我的这个幻想。你说，写一篇优秀短篇小说的唯一途径是写一篇优秀短篇小说。只有写出来之后，才能拆开看看它是怎么写的。你告诉我们，短篇小说是最难的体裁，证据就是世界上伟大的短篇小说不可多得。

你提供给我们的基本规则是简单的，令人绝望的。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必须由作家传达某种东西给读者，它提供的力量是测量它的优秀程度的标尺。你说，除此之外，别无规则。短篇小说可以写任何东西，可以使用任何办法和技巧——只要它有效。

作为这一规则的分则，你认为作家似乎有必要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也就是自己正在谈什么。作为一种练习，我们必须尝试将一篇短篇小说的内容缩写成一句话，因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还可以扩充成三千、六千或一万字。

这就是咒语，秘诀，再没有别的。你就这样把我们推上凄凉孤寂的作家之路。我们肯定已经交上一些最蹩脚的短篇小说。如果我企望你发现我才华横溢，你给我的评分立刻使我幻灭。而如果我感到你的批评不公正，那么此后多年中，编辑们的判断总是支持你，而不是我。

这似乎不公平。由于你的培养，我能读懂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甚至能知道它是怎么写的。可是我自己为什么写不出呢？是的，我写不出，或许因为没有哪两篇短篇小说敢于雷同。多年来我写了大量短篇小说，但除了动笔写和碰运气外，我仍然不知道怎样把握它。

如果短篇小说写作中有一种魔术，我相信是有的，那也没有人能将它简缩成一个秘诀，由这个人传授给那个人。这个秘诀似乎唯独存在于作家痛苦的冲动中，他想将某种他感到重要的东西传达给读者。如果作家有这种冲动，他有时，但不是经常，会找到写作的门路。

一篇短篇小说写出之后，对它进行判断并不太难。但经过了这么多年，动手写一篇短篇小说还是吓得我要命。就此而言，我想说，不感到恐慌的作家是幸福的，他不知道这种媒介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威仪。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你给予我的最后一次忠告。那是在富人发迹的、疯狂的二十年代，我准备跨入那个世界，当一个作家。

你说："它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而你身无分文。如果你能去欧洲，或许更好些。"

我问："为什么？"

"因为在欧洲，贫穷是不幸，而在美国，贫穷是羞耻。我怀疑你能否经受得住贫穷的羞耻。"

此后不久，萧条降临。那时人人都贫穷，也就无所谓羞耻。这样，我再也无法知道我能否经受得住贫穷的羞耻。但是，你说的那一点肯定是正确的，伊迪丝。它需要漫长的时间——十分漫长的时间。它还在继续进行之中，而且从不轻松自如。你告诉我它不会。

——录自1962年3月8日致伊迪丝·米里利斯的信

论 人 物

很难打开一个人，瞧瞧里面。甚至有一种不愿窥探隐私的高尚感。但作家和侦探不能允许隐私为所欲为。在这部书[《伊甸之东》]里，我已经打开许多人，其中一些人还会生一点气。但我不能不这样。现在，我想不出有什么工作象一部长篇小说需要那样持久的精神集中。

有时在我的视觉中，人的个性是一座散发腐臭的丛林，充满妖魔鬼怪，阴森森的、我似乎进入一个危险地带，有点象科尼岛的那些隧道，冷不防有“东西”跳出来尖声怪叫。我经常受到责备，说我描写变态人物。

如果我有时把书中的人物干晾在那儿等我，那可能是跟他们开了大玩笑。如果他们威吓我，随他们的便，我已经完全控制他们。在我拿起笔之前，他们不能动弹。他们已经冻成冰，跷着一条腿站着，带着我昨天停笔时他们脸上的同样微笑。

论 意 图

写作技巧或写作艺术是笨拙地寻找不可言喻的象征。在极端的孤独中，作家试图解释不可解释的东西。有时，如果他十分幸运，适逢良机，他的努力会略有进展——决不会大有进

展。如果一位作家足够聪明，明白这是一件办不成的事，那他就根本不是一位作家。优秀的作家永远做着不可能的事。有另一种人，缩小视野，削弱思想，就象降低步枪射击的目标。然而，放弃不可能的事，便是放弃写作。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还不曾这样。我始终如一，盲目地努力着，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我总是期望略有进展。这种冲动顽固不化。

写作说到底是件傻事。描绘一幅生活画面，这事本身就有点荒谬。这还不算，为了描绘那幅画面，作者必须脱离生活一段时间。第三，作者必须扭曲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便在某种意义上模仿他人的生活常规。而经过了这一切胡闹，结果完全可能是最苍白的反映。哦！这真是一件蠢事。大山耗尽气力，痛苦呻吟，折腾出来最小的啮鼠动物。最傻的是，为了这样做，作家必须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大事。他必须保持这种幻觉，即使明知虚妄不实。如果他不这样，这工作简直毫无别的价值。

这还是序曲，接着是恐惧和犹豫紧紧缠住他。于是，在做这件傻事时，他肯定觉得自己疯了，因为他是如此孤独。如果他做的事是值得做的，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做？诸如此类的疑惑。但这似乎是件绝无出息的事，让人看来肯定十分好笑。聪明的人尽可能按照一种水准生活——努力成为好人，成不了也不必烦恼，坚持舒适、安定之类的观点，摈弃与之相反的观点。他们享尽天年，寿终正寝，没有任何失败的剧烈痛苦。因为他们没有尝试，也就没有失败。这些人远比因胡闹而粉身碎骨的傻子聪明。

当前写作中的时髦是让每个人失败和毁灭。而我不相信所有的人都遭到毁灭。我能说出一打没有遭到毁灭的人名，他们

是世界赖以生存的人物。这符合精神，正如符合战斗——败者被遗忘，只有胜者进入人种。今天的作家，甚至我也这样，有一种赞美精神毁灭的倾向，而精神也确实常常遭到毁灭。但是，事实明摆着，有时并不如此。我想我现在能化点时间说说这个问题。南方神经病地带，僵化的作家们，会对此投以冷嘲热讽。但我相信伟大的人物，柏拉图，老子，佛陀，基督，保罗，以及伟大的希伯来先知，他们不是因为否定或否认而受到纪念。不是说一定要受到纪念，而是我能看到写作中有一种目的，并非是单纯地凭兴趣。作家的职责是提高、扩展和鼓励。如果写下的言词对我们发展中的人类和文化有所贡献，那就是：伟大的作品已经成为可依靠的支柱、可商量的母亲、识别过失的智慧、克服软弱的力量和消除怯懦的勇气。我不知道任何否定的或绝望的想法怎么能自命为文学。确实，我们软弱、有病、丑陋和争吵不休。但如果那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早在千年以前就已从地球上消失。一些变成化石的腭骨残余，一些石灰石地层中的牙齿，可能成为我们人类遗留在地球上的唯一标志。

这太糟糕了，对此我们没有更多的幽默。毕竟它只是一本书，世界并不由它创造或毁灭。但它变得与它的重要性不相称地重要。我猜想这是必要的。屎壳郎肯定相信滚动粪蛋的必要性，而高尔夫球手不善此道，他觉得打高尔夫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样，我必须相信这本书是一件百年不遇的大事，我必须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不能不如此。故事必须继续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就象一台已经开动的机器，轰隆隆响个不停，直到完工。

一旦完成一本书，我就不再关心它了。由此获得的金钱或

名誉，在我的感觉中，与这本书无关。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这本书对我说来，已经完全死了。我有点儿悲伤，然后我继续写一本活的新书。排在书架上的我的那些书，在我看来，象涂了防腐剂的死尸。它们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我的。我不为它们悲伤，因为我已经忘却它们，真正意义上的忘却。

论写作技艺

现在我最好还是开始今天的写作。它充满陌生和神秘的东西。这些东西会深深刺进无意识，就象我很久以前写的那些实验短篇小说。那些短篇小说也是为这本书作准备，我正在运用我从所有其他创作中学到的经验。

我常常想，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本书。我的真正意思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将一直写到死。但我想要写这本书，仿佛它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也许我相信每本书都应该那样去写。

我希望我能勒紧我手中的所有缰绳，同时使这本书健全完美，几乎象偶然的产物。这将是一件难事，但必须去做。我也必须循循诱导，进入故事，这样，读者在被抓住之前，不知道书中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便是采取散漫的，甚至近乎轻率的笔调的原因。正象一个人设下捕捉狐狸的陷阱，却装聋作哑，仿佛根本不知道乡里有狐狸或陷阱。

我分身为三人。我知道他们看上去象什么。一个人思索，另一个人批评，第三个人联系。这常常变成一场战斗，但由此而完成一周的创作。这在我的脑子里以对话方式进行。这是一

种奇特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状。但作为一种创作技巧，我根本不认为它有什么坏处。

我确实似乎感到创造欲冲向一个出口，正象精子从男人体内各处聚集起来，竭力通向精囊。我希望涌出某种美丽的和真正的东西——但我知道这个(同时，性交依然进行)。即使我知道从这本书里不会涌出什么东西，我仍然要写它。似乎在我看来，不同的机体必定以各自的方式，通过声音或姿态象征创造的喜悦——鲜花开放。如果是这样，人们也必定有他们各自的方式——有些人发笑，有些人建设，有些人毁灭，是的，有些人甚至创造性地毁灭自己。对此无法作出解释。我的喜悦有两个出口，一是对女人的不可思议地诱人的肉体和温柔的爱，二是——通常是两者——纸张和铅笔或钢笔。想一想纸、笔和扭动的词汇是什么，那是有趣的。它们不是别的，而是喜悦的扳机——美的呼喊——创作的幸福的笑声。词汇常常甚至不能与感情对应，除非有时处在激烈状态。因此，一个充满爆发性喜悦的人可以强劲地描绘某种令人悲伤的画面——美的死亡或一座可爱的城镇的毁灭。唯有这种效力证明他的感情多么伟大和优美。

我的创作没有凝成一体。它象厨房地板上的一只生蛋，难以对付。它使我发狂。我现在真的想要尝试一下，而我怕尝试的力量会取走创作的全部生命。我不知道这种瘟病来自何方，但我知道它不是新的。

我们在自身的黑暗中工作，做了很多，却很少真正知道在做什么。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作家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仍然不是很多。

我猜想我害怕写完这本书，因为我害怕我自己也随之完了。

突然，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我猜想我是害怕。这常常发生在一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害怕没有完成创作初衷。这象呼吸一样自然。

它在短期内就要完成，然后它不再是我的了。别人将接收它，占有它。它将离我而去，仿佛我从不是它的一部分。我害怕这个时刻，因为决不可能拉它回来。正如向乘坐公共汽车离去的某人招呼再见，由于发动机的轰鸣，没人能听见。

论　出　版

虽然我有时感到我手中握着火，用火光照亮一页文稿——但我从未摆脱过笨拙、无知和自惭无能的重负。

一部作品象一个人——聪明和愚笨，勇敢和怯懦，漂亮和丑陋。为了每一种神思妙想，就会有一页文稿象是一条湿淋淋的、生疥癣的杂种狗；为了每一趟翻筋斗飞行，就会有一次翅膀的抖动，提示你：太靠近太阳，蜂蜡固定不住羽翼①。

咳——然后这部作品写成了。它再也没有长处了。作家想要大声呼喊——“拿回来！让我重新写过，或者最好——让我烧掉它。别让它那样出去受冷遇。”

你比谁都明白，帕特，作品并不从作家直接到达读者那

① 斯坦贝克在这里用了一个希腊神话典故：巧匠代达罗斯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各造了一对翅膀，是用蜂蜡粘连鸟羽制成的。代达罗斯事前警告儿子在飞行时不能太靠近太阳，但伊卡洛斯没有记住父亲的话，越飞越高，结果，炽烈的阳光融化了蜂蜡，羽翼散落，伊卡洛斯坠入海中淹死。

里。它首先到达雄狮们那里——编辑、出版商、批评家、营业部。它听凭他们踢它、砍它、抠它。而它的狠心肠父亲是它的代理人。

编辑 这部作品不平衡。读者希望一样东西，而你给他另一样东西。你实际写了两部作品，将它们搅和在一起。读者会看不懂的。

作家 不，先生。那是配合在一起。我写了一个家庭，而用另一个家庭的故事作为——哦，作为对位，作为休止，作为步调和色彩的对照。

编辑 读者不会看懂的。你所谓的对位只能放慢这部作品的节奏。

作家 必须放慢节奏——要不，节奏一快，你怎么能看懂呢？

编辑 你已经打断作品，去讨论天晓得的什么。

作家 是的，我是这样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我想要这样。也许是我的不对。

营业部 这部书太厚了。成本涨了。我们不得不定价五元。人们不肯破费五元。他们不会买它的。

作家 我上一本书是薄的。你那时说人们不会买一本薄薄的书。

校对 年代充满漏洞。语法不象是英语的。某某页上，你写一个人在《世界年鉴》上查轮船速度。那里面没有的。我核实过。你把中国新年搞错了。人物性格不连贯。你把莉莎·汉密尔顿描绘成这种样子，而她的行为却是另一种样子。

编辑 你把卡西写得太坏。读者不可能相信她。你把萨姆·汉密尔顿写得太好。读者不可能相信他。没有一个爱尔兰

人会那样说话的。

作家　我的祖父就是那样说话的。

编辑　谁会相信呢？

第二位编辑　没有一个孩子会那样说话的。

作家　（发脾气，借以掩藏自己的绝望）该死的！这是我的作品。我想要孩子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的作品是写善与恶。看来这个主题已经获得实现。你们究竟想不想出版？

编辑们　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改好它。那不会太费事。难道你不希望它成为好作品吗？例如，这个结尾，读者不会看懂的。

作家　你们懂吗？

编辑　懂，但是读者不会看懂的。

校对　天哪，你这个分词用得不清楚。翻到某某页。

你瞧，帕特。你捧来一盒光辉的礼物，而抱回一堆臭垃圾。这次会见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物。他被叫做读者。

他这样愚蠢，压根儿不能信任他。

他这样聪明，能挑出你的最细微的差错。

他不会买薄的书。

他不会买厚的书。

他部分是白痴，部分是天才，部分是妖魔。

他究竟能不能阅读，似乎还是个问题。

哎呀，老天在上，帕特！他完全象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他会从这本书里获得他能带给它的东西。脑子迟钝的会获得愚笨，才智横溢的会从我的书中发现连我都不知道有的东西。

正如他象我，我希望我的书也充分象他，这样他会感到它有趣 亲切和美妙，好象是他的朋友。

——录自1952年致帕斯卡尔·科维西的信

论 批 评 家

今天早上，我看《星期六评论》，读到一些新书评论，不是关于我的，引起通常的恐惧感。一个人竟会成为评论家，或者进一步，成为批评家，这些奇怪的鲈鱼，以愉快的代理身份依赖别人的创作生活，以沉闷枯燥的言辞训导他们的恩主。我不是说作家不该受训，但我希望这些自封的批评家无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都不要如此相象，几乎是由一个模子浇出来的。

我常常首先让我的狗试验我的材料。你知道，那只安琪儿，它蹲在那里谛听，我便感到它理解一切。而那只查利，我常常感到它正在等待机会插嘴。几年前，我的那只红猎狗咀嚼我的《人鼠之间》手稿，当时我说这只狗肯定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

时间是唯一不怀野心的批评家。

给批评家一寸光，他就会写一出戏。

论　荣　誉

我认为有许多东西应该写，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能或不应该写那个。一个人可能会荒谬地沉醉于我的伟大的同时代人，我指的是福克纳和海明威，他们具有自身的不朽性。那几乎好象他们过去是在为墓志铭而奋斗。

另一样我不能写而你能写的东西是关于诺贝尔奖。不管它怎样令人垂涎，获得它会吓坏我。但我不能说这话，因为我没有获得它。但似乎在我看来，那些获得者此后没有写出一部优秀的或有气魄的作品。这倒有点儿象辞退了他们。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告终，或者因为他们力图不辜负这份奖金，失去了他们的胆略或别的什么。但它可能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难关，而他们大多数做不到。或许它使他们受到尊敬，而一个作家不敢成为受尊敬的人。任何荣誉学衔或奖章都是如此。一个人的作品质量随着他的荣誉数量而下降。可能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理，我拒绝了那些学院不断宣布授予我的法学博士学位。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从不接近科学院，即使我已当选。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我放弃了普立策奖。

——录自1956年致小帕斯卡尔·科维西的信

论 海 明 威

我最初得知欧纳斯特·海明威的死讯① 是接到《伦敦每日邮报》的一个电话，要我对此事发表评论。只是我们私下说说，尽管大家也许已经预料会发生这类事情，我仍然感到震惊。他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一个人抗击叫做命运的世界力量，凭勇气对付它们。每个人肯定有权除掉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不会在海明威的主人公身上发现这种可能性。令人痛心的是，我想，较之厌恶自杀，他可能更厌恶事故。他是一个酷爱虚荣的人。擦枪走火的事故违背他的虚荣心。猎枪射中自己的脑袋，除非存心要这么干，否则是不太可能的。走火这类死亡多数是在枪支掉落时发生的，伤口通常在腹部。有经验的人在擦枪时，枪里不会装着弹药。事实上，猎人家里从来没有装着弹药的猎枪。我的壁炉架上放有猎枪，但子弹都竖在下面的搁板上。当猎枪拿回来，你要擦时，必须先卸掉子弹再擦。他蔑视蠢货。只有蠢货会弄出事故。另一方面，从我读到的东西来看，他这一两年来个性发生变化。他去年夏天在西班牙以及《生活》上的有关报道确实表明他的举止不同往常。或许，诚如保罗·德·克鲁依弗告诉我的那样，他一连多次发病。这可以说明这种变化。

但是，撇开这一切，他在写作方面具有最深刻的影响——

① 海明威晚年由于肉体和神经方面多种病症，痛苦不堪，于1961年7月2日早晨，口衔猎枪枪口，开枪自杀。

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人都深刻。他没有一丁点儿幽默。那是一个奇特的生命。他总是在试图证明什么。人只是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东西才试图去加以证明。他是批评家们的宠儿，因为他从不改变风格、主题或故事。他既不在思想方面，也不在感情方面进行实验。有点儿象卡巴①，他创造了一个他本人的理想形象，然后努力照他那样生活。对于他的死，我是悲痛的。我跟他从来不熟，只见过不多几面；他对我一向是热情友好的，尽管我听说他在私底下出言不逊，贬低我的成果。但是，当时他不把其他活着的作家看作同辈，而是看作敌手。他确实向往流芳百世，仿佛他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似的。毋庸置疑，他是会流芳百世的。

有一件事我深感兴趣。好些年来，他谈到他正在写一本大部头，后来又谈到他写了几部书，存放着留待将来发表。我决不相信真有这些书，如果真有，将会叫人大吃一惊。一个作家的最大冲动是要让人读他的作品。当然，我的想法也许是错的，而他也许是个例外。对《伦敦每日快报》，我有两行诗，是一个比我们两个都强的作家写的。他们今天早上来电话时，伊莱恩会口授给海底电报的。这两行诗是——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人，
我再也看不到象他这样的人了。

因为他被称做“爸爸”——这两行诗加倍地适用。

——录自1961年7月致帕斯卡尔·科维西的信

① 卡巴(Robert Capa, 1913—1954)，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摄影家，以拍摄陷于战争中的人的种种状况著称。其最有名的作品是摄于1936年的一张一个共和主义者死亡之时的照片，以反映西班牙内战。

生 平 年 表

1902年 约翰·斯坦贝克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市。父亲约翰·恩斯特·斯坦贝克内战后迁居西部，经营面粉厂，并担任蒙特里县政府会计多年；母亲奥莉维·汉密尔顿是小学教师。小斯坦贝克童年读书很多。

1919年 高中毕业，在校时担任班长，假期常去附近牧场当雇工。

1920—1925年 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但常中断，或去牧场当雇工，或当筑路工人，或在甜菜厂当化学师，同时学习写作。

1925年 离开斯坦福大学，未得学位。去纽约，想当作家。做过工人和记者，作品未获发表。

1926—1929年 回加州，做各种非技术工，一度在塔和湖畔狩猎场当看守，因失职被解雇。继续写作。

1929年 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内容为一名海盗怎样成为总督，小说副标题为“海盗亨利·摩根爵士的生平故事”。

1930年 结婚，迁居“太平洋林地”，结识海洋生物学家艾达·里克兹，后成为至生好友。

1932年 出版长篇小说《天堂牧场》，该书以插曲形式描写加州几家农民的故事。

迁居洛杉矶。

1933年　出版长篇小说《献给一位未知的神》，描写一个家族西迁加州拓荒的故事。

《北美人》发表《小红马》的前两部分。

迁回蒙特里。

1934年　短篇小说《谋害》得奥·亨利奖。

1935年　出版中篇小说《煎饼坪》，小说描写一群流浪汉的生活和友谊。该书得加利福尼亚州俱乐部年度金牌奖。从这本书起，斯坦贝克的作品为评论界所注意。

1936年　出版中篇小说《胜负未决》，小说描写果园的罢工斗争，获加利福尼亚州1936年最佳小说奖。调查萨利纳斯与倍克斯菲尔德地区流浪雇工的生活状况并发表报道。去墨西哥旅游。

1937年　发表中篇小说《人鼠之间》，内容是流浪的季节工人生活理想的幻灭。该书马上畅销，为“每月读书会俱乐部”选中；改编成剧本后在纽约上演，深受欢迎，获“纽约戏剧评论社”季度奖。

经纽约赴英国、瑞典和苏联旅游。回国后参加俄克拉何马农田季节工人西迁的队伍，直到加利福尼亚。

《哈珀氏》发表《小红马》的第三部分。

1938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长谷》，收十三篇。

1939年　出版《愤怒的葡萄》，该书以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为背景，描写中西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发表后引起轰动，促使政府对农田季节工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当选为全国艺术与文学院会员。

1940年　《愤怒的葡萄》获普立策奖、“美国畅销书协会奖”和“今日社会服务工作奖”。

和里克兹在加州海湾作水域探险。

去墨西哥为电影《被遗忘的村庄》撰写解说词。

1941年　出版与里克兹合写的专著《柯特兹海》。

1942年　离婚。

出版为空军撰写的著作《投弹》。

出版中篇小说《月亮下去了》，引起争论。改编为剧本在纽约上演后，继续引起争论。《月亮下去了》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

1943年　再婚，迁居纽约。

任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欧记者，从英国、北非、意大利等地撰写有关二次大战的通讯报道。

《月亮下去了》拍摄成电影。

1945年　出版中篇小说《罐头厂街》，写小镇生活，回复到《煎饼坪》的喜剧风格。

再版《小红马》，增第四部分。

1946年　《月亮下去了》获挪威国王哈肯颁赠的“自由十字勋章”。

1947年　出版取材于墨西哥民间传说的中篇小说《珍珠》。初稿原名《世界的珍珠》，刊登于《妇女家庭良友》杂志(1945年第12期)。成书后拍摄成电影。

出版中篇小说《不称心的客车》，写一个任性的司机和各类旅客的表现。

与摄影家罗伯特·卡巴访问苏联。

1948年　选入“美国文学研究院”。

与卡巴合写的《旅俄日记》出版。

又离婚。艾达·里克兹死于车祸。

1949年　《小红马》改编为电影上映。

1950年　出版中篇小说《烈焰》。

与爱琳·司各脱结婚。

1952年　出版长篇小说《伊甸之东》，写两个家族西迁加州后的变化发展。

1953年　去欧洲为《柯里尔》等杂志撰写各种题材的散文。

自选并出版《约翰·斯坦贝克中篇小说》，收《煎饼坪》、《小红马》、《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罐头厂街》、《珍珠》等六种。

1954年　出版中篇小说《甜蜜的星期四》，小说为《罐头厂街》的续编，反映西部小镇的喜剧性生活。后改编为轻歌剧上演。

1957年　出版长篇小说《丕平四世的短命王朝》，副题“虚构捏造之作”，以法国为背景的滑稽故事。

1958年　出版战地通讯集《过去有一场战争》。

1961年　出版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烦恼的冬天》。小说系严肃文学作品，以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为背景反映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精神生活的衰蜕。

1962年　出版他环游美国的旅行札记《查利偕游记》，考察战后美国各地区的生活。

12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

1964年　获“自由新闻勋章”与“合众国自由勋章”。

1965年　为《每日新闻》撰写专栏，包括越战报道。

1968年　病逝，葬于萨利纳斯。

董衡巽